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五冊目次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二卷（四）（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元刻明修本 〇〇一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宋）吳縝撰 明趙開美刻本 五一三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二卷（四）

（宋）歐陽修　宋祁等撰

元刻明修本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redacted]宋　祁奉　敕撰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
儒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與其散卒轉寇
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為主馬殷為前鋒張佶為謀
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
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表于京師詔
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
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redacted]鋒御者妻
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撾擊建鋒死斷其喉衆
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跌傷佶[redacted]髀下令曰吾非
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殷至于
而殷至佶坐受其謁訖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
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illegible]
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將高郁曰吾欲[illegible]以奉
四鄰而國五[illegible]曰荊南[illegible]能為我
淮南我讎也迺不肯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
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redacted]兵討不庭霸業
成矣殷善之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

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
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
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redacted]於是收邵衡永道
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
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illegible]遠
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
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御札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
殷兵訖不出殷弟賨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為盜硯
事楊行密為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
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賨一敗
卒公待以不死[redacted]南在宇下朝夕至但顧不[redacted]
舍公行密具齎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
以報我荅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甚偉
至殷乃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
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redacted]散為盜者皆以
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
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當戍江陵亡為
盜依火門山後詣荊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
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慓[redacted]殺之禹結千人奔入歸

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
亡焉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
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焉焉以青州剽
卒三百畀之使討荊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
其衆焉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焉
荊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
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
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
間攻之二軍使人許厚汭韓楚言尤劇汭邸之曰
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厚破之厚

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
妻李語夫曰君當厚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
從李礪刀[illegible]下方[illegible]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
刀斷其首并殺二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
石表曰烈女郎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
雲安建將許存按兵渝州盡下濱江州縣時王
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
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存
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鞠汭曰
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

去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當營因[illegible]
其[illegible]亡賊所殺令其子導繼小史[illegible]訓不承
臨刑曰我且死然世下[illegible]月[illegible]死汭[illegible]許於獄
始治州民版無幾未[illegible]自[illegible]萬[illegible]數詔刻
石表功[illegible]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聞北
韓南郭汭[illegible]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
[illegible]取[illegible]自[illegible]初[illegible]賈
[illegible]汭所舉[illegible]過[illegible]得[illegible]任之[illegible]
[illegible]絕[illegible]刺[illegible]會
[illegible]汭數[illegible]相[illegible]不許及

[illegible]江[illegible]汭[illegible]死[illegible]若曰公壽一[illegible]視
[illegible]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汭大[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帝[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自將而行下[illegible]行[illegible]敢
[illegible]汭爲巨艦[illegible]至
公安不[illegible]曰公[illegible]何以
見百姓汭乃行[illegible]師[illegible]私無
鬬志淮南將[illegible]曰[illegible]雖盛
首尾斷絕可取也[illegible]汭君山[illegible]次其艦[illegible]太[illegible]

汭投江死士民皆為彥威所劫韓劾走還王建遂
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
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
民皆亡為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
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
所拒去屯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
以守洪為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啟二
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
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以其將永

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
也故皆劃其地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
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
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
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腹心間取永
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貢東出道武昌
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
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
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
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餉所仰既得鄂半

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
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累使別將吳章以
三千兵解圍神福既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
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
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
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為洪謀曰淮兵深入仰
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
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行以刀詔白猶當
之汴亡卒走淮壁言狀靡實曰鄂備懈可取閒道
軍不可當也珣曰殺彊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閒道

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索存遣
士騎說洪恃汴方彊無降意或勸存少緩兵則
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逋城可
取也俄而汴軍去存乃取殷執洪及曹延祚斬
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何逆賊殺王奧孤為仇吾
軍還而復為賊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
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
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
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
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

儀仙芝遣柳彥璋掠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書詔朗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傳之去撫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玗爲吉州刺史玗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

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嘗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號節軍勸商人至棄其資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大主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匡時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以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嬰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

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玗既失援厚結馬殷貢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玗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擢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發遣諜攻渥會淮南王將王茂章過州諦曰聞公欲太守劉威見諸將才否全諷鬼衆十萬邀茂章觀之茂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者更益之全諷不能合後爲楊

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乃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室廬殺掠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鍇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擢其軍爲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鵲噪語廷命斫撻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屯兵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

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破
之明年漢宏屯黃嶺殺洞猗向攻昌鏐出富陽擊
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
濟襲昌營於江有一矢墜其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
馘五千漢宏易服走或執之紿而免明日復戰鏐
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
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溫州恃兵最彊故漢宏
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齋韓公汶將其軍
帝聞杭越相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
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道平山破公汶

唐書列傳百十五　一癸九

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齋請鏐降
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杜
雄饗其軍皆酔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
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亦節度使非
庸人可殺我昔憂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
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
將弘鐸為吏辱雄爭辯殺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
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
稍稍□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
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其驍將徐約與鏐甚
譖之使擊雄雄奔之蘇州雄屠浮海中使別將趙暉
據上元貲以舟艦寶兵散多降雄衆數萬雄即以
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旌旗衣服僭
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求援於雄雄連和
雄率衆泝海出東塘時揚州圍久食盡革帶食
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糧絶千錢開雄至間道挾珍
寶以紬一斤易斗米遂積粒以千為百雄軍富
溢行密即不戰去睡數刺工道雄擊殺之坑其衆
自中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詔授雄刺史未

唐書列傳百十五　一癸一

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為立廟弘鐸代為刺史弘
鐸善騎射倪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
然倚兵艦完利乃計取潤州遣客尚公乃進說行密
行密不從答曰公不見聽未知所以為謀時行密
大將田頵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
為舟市木遠方堅韌可勝數十歲頵曰我為舟於
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
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
州人駭曰州且有主大災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
襲頵曰討鍾傳實襲頵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

擊業公島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
領艦遣人迎犒至東塘遣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
乃自棄于海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
我且讓公弘鐸衆軍盡哭行密挈飛艫不持兵入
其軍執弘鐸手射殺之以歸表為淮南節度副使
見尚公師曰頗懷為馮公取潤州否何多尚邪謝
曰臣為君盡俱其未見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
約者曹州人也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銶
攻之約戰民軍敗曰臣戰南都從事或曰都
者國稱敬終有國之約後從寄匿其下哭而納入
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走降潤州阮結結不肯
定錄以及討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為固始令民
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
淮壽春人王緒劉行全合群盗據壽州未幾衆
萬餘自稱將軍復陷光州刺史置軍中潮自縣
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後以二州籍附秦宗
權宗日譴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擁衆南
走略潯陽贛州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
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驅其軍中曰以老孺從者

斬潮與弟審邽審知緒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
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
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
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
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
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
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語亦不
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薄狙緒以徇衆呼萬
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
讓不克乃除地劃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
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
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于軍
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斡王室於是
率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
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
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竄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
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授
刺史久之巖拜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
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
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覆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

將軍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
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士奮復急攻綰亡入海追斬
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
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
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詔
福州爲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事讓審邽邽不許審
知檢校刑部尚書留後進檢校僕射後依朱全
忠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
審知朱詔曰三品以上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

郡王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
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犂興完廬舍中
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沂徐寅鄭璘韓
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
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
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
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群
盜蝟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
遏使易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

幾得精兵萬人及戰艦現成謙病久之疾病召
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兵爾勉建
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推其子隱爲嗣清海
軍節度使劉崇龜表隱封州刺史薛王知柔代
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譚弘玘率兵迎知柔直
趨廣州會琚叛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
行軍司馬天復初節度使徐彥若死遺表隱自
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
又取韶州隱率兵擊之戰不勝遂師攻虔州光稠伏
兵擊隱大敗伏發僅以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

度留後俄遷正拜者入朝貢賂朱全忠以自固昭宗
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軍校李圖
領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進于臣時守之不
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
參知政事提舉編修臣宋　祁　奉　勑撰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頹嵩岱不吾壓也殷頑民叛周不害仁而周以頑冊人至餓死不食粟卒之武王不加誅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以諭故以義者天下之大閑歟夫節義持人而亡其事殊我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懾然疑沮而不得逞何以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固不及爲之後世得據以爲勸生自私者貿以也貶次以敘夏侯端之系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令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爲河東表端爲副端善占相人謂曰玉牀搖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宜大人將興安天下之亂有其在公乎上性猜忌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公宜圖爲討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至海南抵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去端乃殺馬享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可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衆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蓏且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絕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受賊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緣莽蒼榛棘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閔之復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稟周孤

第不忘于孫哲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杲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自不食唯煑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語城中降感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眾且至勉之無憂仁杲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騎射之至死聲益厲高祖聞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戶二千謚忠壯詔其子襲官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為鷹揚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安業義寧邑隴州自崇兵安邑以乃自歸帝大悅命為統軍仍隴州刺史薛舉寇之達擊其子仁杲又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給降達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達并其眾二千歸於舉其妻謂達曰識吾否答曰彼嬰老嫗何所道奴張貴謂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怒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亦拔刀逐之左右救之獲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帛三百段以達并州

擢授史臣令狐德棻書其終隴州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翊衛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對曰生報其寵死不赴難豈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殊死鬬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以待變成列而鬬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竝戰沒立觀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弘等敗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持巢王首示之乃去萬徹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出兵拒戰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期在效命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歸謂所親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咸陽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刺史牧守皆貪冒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飲貪泉曰此吳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政卒于官以乃羅州刺史

善俱單戎韓嬰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從洮擊
州都督卒謚曰勤本郡年人從秦王征討有功子
孝為岳陸貢府左軍騎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吏隋大業末為南
陽郡丞捕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
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使諭曉子臧殺之及
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婿薛君倩持節諭所以亡
諭子臧子臧為故君發喪乃送款拜鄧州刺
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寇鄧子臧率兵與元
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賊新破上下恇沮
一戰可禽若遷延其黨稍集且食盡致死於我不
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
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遂
公死矣城圍會霖雨城壞或勸其降子臧
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
死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隋正從帝
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方餘與粲戰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
潞州刺史還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敗
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以失潞帝詔
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諸將望子武
恫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
正諫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
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
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
設備為黑闥所擒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
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闥之亂死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士叡為韓城
隋亂詐納其衆高祖嘉之齎兵與寇戰百人上
謁洽陰又使兄子誦降劉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
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為瀛州刺
史黑闥遣將攻城士叡拒戰半日士見殺係虜
乃購士叡為賊倉欲使說下城從不從見殺玄通
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
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
吾受守節以報高祖能降夷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
餉飲饌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請一醉乃謂守
者曰吾能舞可借刀守者與之曲終仰天太息
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何面視息耶乃潰
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陀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須陀壯之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矟揭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須陀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還驗以代級須陀歎其壯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陀先登士信副之煬帝遣使圖須陀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陀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

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討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下亦不甚附從秦王攻千金堡堡中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躡士信伏入屠之無噍類賊平授絳州

總管封郯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洺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銳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贖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葬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改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怨怖臥戶側

至曙乃告又徙宅避之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聞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霍邑從平京師道源請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復其家封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相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敗河南開道人詣朝請東征擒賊必有附郡諸將率兵影援而賊平遷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沒其家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孝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然

率出斗斤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歎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節然尚文刻時亦少之為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為名臣世富于財家童百人天下亂乃私完城田㬎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為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

燮等歸李密密署總管密為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慶河役被執收使招育德賊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厚德得其黨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群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以省親留育德以所部兵拔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兵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死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雍丘人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材雄為衆所歸始附

于世充後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安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得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為里長督兵逐捕為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請救朝廷未暇也食糧盡兵餓死善相謂衆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

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願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詈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舉明經擢通事舍人有治勞人刻石載德遷趙州刺史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數萬衆攻城叡拒守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使降叡詔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為叡計者突厥衆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也不戰而降罪大矣或

后數惜問冬官尚書謚曰節詔叡若秦旌其家下
制褒叙忠節叡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
訓學擢明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屬開元初宋
璟蘇頲當國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達政體璟
等器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
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
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殊死自
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
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

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
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
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皮縷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
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
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
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闕口北營石墳晝夜不
息地本舄鹵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
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
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嘉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
軍爵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睿宗廟庭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
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
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
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
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
祚即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扶授其將太子拒
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亂常不軌諸將與南衙
執事刻期誅之願殿下到以慰衆望太子曰上方
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捐家族以安社稷

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
子猶豫同皎即抉上馬擁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
長生殿太后所環衛寢殿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
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
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初武三思
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
冉祖雍謀頗武后露發議將殺三思會貶播州
司兵參軍宋之遜以外妹妻延慶延慶密告之遜同
謀乃成以延慶忠厚不復疑故之遜子曇得其
實之遜兄之問嘗會仲之家亦得其狀又令曇密語

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
皇后帝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
皎且死神色自若仲之延慶皆死憬逃入比干廟
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
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千吾頭國
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illegible]三思天下
快傷同皎之不及見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
壯[illegible]祖雍[illegible]州司倉參軍[illegible]每上
書[illegible]韋后[illegible]逆節已萌[illegible]中宗召至廷
撲殺之[illegible]衛士極力故死又慘酸人

[illegible]乳[illegible]至[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一子曰繇故子繇尚永穆公主
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侍[illegible]
男拜以帝外孫補千牛[illegible]尚[illegible]公主[illegible]元和中
推恩將作[illegible]奏
罷之[illegible]無[illegible]食而[illegible]私有至
潛取以具食[illegible]御
度使[illegible]宗[illegible]自[illegible]用之潛
至鎮[illegible]自
原州[illegible]將一人[illegible]原二

畢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
封琅邪公更節度邠州[illegible]之里閭殺元
縱者分明二[illegible]之不能者[illegible]故無元軍大
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illegible]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與將不俗俯睿宗時姚巂
蠻叛李蒙為姚州都督辟郭元振以弟之子
仲翔託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不得調
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
可乎仲翔雖不識哀其窮力薦之表掌書記
保安後往[illegible]仲翔[illegible]

華人以厚貲贖乃肯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
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
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
因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異其故資以行
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
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
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
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凡十五年乃還安居
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
擢領近縣尉久之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

石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全吾生今親歿可
行其志乃求保安孝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
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
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
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憕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與唐同系世素疏
屬不復譜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秀
敏舉明經高第補咸安尉張說嘗謂宰相器相州刺
史安坐看宣相者指憕及
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其揚後發憕會母

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憕
置幕府及說為相擢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
官屬多擇以憕為判官表假權監察御史分道按
覆以課最拜御史坐小累下除陽令三遷給事
中力于治有佳稱明練敢不無給大夫李林甫
惡出為河南少尹尹蕭炅以附林甫執法無私憕裁
抑其吏下賴之道士孫甑生以左道幸詐祠事
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憕不為報以狀諸
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以美政聞遷長史民為
立祠賽祝將不絕以補彭城太守封酉

泉縣侯遷從巽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
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
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
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
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伺不能
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進薄罌波不數日薄城
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士數百衆
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鬭憕約奕曰吾曹荷國重寄
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憕坐留守府
東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闔門執憕亦

及奕蔣清害之肅宗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洛平
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憕通左氏[illegible]
伊川占膏腴自[illegible]野望時謂地癖
仕終少府監[illegible]于江陵[illegible]
同遇害惟源彭脫
源八歲家奴以為奴鬻側民間史亂義故吏
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
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
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閑戶
日一食祠殺其先殺也丑遁[illegible]未始識昔白[illegible]

蓋爲終制時時侯目睹中長安務初六十矣御史
中丞李憕盧奕源曰貴忠守臣節敵人臣死
戎鄭判官蔣清時年二十伏劍將翔如與來行組纂
城鄭等不爲挺而慘約義同例往自如抵刃就
將臣當之死由發始而源夫與至余歸心祿仕五
死此貞寄節養請出臣爲惡懼下情之移宗下詔
十餘年昭宗年改點禪與深變一副開析首怨然對
日昔盧范陽陵陷[illegible]贈太尉柱國以名居首足
色死兩問闕風[illegible]出天[illegible]人稱之
源清曹參之行[illegible]以尚書夫
是所以勸臣節所以敦人倫也[illegible]時
莫如盧奕[illegible]其上[illegible]時
其以源休[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敦諭
上道帝白[illegible]使者持[illegible]一百
匹源頓首[illegible]使者[illegible]附
表謝[illegible]一無[illegible]爲河
南大曹參軍
彭城明經第天寶中選名日子可用者皆自咸寧丞
還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illegible]年李有[illegible]
其名可以諱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
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以[illegible]武德以
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illegible]一子正員官吏部敘
劉名特出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
歲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孫敘於胡有
詔差爲三等凡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
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來濟
上官儀狄仁傑魏元忠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
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彥範劉幽求
郭元振房琯裴冕杜鴻漸[illegible]張巡許遠南霽
[illegible]李憕
三十七人並[illegible]凌煙閣公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
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
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刑部禮部民部尚書
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師北平
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蓨縣公高季輔
[illegible]
侍中兼太子賓客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賓客[illegible]
侍中兼太子[illegible]
侍中領山陽縣公[illegible]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
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
右肅政臺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鄴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
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illegible] 二十一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illegible]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
趙國公長孫無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
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陜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鄒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祕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
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摠管耿
国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暐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国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illegible]国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国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国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国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国趙国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
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
元帥東都留守冀国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国公杜鴻漸
隴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

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兼檢校工部郎中兼
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守東都知武部選盧奕
睢陽郡太守將軍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固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浿江道行軍總管任
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
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道
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
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龍城郡公劉齊賢
納言平恩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
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開國男臣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
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
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
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侍郎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illegible]州都督[illegible]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州都督右衛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州都督[illegible]縣公張平高
[illegible]光祿大夫[illegible]國公[illegible]知
左屯衛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左驍衛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右[illegible]衛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右武衛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illegible]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illegible]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右[illegible]衛將軍[illegible]安郡公李安遠
[illegible]州都督[illegible]陽郡公獨孤彥雲
[illegible]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illegible]武郡公劉師立
[illegible]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佇
右監門衛將軍廣陵郡公秦行師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縣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illegible]軍大將軍荊州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illegible]
揔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illegible]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嗣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揔監安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illegible]天水縣公
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員[illegible]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嗣虢國公楊[illegible]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中國公李執乳
左金吾大將軍晉國公張暐
朔方道行軍大揔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
薛訥

河東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
思禮
左相豳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節度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汧國公李勉為主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

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

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辟

暑仙

右龍武軍大將軍檢校[illegible]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

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使[illegible]太守兒[illegible]

禮部尚書[illegible]

東平郡太守[illegible]

右僕射[illegible]

盧奕[illegible]皆有清節[illegible]斤斤自脩[illegible]名節[illegible]而剛[illegible]之天寶初為鄠令所治[illegible]拜御史中丞自懷州[illegible]其官[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大[illegible]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獨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illegible]賊[illegible]將殺之即數祿山罪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聞者恐懼[illegible]贈禮部尚書[illegible]吉下有司[illegible]時以為洛陽亡操守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illegible]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illegible]守[illegible]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天[illegible]理不亦廉發之任切於[illegible]之官分命所[illegible]保姆[illegible]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illegible]力抗之不來推之不去操白刃一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諡曰貞烈[illegible]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當最遷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卒元輔端[illegible]無[illegible]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illegible]長於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illegible]甲[illegible]領節度並署為田支度等使入奏稱[illegible]良遷介然

嘗曰臣位三品當給綮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
為鄉人知願列於故郡帝許之別賜戟京師
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寵晝長安本鄉待列戟曰
介然拔節蕭為少府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
節度採訪使守陳留當擇水陸劇居民築壘而
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官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
蹂躪煙塵數十里日為之色士聞鉦鼓聲相視
氣奪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祿
誅慶宗祿山入陳留見榜購大哭曰我何
罪吾子亦何辜乃殺之即大表殺陳留降者萬
人於道左流血川涌斬介然於軍門以降將李庭望
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去率部曲鼓而前無敢
元中衛改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聞鼓聲自
隊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以降將武令珣戍
烏無詖者本韋后從家博陵貴盛書也始無詖以蔭補
至忠女至忠敗被放久乃歷司馬諸多楊國
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俄坐滎陽有詔贈禮部尚書
贊曰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臣宋　祁奉　敕撰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
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
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
白不為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
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
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
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
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
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計謀賊杲卿稱
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
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
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
謙潛與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妻
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李憕等死賊使段
子光傳首徇諸郡杲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
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為兵掎角可挫賊

史065-024

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以城
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遣袁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
翟萬德等數人飲勞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
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傳首示杲卿杲卿且泣
先是祿山遣高邈往范陽未還杲卿使藁城
尉崔安石圖之邈還至滹沱驛馮虔等會安石
紿以置酒饗虔等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
趙來安石亦縛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賈深
通幽翟萬德函欽湊首械二賊送京師泉明至太原
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

賊於路喬不忍告之故乃免承業大將軍
逆黨皆伏誅而杲卿乃拜衛尉卿兼御史中
丞履謙常山太守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
十萬入土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于河東承業前已擅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
井[illegible]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
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
不荅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
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
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
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
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賊
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
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旁咀血噴其面賊

唐書列傳[illegible]

臠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
諸郡復為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
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為
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
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遺令行喪
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
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
議者不平故以二言褒之季明及宗子等皆贈
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illegible]
[illegible]

慶緒竄爲孫後孝師影孝丗葬其妻疑之與其季畫云
後泉明購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
謙同坎遂指其城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
同學泉明有孝節頗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
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俘之裹以革送幽州會思明歸國而以鄉方爲
瀛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姑一女及姑女
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泉明錢三萬贖姑女還取
其復往則已失之泉明號泣以故將妻子奴婢
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賑給分多少
無相扶養度河南亦無所歸者各資遣之泉明
之殯又販各以資送其家錄其儉
狄碩親之與宗御史乃薦泉明於肅宗拜
泉明郫令政化流聞擢盜人倚賴尹舉
其守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禮從
百口衎不給而撫養如一世以爲難
春卿偉姿儀通經開元初舉明經擢第
第調犍爲主簿送表州刺史亂
邑凡千人無所長史奔蜀
代爲長史被賊執以爲檄賊自詭得處出之魂
徵遠孫瞻毀死春卿爲請王貢公主拽不死時
人高其節假師丞殺延頊自爾當大吾
詩詡式不得北以諸子教汝後十五女嫁沆
及史泉卿卿有行義明學解楷博野尉與
泉卿同死雖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逵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於山合官骨
翔疾不苔辟署理中號一謝三頁上成慮其
左手持松柏時號欄中曾子不燬人私謚曰文孝
徵君術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宇文融爲
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左衛軍營田
使張守珪北伐奚循欲與循當虜
衝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拜游擊將軍榆關守
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壑險絕所敝扶術
謂之天門木關道賊道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表爲
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
陵太守祿山欲襲奚契丹以循爲務術祿卿自副使
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雁門
副母亡三州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觀人
以爲端玄宗以循有功詔增其父常山太守祿山

又使循守幽州故泉獨拉之以徇賊衆兇洶許可
為向潤客等發其謀賊殺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
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從吏衛將朱泚難
率衆從行在德宗見隱林狀貌奇偉問家世答曰故
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問至卧内以
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昔夢日墜以首承
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俄授右散騎常
侍封武威郡王賊圍奉天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
戰已而從臣稱慶隱林進曰賊泚奔竄臣
大慶示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卞急不能容捨若

不改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
軍卒帝思其忠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
其[illegible]

張[illegible]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
高[illegible]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
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任監察御史
皆以名稱重一時巡調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
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厄歸者傾貲振護無
客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
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

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
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
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
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
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
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
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
者聞州刺史琢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
走襄邑爲賴文全所殺賁引兵近至雍丘巡
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

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
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
得歸巡乃殺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
御史潮怨賁[illegible]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蹦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奔巡主軍開道表諸朝膺
假張府孫乃舉兵以東李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
薄城人大恐巡曰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
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其兵勢少折請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衝潮軍潮
卻明日賊攻城設百[illegible]巡[illegible]城上束芻灌脂以焚

焉賊不敢向巡伺隙輒出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
帶甲食裹瘡鬬潮遂敗追之幾獲潮怒益兵圍
潮與巡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
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
盍相從以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
子乃銜妻子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千通
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此將天命不授通
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
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將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

誼斬之士心益勸潮食讐之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
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復勇士銜枚濵河
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
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
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
兵圍之薪水竭巡紿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
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
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

潮歸馬巡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
潮責巡曰君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欲戰陣
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
馬潮遁還陳留不敢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
城遣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送
抵所囚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
克於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
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
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趣寧陵絕巡餉路巡
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以騎三百兵三千至睢陽

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
霽雲等將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
尸于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
副河南節度使巡遣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繼授
折衝果毅巡詒書曰宗社危圍陵孤外與可吝賞
與對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
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
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
及巡請稟軍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
戰具止用此遠將李翰□車平遂發入賊大將田秀

梁潛與賊通或以告巡曰是欲出賊間以名將爲誅析之
如言詰之潛服還令斬之曰我殺之亦無以報其功往場
館情以告巡巡召食城發之詐者衆賊因甘潛
戰子琦披鎧出以羊衆分士執以兵入其家有
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霽雲禮部郎中巡欲發
勝陳留王師閒機圍城巡語其下曰吾受上恩
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酬勳以
此痛恨耳將士感激請奮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
大笑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退數十里其五月賊以
麥乃濟師巡夜出鼓噪若將出戰賊中驚嚴以設

眺規城上弗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雷萬春等開門出擊
子琦所斬將拔旗首大潰破拓子琦麾下識
乘城拒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強
弩約曰聞鼓聲而奮賊衆不寤擁城上鼓發
會之勢注矢外向殺其不能前俄而縋者奮
賊皆驚駭乃收軍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
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
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
爭不聽濟陰得糧即以城叛至是食盡士日賜米一勺

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
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
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
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
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
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
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
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
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
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

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
巡曰自古悖逆終必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
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泣去率其黨數十人降巡
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爲巡死力御史大夫賀蘭
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
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
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鬭叔冀不敢應巡復遣
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
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
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

大夫叛棄有進明麾下也房琯亦以霽制進明亦
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爲所襲見霽
又忌巡遠聲威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欲
欲留之爲大饗樂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
不粒食已彌月霽雲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
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留
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
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磚
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
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
入城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
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牛數
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
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
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生
生不報陛下死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
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
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
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

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illegible]巡罵曰我爲君父
死爾附賊乃犬彘也[illegible]衆服其節將釋之
或曰彼守義者也[illegible]終不爲用[illegible]不可留乃
以刃脅降[illegible]巡不屈[illegible]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illegible]公
知我者[illegible]
十六人皆[illegible]
緒所感曰[illegible]師
亦以不[illegible]
勿行不納[illegible]
家皆[illegible]巡[illegible]
過一二[illegible]
人一見問姓名其後[illegible]
百戰斬[illegible]
大將教戰[illegible]
勞爭[illegible]
令胡人務[illegible]
識將意將識士情[illegible]
取之於敵未嘗自[illegible]
已亦非所謂曰我不[illegible]此爲我[illegible]士咸其[illegible]

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
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
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
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
而已始賊來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
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
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
而廣平王收東京[illegible]
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
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
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
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
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
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
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
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賜實封睢陽歲時
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
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又以[illegible]
州大都督官一子[illegible]
峴贈巡妻申國夫人[illegible]
後與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
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
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遠辭兼瓊
怒以事劾遠高要尉遇赦還祿山反或薦遠於
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
為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
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
奇令臣父與遠各坐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人皆割心剖
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
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
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
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
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
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
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
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
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
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
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紛不齒

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
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於賊遠誠
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
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
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
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
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
愈於遠其說甚著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

唐書一百九十二　十五

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
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
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
歸不去賊將齎金帛迎霽雲霽雲不受乃事巡巡厚加
禮始被圍霽雲每戰輒處一生若數日無敢戰有
暗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
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
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
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
潮疑其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屯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
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壁明旦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
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強毅
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誾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弈潤州刺史誾性豪
蕩縱飲嘗結客博竹林下任安中丞張巡以為城父令
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還睢陽也
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
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

唐書一百九十二　十六

張重孫景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
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
失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
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牽制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
而唐得江淮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
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
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
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將當時議巡過

其預召張巡許遠合殺等雄壯蓋節異代著金石刻
贊明廢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四十七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史館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累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幽州長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為邊寇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使令執布思果以窮詣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斬

以功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知兵守太原遷上黨長史賊來攻屢戰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常以數十騎挑戰千里恃勇開門將百騎欲生擒希德會賊救至乃退會橋壞墜馬為賊執仰首謂從騎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送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為嚴莊所害後收東都下詔褒死難者惟千里失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河北戍兵

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
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紛終不降諸
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盡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
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閤李
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從衛王世充擊之百戰不
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討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
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
廷制度帝多所開問俄授玉領軍武衛
二大將軍堅後以蔭為梁州都督巴山
獠叛王長者[illegible]西[illegible]兵援堅與[illegible]若州里親
戚為賊殺[illegible]云不可[illegible]五年不下令軍中曰義
歟所[illegible]取以[illegible]東北諸賊事不反圍有備相語曰
軍不上去發[illegible]賊乃共入賊所親相結
斷[illegible]以降眾議殺[illegible]所聞大將
軍大六必為令主東宮[illegible]不念小大之務
與不親事帝[illegible]州刺史潁州都督工部尚書監[illegible]
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為長
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時
陳留許國已陷賊南陽為賊圍潁川當往來衝賊
將阿史那承慶等攻之穿城百里樹木皆刊城
中士卒毀屋為薪[illegible]諸郡兵無援者自
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雲車飛梯葦城矢如雨
士卒晝夜半登城入二十六不肯降賊縛致東京
將殺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
祥乃縛于樹比且死凡若哭之陳皆為人父紹太
宗鄉見榮一聲賓客太子 英其女奉為太子瑛妃
瑤厲展[illegible]祿祥發乃得還
張興者宋庭人長七尺一食至斗米肉十斤
西賊勇冠饒陽禪將祿山反饒陽與[illegible]張[illegible]
將敵人而與城彌年衆怨會圍饒陽已陷史思明
引衆伍城與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
與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illegible]思明謂之馬
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illegible]昔嚴
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大郡將先禽李身逆
虜今日事衛死然願以一言為識思明曰云何興
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反大丈夫不能為國
掃除反者乃下賊何哉思明靜乎不覺天道邪吾
上起兵二十萬趣洛陽今大足以備師守函
谷將西與唐亡固矣與一旦棄封秦伯以人力與

四海與爲紀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
帝册運德祿山非敢帝耶其苟延歲月終即僞耳
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恨不能東殲死兵敗賊衆
軍中憮然爲隊咎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
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
有幹略善與人交內外愛泚多所叩諮數進至
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所雄士驍悍日思吞并
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說泚曰古未有不臣而
能推福及子孫者今處燕北委虜兵多地險
然非永安計一日朝覲及公乃浮游其間不如
奉天子以多難可動搖群苟何泚之廷玉陰
欲挫其力則勸泚出金帛犒士又勸歸有戢助天
子經略獻牛馬係道僞爲內勸泚入朝泚將
聽諸將恚銜廷玉辱之廷玉挺撓辭泚不忍殺因
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謝公爲逆節臨
勉公以義何悔焉後發兵致問曰能省過乎不爾
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焉殺我得名泚不能屈
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
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任焉滔銜之廷玉遂劾劉學

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刺史以涿州刺滔更章
莫州白與朱體微同謀使以交郡誘屬所部將州刺
而泚內畏弟滔已而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
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以爲功臣有後務至重須
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誠如假以兵是
嫁之禍也泚不聽一人從至到朝德宗爲太子時
知廷玉名又見禮於泚謂滔必從幽州行營爲原
鳳翔行營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
要籍滔知不得逞說泚或不奪廷玉必誅之俾循故法
滔已破田悅實愛倣白用左右有黑廷玉者云
害殺體微四分其家逐廷玉伏誅體微和之滔奏言二
人離間骨肉請付有司泚畏滔乃言廷玉等
奪兵權不從會滔以幽州叛怙帝賊表而泚亦白
發詔斥二人於是徙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
微萬州以付滔滔遣使謝朝曰上若不殺廷
玉體微者將東出洛陽斷裂致麾下支解之將行
帝謂廷玉曰爾姑行爲國愛身歲中當還廷玉至
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兩道險不可往詹追
使趣行廷玉告其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
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逞而敗其將成

天助逆耶今夜使我出東郊死殆猶討吾不可以
辱國也至霞賁其投于河時盧杞方疾御史大
夫嚴郢欲逐之併連王死狀即按虐死而斥出郢
帝憫廷玉忠歸其柩贈工部尚書以從子宋沘少監等
適終喪表丐追贈廷玉官二子而帝方招來
河朔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府裨將從幽州節
度與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嵩卒萼為副田承
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
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古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

唐列傳一百十八　八十六

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爾用苟且夕係縣京師
宗族冢墓汝能委質朝廷為忠臣吾亦名揚後
世矣璘泣曰悅司人也近詔可畏者曰今王師四
合吾獨在巢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私吾可死尸
囊逆地下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
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使璘以三
百騎護送璘與父訣即以眾降燧璘之出與
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責令奇罵曰爾志義背
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衆怒爾逆
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妻某

家燬焉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
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
晉陽第一區祖田五十頃贈令奇戶部尚書璘字
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以五千兵先濟河與
西師合從燧入朝為帝圖大將軍賜[illegible]第一
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妻留中獨免及燧死
詔迎於稷賜安別第璘君瓘衛十二年卒年六十
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敏事親謹誦六經日數
千言善文詞為時推白大曆中擢進士第喪父以

唐列傳一百十八　八十七

孝聞服除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謁因進書
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
文部始掄林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虞
稷契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
司獨案一二小字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
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
冶鼓衆金雖欲為鼎鍾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
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子產曾不及徐庾雖有至
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敢于專辭臣聞此
求尺寸之材必於鄧林擇長比[illegible]虎嘯而谷風至也尚類

吾之感必下於雖眠並不忍乎孰能誠能先政事
次文學退觀其治行進察其所以則淺深既之
其亦可知也矣呈是之補制安在江西
奏使巡察諸道從大府中乃拜司門員外郎德宗
初進郎子從僕稍尚父府册禮部文者不適所
官定相推都用召西適至閣學之少選成文詞義與
哉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於時號相國五
歲不遷在中四年貢擧兵部侍郎帝將奉天西幸
疾以第還不能走又召之固稱疾後遣使賜
讀邈傳者不以爲無所責鍼册至知不可奪乃太

八

息曰我守分曹郎不能爲藩府以自辱拜騰復欲任
賢者子家上疏固辭乃到州自投於東都陰
又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曾貞
惠子伯獨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希烈爲偏裨歸
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送至京
師陳所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授兵部
郎中兼侍御史宋滑等州以後兵部解田悅之圍帝詔
華還朝欲亂其計華至武俊曰恩大未報國將
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宜上於

大夫息甚厚將還虜中忍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
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罪者大夫何疑於
失地邪太宗昔日者利害大夫後日思慮悔無
速或可布入朝秘奏便宜欲陳我故得顯職武俊
感之然久崔傷人未忍背其賊手進授華從至
時淸都將遷陽小不武俊令子齊所爲乃闕謝貢
客武俊知不足以無損華哀既僭稱王授禮部侍
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東城固守
累月上列將且盡救不至伾悉召將士幷命
其出河陽劉曰非君氣良吉何言可以是
失實者毀士一日賞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
自河東將兵擊賊城下敗之伾與賊戰無不一
當有以功遷洺州刺史洺州十年擢及金吾衛大
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請立其子重政
毋絳及只嗣不肯從乃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
免終某站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卒鍔以南
則徐爲國大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
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

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按汝州希烈遣曾往拒
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殿澹清行中共謀取希烈密
求繇與希烈不從皆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
襄城而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將驍軍千人劫
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姚約韋清而附劉洽
懼陽從希烈乞兵自逃不能救事洩亦師朱滔
希烈然之至是叛邑奔劉洽詐降擒之大將孫司徒
修王部尚書播請安定郡王賜實封三百戶又有呂
賈康秀琳與明曹琰姚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
贈太子太保尚書左右僕射與朝守皆贈尚書遣謚
所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贈三
世官常降一等曾無後以其中女及曾兄子鄙
爲嗣封有司奏曾有功詔順以殲賊于陛下錫賞
食不幸絕嗣宜令鄭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
戶
張名振本靈武人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
以功務奉天功懷光召名振到咸陽大言曰太尉見賊
不擊天使到不迎將又拒旨安史事何等今竹族滅
公欲何爲是欲忘義棄十立功耶懷光召見諭以賊
彊須蓄銳俟時名振爲不反又引軍入咸陽又曰公
不反來此何耶不急攻必以京兆欲以賊爲遺邪
光怒曰彼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人事懷光爲都將元親信爲
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
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
至行在告懷光子璀璀白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
欲破吾家對曰天子以公爲股
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
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
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
其頸德宗聞悼之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
斬成義於朔方
吳溆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
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
公令瑜太子諭德濮陽郡公溆太子詹事濮陽郡
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
而溆用盛王府參軍進殿選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
建中初爲大將軍溆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
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以戚屬進朱泚反盧
杞白志貞言兩非有功不宜見難得大臣一人持

□至□□□□不顧左右使殿行敘曰陛下不
以□□能□□至城中諭天子不赦帝大怒殺追謫
人問其知難與盜為將乃賊者人宗俊將死其難
所也者存亡有目且不使陛下恨不得死節
者節曰臣死此其道而待以不疑者而泄其情
逆故留敘客省不貴□被害帝□撫其子太
保諡曰忠賜其家實封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
師平官為其葬子士有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憑事□□□□假守□州□
□□□遣人奏賊虛實□詔拜曹州刺史會
李正己盜有曹濮□不能自還遂死官下沐貞
元中擢進士第以家在鄆反為李師古署判官師
道襲職與郭昈郭航李公度□言成敗禍
福勸歸款天子□□師道所□吏李文會□□等陷
詐曰沐悉心憂公家事□□□等所奏多□□稱
十二州送□沐□□□□平日其□□□□令守□澗
州沐上書□□山東老□□□□□□□□□以□國
師道□□□□奏事京師□□□□史言□□□□□
結天子師道怒□□沐而因□□□□□□□□月十
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部□□□鄉

還以緩王師師道然之會書□兵□□使郭航間道走
□□陳其事請□兵三千□□□□□賊伺海
不為備□□罪人解□□□□□□事□習師道
所信吏劉□□各以□□□□□□者□師□使為
之不得復航不敢備□□□□□□□□□所未幾
師道召航□□□□□引決航曰□事□□□□君
無患航□白殺□□及王師討師道□□□□兵四
入□彭城兵下□□□□李□□□□□州君□遣
願用所策初淮西平師道□□□□□□李公度□
大將李英□□□□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
□□□□□□□□□□□師道□□□□□沐□氣
在天□□□□□□□死是□□□□□乃□□于萊
州□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佐□□□□□□□
賊李文會□□□不□□沐之死皆□□□□□師
道□□□□□□□□□□□□□□□□□□度
□□□□元和十四年□沐□□□□□□□□禮
收□□其□□□□州人以□□□□道□□□□□
□□□□□□□□□□□□□□□□□□□□中
乃□□□□□二人□能以□□
□□□□□□□□□也史□其地又□□□□□□詔

代宗時坐事賜將死直言紿其父曰是胡自方
仲祇待者心忌輒取將代飲之而斃明日毒湧足
而出父乃□其冤嘆之誠父死佩恩衍戴曾是
隨後宦□往存爲父師道不辨拔刀出行入陳
何願有死不見城之破父害殘戚皆曾救而妻子
俱奔皆以獻師道怒因之潞脩汝父降其□醫
義成府後從行營道明宣聞內府與忠不平
陰與其州刺史□父類禁斃閩下以父代節度
事成陳以兵圍承請殺不使直言使父者司空
從其帶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其日復至軍
中所指笑悟悟咸悔唐承待於穎以党侍享府遇
必且故怪能以臣節光明於朝乃宗乃救東讓大
夫春情素撫介而悟有福得稱孫子孫素貴
甚見直奮翁救撫坊以兵自衛直言曰部
少年毋使袁山東謀朝猶可指諸邪語能終誠不
發奚乃大將劉□等嫌其言遂誅其先從其表
欲取父佐直言入衝乃以死不與何敢回山東父或
太子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笑曰爾父握十二
州朝夕是爲以張汝故自謂不帮梟頭
卒并死節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捆直言頸哭曰

計窮而然直言曰吾何愛無上使令衛朝廷正法
死耳若代爲謀逆爲長至元從諫拜曰
唯大太叔之直言乃自留務從事居我勿從
其是部六二不自是直言時析之軍中送安大和
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太原尹雲京孫也□□能□義重然諾
交人所急功業未□其□□□年五十不仕文
誌與之合咸通□□□州年五十不肯仕子然常
有旅時喜濟貧乏攻杜慆於泗州誼之與句趙
泗口與賊播以入會閩其家持手曰吾欲李廷
□□□□□□天子□□人何□□□□□□□奈
謂慆可共事乃□遇妻子決問生死時賊張
其策特存左□□行□奈□□廷樞知必
來曰當至可長□判□慆許君我而至慆喜曰固
爲我佛不敢遣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乃□新□攻破□賊將李□□淮口讜曰事□矣
獨出可以求援乃□□李行□戍後道淮
岸□馳五十里□□□□成將郭厚本告急□本
許出兵大將袁公□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
劍瞋目叫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

不逮公何為大丈夫泚國因以雖生可首宜失泗則
淮南之蔽揚孫儒何得存令斷左脅殺君夫指
劔盲前可本持之公子并僅名譁望泗勸與悵下
皆失僞知本決許付兵五百讓曰足矣編閒士曰
能行乎仲曰諾讓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
人語曰賊救城矣讓將斬之衆為請讓曰公等登
舟吾敕其死士度淮已濟賊乃出兵奉吳將與大
敗讓入人心遂固賊西柱張權遣將程行約赴援
霽遭淮悟欲遣人廷勞諸吏憚不敢出讓獨往撫
而還閱一月敗兵外敵城乙兵淮罷
與壯士徐玢十人持斧夜斷賊將出見節度使令
狐綸復翻斷西見審權特上傳泗州已陷賊讓令
賊計因之謀引李嶧曰明嶧時為大同防禦使稱
其忠可信審權許救合淮南兵五千臨渠具方
淮路梗不得進讓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
城上讓門噴與下迎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
閏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讓衆救也過家十餘
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讓子及兄子客廣陵
託假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
壽州刺史徙貴泗二州乾符末徙宿州卒贈使方

畏之以劫子暇有牛闌衆請殺饗讓曰前兩特其
用牛不能動又而引轅子拆其角昇之聚俱醬牛
以饗遂殺讓獨捉才及中人役其力亦以表云
黃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疾前假儒者碣怒曰是鼻宅日斷大事不可假
後從安南以功高駢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發州
後有領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
餘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又乃還及
昌乃竊號以大王拔石威府宣勤神州相非
有動業可紀今不能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
滅無稱矣我故不倚閒吾齒付發危漢今王僻
變一城乃稱大逆何邪福請與族先死不能見王
之滅也昌怒曰孤不順我邪何乃之碣我哉耆府李
邈曰賊天建元以患第之鉛曰為邪或竊其書
示昌以為使者斷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
公不肯為而求死邪拋溷中果其家古曰坑鏡湖
之南後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
已叛錢鏐不屈乃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
為貴諸侯遂傳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
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

固辭曰王自稱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碣何逃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賊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碣錄猶何之事即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逖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檻車而將用之只令權官從容諭權何爲自儀行陣也揆大罵不能屈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罵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卓行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唐書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繈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illegible]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

乃黜太守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
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
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
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
酣飲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
丹叔盈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
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
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
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為陸渾尉尤其
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
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
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
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
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
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
粱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
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
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
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諭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

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
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
皆達者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其形容乃見其仁
迅被卿佐服居宥密度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
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撓當廢興去就一
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
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
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詩禮易書春秋為古
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
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
非訓誡不敘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情物蕭
病貶惡太亟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
世謂篤論休字士美潁平人宇字紹宗宙字次宗
河間人茂之字季蘭南陽人萼字伯高丹字南
誠盈字若訥趙人潭字源深梁人垂字叔明清河
人拯字齊物隋相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
參軍萼擢制科選為華陰大水七縣亂人至托屬
萼為具獄吏役之吏為立祠祿山亂
萼客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
廬州刺史拯與柴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皐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皐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表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皐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謨皐妹壻也密約以疾召之謨來皐陽喑直視而瞑者爲之斂皐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皐母母謂誠死哭慟人感行路故祿山不之疑歸其母皐齎假於防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伺北方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采訪判官永王璘兵脅士大夫皐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旅客洪州南北之士不至自拜命不至有中人過州既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誅於皐皐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潛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時告吾未聞亂世以全吾志欲特是以名耶李希烈爲江淮黜陟使列其言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李度江李華柳識

韓洄王定皆御史節與友善洄常評皐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喪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濟以沉狹相務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祿山不敢邀濟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禮聘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叛使太守郭遵奉致謝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欽其居府中論議正直人之密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詐爲風疾令舁歸因謂歸其舍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歎嗟歎止乃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强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所賊官羣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速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

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揀地
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客居七年大曆初江
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年五十三
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當寧而禮闈死忠當重名
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
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乏者
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孜孜聞達常以父名
不得在國史發憤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
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
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
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
而天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
猶選懦者之所不為甚拂人之心離而害己之過
誅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
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豈不加
其身祿食不進其呂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
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
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今答曰逢能行身幸
自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
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

當得書矣由是父子追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為官族
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
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
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
吾與若孤煢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
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
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迹接於道閭里有
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
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
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
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
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
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
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
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
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
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
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城曰吾子

張[illegible]為李平徵為司錄參軍不起[illegible]城
要從遂宦使渤其書字知初斷絕而死誠懼宜與
尋自發從服從燕縣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譽飭
城受之以欲所致之府不起乃薦為著作
佐郎召拜賜緋魚以使參軍事齎詔至其家
城封還詔自稱多病[illegible]不[illegible]奔[illegible]家以不
敢強及為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illegible]議大
夫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illegible]不[illegible]干下
寧[illegible]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illegible]也初
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illegible]士以
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
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
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
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
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
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
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
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
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

八年入不能窺其奧及裴延齡[illegible]逐陸贄張滂李
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
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
論延齡[illegible]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
懼城愈厲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
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
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
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
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
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
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
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
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
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
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illegible]城柳宗元聞之遺
蕃等書曰[illegible]陽公道州[illegible]然幸生不諱之代
不能論列大體闕下親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
愛慕陽公之德[illegible]留[illegible]用抃手[illegible]
康時太學生徒仰闕赴訴[illegible]千百年不可覆

是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
訓所致乎當公有博厚寬大之德能容善僞來者
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
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
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
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
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化一州其
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宜

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
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
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
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
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
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
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除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
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
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

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
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
留數日城不敢歸館門外以待命判官[illegible]
[illegible]太府復遣官來按衆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
[illegible]順宗立乃以[illegible]而城已卒年七十[illegible]
[illegible]家錢二十萬官[illegible]歸[illegible]和州人事
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一二歲乃歸
不許凡五歲不得歸[illegible]自安[illegible]
其閔[illegible]本中[illegible]狀[illegible]
亦止朱泚反[illegible]生[illegible]蕃正色[illegible]此不[illegible]故六

館士[illegible]受[illegible]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
[illegible]治喪[illegible]人[illegible]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
時[illegible]以[illegible]表[illegible]安邑[illegible]使[illegible]法
[illegible]吏[illegible]興為立約數十條[illegible]不以為[illegible]以
[illegible]郎中[illegible]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
凝特所獎待[illegible]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
之凝起[illegible]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
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
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

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休也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皋秘等不汙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卓行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唐書一百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汜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君賞鄭縣安法汪鄠李興張長郎士庚郎邊柳仁忠能君德劉宗甘元柬韓子尚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昇鴻臚張元亮秦贄孫智和新平程猛鄜宜川司馬秀洛交周興後洛川何慈宜博陵崔定仁冀州蕭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宗劉敬躬渤海遂良咸瀛州朱寶積武陵伏念邢鄆文徽綿潭馬仁海鄒守素文安惠相武邑王達多張公咸張敬顏鄭孫師才張義節汾河趙君良南舉公威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遠武平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卜數斟彭城彭思義陳屺田行大名齊貫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衞玄表南宮張利見安邑曹文行絳孫處相里志降楊王操郡玄同張衞冑存李文暖黃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黃敬直河東張金城

呂神通呂處呂志誕呂元光趙琛張志姚識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樂璧汴州張士嚴陳留家師諒董光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與子季通陽武竹思封丘楊萬佳許下李頤道豚城蔡洪石廷趙珪孫孝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恂彭城刁務荊州劉敬宣寧史撙益州侯懷肅郢州華郁曾微浮城陽邊光寓黃昇祥童曼王介輿王洧巴西韋士宗文傳榮南鄭李貞古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蕭仙方鄱陽張樂于謝惟勤沈晉婁嶧上饒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建昌熊士贍臨江袁鳴何公升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祠進者張萬和蘭山李渭許伯會戴朱俞僅信安徐知新徐遇譚東陽應先陸君佑暨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部武黃張巨鏃兵海泉山君萬年宋興貴本先張郭張仁興龍湖城關匡平周思張子英曲沃張君太平

趙德齊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洗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李正表河間劉寶藏永安邑仁孝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丹汾張英鄭縣王元緒陳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壯樓鑑戴元奇長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安邑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役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宋興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

光化解縣甯崟河東李忠孝韓牧鄴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絳丁段日昇河東將陳滔襄陽淮子城固雍孫八寶緱張約王晉英秀柳汶馮秀誠封丘楊甚蒙劉皓清池朱廷玉華亭金瑩昌朱倚鄧縣黃芮左千牛衛石公阿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篤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

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峻法淩比千里專不上聞孝悌行之士旌命所不及民小說者或傳其未采見它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徒承上頒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方冰人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及亡廬墓有兔馴依之崔懷肅母病須嘗其羹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癘刺血和藥而終父瘡疾進吮之左臂瘡乃愈張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顯者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雍子孫百餘口財用僮僕無閒也大業末盜賊過其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家皆以免貞觀初知隱

伊闕丞知本真津令開元中孫璵爲給事中楊州
長史知讓孫顯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
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毁州里稱之王君
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
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
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
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

列傳百二十

門内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
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
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
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
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
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
院共一庖子弟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
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
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
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鑱膚
閱旬而獲遂以葬刺血被瘡彌年乃與貞觀中州言狀
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毁天至七歲
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
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
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
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
年乃舉茂才擢著作局正字父亡數絶而蘇繼母
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秘

列傳百二十

書郎休沐閭門誦書自若虞世南器其人歎曰上
孝同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
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參制科擢許王文學復
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丐食野中還進母爲
賊所掠欲殺之言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癃叔
才晝夜扶侍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
異其家至德間有宋州人王遇弟遂俱爲賊執將
殺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兩釋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

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
躄人不復識既葬廬門以來閱二十年乃安嘗有
白狼黃鼠馴墓左每哭哀輒鳥鳴翔兼澈雨剝墓
諸朝詔吏致驛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義兄之子補和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
卒自揚州護喪遇歿所負土築全喪長夕號曰
一溢米寢苫廬前獨侵其孝高宗下詔旌表門閭
其門
宋思禮事繼母徐以孝聞擢明經調主簿會
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

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刻
石紀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
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
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
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并左右無敢言
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疾不肯調侍膳不
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冢長號哀慟啜菽飲水成孝
中太子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初巡察使表其

孝行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
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
武后后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
吾子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
大夫居母喪哭踴明有白烏巢冢樹兄弟八人皆
為名孝詔表門闕世稱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
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
為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訴其枉使臨其奇
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

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
今心怛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哀
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
躄不能乘敬彝自為舁往迎既居喪詔賜縑帛嘗
為作毀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
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為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還親已亡自
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汛掃廬其左喑默三
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嘗有既新迴出文貞
廬前行旅見之以為流泉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

據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
絕倫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
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
於親乎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
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
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剡人或曰玄度十一世孫舉孝廉
上元中為衡陽尉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
滋味野火將逮塋伯會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成年
泉湧廬前甘露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
史有疾即集原不食父卒嘔血數升即塋作廬
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擢左豹韜衛
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
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為越王侗記室兼侍
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問士季
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
危致命臣所志也請因啓事為陛下殺之與段侍
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
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
從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
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
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
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
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
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氣岸謹整張說陸象
先以賢器之并擢庫部員外郎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者蒲州解人父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

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
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
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
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
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反斬之沒其家
琇與兄瑝以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已更名萬頃瑝
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
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
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
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

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
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
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
以為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琇不能進
瑝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
揭于道衆歛錢為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
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
人李君則所殺大業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
世更易而君操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
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啖立盡詣刺史曰父死
凶手積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
上狀帝為貸其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
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傭夜讀書
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中同官人
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
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
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色自如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
自投地肌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
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
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
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
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
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
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
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
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
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
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
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
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
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
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
天下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
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
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
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曰禮之大本以
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

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以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

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杲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redacted]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redacted]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redacted]羸弱抱微志而何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redacted]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

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
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
悅申冤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
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兵馬使張蒞蒞醉扼憲幾死買
得以蒞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鋤擊其首三日蒞
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
解而擊不爲兇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
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
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

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墓次哭泣
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
夜半傳呼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
其行曰欲仞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
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
誠爲之禮文至哉程氏制巨病毀手足胼胝以成
高墳夜黑以勤姦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穹旻
斯三年爾獨終身吔哭程安丑其玄孫也玷類後紀配
瞻前無鄰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
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不食爲雞類以進

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
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
李克脩攻取之殺賀公雅遂并潞州表克脩爲節度
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
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潞州舊軍置之
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脩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
騎射常從征伐累擢留後進檢校司空
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數攻邢洺磁無虛歲地
爲鬭場人不能耕稼光啓二年克脩攻邢州取故鎮
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脩所破

斬首萬級獲臻爽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
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丐兵於王鎔鎔
以兵三萬赴之克脩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
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
攻鐸部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
險邀忠信忠信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
纔十二三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
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
壘下曰爾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
方立力屈又獨州殘人心不附性剛急待下少恩

石
萬敬儒廬州人二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
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
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
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
指以報不畜妻僮侍女一室未嘗自業世傳能作
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不過孝弟而已父父也
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
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
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
敢凌天子嗟而旌之者以孝敦薄而未忘也故裒
而著于篇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
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
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
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
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
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
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
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
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
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雖然各保其
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
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
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裒可喜慕者類于
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
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
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絜授秘書省正
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
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
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
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
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
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
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它書罕讀也欲見兄
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乘
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
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
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
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
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
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
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
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
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
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
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
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
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
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
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為隋著作郎
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
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
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
拘之仕無幾何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
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
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
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
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
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
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
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
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
測其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麖鞾逼署
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

皮裘自放曠遠無所營求年幾十七蔡許上見者
曰是上穢也焉辱吾以多方隱退涼輒取去終不
與人接其為孫童業緝環結從鄰人爭躡之高士
康為長史備禮以請除門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
士罷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節條目
淳縣歙州太谷醫道人有問見以林甫白靈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
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
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
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
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
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
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
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
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
曰高醫愈疾奈何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
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
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
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
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

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
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
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
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
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
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
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
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
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
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
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
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
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
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
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
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

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
牢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
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
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可自愛時思邈
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
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入蜀
歷荊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成玄一表其
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
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

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
服出拜儀止謹朴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
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
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欲廢嫡立
庶故四人者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
敕游巖將家屬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
天宮游巖宅在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
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與炎厚
善放還山耕食不交當世惟與許法明宋之
問為方外友 時又有史德義者昆山人居虎丘山

山騎牛帶瓢出入廛肆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稱
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
拜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與薛顗善顗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七日至
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
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為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
郎相王召為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
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
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
名所居為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

刻斂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
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其侍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為
麟臺少監友貞少為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
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
好學讀佛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
為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為司議郎
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以致珍餚
給全祿終身四時遣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
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

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
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
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
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
曰孔子稱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
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
宮官扶入宮中與語甚說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
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衒
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
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
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
始織褐與之不獲已而受餘報以所纖素縑曰義
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問張易
之方授朝散大夫家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
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
之固辭疾素善魏夏甚厚聞其母卒盛暑步往
邪或止之曰方夏涉暑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

邪比至乾茔以奉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
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
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為
志如期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
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illegible]服
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illegible]少
鄉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
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
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
少室間冬蘊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
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
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肥肉銷[illegible]臃而
紫夫眉能見其中宗[illegible]封[illegible]國公遣國子司業
杜慎盈齎璽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
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
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聽見
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仗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
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苦愕無禮不及
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寒溫外默

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
坊東俄而説泄誅武氏連坐唯攸緒不及睿宗恐
恐其不自安下詔諭旨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睿
王重俊之亂攸緒以逆黨被擊張説表留廬山中書
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
迫士爲驚嗟發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
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
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
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无量馬
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
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
京師徐返里閭履忠以數月乃去其親里人也
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
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
今終白高卧受傜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
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
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
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

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
與生殊趣那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
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
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
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問
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
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
百斛絹五十疋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
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
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
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
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
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
究其術南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
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
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
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
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
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

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
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山
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
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宗元先生
始筠見斥於力士而所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
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
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東都召見
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
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

遙谷作門曰仙遊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
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
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
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將封太山雨不止令
道合禋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於山祈祐得晴
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
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假媂若蛻者帝
聞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
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法逮而
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
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
中被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
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
身也故游心於澹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
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
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
室以居焉蒙辭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
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

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
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詭譎似
方士則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譚說與族
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譚風流吾
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
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為麗正殿脩書使表知章
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
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
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

士侍郎兼為英譽曰侍郎不就之遐然要為其員
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諸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
開也玄宗自為贊賜之遺太子文學子元侍讀申
王晁[illegible]還號日知章取捨不從陸子[illegible]不能
止知章所濡出必以決其人皆歎之坐徙工部肅
宗為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右補闕賀
之兼侍讀詩東宮官僚不[illegible]不選之[illegible]
叢帝見自臨賜詩安貴人之曰[illegible]鄉里
知章晚節尤誕放邀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
書外監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

稗傳一百二十卷　十四　[illegible]

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
然紙[illegible]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
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
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
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
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
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
令之長谿人[illegible]亦以儒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係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
留守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illegible]

州南安育九日山大松百餘株俗傳東晉時所植
系結廬其上[illegible]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
播數往見之歎服其超然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
輔之謫[illegible]不能去築室與相近[illegible]
十數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張建封聞系
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
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
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徙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
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
莊列二子書撰南華象罔白馬證等篇佐其說[illegible]楓
生醮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
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
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
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
為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
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稯屩每垂釣不設餌志
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
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

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眞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常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辭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常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建德徵毀海太宗既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捽殺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罷刺史乃改二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紐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終利于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博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擢累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廄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里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竟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世推爲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慘恨以述睿精愨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辭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皆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而以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絜及仕宜能文書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四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

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躬耕取給老無子
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而身與妻隱南
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為娛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為參謀敦趣就職不
曉吏事餘慶稱其有古人風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
中人也上書論其高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覲高行
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
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

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
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
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
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
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
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
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
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
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
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

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
說七種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
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絜
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
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
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
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
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
其[illegible]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

裝[illegible]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世[illegible]居云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循吏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唐書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
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
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
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
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
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剗祓荒荼
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
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
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
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
民去歎愁就安樂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
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
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
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
開元中又錮察酷吏懲艾良臣任之若薄曉之
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
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
長人不可輕授易是以授之間踈不能自治
而所得十五故叶氣流生垂為太平垂祀三百與
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
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
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
斷獄平得罪者皆曰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
關遣使者徇定劉承制擢巂州都督長史
時南寧州納欵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縱遠人苦
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
寄治越嶲敕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
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
來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
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壇
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宇旬略具仁壽
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不敢擅留夷夏父老
乃號泣祖送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
徙治南寧州假兵以鎮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
刺史竇軌疾其功紿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

時遇歲飢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歸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至撫循之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倉庾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境內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糧少朕令斥民就食鄧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周給有無相假布帛贈遺行者若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老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枉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盡出民家物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嘗道逢嫠姥植葱結庵守之允濟曰第還舍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衣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之料物為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糧盡使食草木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為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桓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錄事帝在東都以四方日亂[illegible]左右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且[illegible]率府[illegible]石城[illegible]為賊所獲[illegible]客桓曰吾奉皇帝命隨順不足奉萬乘給二騎使入內亟無以謝命且諭賊降附於社稷福[illegible]以歸毀我[illegible]而免為宇文化及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建德賊平授秦王府[illegible]尚[illegible]郎中遷巴二州刺史治有平反民呼為[illegible]御史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藻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賊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有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

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
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
納由是恩顧特異以母喪解官起復七品清要有
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
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
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
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別部數擾邊素立
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
素立止受酒一杯所餘乃闢屯田立學官表陸
畏威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
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糧粟并什器于州
廨家貧無以會卒高宗為廢朝一日謚曰平孫至
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早古有待書名
子吾歿後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悟能治尚
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紀年大趣略同
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
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
授明堂主簿以艱解既除調鴻臚主簿天授中拔擢
領高宗上以擢監察御史裏行性持外遷文乃歷
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夜令史

受賕請多所紬易至遠然覺之有王忠者被放更
竄其姓為士欲擬注唱以上至遠曰調者三萬
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
史李嶠進人或賀其任嶠答曰公以公用我宗
何私焉以剛率不諂張德衡之出為壁州刺史
卒年四十八至遠沒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十
九世族女子林甫盡云至遠兄有疾嘗藥方言其
賢盧從弟少尚以評曰許第從矣具言孫其
任以嫉所至有聲其出也少失母事兄以孝友稱甚謹
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及卒哀慕從遠請
密何學能切磋中書舍人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謚
曰懿兄弟皆擢第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至遠子畬字玉田少聰警
初為汜水主簿遇事精敏剖斷皆一閱輒記姓名
居葉縣尉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
裏行擢殿中侍御史累遷國子司業事母孝累
世同居長幼有禮令妻物故事母病秋哀傷家
人無以哭聞其所問又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
為齋郎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遷汾陽

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進姚州擢給事中遷諫議大夫封黃臺縣伯終兵部侍郎撰善言隸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貸為官奴流辰州用赦免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桀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謀寢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從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

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洽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腳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諡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被德以配君子無愚可參畏不敢言而紹卒誅顗

思忠辱父喪詔奪服終年忠請以辰日不見克構曰昔親者避嫌可止也既私矣則無不哭並服其言大授中選瀛州刺史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絜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滱二水歲湍溢壞室廬寖

淹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衰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遷懷州刺

史有美政永淳初致仕病甚子孫迎醫數輩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善隸書常與諸王遊歷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舉兵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累遷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掠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擊之敗之窮逐數百里延陀幾上得璽書勞勉永徽中為平州刺史勸農自暴以祈而雨大至歲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旱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御估有贏輒入之宦人以為尚名然皆彊肇察盜晝夜徼行有縱姦必發廷中譴罰日數百京師無賴子皆懼之有女巫傳鬼道愚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遷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曰虜背叛且積年今悔過入朝偏裨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臣之后獲還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許大怨拘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辭責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婚默啜遂喜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任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預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殺之以素謹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累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

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
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
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
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輿落內屬會以左
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
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
史監軍稱其敵士信臨財廉爲名將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
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
岸隨輒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
至隄趾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
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
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
石著其功後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
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不孝邪教之不孚令
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
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
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
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
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甚

仍之申明誥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
繇是立石著功恒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
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因
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
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
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illegible]忠而死毋
毀節以生請就斬不避[illegible]中因得亡
而素羸[illegible]不能騎[illegible]轉山谷[illegible]州[illegible]長史
咸直規縱恭左右安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
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
員外郎姚巂酋領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
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擁衆數萬剽沒州
縣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遺以
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
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夷獠難
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
爾人邪身至壁撫諭諸寨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
諸洞素狡獷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
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

恩何故來對曰耆舊老爲說學廬館舍隄橋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覩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譔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爲建介而勤歷秘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爲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利害省貌有際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汎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鬭賊不敢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署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赭人無郊惠登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終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皋領江西荊南表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皋卒軍亂劫將吏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境廷中伏按所劫貲物一日皆備乃貰餘黨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illegible]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貰自是[illegible]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脩學官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鵲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illegible]糴[illegible]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封襄陽縣男卒謚曰恭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名擧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爲咸陽尉以母喪毀瘠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請署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illegible]或以婢遺讓者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鬻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

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
爲太子瑱以右中護爲詹事贈秦州都督謚曰貞
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
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咸陽
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
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
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
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
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
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

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
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
少尹未至拜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
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
人慢常滋多威令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
宗褒答會闢圍梓州乃拜丹東川節度使代
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識蜀
事闢未平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
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
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

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
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
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
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
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
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
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
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
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
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

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
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
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
愈明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
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
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
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
忘乃詔觀察使紇干臮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
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

府宣宗詔宰相擬曰冉有子者以宙對帝曰與好
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
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
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抵雁門五原絕武
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
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役諸戎犯者死於是
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
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
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
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召儥轉餉煩弊
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
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置吏督賦宙俾民自
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
若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
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
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
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
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
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
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盜後爲解禁呼嘯鬪

宙至一禁切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
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
交趾撫循有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卒官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
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
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即
隱龔據嶺擢舉進士惟岫由獨謂擢必一角用擢執政
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
署幕府李愬代權又一人不依弘宣始詔縱兵救左
右神策與語見其沖遠不貳裴度留守東
都表爲判官遷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讓拜虢
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歲中山南江
西大水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卹使有
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
歲饑民流亡弘宣曰吾宜身之勸贍府招亡命
聯逮州部蕃寇弘宣下
檄賊中寡無能還之
得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
寬而厚政日簡省人便安之然者不甚貪河朔

故法偶語軍中以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為直救吏守之明年春大旱叙民就食往取時幽魏饑死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而民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一家法損益其當以為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其里系所來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脅腹不可失不省度支吕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稅稅人以為便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中怙勢撓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與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閔歲進工部尚書判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葬者以俸敕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鬭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其性云

循吏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臣宋祁奉　敕撰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櫜鞬風紉雨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雅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其後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炎埃官幐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為縕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

觀開元之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至者吾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覆[illegible]歎其精悟方正羣[illegible]動[illegible]竇威楊玄感李密及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illegible]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徽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講說徧舉先儒異論分明大旨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倦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謂曰[illegible]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公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迫危邀利則吾衰老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見所以竭力先征伐以安國家然後入見天子備弟子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illegible]不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有密頓首曰恭聞命而世充[illegible]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illegible]以[illegible]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illegible]大司乃明略過人密敗後入東都世充以國子祭酒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

世充小人無吝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為羅士信所得送京師仍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恣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屈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閈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皋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累遷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為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無錫丞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文藝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為京兆萬年人父思魯

以儒學顯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
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
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
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
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為襄州揔管與之推舊往
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擿瑕疵俄坐失職歸長安不得
調家貧以教授為業高祖入關謁長春宮授朝
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遷中書舍人專典機
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時軍國多務凡詔令一出
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
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
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祕
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
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
援據該明出其意表人人歎服帝加通直郎散騎
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
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
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
賈富人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為郴州刺
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

居官朕無所嫌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
使朕不忍遐棄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為故官師
古性簡峭雖行敬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
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
乃闔門謝賓客巾褐放情蕭散為林墟之適
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
進爵為子文德皇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
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
班孟堅忠臣師古從封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
儀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
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
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
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
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庭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
匡謬正俗八篇初師古與妻不相得師古苦諫父
不聽情行所以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
學聞為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
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
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
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游秦撫卒禮讓大行

[illegible]璽書勞勉，終鄆州刺史，撰漢書
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
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
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
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
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
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
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
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
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
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進忠言。帝問：
「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
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
其多；內有才，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
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眾』。若其位尊
極，炫聰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
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
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

從穎達說。以論撰勞，進爵為子。皇太子令
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穎達數爭太子
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
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推上釋奠頌，有詔褒
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爭之。乳夫人曰：「太子既
長，何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死不恨。」剴切
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
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
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
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
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
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
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
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illegible]志子
[illegible]為司業，擢[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三世司
業，時人榮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
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
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遍
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
為沙門，還治儒學，長於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

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
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款之神龍初追
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嘗遺錢使
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
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
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
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
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
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
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肯書
[illegible]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
辭隋大業中為直秘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
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
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
員外散騎侍郎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
觀東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
行帝戒曰海夷頗重學卿為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
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為發春秋
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
子學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

孫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十一年召
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
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在東宮引為崇
賢館學士數與辯論[illegible]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
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
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
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
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
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
[illegible]
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魁梧邪嘗行見
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
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
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
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
至城門外乃著韈直禁中夜還家輒號慟年
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
置席下通覺即徹去累遷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
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
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

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
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
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所議不能一且天
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
男同則間無容等非所以別嫌疑崇禮讓之義臣
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
太祖室以俟無遽遞遷乃瘞之於是尚書共奏自
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
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
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尚書許
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
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憑晉范
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若府瑞
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墠臣等以所未安唐家宗
廟共殿異室以右爲尚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
尊親祈之儀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
者本之子奢帝問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
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
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
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泚陽令崔文康坐事搒殺

宗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
黨乞下有司鞫訊不知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
詔如請子奢以在律上書不實有罪今抵以死
所恐不可復言雖欲言者誰可得且天下惟知上
書儀雖欲百官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爲
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諧謔帝令論孝
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懿以明經教授士衡
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
奇其操謂其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
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
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
士衡復講教鄕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
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
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
也問齊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肱之陰騎提
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祖珽之詐才足信是使忠良外
誅骨肉內離剝喪元元故國削臨亡人莫爲之用
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
清靜仁恕爾如貪憐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

且善惡必書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不爲
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若不時太子
以識失賜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
傳還鄉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
賈公彥趙州李玄植公彥終太學博士撰周禮其
子大隱傳儀禮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仙孝告端
太廟高宗謂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
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
必有意乎於是不得其時孰先乎中書舍人睢穎
中書舍人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室下比諸
侯大隱奏言秦漢爲后稱制本有宗古無禮者悰
損國謬以武氏意獻以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
時皆服大隱沉正不詭從有大臣節終禮部侍郎
公彥傳業玄植又受禮于公彥撰於于德詔受
詩於齊威誼遍百家訓詁貞觀時爲弘文館直學
士高宗時數召與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
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衰終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
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
有家以學行稱秦王高祖輔太原引爲客以經受

秦王即位擢子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
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
參軍帝召見問曰朕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
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
晉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
今憶所言帝曰是言未始忘之乃賜珠刀佩帝
宴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
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
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舉所以春秋酬難帝曰
經旨受天詛于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
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
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
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
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還散騎常侍
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閤
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
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部留守謚
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
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

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
諸儒意所未叩一坐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
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
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
助教爲秦王文學館學士貞觀初擢諫[illegible]大夫
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illegible]宗
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稱時號二蓋
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宗室七八十人文懿爲國子助
教既升席公卿畢至執經問難文懿發揚微旨遠近宗
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
群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
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濕因問曰油衣若爲
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
帛二百段卒孫裕捐壯爲秘書省正字讎覆圖書
後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
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容蔭門生子從政略涉儒
學有風操事李寶臣爲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
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
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

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紐諸侯欲致太
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
誅從役必協力後已何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
孫存者常不平變起相殘誰不能爾昔趙有紹相
之閫曰帥四集杜援參陵仲天垂泣不知所出賴
爾考保佑頃甚不進而先帝寬厚產獲爵賞然
田氏尚有種子今悅兇猾與承嗣爾又幼富貴
不出戶廷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
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
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

納從政寒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
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
不恨死而痛與宗覆矣後惟岳被殺于王武俊如
其語云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
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參陳亡徙關
中誦浮屠服壬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
校書郎貞觀時除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
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
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
晚節學愈苦每開五經輒盥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
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詔
以經授晉王引許叔牙為侍讀開勸講王為太子
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
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徙秘書少
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令給全祿
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朝堂門引見禮遇
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
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
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
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
此子子儒學文舉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初太尉長
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議圜丘祀昊天
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皆據緯為說不
指蒼昊為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
太微五帝臣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
自有北辰座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
第二垓與紐星同散異司馬遷天官書以太微宮五帝之

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
安得盡為天乎且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以日月為
天草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
祀五帝皆不言昊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
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圜丘曰
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圜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
刊正凡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故月令孟春
祈穀上帝春秋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
祈農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

為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
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
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
帝神州令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
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
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為祀感帝又
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焉虞氏禘黃帝
郊嚳夏禘黃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
謂禘者祭天圜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
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齊因之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穎會命成博士所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明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以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後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然不能典選，委令史句直，日擁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為口實。[illegible]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佐修，撰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戰山為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有司建言：謀反大逆，祖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群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兄弟，身得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自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為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謂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為四十篇，傳於時。善學，大與其書甚著，其文伯莊奏[illegible]通兄弟劉訥言。中書名家伯莊者，彭城人，為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撰禮多所參定，兼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illegible]。秦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云。景通任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暐後[illegible]其官及職。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為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撰俳諧集十五篇為太子獻。太子廢，高宗見之，除名為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郎然道玹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
旨徙嶺表有同旅者死瘴癘間臨終泣曰人生有
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玹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
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暴漲積水失其殯處
道玹慟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玹曰君其在可
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棺負之還鄉後擢明經仕
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儒學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列傳中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
名隋大業中為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
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
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為竇建德所獲脅
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博于
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
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
松栢為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者積薪
自焚長史裴煚率官屬往觀之餘令曰人好生惡
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
煚識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
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賞改
著作佐郎從兄餘慶為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為
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譏譴下人引
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恃貴侮選者不
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為蘇州刺史坐累下
遷交州都督雍州司馬裴敬彝與餘慶雅故以事

智餘慶與父琪方疑譖並繫死獄中又哀貧無繇
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讓謝不能得其
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陳在朝廷
久明法令輕善弘不肯對善弘怒曰舜文弃法吾
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務掝
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還朝廷惡
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
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柰何乃爲
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吾死餘慶卒以貪
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臨源侯
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
[illegible]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
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藝于芳林門時姑爲帝
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
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遷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
厥酋長子弟得宿衛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illegible]毳來冒
頓之禽[illegible]削褫使在左右非所謂恭肅威儀以
近有德任言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无
[illegible]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
外祖雖後嗣有非不宜毀及先廟令周忠孝公廟
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
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
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擅劇許間日一至坐漏
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
時贈禮部尚書子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
異之十四而孤及長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
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古有五聽
令有三覆奏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勿當得實
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
豈不痛哉此不足攄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
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
鄧艾亂國而欽升諸朝嵇康受戮而紹死于難則
於化規不復致疑今選部莅責五人親屬至無服
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職緦麻
以下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之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奏堅爲判官方
慶善禮學每有疑就咨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屢
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

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
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有倫立諸儒因之乃
成書成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
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中救者亦
衆得以時死俄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學士睿宗
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
郡公要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擊姚州
洱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役[illegible]堅
以蠻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役益不償損不
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
誅其豪首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
姚嶲路閉不通者數年太平公主用武攸暨
嘗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
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避禍耳羲敗不深於惡出
爲絳州刺史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
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
知院事帝大酺集賢院賜食在省司上說令摘大榜
以侈其寵堅以後命撤之曰君子亦取多尚人從
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
諳識凡七當選次高等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
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初堅姑爲太宗充容仲
姑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兼集賢院直學
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
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
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illegible]祀五
天帝[illegible]祀五行帝貞觀禮[illegible]從之今廢禮祀
昊天上帝乾封詔帝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上元詔
依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illegible]制令應何從
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太子參
用[illegible]二禮乾封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
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
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
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
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
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
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一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
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祀配食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言兼祭有虞顓頊郊嚳殷於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鄭以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貞觀郊配由顓頊後始兼尊為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殷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仲丘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逃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門不食行者見其窮瘁饋食之更名敬行乃得脫貞觀末官中州司馬敬淳少志學足不窺門居親喪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撰慶餘儀典武后稱之尤明譜學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濮州錄事參軍亦坐綦連耀事當死後得減免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令非生死有命耶從之到官有梟鳴其屏風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擲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擢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兼紀王慎府參軍王為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注累推其練習擢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分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衍等凡數十

百篇長安時上之[illegible]書稱爲[illegible]秘書有聲兩館
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嶠等本
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復斷沮詰其言元
感纔錄中釋是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
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皆甚異聞每爲巧
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崇文館學士太子司議
郎兼崇賢館學士帝宗以東宮官僚加朝散大夫
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駁諸
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中古則然春秋傳公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巳公
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
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
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
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
故譏云杜預推僖己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
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
五月若十二月[illegible]九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
然[illegible]所說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
也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

元年十一月崩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又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
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illegible]日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
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illegible]乃十日庚午始
見則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一月祗見其
祖顧命具說諸侯出[illegible]俟伊訓言祗見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illegible]於殷也非元年
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
已服生有節又曰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
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朞之喪三年朞
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
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朞而小祥
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
之四驗春秋禮皆周公孔子所定歷聞此可異
法不得已鄭玄以中月而禫者間容一月自是全禮
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
抵孔子於喪得終身之痛[illegible]日以痛深者愈
遲何服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未盡而歸辭

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以孤藐之懷變劇此情之所鍾也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冠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哀以積時而殺有節從之人皆不忍直為斷以禮曰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其哭母彼誠不懷長名教之所設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敬業令唐之奇強致之不肯起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恐沮士心不可由是免賊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引見殿中褒慰良渥擢太子文學累進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于家嘗與人書言鄉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古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為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雜周曰大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曰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祭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禮朔半日猶常日朔名也所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寄在廟今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以時及朔望上宜于廟奉經寢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后皆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大嘗以降不祭若唐家據古依法

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從因下詔有司
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為之沿革何嫌
古而況所聞乾陵且朔晦進奠獻陵日一進或
所司之失費寄減朕膳為之備獻乾定陵有司
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
欲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
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褘衣復寢宮衣襲斂
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從之遂以大衾衣衆當
其言詔曰可累官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

亦著書粲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
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
東宮粲駁奏太子比四王未歲時服用宜取於有司
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
與諸王等非所謂君貳者詔可武崇訓死
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
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僕兆請視諸
主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
為陵不疑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
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

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
雖遠何憚開元初為秘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為
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
謚曰文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喜學未甚通寤忽夢人持
巨鑿破其心內藥焉寤而精悟志意開徹遂通六
經諸生從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
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武廷言以涼武昭王
為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
出為陸渾令以事罷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

罷歸與知章游篤志經術樂所訢然張說表諸朝擢
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奏繕定秘書奏知
章是正文字與休徒講授未始懈於易老莊書尤
[illegible]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未
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薪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
而計則貧人何以取給且吾尚恥奪民利乎卒官
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
東都國子監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
遺集賢院直學士

咸廙業陝州陝人聖曆初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

百官議告朔于明堂[illegible]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
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
經無天子月告朔唯[illegible]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
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illegible]建子月
[illegible]朔日也此[illegible]聽朔同[illegible]今[illegible]日讀時令合古
[illegible]朔事[illegible]鄭玄以秦[illegible]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
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古非
時務[illegible]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
是且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宜令告人使奉
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觀臺及說人
[illegible]月告朔於廟其祭為朝[illegible]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明非天子所行也請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
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乃祭以應古禮祭賢
不聽其說[illegible]穀梁氏雖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
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
雖閏告朔矣周大史頒朔于邦國天子閏月王居
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
侯告朔事顯然弗從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
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
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為朔故世人

謬吉為朔[illegible]失[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議者又引左氏說
專稱諸侯不知玉藻[illegible]正同而獨於天子言
歲首一告何去取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今請特帝五人帝也玄
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illegible]配是並告兩五帝為
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illegible]天子受朔于大宜在
明堂[illegible]告時帝[illegible]曰天子月告祭廟朔
則諸侯安得[illegible]之故太宰布一歲事太史頒
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頒十二朔於
諸侯天子[illegible]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
也禮不可罷[illegible]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
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illegible]以明堂太廟為
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
室向陽為明堂建子為[illegible]太室圜水為辟雍異名同
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拜受十二月政於
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
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illegible]者以其
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illegible]玄見
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
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
通天宮受朝有司逐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

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
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以
黷乎陛下幸建明堂遵月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
于煩每孟月視朔帝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
博士吳揚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禮廢今用四
孟月視于明堂也五時帝堂上詔拜如府賢方
慶議不數歲禮已廢久之齊賢遂博士時東都置
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博士周宗田主用
所宜太常社主石李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
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師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祓或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
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
實鎭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
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
社數非太社也於是社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
閒博士云何齊賢蓋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
征載以行則非過重小社祭主主陰氣韓詩外傳
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
尺以準數五方二尺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
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

尺云又問社稷壇飾四[illegible]色而中不數尺曰黃
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
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
舊壇上不數尺則覆被之義於古無從以方色飾
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illegible]祭牲皆太牢稷後
以先農白帝社又立帝社於壇齊賢等奏參定中宗即
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禘祫七室以涼武昭
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其始封君曰太
祖百代不遷若祖無功德則自玄王至湯周后稷
至武王皆出太祖後故唐以景帝始封唐實
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
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契稷也契稷與解景皇帝
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
孫受之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
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
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號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
郊后稷議欲郊堯社林以爲高與自后稷漢業特
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
祀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是昊天位
神非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隱博士劉承慶尹知章

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
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廟毀者毀今不宜以創故
事備引嘗遷之主於昭穆上祔於七室也於皇帝
既號太祖以世淺備在六室位二室未當有七非
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皇帝當遷宣
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古請仍爲六
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
人爲兩說景直等不祀武坍王劉從愿等明遷宣
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儀以孝敬皇帝爲義
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景直遷累諫

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
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
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動以誠
信豪英景赴天之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illegible]
君素不從楚賢踰城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
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
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綜天授初爲司府寺主
簿詔隨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
中遷左散騎常侍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

志既成暨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脩其書
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
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
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
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
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
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
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
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
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

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
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
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
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
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
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
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

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姓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強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昭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

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號河南

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族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

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

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忘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之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等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相郡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讒表大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令

原缺

元忠罪非逆比不宜坐餞闕之人且陛下操生殺
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
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罪迫李迥秀擢爲
文無害累遷法論奏宗勿龍之擢禮部員外郎以十
道使黜陟江西處事平恕還考功數抑權貴才權
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兼崇文館
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
館學士爲侍讀手未嘗釋卷謙恭謹慎以爲長者玄
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和明宮將
以進或行在遠則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

列傳百二十四

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
斷籤滕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
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
請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
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
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
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
丞宋辭玉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
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
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

[illegible]

時邢曹[illegible]武昌[illegible]學子論曰溫子季訓字
季和永[illegible]初[illegible]部陳子昂常稱其神
清韻遠可比[illegible]丁至宇性微歷
著作郎[illegible]名撰百
家頻倒以張[illegible]子[illegible]泊方
南[illegible]怒曰[illegible]刻邪垍弟
素[illegible]至以[illegible]傳及闍垍
語[illegible]一家書素何
因人勤[illegible]沖皆撰
類倒[illegible]

儒學列傳[illegible]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守尚書吏部侍郎[illegible]撰 宋 祁奉 敕撰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
福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无量
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
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中宗
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后爲
亞獻无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
祀國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
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
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
爵於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宜[illegible]內司服掌后
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
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
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无量
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
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
講經[illegible]博敷而辯進銀青光[illegible]大夫錫下

藩邸及□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
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
鹿犯所植松柏无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
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枝觸无量為終身不御
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徐行又為設
腰輿許乘入殿中頃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
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
罷行无量詆其言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
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
以應變又舉賢良擢□□□□□□□□□□家論

諫雅絕世天人和會以異□帝是□□□□
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舜狩□川徧羣神
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魯□祭信
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顯陛下所
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皆
命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
存人之國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
墓廟則東都□□唐初建義功臣世絕者嗣在支
庶依律承襲帝□其言詔无量刊差□□□墳
□頃祠禹安邑仕所則見秦□又求武

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
時藏宮中甲乙叢倒无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
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无量為
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泰左監門率
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
尉設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
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
庫完治帝詔羣臣縱觀賜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
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
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

書事无量為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朔望朝會復詔无
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无量
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
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胄于學詔无量升坐講說百官觀禮厚賚賜卒
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帝聞悼
痛謂宰相曰无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
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所譔述百餘篇殁
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三十二篇上之帝歎息
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无量與馬懷素為侍讀後

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illegible]行果踐其選當貲敬加而禮遇以異天陸[illegible]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嘗稱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討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illegible]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illegible]元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illegible]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illegible]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illegible]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累遷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為岐州

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所牽數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辭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郡公元使檢校集賢書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古今書七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沖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及是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採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排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鄭黨[illegible]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谷甚深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

不曉所宜聞之或多改誤而莫學有孫炎郭璞
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章百篇謂氏爲華言
之完雅采眾說之精簡刊正異文著爲義學以聞太宗
嘉其書[illegible]詔陛下發其舊所獲乃詔諸儒疑
分[illegible]之二敍特昔[illegible]宋申疑於
知新果於乃故常曰常尚稱述傳觀之者何所爲
疑而不申列於已改易音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
注古文[illegible]旅[illegible]議毀書曰相如寫爲俗儒詆詞
則義[illegible]交正而未能也得學者林繁比乎正
自古而然[illegible]非苟有信而獨負舊說一也昔孔季
產尊古學有乳扶若與俗浮沈每誠董因今朝廷
察[illegible]古義古義采章句因學宦身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宗容[illegible]其非無識二也劉歆好左
氏欲建學官以[illegible]儒[illegible]之諸儒遷延不對歆移
書[illegible]讓博士[illegible]怨恨[illegible]以爲非毀太夫見歆
議乃[illegible]發[illegible]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
[illegible]所[illegible]歎[illegible]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
公卿之[illegible]博猶遭同門朋黨之譏李季[illegible]三
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
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之非肅爲可謂對攻

公於時四[illegible]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
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所疑[illegible]怪
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嘗所疑猶
未喻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曆
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
能究覽[illegible]欲又康成兒子也寧道孔聖
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
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
貴遠之行[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何遠[illegible]近之嫌邪
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
獻

陳貞節潁州人開元初爲太常博士始以隱章懷懿德
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
祠官進饌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
爲者猶親盡而毀況四太子廟皆別祀無功於人而園
祠特盛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
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
詠以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
乎[illegible]祠官[illegible]以[illegible]禮[illegible]者別子
爲祖故有大小宗并謂祖禰不可遷宜許所後子孫

之詔有司博議禮部員外郎張子餘曰昭穆不
昔先帝承家嗣於宗而爲之子春秋書晉世
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
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何謂中僖定公元年立
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
親以及兄弟乎不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廢
昔天子睦親繼絶也斷者錫類猶生者之開芽
三古封建子弟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授禮得
有人其謂何陽於上伯祖祀服緦麻伯父也服
叔德節堂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毁
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
室廟惟減更置中宗還太常博士玄宗奉昭
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爲貞節奏
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
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
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
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魯頌文帝鄭公皇后不
配食於外以歲時致享請肅明依周姜嫄營
宮右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
太廟置官屬如自寺又與博士蘇獻上言宗宗終

孝和弟也據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
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
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皆爲別
廟又言兄弟共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
從禰而上事七廟豈所以繼遠近祖若容兄
弟則上毀祖考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
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禮獻
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
太廟壞玄宗舍神主於太極殿素服避正寢
三日不朝撤縣京都侍御男子陳平子上書曰乃
正月太廟毀此陰陽之咎有故舉哀而
祔廟而作三時於太主承祔於廟之庭之魯
文公之二年躋僖公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從
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
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
乎雖公僖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晏崩
而太廟冬禘不及乎太室尊所若以晉自是陵
夷路周公之祀太廟以壞其將陵夷先而
之祀乎陛下奉孝和先於太上皇先臣後君尚
躋兄弟上今縱先兄祭皆太室壞今太廟實與春

秋正國不可不立哀武后發參國孝和中興有功今以
宗別廟不得列于世亦已遠矣夫功不可無君不
可下長不可輕也臣竊謂若孔子繼父啟厲不先鯀
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
況中宗[illegible]太康時定帝制彌從梁折又三年太
廟[illegible]及宗要禮之從文祈天之所[illegible]必朽
而讓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天故廷[illegible]遷[illegible]和還廟
何必違禮不[illegible]詔有司議請曰
[illegible]上[illegible]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illegible]未[illegible]廢自成湯至帝

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illegible]盤庚之帝乙六
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
六為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
是不[illegible]禰極祖雖洪毀迭遷而三昭穆
未[illegible]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
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漢至親取遠屬父子
曰[illegible]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
立承統[illegible]繼子嗣孫乃已肩者伯祖何
統序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
漢世祖列七廟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

漢太宗孝惠廟亦以兄弟不世不列于廟又告
謚世祖[illegible]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惠宗及而廟
毀及之何漢出惠帝而孝世長及乎七廟五廟明
天子[illegible]也父子一統也昭穆列存豈繼也
禮兄弟[illegible]稱嗣子明宗不以孝上
繼之宗者為全於廟則為二稷於禮可乎禮所不
可而從太[illegible]紹伯考兼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
別殷兄弟出不毀尚可議哉平子[illegible]引[illegible]公逆
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illegible]方[illegible]廟則宋宮
一日居上也[illegible]謂宜祖乃平子與博士詳議博士

議而言[illegible]平子平子援繼[illegible]獻宗不能
[illegible]古附于[illegible]故平子坐與[illegible]諸儒以平
子孤學見近於禮官未平帝亦知其直又不決然
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崩太常博士[illegible]武
后所營[illegible]所謂木不[illegible]上不[illegible]乃與馮宗
上言明堂必五丙巳以應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
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illegible]帝所以聽政
故毀廢作堂[illegible]有宥如[illegible]庶民[illegible]以為神
靈不悅堂成災必從之後不修德[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上帝神[illegible]宜[illegible]

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西
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在彼坐無以尊示群臣願以
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
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
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拆脩復署乾元正殿正
至天子御以朝會其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
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玄宗將
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皇帝洗爵侍中主
之詔祀天神大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
贊人下士二掌贊禮之事漢無贊人用近臣漢丗侍中
微其職禁闥猶等言為之後漢邵闓自侍中遷
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清起居執虎子甚褻臣也
今侍中位宰相非褻人此祝者所以達主人之意於神非
褻職也古之君相見卿為上儐況天人際哉周太
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
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
祝乃下士以下士褻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
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
重漢尚書御史臺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

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比三百石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
稱灌謁光祿勳屬若謁者等贊員七十秩比六
百石則古之謁者秩卑名著其等今謁者班微循常名
不殊華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
熟悉其議說侍中祝謁者祝禮經異及它官攝領
敬本以太常博士為集賢院脩撰歷年遷右補闕
終禮部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
開元五年仕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為母朞服
期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之三年臣請如禮便玄
宗疑之又以殤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
中田再思曰食禮之家比聚訟稽古不以是而行
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
何必乖於所之旨閔人子之情變一朞服於其親
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假嫂舅緦服太宗實制之
附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
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
母在而子孫婦役行服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
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
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政不可不察也

閨未下復泳即於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朞心
喪者毋其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天聖人
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
豫自光崇升祔稍抗斯衰俄而果移唐家以啓釁
階[illegible]和[illegible]得反韋氏後出弒殺天子幾危宗社
故臣將以正夫婦之道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
降服於吾宗所因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
等且齊衰十升降則成月不容異也此述生鄭
然未有所[illegible]之旨安足論夫禮或有極者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之謂何限一朞二

其服以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
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爲有從叔之制三年心喪
爲母齋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
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
盡者因心立極也衰殺於哀情禮俱殺者遠嫌疑
尊統追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爲官曹祖重嫡
屬在禮殺者[illegible]也爲夫於嫁父故父在爲母服
官齊而其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illegible]辭周
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奉之義慮之
禮可乎嫂叔母之名以母之女當加於舅服不

爲[illegible]嫂叔不服則遠嫌也[illegible]爲適帝報
是時言喪服各以所[illegible]文[illegible]勝七年乃下詔
服紀一用古制自[illegible]人聞父在[illegible]朞而禫
禫而釋心喪二年或者禫[illegible]或齊衰三年
後無以官卒
书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貞[illegible]尚書禮部郎
名儒父[illegible]門郎中[illegible]元中爲左補闕内供
奉集賢待[illegible]時人[illegible]仲丘發合貞
觀[illegible]行其深之宜司[illegible]之[illegible]取上言
[illegible]此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頻覆禮祀昊天

上帝於圜丘以祈穀[illegible]夏祈穀于上帝禮
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
五帝遞王王者以感[illegible]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
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
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五行之精九
穀之宗也[illegible]三禮皆用鄭學[illegible]祀五方上帝五
人帝五官于南郊[illegible]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臣
謂上帝爲祈穀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
鄭玄說帝上帝也乃[illegible]祀于[illegible]五帝天位也
顯慶[illegible]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祀五帝矣[illegible]二

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
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
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為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
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
經天上帝中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
處以避后稷今顯慶專上帝后於經以貞觀堂祀
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
秘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
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邢
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賜衣幣得
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
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太山說引子元行果
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
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
官禋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燔也宋齊以
來皆先飲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
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臭也若祭已而燔
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衆論以
當一時說未判說議決于帝而後燔乘輿自
然遜避後先致東都吐子元坐累遠以學士
從又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
州刺史帝皆制贊賜諡子元令工圖其象詔冬曦
述贊分為傳行果若上令人與國子司業侍皇太
子讀又與慶王傅始行果令與長樂馮朝隱同
進講部下能推索老莊秘奧長宗善老子毋啓
猶先蕪鄙乃謂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
果云敢隱終人子右諭德尹知章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左拾遺神龍初
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
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
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爰被罰者不知
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
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
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
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
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
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
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

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修撰右侍將仕郎王嗣
琳四門助教范仙厦充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
顥為校理未幾以本職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
年與李[illegible]咸廙業知[illegible]院[illegible]向[illegible]為直學士[illegible]俄遷
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illegible]性放達不
屑世事兄夏日[illegible]知[illegible]安貞[illegible]直[illegible]皆擢
進士第安貞給事中[illegible]吏部[illegible]安西
都[illegible]君[illegible]子[illegible]別傳王嗣琳以太子[illegible]東
方顥[illegible]書侍[illegible]左遷[illegible]安[illegible]左[illegible]
杭令仙厦[illegible]從為道士[illegible]士文有
[illegible]

尹愔陸堅鄭欽說[illegible]名[illegible]者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illegible]明春秋[illegible]西學
官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授[illegible]仕[illegible]史張說
尹元凱[illegible]國子[illegible]
得所未聞[illegible]
就[illegible]一日卒年
四十[illegible]子[illegible]初[illegible]道士[illegible]尚[illegible]
有[illegible]者[illegible]禮之[illegible]大夫集賢院
學士[illegible]史[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道士服視事乃

就職[illegible]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
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參軍以友婿李慈伏
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遷中官
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illegible]書初名友悌玄宗
[illegible]其剛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
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秘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
部尚書[illegible]
鄭欽說後魏[illegible]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
津丞[illegible]五經[illegible]擢[illegible]授[illegible]縣[illegible]集賢院校理歷右
補闕內供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
七月於鍾山[illegible]中得銘曰龜[illegible]上[illegible]服黃
鍾[illegible]在三上庚[illegible]七中巳六千三百淚
[illegible]三四[illegible]當時莫能辯者因藏之戒諸子
曰世世以銘[illegible]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
升之隱[illegible]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
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illegible]葬之歲月而
先識[illegible]日[illegible]服五百[illegible]十一地縣大同四
年[illegible]四[illegible]九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
日庚寅三上庚也[illegible]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illegible]

辰上元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
百一十二月十二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
也章三六也建武四年二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
十二日十八萬八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
兆升之大驚服其膺欽若雅為李林甫所惡韋堅
死欽說貶任殿中侍御史嘗為堅判官貶夜郎尉
卒子克約為都官郎中坐黨晉貶靈州軍節度副使德
宗以克約為靈夏二州運糧使後以崤峽塞下守者
遂安盧僎吏部尚書從愿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為
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
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策獨備上疏
以為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
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戎行可勸
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
免行役以審伍明教令賞慶優近戰則守家遠戰
則利貨賄募勇結死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
秉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
備終秘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
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

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
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為夏政
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
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
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
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
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
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
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
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
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
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
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
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
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
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
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
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
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

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
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
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
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
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
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
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
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
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毛氏春秋以二
經教授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

乞留凡十九年卒士貧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
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
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
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
邪子陵蜀人好古學以進士舉賢良方正擢太
常博士選居善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
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
正後異論紛泊復爲通難亦諸儒不能詘久
之典黔中選補使還過家蜀人以爲榮終司門員
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

涯數例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
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
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
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
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
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
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
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
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

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與
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
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
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亂中廢尚食朔
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
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
與博士袁彝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
貞觀開元則在禮若今不敢變古矣天寶中始有進
食薦於王與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瀆禮非不

可不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
牲牢布簠簋注此疏語木可虔若莫不咸在所以享
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褻薦羞八珍百品可嗜之
饌美麗甘旨明之褻味所以熟宮寢接人情示慈
愛也是則褻與交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
執褻而享非以異宮敬之所以為尊不欲數亦不欲
疏歲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一祭不為疏廟
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
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
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瀆禮弗敢以有品之多
而褻味殽羞天寶所增寢宮以珍奉宗廟以禮
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敕定遽更之其謂朕何
徐議其可而朔望奠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為火
延燔而客奉瑤華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
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
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
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宰文成等議園陵於興
廢初無定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徙
諸陵之寢皆有常限故不可從若出柏城則改
已燔行宮已久因以為寢所從何嫌以日大為別

柴寢宮不可以易是今然太陵城宮寢本靜今大
興荒廢靈後然亦幽今所安改之從彫曰先王
建都立邑不利且為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
而宮亦無故也神安乎徙因而肆寢於禮至順
又宮陵皆在柏城暫宜依俗不越封兆力省易從
帝重改先帝制遂宮山陵彫卒後武宗會昌五年
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影所
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下
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宜於禮官之南
九坊三坊曰闈外地荒無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
諸不許營造右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
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褒稱之妻以兄子攉進
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
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輟萬機
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
臣天下所以安況卓烈時畏者乎帝曰善遂京師
攉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
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罷位大臣諭時
月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

厭準寧伐顛帝不懲宗等爭先伐崇以太怒左右辟易
諫者有利引…亦…曰…遣退輕道不可以死
請祀…發帝之立迎訪太后以不得意且…宗…白
舉遣使物色以求帝太后殁後代不敢置初玄宗廟宗
既祔…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
使于休烈議獻懿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
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從世祖
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
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
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日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稷爲始封之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當
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
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壓別廟祭高下以降所
以叙親也宜復家故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
祭於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西右廟則
藏於二祖別廟內官…禮儀使太子少師顏
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曰…遷而遷不當祫
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可祫食每太祖…缺
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則太祖求不得伸其始
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
受命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
禘祫時暫還昭穆以申孝享待先賢明神之意所以
教天下之孝也況今所議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
大祫之辰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
順爲萬代法夫合食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
非合食也時議者然於是還獻懿主祔於廟如
舊禮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禼稷
爲祖上無所出故合食有序漢以高祖高皇帝故
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
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是以景帝始封
唐雖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
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
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
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毀藏於二祧若故
雖百代及之今獻祖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
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
於太祖者也漢儀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
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
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

遷在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出祖比也魏明帝遷
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
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詔開
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尊獻懿然祝於
二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以為弘農府君
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
獻懿二主親盡禘祫而藏夾室敘昭穆義復奉
獻主東向懿昭穆不記設號未祫而唐一
王法不可違者謂宜禘郊社無二尊恐遷
藏各以其新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以禮

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朝法遠廟為祧去
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焉無禱乃止之義太祖
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恢等十二人議曰天子
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
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
宋因故有違王肅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
穆非所謂有享嘗迭毀非所謂有殺違王朝非
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
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大夫今獻懿
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

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
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
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大上皇以天子之
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尊獻懿二祖以天子
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按周官有先公之
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
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
也故有二祧所以異親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
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
復古制從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

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趙瞻曰禮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
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非太
廟之所別祭廟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
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唐據左氏自謚曰先
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
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宜請於室中為
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
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尊者傳也若建石
室于廟寢以安遷主曷嘗祫禘率一祭無乎

春秋得[redacted]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獻[redacted]
皇帝則[redacted]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redacted]
人情[redacted]尹韋武[redacted]祫則大合禘則序
祧當於[redacted]獻[redacted]懿而後以昭穆[redacted]閲
親及禘[redacted]太祖孫子[redacted]右是於太祖[redacted]
為降獻[redacted]時諸儒以左[redacted]齋聖不先[redacted]
請並[redacted]同官尉仲子陵
日所[redacted]祀儒者安知[redacted]
后世數[redacted]稷賈始祖率[redacted]
祖上尊[redacted]永閟可也因虞[redacted]

瘞園可也緣遂[redacted]也以太祖實卑則虛
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
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
聖廟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
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非已分食舊獨疑二祖乎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
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
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
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
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redacted]雖百代不毀

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
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
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
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遲
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
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
也今引子東向獻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
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
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者祭益
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

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
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
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
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
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
又當祭衆合祭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
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京又上禘祫義證十四
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
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
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同藏

夾室曰興聖皇帝各主於序曰祔興聖廟臣謂獻
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古人藏二祧之義當別廟
始曹魏禮無傳焉[redacted]晉高登盖異不用禮諸閣亂宗
廟之制唯祔與聖祧若祫一祭祖于得祖帝依
違禮來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奏禘祭大合祖宗
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下百官議工部郎中張薦等
請奉獻懿二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
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謂清廟昔日祀
文王也胡不言大王王季則大王王季而上皆祔
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大王王季之尊於祫禮也

祔后稷廟尔敢以[redacted]春秋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
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取太祖東
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
七八天子尚者議不剛定至是京與翰顯宜言二祖
本追崇來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推根後詩禮明
白帝洋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尹祔祫一享于
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廣廟未成張薦等為室內
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君之廟成而祔自是
異京為奉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遷
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數咳疾[redacted]山上僧侍

帝時汲汲官曰史其所守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
志其敘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官人帝
曰京議嵌久不從帝怒罰有宰相內欲用之會
病狂易自刺弟疏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
李汶訕己帝使中人問無狀然從日考功負外再遷
給事中皆挾怪實致學士帝疑京欲見忠者中傷
人問發相毀後對延英帝命還京自殿走出罷為
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用德宗與戶部侍
郎趙贊計料民屋架籍貨人以其力以業貸之德宗
崇國子相李吉甫找在蕭郎間德宗播遷梁洋久

乃後誤賀召亂為我臣遂封曰德宗始即位躬行
恭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沒宰相
非其人姦佞營私論請河北叛臣可以力服其語先
入主心惑焉而陳京知贊秘帝移至奉天借錯內
怨剋忿身及大亂咎因信商人剝下佞上顛天之
靈敢不拒亡帝恨擬曰守興頼其賊臣京無子以
從子褒嗣褒孫伯宣舒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撤政稅閒架借商錢官士為最甚順宗
為太子欲極陳之微至叔文之諫正止其良忍出
區區之臣皆頌而剔說難哉其鄉倉田日浸士人不召

民矣憲宗嘗暴敍之令首於此臣感憤大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鎛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詔集賢院當終太常博士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附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此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君以衰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屬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除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當問皇太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若葬可乎今群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衰慘還宮墨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服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服降推晉既葬公除議者不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駭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卜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一年臣謂一在則太子唯行古為得也德宗遣中常侍馬欽緒問當曰太子前撫貞所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喪何如穆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居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歸者則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諸王皆臣子也不宜與皇后異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群臣以下權制是也太子喪侍其父公除比墨衰奪情事殊金革今不臨國撫軍何抑奪乎子之於父母猶尊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群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

從朔望則十二日而除呈之今外祖父母服五月
從朔望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
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衰奏朝臨宮衰麻
酌變為衡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博士鄭叔則立奏既
葬卒哭又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以
即墨服從事群臣皆以為雖不能稱古禮猶愈於
魏晉之文遠甚彤乃言太子居喪至朝則
抑哀承顏質旦子至行惟心與服內外宜稱今欲
請降服於外無宜異衰於內臣恐異行於外而服
異於內非至誠所以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
天子從之又韋彤代叔則為太常博士帝曰皇太子
服本朝官初非朕意以勞賞諸孫號附其事至
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
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
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皐
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以書切諫闢
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
頸以示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

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
師宰相李絳武元衡皆器之諷以國家有
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雖北彌函郊西極汧隴
不數百里為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
藩擁兵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
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之能任者功成什伍
治定制禮作推序制樂曲自以系紀綱命教百姓
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虞以百姓睦為令為司
徒官不擇人今雖從史于朝廷兵大而財賦養察無
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為
方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羸悴而將帥
縱侈奉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
不足奉一驕將六軍皆當時熊羆亦豈不引
重疊州府制戍關險悉皆要害多所物率相習不
用也淮浙荊湖宜以此而權上四州版籍請
史而軍中有毀將校者內外撓權將命不得出蘊
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將去蘊遷
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為邵
州刺史坐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為倡
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縱若性倨者矜氏

族爲哲之一曰崔拯發其若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
如邪共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
博士兼修撰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
遷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
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
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
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
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
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推舅之所生是皆夫

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
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
士之禰祭二妻廟亦奇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
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尊不逮也或曰春
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
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
薨立宮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別宮者何也父志
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
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
后故太師顏眞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

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
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
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
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
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
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
訥王彪之等引忌時忌歲議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
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要除則禮輩王
者不以私懷踰禮御故禮禫徙月樂漸去其情也
不容追遠而立禮及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

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采禁中外作樂是謂
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
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帝可以官壽終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避中之家苦貧母老
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
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
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
禮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
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

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小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　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因訓斥郭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

然不可以一概而不忘紀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
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
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
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
朗在陳為秘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為
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
前矣後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數賞尤厚累遷太子
洗馬德教殿學士七陳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
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
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
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
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
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
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
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
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
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敦煌
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
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
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
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
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為文學從父弟承序
亦有名王召為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
給事中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行淺
而性淳[illegible]使人[illegible]惜[illegible]給[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閒位司徒司
空者四世[illegible]節將顏自
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雖琅邪王氏繼有公卿特
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為伍朗孫誼神功中為蘇
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也[illegible]誼
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
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
祿利耳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
承序[illegible]
[illegible]
混陳名臣子弟[illegible]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官奔
散有袁憲者朝服立侯王左右白刃不避也王世充
篡隋[illegible]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illegible]不言
者今其少子承序[illegible]清[illegible]乃[illegible]

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
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
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高宗欲大會群臣命婦合宴
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
門非命婦宴倡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別殿九
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
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
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
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
從兄德基俱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
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
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
德仁在陳為吳興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
章王府記室王遷之後封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
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獨貰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
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為友
庭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老不更吏職從
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
趙王友卒從子紀敳亦博學高宗時紀為太子洗
馬撰脩五禮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
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敳孫開皇中為延州參軍
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為
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太子宴坐中獻頌太子
嗟賞又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
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
誦遂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
宮固辭繇是疏斥帝遇弒從宇文化及竇建德
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
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為散
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
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毀洛壞
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
文館直學士兼魏王府功曹嘗為塵影賦二篇帝
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頌言天下人
安功德茂盛意愛偃使賦偃終帝指名篇曰述聖
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
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

又獻惟皇誡德賦其序大略曰臣聞治忘亂安忘危逸
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矣以瑤臺為麗而
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
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
思己所以尊怒刑罰則思今所以得統功臣則思
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
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失之桀
紂豈異人哉其辭甚規帝成功而自處已難云又
撰玉牒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
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察……張蘊古相州洹水人敏

書傳曉時務文理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為七兵尚
書信明以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
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
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
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博聞強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
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至耳隋大
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為
偽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
天下之心士女繈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

立事豈所謂見機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
鈞師能圖其節欲吾叔身賊中求斗筲邪遂……
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
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
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與曲賓著亦驕
倨數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想落吳天
江冷殆欲其者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曠愧未終
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卿鄭州滎陽
人周侍中大將軍孫時坐……
州與交游名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
……

侍郎為酷吏所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詩
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惠政
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
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
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
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
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縣男徐敬業
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欲……所署五品官殊
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寬以情狀論故五品官

當流六品以下除名至省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
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
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
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壁待援廣州大族馮子
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
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子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
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
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
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
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
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相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
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
魏元忠稱其貞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
曰藏器守道不回宜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子
知柔性儉[illegible]親[illegible]表之
歷[illegible]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
詔知柔馳傳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
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荷離
令其[illegible]上二十七人有治狀又遷太子賓
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

服用皆自處卒年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劉知幾別
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
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
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
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
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後翠微宮
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
之曰昔禰衡潘岳皆以恃才見殺卿才不減二
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俄爲昆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
之奏豫北門修撰至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
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行功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請作文
奏高宗時累遷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兼通事舍
人內供奉坐事出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
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秘書
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
工百員爲羣從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

顯慶中罷讎校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
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
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
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
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
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當還崔詔
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
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
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
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
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
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
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
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
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
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
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
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爲國子

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
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
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
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
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
之亡審言爲服緦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
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
殿中侍御史時吏部尚書李敬玄不游敬玄
假以爲考功員外郎頃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
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
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

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
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
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
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
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
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
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

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
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
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
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
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
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
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
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
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
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

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
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
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
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
死再賜骨肉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
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
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
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
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
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

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
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
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
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
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
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
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
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

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
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
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
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
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
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
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
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

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顔
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
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
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
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
王鬭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
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思
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
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
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
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
痵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
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
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
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
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
飮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
勃爲腹稾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敎授

門人甘泉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
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
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
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
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
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
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
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
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
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
降非眞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
后時李嗣眞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
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
崔昌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
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不決
會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
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
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爲二王
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
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

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二王後酅
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為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
璵涪川尉勃兄勔勮勔皆第進士勮長壽中為鳳
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
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
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嘆服俄加弘文館學士兼知
天官侍郎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
者皆銓衡才勮以劉思禮為箕州
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
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居父喪毀骨
立服除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
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蚤卒福
畤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
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
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
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
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
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
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為學士遷詹事司直俄坐
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
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
稍忤意搒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
作郎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
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
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
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
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

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
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
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
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
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王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
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
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
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

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問誰
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
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楊炯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
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
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
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
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
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
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
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
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
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
梁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通事舍
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
師赴平壤恐卻李勣之不及知欲報而恐
為賊所得萬頃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
急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
草檄譏高麗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
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
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
中萬頃與周王府户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
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
百寮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
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稷
冰神客余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
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諒
死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初坐舉
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楚賓宣州人與
弟惠敬知名累遷崇文館學士垂拱
中下獄死
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
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
沈飲無留貲盡復入得賜而出以為常性重慎
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
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倫名節擢明經爲監門衛兵曹參軍與弟務滋與譚物理數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洵倩老辭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爲其府吏思明陷河洛弟入陸渾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得不可以兼救利吾名雖死矣然不汙身亦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罵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第一贈秘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高郢及卿李實繇爲羣

必名之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當國陰欲承璀興助即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盩厔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館之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驩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一百二十六終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擢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初又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常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且死乎此子勸其子曰歸陵原西視京師吾將之同營葬植千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瘞石樹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十年其譔子季卿亦能文擢明經博學宏辭調鄠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遷京兆少尹復爲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稱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所謂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

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
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
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
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
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
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
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
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
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
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

唐書列傳一百二十七　一四二

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
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方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
于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
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
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家鞏城鄉
丞璥六世孫少孤事母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
[illegible]進士補下邽尉遷著作佐郎[illegible]

二世撰魯國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
館武后明堂成奏賦[illegible]除著作郎
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illegible]會赦免
長大使劇復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
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
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貶
[illegible]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
內艱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年老甚貧
家人樂飲數日卒
[illegible]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
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
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
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迴
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遷中書舍人太
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子東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
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
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
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
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

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
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
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
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參軍
州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
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
得其實令兄子曇發其事以贖罪由
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
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
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
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
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
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以飲名中為御史劾
奏貶斷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
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
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
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
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孫及進士第有
名于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

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
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
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
絕卿下有牛者觸人莫敢近令文直往捉取角折
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
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
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
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
賊懼[illegible]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遜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五

為連州參軍刺史陰敬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
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
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為
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
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
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
大見褒賜其資佞闒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
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為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
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磁州司倉參軍坐事免廢
遁不出者二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善詔起為右補
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
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
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為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
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
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嘉謨預修
三教珠英中宗時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為左臺監察御
史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為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為侍御
史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
道賑贍思立建言春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
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妨
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調發以一馬傍數家今農
事時而興役曉夜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
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按覆詔可遷
考功員外郎始表加明經進士雜文卒官下憲
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來
俊臣惡其酷欲屏之反為所構貶
汜水令俊臣死召為給事中擢中書舍人坐善張

易之出為渝州刺史累遷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
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慕憲
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必尋摘章句要
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宿望冠
數名聞以聚書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
后時故吏部鄭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
鍠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
鍠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李嶠薦父孝奉祿
不入私舍與弟銓治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史希
象剛直不阿終主客員外郎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學本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
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
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
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
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
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記文選經事而
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
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
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

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
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
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
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
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
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
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
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
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
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憑詭惑說妖祥陛

下不知假見聽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
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
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
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
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治天下惟
陛下少留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和令
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
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
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
為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
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
起為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
賦帝悅由是頗自矜邕素輕張說與相惡
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州男子孔璋
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

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
不以行禽息殞身不顧生郭隗首不愛死向若
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禽息見逐是晉無赤狄
之土漢無天子之業秦不強齊不霸矣伏見陳州
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
韋氏之鋒雖身受謫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
國且其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家無私聚年
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
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
臣與邕生平不款由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

還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後一
善以死臣又何求哉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
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會息北郭之迹
大聚與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錮
不敢煩有司昔天后詔貫閭臣三昔吳楚反漢得
劇孟則七國不憂矣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含
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臣況告成代
岱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
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
非特惜邕賢所以成陛下矜能之德疏奏邕得減

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使上書請戍邊自
贖曰邕少習文章疏儁嫉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
諸儒側目嫉邕遠郡削跡朝端不齒于載厥時數
遊陵者傷懷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牟
頌例家恩私妄闕正人用則使人惡邕之獨端故
自此始見邕也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皆錄罪過
旋生讒口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惟陛下明察邕
初營家訊責便數年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
奄性吏是聽平生吏口迫邕手書錢人奄種以為
枉法市羅賈奉指為姦贓于時擯使明堂守捉羅緻

固號天訴地吐肝瀝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
還朔漠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
荒漠投戍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
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
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
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
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
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
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媢
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

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
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
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
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
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
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
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
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

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
世號連錦書彊志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
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
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
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
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
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
賜弓矢射禽向上言梟鸞不比未為瑞鳥豺虎雖
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

以武威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
遣使陛下引內從官封禪使飛鏃於前同
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荊卿詭動何羅竊發逼
嚴蹕雖醢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春賚
良渠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向母失墓所
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墓後
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
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
為流涕帝聞嗟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

坊樂工娛悅其心東平太守向發喪再遷中
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以李善釋
文選為繁醲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
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蕩恃才及進士第
然喜蒱酒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
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豪邁張說至禮益加
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群類方說輔
政故召為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
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

相翰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
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
希莊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親父嘉
之少孤依外家客梁宋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
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
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
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
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
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

其後晏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之李□
召才自陳州入討泉具又示逃李暠鎮太原表置
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為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
帝賜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
澤維南有山揚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徐安貞等
詩入第極雅等賜後數所以然擢考功員外郎
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皆海內有名士俄
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年八十猶為縣逖求降外
官增父秩帝嘉納之擢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
除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
景先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
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逖掌誥八年判刑部侍
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廢于家俄徙少
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
知名

成字思退擢進士累遷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
史因病悄成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
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
歲大旱發倉廩以賑直舊民故飢而不亡耗戶增
五千觀察使表其政擢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

術奏議據古道有本要舉者率成不易繇而員吝
疑之詔故合曰錢者居喪常服去之則發喪也
今而世襲父子公器亦至臺路經略役公器子
簡字樞中元和初擢進士第辟閩荊南幕府累
遷左司吏部二郎中擢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初逖掌誥至宿三代秉職伯又承職逮簡凡三世
開成初以尚書左丞建言班秩各品殊為等差今
官兼高品位置選舉不可為法元和元年御史臺
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從檢校官居本品同
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皆居左右丞上當時
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
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鄉監上太常宗正卿
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
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往往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
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
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
蓋以丞有綱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
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
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
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

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
右丞紀綱六曹略等俾使諸曹掾史功勞加褒
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劾入坐
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參之使
以臺官班奏彈劾不攝事之輕重使理可循
雖無任比自宜行之否者宜曰舊章正可改也武
宗詔御史議管館諸壁河中興元宣武節
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卒贈亦為
書緞時爭傳世推為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

十六

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
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
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
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
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
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
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
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

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
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
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
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
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懇求
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
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
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
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
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
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
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
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
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
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
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

正嘉歎復其夫繇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
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
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
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
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
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
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
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
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
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

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
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
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
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走不信
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
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
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
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

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
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
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
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
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己有五短縉五長臣在
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
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
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
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

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
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
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
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
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
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
萸沜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坐聞維樂章今
存者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而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九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謁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為記室越王貞舉兵[illegible]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

拜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
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
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
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用之瑣質蒙
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
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
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
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
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
書高貴鄉公崩則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宜帝逆取順守故
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
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
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撰永
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
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
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
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
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
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其[illegible]人

張洎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
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
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
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
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
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
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
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
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
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

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
按兵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
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
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
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
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扞鎮江淮俄而劉
展果叛又賊圍雍丘脅泗上承式遣兵往救大宴
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
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靡一日思歸誰致其死
哉弗納往詣闕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

亦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
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
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
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
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
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
至源衍姚汝有略族兄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
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
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
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

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
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
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
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
辭董南華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
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
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
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
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云

宮風雅李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殷寅者
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
上庸公騰六世孫神爽瞻書物理年三十始到
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與之天寶十二載終司勳員
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
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
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言并其若入室
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

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并
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
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
推穎士所長以為聞義而成者五尺童子羞稱曹
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
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後無錫尉王縉為
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
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
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
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
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
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
縣隸東平窮鄙者也於是源明請廢濟陽析五縣
分隸濟南東平濮陽郡河南以訪使會濮陽太守
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使
五太守議於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
隸東平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
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

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覂屈宰相王璵以祈禬進
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
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
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
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彌時道
路方梗若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獲未
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若不可二
也每至數處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不守行間日
見二三市井饑餒求食僵仆路旁日見四五其不
可三也狡夫盜賊連城撓擾竊發以須陛下之出

御史大夫以不能盡諍禁止其不可四也聖皇巡
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貲產廢散于道路之手至
有乘馬駿驢入宮取寶藏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
制不及曩時遂決意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
已詩曰三星在罶言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哽咽
為陛下痛之議者以為不然強此禁禍已旋踵於
下其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搔擾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者何但庶民采菽之人也陛
下何遽輕萬乘而與戎之邪其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與賊隣盜王公以下處處饋餉封土地賜僮支

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陛下雖欲愈今日
陛下未得擺脫其高挽給縣此其自求中主指使太
常卜祝外戚一切放歸給長樂勿復煩陛下六年後
隨某屬皆來聚而仰給其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
陽已慰禮下晉原衛伯玉拂騎考遏析支不日可
至御史大夫王玄志破雙闕臨幽鄴汝州刺史田
南金扼關口過三窮鄙京山陵淮泗帖然而西征
賊失勢發于終山之下此不敢遁去渡東不敢過
舉手計日俟擒而已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
征徇一朝之忿其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

幸之以牲幣而已詛曰不祈方士夜禱巫覡祝女
有闕謬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謂幸
人甘病之之謂不幸臣等饑惕怛悒聯伏亦擇之
下頓顙流涕而出雖從下復峻代者凡百二人臣必
昌守朝萬方汝罪于外生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
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
榮官祿開牢之物不若此臣雖至愚不能為閑
牢之中狩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從罷東
幸後以秘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
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
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
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
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
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
郎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史館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
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
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
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
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橈州縣肅然為
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
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散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
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
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
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
外郎召之華嘆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
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
部員外郎苦風痹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
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
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強為應
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
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

餓殺自寢時謂不及穎士而并自疑過之因贊

乎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

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

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獎士類

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

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偏

論又為元德秀……四……讚者憐

其宗子翰……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

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為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

善張巡死……人媢其功以為降賊……翰亦未及

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

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轂或追建邑封所以慰

生勸存也昔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

逆胡構亂……明以衆守河南故御史中丞

贈揚州大都督……雖立潰

賊心腹……遂

盜神器賊將……臨漢江西逼……列城

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卻賊欲繞出巡後以據

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

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凡十

餘萬賊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

城孤援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

啜傷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凶

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議者罪巡以食

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

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

春秋以功覆過書以議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為國

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管不

以功掩過不以刑絜善可過惡可揚瑕可而用

棄小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以升德大臣將

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寧不仕無一伍之士一節

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激不謂巡以數千卒

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

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

拒雖終殲夷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鄭一戰犬羊

駭北王師躡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與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

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

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

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

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孔子制春秋明褒
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曰
諱之巡蒼黃之罪微於封禪與後之功重於糾合
今巡[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免[illegible]巡所保戶
口[illegible]百[illegible]所歸
則不為巡[illegible]士[illegible]不擅且於睢陽
[illegible]江淮大家[illegible]義也臣少與
巡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
時紀錄日月浸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
死不遇識[illegible]一篇[illegible]得列于

史官死且不朽帝嘉[illegible]而巡大節白於世義
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
陽翟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皆求音
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illegible]有傳
觀字元賓[illegible]舉進士[illegible]連中授太子校書
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
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
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
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休加觀之
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
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
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
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
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
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
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
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
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

為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
為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箋叩澤曰故處
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
沒永懷其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
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
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
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
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
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
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

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
張鎬按軍河南兵大會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
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
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
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擇美者
輒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
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
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蕭穎士舉高第進

士淮南陳少游表為掌書記辭以少游擬祖文為
義士所嗤貞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
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群臣宴曲
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次第羣臣所
表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
之張濛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
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侍郎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
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據
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illegible]幕府既安

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寶三十年一小變六
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一紀多難漸平
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且建徵號遂天意而方調
郊廟大赦各一歲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
除頗因此時備享獻郊廟覃慶錫賚人與天
下更始振災恤害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
郎說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
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懷之逮事玄
宗臣十六即孤養母于天寶中始仕會曾客河
洛祿山亂要紀當終臣不被茲經又再授權終不

免陰走洛魏慶滿藩保四城授賊倚者為已用以
兵迫臣家陷逆俄而史思明小附欲間道歸出
闕下肅宗拜臣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
會為後因事洛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
臣知回紇利野戰除勸其行以殘賊計朝義已走
臣西歸獻先帝召翰林表臣所上言與王伷偕
召先帝問臣節白者故擢伷侍御史臣為殿中侍
御史使者宣詔制詔書並其狀則嘻昔本末先帝
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人傷
陛下之明今第貪末之而調者多矣以功僞罪乎

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從曰苟然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崔翔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稱或言其嘗攻金吾將軍裴徽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其與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有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若將以祖郡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遂廢郢說與嚴郢善徽誣朱泚故咎其侵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饑盜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降賊務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願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鎮蜀表以度支副使假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始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辭語議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友行晚途交無修潔獎汲始與賢良邵望兄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裴次佳二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後皆有名已而皆然獨孤授擢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詔令溫雅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期不遷[illegible]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矣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然性褊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爲校書北臺郎使其志而卒年自與過甚不能俾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長於箋奏爲招討府掌書司李晟平朱泚露布於德宗曰泝旣斃清宮報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再三始公異與陸贄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之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至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

早盧邁坐與羿其人犇伴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
嘗爲御史元胲及兪皋被譴郢亦劾敢議無美
行詔免敢議嘗兪皋繇是不白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
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
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
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同輩
行稍稍進擢益猶不調鬱鬱去游燕趙劉濟辟置幕
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
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
能堪諫官劾益幽州時詩語怨望降秩俄復舊官
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
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
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
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
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
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
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
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

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
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
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
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
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
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
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
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
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
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
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郎七元齊
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
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
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湋左拾遺審侍御
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
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遊曖嘗進官大集客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
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
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

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
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
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
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
往見袞袞禮之由是詹名館閩中舉進士與韓愈李
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
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
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
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
四十餘推愈哭之甚哀為哀辭書以道其初

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
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徙于邠字降之亦工為文
侍御史右拾遺除司勳郎中中詔召之
既在道輒還書讓出勳不奉還拒名益聞
大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獻太后
近屬因館然拒恥之命濯溉劉從諫表拒在幕
府拒為笄本之偽本終得罪其子積拒命拒方
休假還宗族表不拾時政或言拒為之詔流崖州
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故人自誌李人皆憐
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
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
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
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
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
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
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
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
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

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
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為所取
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
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而
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
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殘物
敗俗不可謂智一日士破平生親盡逮頭就戮不
可謂仁安危繫行因緣歷滅先祖隳廟不可謂孝
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

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百載何有勃理所
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
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
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
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
也日者張太尉散地捍之勤劉沔楊志奏國家田尚
書知險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鎮滄景皆為信臣
然而與足下者獨邢趙耳夫亦安可恃哉徐壁
其苦梁蕭其趙魏斷其脛滑鄴其腹淮南喙其衝
分其不足推校全舉則曹濮東平非其有也彼何

吉而自棄哉若趙則固堅壁自前日主上以澤潞
為之逆既斥從史姑赦張從爵禮之天下之人欲
討者十人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
斧鉞也然則中山博陵之險太原兼井陘之隘
燕衛縈齊邢據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
雖附鼠來青未暇又安以救人哉一鎮不敢動亦
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蹙耶昔侯之師甚道明宜言
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
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當古仁孝徽
有憲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奉承趙以

捨其眾劉師窮空壁易定進逼房祭地田繼潰前
鋒扼喉後陣躡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
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
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與蒙攄上命不若
奉大君官守矣枕戈待死不犯地不若坐兼爵
命而保嗣矣足下若能擬知幾之列莫若發一
介之拜土馬七強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
足下除垢洗瑕以往日無將校僕不失寵且貴
何哉若國者不以纖芥盡委於臣也且具而伏服而
捨寵榮奇肉可保川獨不寤哉二者至狹也

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
而行陣未虧足下一敗則成禽矣一壯士不
以當十未若以其左右前後成敵也何以一卒敵
百人哉昔淮汲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劉壁
灌以流潦主將惡抛士卒分離田悅呂與發於附
腋刻不得寨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詬子孫所不祖
生為略腹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
下不悟會李愬冒雪奇襲以為司延戰俘勸趙為
所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罪所快若於
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就

不爲宗和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
牛酒犒會甚以待期授以變詭諸將而以三期給賊
今蔡將士什八九不敢後將士約降後無所憚詐
矣時度臨蔡六月不克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
自缺石泫來遺書如鼓吹賴皆頓挫橫絕十步選
漢自我出西北鹽池招契武陵告命曰今西北王
師所在亂其官寺歲也敢爲爲賊日內不與其禍
數千圍六十日賊坐士夫天見其祥宜將東應之
且河曲守將多錢帛可使吳城賊將驚駭而輕
我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盡其城則右臂斷矣

武陵之奇謀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讓其遺會
表當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
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
米價四十而無逾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
都受錢脫有遺濫不一旬使當餓死何所取財
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
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
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甚亦可信今
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

今又加州以郎中之爲不可信郎更時歲
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州咀一國交疑誰爲可
信者脫一使之建群校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
千里爲不寧戎狄啓窺而徧鞭耗民損羿人發
於土何以加使而增之也物費不納久之入爲太
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
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
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時紛閱讀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辭數激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
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

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
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
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
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
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
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
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
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且
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衰

為拾遺誠悲□□□□□□□□□□□後美度美叉用
而宗元死始於鄆節度唐鄧武陵廣李汾偉王翊
從新汝敏可表以自別非拂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
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
平宣武皆表署巡官開成二年
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進士
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
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
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

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
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
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
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為忘恩放利偷合謝不通
京兆尹盧弘止表為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
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為掌書記久
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
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
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
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

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
領河中表在幕府鉉復輔政引為萬年尉直弘文
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
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
輔政逢不得意及令狐綯當國有薦逢知
制誥者綯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中舍人先治州
縣乃得除逢未試州縣不可乃出為巴州刺史而
楊收王鐸同牒者第收輔政逢有詩譏訕收
銜之復斥逢為蓬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

歷給事中鐸為宰相逢又以詩謔鐸鐸怒中外亦
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
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
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
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
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
吾何德敢當令公拜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
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
姚合名為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

奬拔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
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
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頻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
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腄然出入閭里頻密擿
比伍與競君慶即訴縣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
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畿民奉法
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
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
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
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敚而建賴頻以安卒
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
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
府召以署吏不應節高其操奏諸朝賜號文簡先
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
蜀表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荊南依
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
至于時左右歡躁帝有指授叠十許稿融跪作詔
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
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
官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

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眾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譔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擢祕閣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諺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向堋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脈經鍼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一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

唐常州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
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為新蔡
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難對醫家
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煑湯
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
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
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
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
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
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

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
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
可傳虛著方論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
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
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
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
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
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

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
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
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
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
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
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
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
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
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

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
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
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
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
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
還果還為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
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
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
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
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

目龍睛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當以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犧令西臺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即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

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追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殺人報死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召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天下亂帝曰而昔言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辭太宗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詔於弘禮荅曰君奴也欲何事諸解衣視之弘禮指要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

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等以其言絕之俄而祿山
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之答曰雖日既滅蜀
日不能久朔方白氣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爲言
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
乃得諲嘗責辟史務之吏突入射諲兩矢發中走而
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當欲服給事中梁鳳不許二
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
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
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
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
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
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
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鬚髮白帝懼
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
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
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
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
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秦王乎乃以實告遠知
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

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
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
尊德之本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
史令薛頤等往存問侯遠知多陰言詭狀弟子潘
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
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百二十
六歲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
見女君調露中紹業上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
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
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
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
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累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
山彗星見頤因言臣惜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
臣上疏遂罷頤固乞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嵕山號
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徙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
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
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
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
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

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
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從駕東都凌空
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俄數十人自奔火中衆
大驚救而免法善曰此魑魅所憑吾以法攝之
已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
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
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
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
封越國公舍京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illegible]
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
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
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
初應封岳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
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為窖使伶人奏樂其中召
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剡
窖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
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
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
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
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
為言密為武后作厭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
鳳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求賊者為言崇儼役鬼
勞苦為鬼所殺而武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
中謚曰莊擢子珪為秘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
雜治訊服者甚衆及太子廢獄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內道士擢太
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
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隸秘書省數顧問災異又於
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災祥書長安二年熒惑犯五
諸侯獻甫白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
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
曰水生金卿無憂秋卒后甚悼復以渾儀監為
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
玄證隴西李[illegible]通儒術該博聞識善思傳
延業褚遂良上官儀奇其能高宗封太山舉銷
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廢業因隱居十
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
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

餘人原千餘姓長壽時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
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
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
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
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
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
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
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
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
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

其中御往者葬時神位前更有害營乾陵
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
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
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
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
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
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
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
不納神龍中武后長公除太常少卿大習樂供郊廟
召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

祀郊廟禘祫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
慝故縗絰以適時若違之失安人神公也茹哀廢私
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
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
崇曰韋氏禍且涂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
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
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
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
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訟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

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
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戶部尚書王本
立見之曰祁奚之後叔向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
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
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
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
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
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
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

篋之宅曰又有二奴者往戒錢五百伺於道
旋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依而往至其人以情
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龍斧上往取之而得亡
奴數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
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
曰吾朝服耳我冠宗以父服之三品請有司言狀
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問而知出冠
宗意敬之爲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二品不足
憂也已而國子祭酒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
北土隅也它日泓說曰宅氣索然一問與說共視
隅有二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
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
閒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
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
宗令通事舍人裴晤馳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
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
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
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累日不食數御美

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
時有邢和璞者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
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
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
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
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齦良久齒已生粲然駢
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
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
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
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
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
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
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居先
者薊州人少爲浮屠客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
溫泉帝寵之賜緋衣帶授四門博士賜銀魚
金繒不數侍左右如宰臣和璞善筭術從衡陰
書世傳之天寶末有孫甑生者以役開能使石自
鬭草爲人騎馳上召楊貴妃看觀之數召入宮又
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或自隱然餘

衣帶及思遠其試則驗帝厚錫之然卒不得帝怒要以油幞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於綏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表賀帝亦為詩以賜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蘽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潰德宗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有落星墜地帝問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道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斗鈞埋其下後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時楊炎盧杞秉政之佑懼以問道茂道茂書曰君歲中補外則禍可避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危三月二日訖後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以雞花彈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士會斬之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

大鎮子孫百世膺卒後石至宰相禍歷七鎮諸孫
通顯云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
古以前詩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世史
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
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
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
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
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
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
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決
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
持不許夫姻媦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
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
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
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
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

守滎陽附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
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王曰鄭以我奉箕帚者
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
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
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
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
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
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

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
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蘭英丐道路以食師
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為采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
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者雍州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
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嘆
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問旌表門閭
樊會仁母敬者蒲州河東人字象子年十五而生會仁夫
死事舅姑柔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
至期陽為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紿乃陽為不知
者私謂會仁曰吾所以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男
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毋啼乃伺隙逝
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
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吾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
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
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
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
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給傳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
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
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荅
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
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
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
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
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
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

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
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
已能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
病篤聞之號泣幾絶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歎其行
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illegible]卅[illegible]哀王
後而事舅姑在國朝夕侍奉謹甚[illegible]兄[illegible]其非然歟果
先時王[illegible]葬前妃無近族[illegible]欲不[illegible]妃曰
逝者有知冤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illegible]歎

除兄弟共謂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妃曰丈夫以
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族
乎將自劓耳衆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襁而母亡繼母鞠愛
父征遼殁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
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部揚氏婦在廬時
父殁遼西能招魂克葬孝祖父母營護服勤柔
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
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

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
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
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
數歲夫死無子以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
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之送如禮鄉
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寄絲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甚魏曰公病且篤不
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
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

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
由我發引刀斷其指軍伍欲強妻之固拒不從乃
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詬曰狗盜乃欲辱人
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
量之三斛而羨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
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
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
嫁之斷髮自誓養母孝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

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
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
閭

崔繪妻盧者戶部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蚤亡盧
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
思沖早亡思沖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
皆欣可思沖歸幣三百輿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
人乎寧沒身為婢是夕出自竇蓬首穢面還崔舍
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剃落為尼以
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
常布衣蔬食夜忽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
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
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
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
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
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
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叡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叡仰
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
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
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
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為符州司功參軍偕備後
盛節守不知有婚琚訓一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
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奪嫁之韋固拒不聽
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年七十五卒著女訓行
於世

盧惟清妻徐者徐州人仕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

徐女兄之夫李直得以罪斥惟清坐徐姻貶播州
行徐從之鄉里餽食斥鈴者采締不御會大赦徐隨
隴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姆奴將劫徐歸下
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杖道行
至播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
既葬以姪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表高其節
餉布帛賙之

饒娥字瓊娥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脩
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年十四哭
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尸浮出

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其父及娥鄱陽令魏
仲光刻石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
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盜行剽二女
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
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
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繇
役官為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為蕭令梁宋
兵興閒道降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
逮瀾質之執瀾及其弟湍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
被執乃詣賊代父父兄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存
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受辱乎賊怒
以刃罵不止乃支解之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
李為高邑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湍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待徵官江陰尉袁晁亂薄為賊所
掠守者汙之不從語家奴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
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淮間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
齊亮不受乃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
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已及納拒命質其
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
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
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
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
忠義族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向哭再拜
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彥
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
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
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
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
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
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
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
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
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
乎眾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
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

殿父老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
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
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
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
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
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賊不下詔
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
守賊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
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
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臨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抗陳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
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
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可解直言貶二十
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父客死從
中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投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
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
復持刀刺心乃為開見棺舌舐去塵髮治拭之結廬
墓左手植松栢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亦不食

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
墓終身
李湍妻失其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
胤妻為賊縛而臠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
射觀者歎泣重胤以其事爲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
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昌齡未決
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
累兒為忠臣吾死不恨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
憲宗召見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

訓也臣何能爲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
而母在陳許節度使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涇
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
縗裳負土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栢
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
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為盜所
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
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

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諾中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寖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稔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釃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爭娉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妹婢護視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斷髮為山舁二柩寺南結廬以負瀕與婢手壙納葬成墳植松柏朝夕臨有鵬烏巢冢前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粟縑與蒲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能為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約含以親未葬許其歸葬其父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號音哀咽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子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斗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鎖棺口垂年方厚以爪擿棺爪盡乃絕程徒跣訴不敢哭昌齡疑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陳冤下御史覆治有狀昌齡斥乃得罪文宗詔封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健戍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剪髮壞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檟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之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郾城尉王仙芝陷汝

州廷節破執賊見崔姝欲汙之詬曰我士人妻死正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刳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瑭走河中令畢某先出不知所舍乃偕

家也夜半盜入捽令且欲毆之竇泣救挈手持賊袂至斷刃不解令得脫去竇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第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雞拯陷于朱玫玫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不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

家也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撿責倖戚所賜亦觀時內里無敢家焉中二宗柄移嬖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誅舉寵血一日同污鈇刃玄宗初年以行所親寘表將救天寶權明委致妃宗階召宗族恣遇天下揚氏之誅唯類業不道數十年之禍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僕貴無救同於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溺尹後發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稍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爲安平帝理所固然哉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暴淑之忠非緣內寵者自見列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少幼隨文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遷記室而居財不謹甚交豪俊傅位爲鄠令以疾免高祖在京師拜長安令頗機明如職而辦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久之無發路段兵相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猶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遂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甚以爲天命既而姑怨怒咤曰我家豈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賊鄉南山多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澮州帝發關中兵屬秦王屯柏壁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叛之引舉賊取永豐倉給食餉道關二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甚已定而召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數使近遣致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以皆爲茂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及竊與聞得歸議私語懷恩曰不早圖大事以及禍斯輩也故謀泄後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姓謀帝命秦師攻蒲州君管閭曰王者不死果其然虜儉知狀會武周還劉世讓求龍安因白發懷恩等發于時行本與浦州降懷恩勸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舉舟以來即縛之窮究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黨悉市籍入其家

武士彠字信世以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

募兵餘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士彠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威等猶豫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彠諭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止及起士彠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師為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諫止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迺妄諂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荊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女為皇后故追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刻功臣上后臨朝尊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為帝諡號比隋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彠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越石季女妻郭氏不顯士彠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宦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為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寫秘書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強私焉楊喪未畢褫衰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彠後宗屬悉原

士彠兄士稜士逸

士稜字士威以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與士逸同典衛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逸，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祕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性暴輕，忍僞。嘗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僞爲符瑞。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諡憲；元爽魏王，諡德；從父士讓楚王，諡僖；士逸蜀王，諡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以封千戶監修國史，密諭后，使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嘉福等不罪也。然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久，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承嗣之還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恨死，贈太尉、并州牧，諡曰宣。延基嗣，後避后嫌，更其名，史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復爲宰臣所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承嗣曰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乘依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恤安之，更詔攸暨、三思皆與去一張功，以折暉等意，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郡，嗣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巢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鄖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鄭國，延秀桓國，崇烈成安郡公。五臣宋務光、蘇安恆上言，忌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從。載德終潁州刺史，諡武烈。攸歸、攸暨、司

歷少卿至鄭州刺史重母孝姊丁疾未嘗五辛語
郵流涕攸止終州刺史二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
攸宜歷同川刺史萬歲通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
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
大將軍昇龍時遷右羽林大將軍總禁兵前後十年嗣
宗後同衛尉卿重規為太子則一州刺史卒從人僅
懿宗忠之子盧州刺史白是著令諸王為州不得擅
嘗治家逆之叛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
吒忠義張仁亶討默啜二十萬時突之右羽林大將軍
閑散字為西道後軍五十五萬後被還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本蕃方人坐承嗣家沒
入掖官以射東賜敕則生延秀安樂然愛焉改和
親右令延秀納之起右豹韜大將軍宿衛右武
衛將軍楊延延奉獻常迎至突厥所知微等宿約
默啜執延秀淮陽王嬪擅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
啜請和因延秀歸還封桓國公左衛中郎將宗
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觀頗習突厥語傲度
舞俯公度府台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
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死幸
宗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出行合帝所軍田屬

說曰今天下係心武家思纖爾與具識曰黑衣神
孫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早衣致禁毫
后收向娛玄元大內中同朝廟寺門收望以天行御
賜死冬川謂武屬崔延秀殊徒者悉竊我德子
平一以文章顯與收緒常避然滿故免有傳收
寧天授中遷納言治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
俄遷納言久之乃罷為冬官尚書歷初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以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收拜三思
後嘗國置內使苛取民皆號為毀族名凡十光八呼
天曰冤冤頌大庫百餘舍悉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
錢以冬官尚書降神龍初終峽州刺史附三思書右
僕射
三思常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
為王楊拜附爲州以渝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
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
少保後太子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諂主意
鉤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年其寵豫子崇訓淫辟二
張易之昌宗三思獻節為帳武衛為偽旨昌宗為
王子晉後身弓公卿歌咏注詩諂家如人而不恥
也后幸攸武岳宮三思欲因此示權請帝厲

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大工役鉅萬百姓愁歎崇訓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自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德靜郡王俄以太后遺詔還所削戶封崇訓鎮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是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暉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illegible]大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從其請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illegible]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祈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上請復崇恩廟吳陵順陵皆置令丞其黨與皆上崇恩頌帝為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中興龍興右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宜太

后遺訓毋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後襲當自近者始帝頷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毬場以利其滑用功不貲人苦之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王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劇為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甘元柬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遜李悛所白皆坐死因柬流五王而權傾[illegible]周利用以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又御[illegible]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兵部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悛託其權寵為中外甘共干政事若天下語曰崔湜鄭亂時政以爵賞自擅所樹用構大獄汙黜良破壞其宗天下為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流軫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王以

太子皆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
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
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
管討之而賊師使沙吒忠義先鋒懿宗兵凡二十
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
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掠爲命若按兵老之
勢且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
屠趙州俄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
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刳取膽乃殺之綠沫
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劇帥何阿小殘甚
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虐似之故號兩何相
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鞫
大獄誅大臣王公甚衆排巧引內刑斷中無有脫
者其殘酷雖周來等不能絕也神龍初遷太子詹
事終懷州刺史
攸暨封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
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禮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
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
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
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
都督追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
州參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
幽廬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酋甯承所殺四
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
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
都督溫父玄儼爲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
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甯承斬其首祭
崔柩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柩至帝與
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鄷王謚文獻號廟曰褒德
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
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陽郡王泚太
僕卿上蔡郡王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
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胥自洛州戶
曹參軍事遷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
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濟子捷尚成
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
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

門下三品遙領揚州大都督溫旣見天下事在手
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宗不相一公卿雖畏伏
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黠也湑初兼脩文館大
學士時發或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溫泉后
毒殺之以寒疾聞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
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諸
雖貴寵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
令李令質按之羅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
質至左右爲危令質從容曰羅於賊非親但以貨
爲請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

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
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
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
少帝而憚相王太平公主因曰欲先除之然後發
其富而玄宗兵夜起斬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
林斬播璿高嵩首以徇軍中相率而譟無敢後
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
殘酷嗜殺戮畏日見堂下有附會思之送于野數
昔從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衆刀

仁軌承以猜墮地乃悟后敗宗夷玄貞洵王墓民盜
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
往視冢銘識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
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
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
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
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與厚奉養積稱勝妾貲
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
爲治冢極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

爲題石子守一與后結生帝微時與帝舊後詔尚
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
少監至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
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貪墨無顧藉財
貲曰萬計籍入于官

楊國忠太眞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
數丐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
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
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
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

謂虢國夫人者裒其貲至成都擇蒱一日費其錢盡乃亡去久之閒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既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因與亂不止諸楊日為兼瓊譽言其善樗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廄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李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敢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數年誣戮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因位勢為佔阨故國忠乘以為姦肆無所憚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

會三姊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錡與國忠皆列棨戟西第奔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已而相惡鉷擠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劾奏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縡事構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妻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踈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詔拜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賓佐張漸宋昱鄭昂魏

仲犀等百餘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
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自庫西有詔
改為鳳凰門擢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
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犀為京兆尹
已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為林甫抑欲
自解於帝乃度瀘下詔已到由外示憂邊以冬上
旨實杜奏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為林甫
中傷者妃又為言故帝答辭之際許召以為國忠
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
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
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未死遂
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
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
度支不解他國事已拜右則劾擿林甫姦黨降其
家帝以為然封魏國公國入閣議授封衛國忠既以
宰相領選始建羅冗吏名於廷日即定留放宰臧
榻版南院為選院選者自通一辭不知國不得
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盡得不官用選
深者先補官牒文書缺滯冊牒識者無愁之非
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

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貪心任選
尊不接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迄
夏乃訖而國忠除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
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聽天下耳目名自是
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
南自禁中還趣虢國第郎官御史過者皆隨以
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聯咲謔自若歡然不以為
羞道路為駭明年大選因就第為補帷女兄弟
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
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注則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點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
烈偶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
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
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相大噱鮮
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於所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
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
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
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可訾計出有賜
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腳遠近饋遺閹稚歌兒狗馬
金貝踵叫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

凡度支吏部事自叢脞弗署一字不能盡故吏
輕重賦賦公爲無所忌國忠性疏躁捷給強
果決機務自任不疑盛氣驕矜百僚莫敢相可否
宮闈恣奇譎行列相甚又使侍專拘帝嘗欲不節
天下成敗帝雅意事委故身調無食取習文簿賞
吏任之軍尼頻素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如李
林甫紿帝天下無事請以兩出休許之文書齎湊
坐家裁決既發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
相不敢詰署惟謹及國忠時帝見素代希烈猶以
爲常也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

唐列傳百五十九 九

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所部災國忠怒遣御史
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什前伺國忠意乃敢啓
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畏之遣子撫往見
國忠國忠方朝見撫立馬下而闕喜當無藉口生子
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
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之不以同國忠雖當國常領
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飛糧陰除之舉無還者舊
不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貧家故
士無鬬志凡募法遣奮者則持之國忠歲遣宋昱
鄭昂韋儇以御史迫促郡縣必窮無以應乃詭設

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之亢日
以送北代之人人思亂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
十餘萬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掩爲捷書上
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蹤無還天下
冤之安祿山方有寵擅東北于逆謀不奉法帝
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內援獨
暴其反狀帝默以位顧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
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安罷對揖矣及見帝
愛國忠産畏不制己故謀曰急伐而祿山授尚書
右僕射帝趣國忠不悅故相拜何也祿山還幽州

唐列傳百五十九

覺國忠內已反謀卒左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劾宓
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
岱李方來王琰殺之獄其賓吉溫於合浦祿山上
書自陳西怖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貶零
陵太守以慰祿山然國忠寡謀陰謀調祿山殷富
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
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罷其兵
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
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致詔止
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

心前叛矣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
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
懼帝且禪太子歸謂姊妹曰太子監國吾屬誅
矣因聚泣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禪議
發范陽歎咤以國忠頭來向逐哥舒翰守潼關援
兵守險國忠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
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
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能對御史高適請
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士萬拒守衆以為不可劫
國忠聞難作自以身領劍南節度且陰蓄為
自完計至是帝以言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
之明日遲明帝出延秋門百官不知猶上朝三
衛彍騎立仗尚嚴刻漏國忠素高力士
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召龍武大將軍陳玄
禮殺國忠不克進以士乏食
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寧使生人肝腦
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
念之久矣會吐蕃使騎遮國忠訴無食國
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兵合國忠走
或射中其頭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

曰國忠遂反耶時吐蕃使亦死矣御史大夫魏方
進責衆何故殺宰相衆怒殺之子暄
韓國征并馬嶺之
身百乃王瀘卿鎮見
秦漢中為千王楊文國忠素
同并陳為進新后何併西
宣林學士張中書人宋昱郭
郎冒佐定以民免劉忠
入鄭為亂殺除周中名劉以圖有
卯金刀當佐為今名
李脩字脩己為之合遐得
二州刺史性纖巧飾
闊手求以為大年司進
聚斂以固恩寵數近側目太后
脩為橋道置頓使官貨物為司
竇十萬橋從舍漕
三萬脩以為不使社
過度而門壞幅帳門乃得行華
折山陵使李遂吉物一方帝用
所獻得部吉持之乃削

一皆豐日加賜黃金帶以浙西富饒欲授撫遣其以脩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嘗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貴不閱月宣宗即位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自古賦役之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詔而罷俄封其妻爲夫人光晚節意還部不敢拜帝知之十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窶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齊縗期所以疏外家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六

宦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二　唐書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宋祁奉　敕撰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掌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

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
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
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
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
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
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僨
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
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
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故昵則無上
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
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寡孤不神天與之昏末如
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釋之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以給事內
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
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與三十二
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衆號四
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
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
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
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
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從封
太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
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
討帙大首蓋瀧州獠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
游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
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手十萬擊斬游魯
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躡追生禽之
阬其黨六萬獲馬金銀巨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
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裂腦擗髮皮以示人

將士慴服莫敢視以其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
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笞撲不可勝
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梁
安人後為桂州都督致仕封蔡國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
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
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
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
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

天下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
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
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
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
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
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
敬仁林招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
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
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詣之使使還所
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
六競與力士略等然衆黠力士本也謹重乃能然
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
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相失
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識母曰胸有
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
者乃相持號泣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
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書其故在侍者並金
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氏仙歿
愛將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
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
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從皆
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倦東都而京
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
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
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
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
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
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
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
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
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
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
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
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灃列五磑日僦三百斛直
有表恩致著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疾畏之
而力士陰巧得人歡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
品以力士思勗爲之帝幸蜀思勗從遂臣賊而力士
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
人改元至德不忝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

生人流亡河洛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
為惻急臣不敢聞從上皇遷進開府儀同三司實
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
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
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投牘御因曰臣當死已久
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
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
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遂嘔而卒年七十
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
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
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
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
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
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
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
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
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
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
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
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

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
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暱至當覆
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
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亦弗相
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累遷內射
生使飛龍廄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
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
監門衞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
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
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
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
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
元振為右羽林大將軍畢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
夫仲昇始疾來瑱與元振昵乃搆譖瑱等中不發抱
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託請不應因仲昇并瑱
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憂畏自殺處燕
李光弼數媒蠍以疑之瑱等上將見光弼元勳既
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
內侵詔徵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

黄出狩吐蕃陷京師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爲空於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
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
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
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
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
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
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
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

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
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
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
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
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
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
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
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
悛耶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
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
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與新興
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
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
僕固懷恩軍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懷恩
叛帝不之罪更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
然永泰初以吐蕃數寇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爲使
遂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

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
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
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
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
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
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窺宗
部銳兵十萬溯渭而東以衛師朝恩按兵陝東使
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
徙屯汴州詔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實賦中

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朝恩悉軍奉
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遂號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
恃功岸忽無所憚從圍相州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
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之以王文瑒監之
王宗本討良未至兼瑒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
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之故朝恩因摩
下數百人擁衞以自居其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
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帝不內
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
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遂廢而吐蕃陷京師卒
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
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
犯郊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
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
恩色沮而子儀亦言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
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
於時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
廏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
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衍大臣子
弟二百人朱紫雜然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
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
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
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
上雖元載辯強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
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罷衎
以動造又詔將易執政以危脅朝廷乃會百官都堂
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
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
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
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
相何與哉且軍容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
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
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
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
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
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
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
福即后諡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墻或曲江
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佑

與作[illegible]爲佞尤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
發其先冢子儀名辭自解以安眾疑久之詔判國
子監兼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進封韓國公實封百
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健
能騎射故爲朝恩所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
馬使王駕鶴獨[illegible]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
獄北軍陰縱惡少年劫捕富人付吏考訊閉中以
陸錄其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
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
無敢發其姦朝廷裁使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

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方尚幼爲
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
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
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
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
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
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
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陰計不軌
帝遂伺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委臣必
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

兵在外載乃徙鳳翔節度使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
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以溫自助載又議析
鳳翔之郿與京兆之鄠盩厔及鳳翔之虢隸
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
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
朝恩陰結周智光爲外援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
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議定以
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宴禁中既罷將
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
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

恩自辯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
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
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繯還尸於家
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
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
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待辜於
載故數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搒殺之所
厚禮部尚書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
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素有名目

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衞悉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傭，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衞，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忌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illegible]盩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兵復完，帝[illegible]時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其時[illegible]權震朝廷。諸方節鎮大將多出其軍，臺省清要官走門下，[illegible]若過相府。衞士朱[illegible]以[illegible]林[illegible]文場[illegible]以[illegible]略士壽女無所恥，詔校士于軍，其寵特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一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護軍。中尉之設，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禱，後稍愈，已而卒，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闔狀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薳行囚，因至右軍，吏為具酒食，薳悅啗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薳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

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御閣門，問訊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等，訟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頗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衞大將軍。榮義，平陽人，歷右武衞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戎，不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瘵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總兵，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儒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惟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衞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

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大臣議者美其忠高
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闢
所敗因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
斬之以專悍見忌還為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
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
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為內侍省內常
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閿鄉自
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
放鷹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繇是莫不惕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
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
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
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
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
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
為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
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
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
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
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

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帝御通化門慰其行承
璀御衆無它遠略為盧從史所侮踰年無功賴中詔
擒使執從史而閒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
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
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
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
孫璹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斥承璀故
令出監淮南軍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
璀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劾其副不受即奏其
姦涉遂貶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恩不衰會李絳
在翰林直言其過故使逐之帝後欲還承璀為罷
絳宰相乃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
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帝飾一室載所殺詔敕
也生毛二尺惡之弭禳其年帝崩承璀亦衛
前議殺之敬宗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
冤詔許子士曄收葬文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
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
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
群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冗士部無宄負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止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以趨宮門時帝擊毬清思殿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如

唐書列傳百三十二　十六

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恐以實殺傷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殆殲中人倉卒懸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

亂黨盡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三四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謂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宦官論功以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事德宗更六朝恭謹畏慎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居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

唐書列傳百三十二　十七

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為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甚昭宗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

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
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
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
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
悟其奸與右神策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
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解帝令
自臣反亦濟于朝於將莫能辨其情以誣成反士
變因縱兵捕無狀斬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
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
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
與論議數為沮忿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
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
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
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
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
節士畏禍伏身誰肯傍陛下共治耶即白訓所發
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
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
訓誅注以注本宮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
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死更相殺

戮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挾兵將之誅自宜執付有
司安有縱俘劫掠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
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
謹繕封疆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
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
校司徒從諫再騰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
大體可聽則宜先有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
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尚祿固辭累上書甚指
士良等罪惡士良雖不能太然畏其言自是權
閹不縱兩軍總禁衛安會紹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
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
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謂所況朕何如主
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
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
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
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使劉弘
逸薛季稜宰相李玨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
與弘志議更立嗣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為皇太弟
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死

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劾
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
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珏嗣
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
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
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
芻菽以摇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
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
爾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
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

唐書列傳百三十二　廿二

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
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
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
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
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
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
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
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
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

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半有中使
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
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
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
下安可輕議慎內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
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
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
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
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
箱枕閒時人莫知將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

唐書列傳百三十二　廿三

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
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
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
遷左神策軍中尉謂宰相楊收權寵盛時復光
有謀略累監諸鎮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
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
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尚君
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
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陷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

進會宰相王鐸為招討使復光仍監軍[illegible]
南面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充其副以忠武別
將宋浩領荊南泰寧都將段彥謨屬之復光[illegible]監
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illegible]
不和浩下遂有隙復光以[illegible]
七寨殺浩復光以彥謨殺假留後[illegible]
奏為朗州刺史以鄭紹業為荊南節度[illegible]
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衝帝西幸[illegible]
在復光更引兵為荊南節度使[illegible]
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illegible]
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illegible]
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
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見利而動[illegible]
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illegible]
岌聽然流涕曰吾力不足拒賊故陽從之[illegible]
為公計因持杯瀝酒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illegible]
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以[illegible]兵三千
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將兵[illegible]從復光定
荊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illegible]八以鹿
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

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
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
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時溫守同州復
光遣使諭溫以所部降乃賊之福重榮素不知
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挑戰邪則兵寡柰
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
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猜者
若諭上意彼必以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召至
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耀武匡國平
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illegible]復光辭下
有恩[illegible]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illegible]諸子
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武節度使
贊曰[illegible]公卒不敢歸君而忘父冤此之世爾
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亡者[illegible]功人況自古
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者多矣[illegible]迫理
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功畏讒
外又愈於吳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廄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為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廄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豪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衞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其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復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以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夫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纔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

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
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
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
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
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靴而走與力士對
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尫老太上
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
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
自吾志也俄而流力士巫州王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
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侍太上
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
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
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騶騎前驅
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
然欲求宰相帝曰以公勳力何往不可但羣
望未一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帝
密擿蕭華使止之又說張皇后數疾其謀帝寢疾太
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
后更召越王係圖之元振告輔國伏兵凌霄門
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
等囚之而殺后它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
跋扈至謂帝曰大家弟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
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
小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
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
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
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
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
惘然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
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
閽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
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
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
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昵輔國領中書
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判官
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
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
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
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
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
宗喜方士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
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
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
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
詔除號令與董晉珍李元戢皆外泌大通薦于天
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
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
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
悟出曰上體平矣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
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
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
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
逆黨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與其圖事除之不
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釁於是流楊承和於
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
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奪守澄以軍容使就第
使內養齎酖賜死事祕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
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

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
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
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趫勇
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
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
以責辱皆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
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
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
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更
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召
翰林學士路隋作詔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
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
黨顓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
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
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餘黨
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
明謀逆母恭不許文宗立嘉其母賜錢千緡絹五
百匹給奴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
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

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騃喜鬭鵝走馬
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鬭鵝一鵝至五十萬
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為王時與
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佞
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
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
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
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櫃坊茶閣有
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
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

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
賢人無在者惟佞諛奇巧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
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
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
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節罷兵攜欲籠高駢使
有功不聽賊因又劫略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
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奏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
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
西秦中父老何望環宦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
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趣駱谷時陳敬瑄

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帝幸蜀有詔以令孜
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
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
帝見蜀陋隘相藉鬱行與嬪侍博飲時時擭袂北
望悵然流涕令孜伺間開解呼萬歲帝為悅因
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敬瑄之并力賊不足
憂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號黃頭
軍以捍蠻至是大勞將士蜀從者已賜而不及黃
頭軍皆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
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均惠

均眾士誠大幸也令孜目曰汝有功邪答曰戰党
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嘿然曰知之審
以毒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
掠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亡高駢所部
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
昭圖諫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
則同憂危則共難昨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
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
得全今百官之在者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向
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

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盡忠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救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臣事誠不足陳而求者孰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沉于蟆頤津初昭圖知必見害謂家人曰大寇未殄宦竪離間君臣吾必諫為官不可坐視以從亡國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諫疏卒其死朝廷痛之

平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以復光且逼己故薄其賞自謂惟陛下功第王室輟重出入保其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閿家子沈鷙賊在長安知慤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屯不受賊除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驚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閉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恐欲殺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屯盩厔山中攻殺之由是益自肆然專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兵三萬取金洋華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勗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李師泰晉暉等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五人以部隨駕號五都令孜以假子蓄之授諸衛將軍皆為諸將子又別募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遣覘諸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之崔安潛宣慰河中王重榮不受命譖王重榮令孜

重榮擅鹽池令孜引遷令孜之令孜白以兩池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推鹽使重榮不奉詔表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朱玫鳳翔李昌符將兵屯沙苑三萬壁沙苑重榮求救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李昌符皆歸令孜用事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所過燔剽克用遂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白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圖曰正

重[illegible]及令孜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王[illegible]以
[illegible]孜[illegible]內軍[illegible]帝夜[illegible]水道[illegible]陳倉克用還河中
孜畏克用且[illegible]迎[illegible]令孜[illegible]駐鳳翔
令孜告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illegible]殿帝夜
[illegible]宗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令孜[illegible]元
度使石君涉[illegible]閣道絕帝西路[illegible]令孜[illegible]
天子生[illegible]之難[illegible]進迎[illegible]與[illegible]兵追行在
[illegible]成帝大恐[illegible]稍引而南玫[illegible]
左右[illegible]令孜懼人圖己[illegible]行
度王建[illegible]五百人[illegible]道[illegible]令孜[illegible]
[illegible]
道[illegible]及[illegible]分軍[illegible]元追兵[illegible]長
[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至[illegible]
覺帝乃令孜[illegible]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illegible]
詔以令孜[illegible]監軍使[illegible]中
令孜由[illegible]在鳳翔[illegible]令孜[illegible]
國[illegible]小人計[illegible]亂[illegible]帥請誅之[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且
詔[illegible]十五萬[illegible]給行在東以令孜在[illegible]不
奉[illegible]令孜乃奉[illegible]襄王熅即偽位玫敗帝乃得還京
師始帝入蜀詔王建以兵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
令孜[illegible]使前亡命[illegible]足且[illegible]得[illegible]可[illegible]令孜怒[illegible]王

[illegible]行王建[illegible]帝[illegible]大[illegible]入帝
曰[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入成都[illegible]
官[illegible]
不行王[illegible]
王[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且曰吾[illegible]
將[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父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令孜[illegible]
[illegible]明日入成都[illegible]
[illegible]文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戍[illegible]同上[illegible]
嘗[illegible]人法[illegible]死[illegible]
不[illegible]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illegible]從兄也[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領□從征龐勛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
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斬喪天下中外
莫敢亢惟復恭數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
復恭乃臥疾藍田僖宗出在興元復為樞密使制
置經略多其手畫車駕還逐令孜為左神策中
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
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冊立昭宗賜鐵券
加金吾上將軍衛擢收胡政帝嘗問陝不能御援
立我矣嘗滅後長安天下我見敵陣尚衣上御
殿日一熱發入營新曲口一卿亦令可禁不止復恭頓首

謝若丞遂出從敘叔對曰開成以來每行幸無
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人猶車紅網
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
獵亦大行從官中死中曰小行從帝乃詔損減半
於是宰相□□又□數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
事□宜少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根忌王瓌惡
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
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
也不宜假節外藩恐有變難不可制帝乃止瓌
由是怨復恭□□□□□□家居中任事復恭

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出興元
亮方領節度密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
客皆死以用自敗聞帝知復恭謀陰欲誅之復
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
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
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
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
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寵
甚順節勢均遂與復恭爭權相中傷悉發其私復恭
陰行強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宰相孔緯曰
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瞿然緯指復恭曰臣
豈資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造前殿
廣樹不逞多奴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
子帝曰欲收士心胡不姓李乎復恭無以對
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坂斬其旌節資
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
洋州節度使皆負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
年詔復恭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
可還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
遁居商山既入居昭化坊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

信為軍使偵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
遙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
策軍使李守節率兵攻復恭治殺使者帝御
延喜樓發兵家人出戰守信依卒兵於昌化里陣
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
節已斥復恭則横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
宣西門重遂疑其意非常以狀聞帝召順節順節
以甲士三百入至銀臺門呵止之引順節坐
殿廡部將嗣光等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
永寧里晝止晏弘與順節皆為天威軍使順

節誅朱頰嘆恨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
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
劾守亮納叛亡請以兵討賊軍饟不仰度支茂貞
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君惜類勢不可而亦謂茂貞
得山南必益盛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諸
孫以恭為忍禪康故名復恭述狀明白且請削守亮
官爵遂劫行瑜出詔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
書侵恃帝為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
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
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而以

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為留後帝不得已授以
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強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
將北奔太原繇商山至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
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
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
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
策國老有如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
子彥博奔太原後李克用為中尉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補頌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
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

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
與內樞密使李周諲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
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
茂貞引兵迎戰盩厔興平王師潰遂逼臨皋以
陣具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
周諲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
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
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
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
鋒景宣乃與茂貞膠故全瓘與鳳翔將閻圭其

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
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
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從
駐石門我兵懸乃殺全瓘景宣及王自解天子還
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與宰相崔胤惡
之徐彥若王摶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
劾摶營蔽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修
愛州並死籓鎮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
右中尉時帝自華還荒于酒喜怒不常季述等愈
自危先是一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東謀謝藥久不出

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安處入帝不納詔捕者籍
不檢宮由是發帝與內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
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
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
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
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
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
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
範宣徽使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
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內綸

皇后令曰車駕謁敕勸上殺人禮廢災咎皆大不
道兩軍軍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遂明陳
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
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官
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瓊程巖等
詣思玄門請對上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
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
持帝坐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
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拜曰護宅家
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

倦于勤敬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
與卿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
扶帝出居政殿后偕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衣
陝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群等皆呼萬歲后
以傳國寶授季述帝與后左右十餘人入內少陽
院季述液金以完錮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
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
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
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
宮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殺以立威夜鞭笞晝

出尸十輩凡有寵于帝悉搒殺之殺帝弟睦王師
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
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
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
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
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僞書
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而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
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
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
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

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李振入見
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
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
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
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暴辱
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
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
昭割帶内蠟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
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
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起

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
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
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
大梃帝詔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
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
軍收傳國寶齊偓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
巖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
静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
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

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遇内
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又臣無比初延英宰
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
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
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
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録宰相所奏帝以
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
入爲内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式德殿
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

軍以衆去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寀李
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欲翦滅藩鎮矣帝
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李茂貞對曰臣世世在
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特軍還北司便
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為左神
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
容為樞密使胤恐約京兆鄭元規進人殺之不
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
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redacted]胤亦諷朱全忠內兵
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

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為召邪胤不
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
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
胤因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
言始詔殿對奏事宦人更求觀姓知書者數十人
侍帝為內詗由是偽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揚復
恭以軍貲之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
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禀百官請如舊制全
誨摘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劇三司隸神策帝不
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redacted]已與

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畏令狐渙渙請召藩
及全忠等會殷和解之以侯謂不如翦斥一二
柄臣許餘人自新帝謂以為不然皆自疑禍且速
雖和解之以弼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
為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反正公之力而鳳翔
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遂
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疑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
詔并力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
凡七萬戍秦關中全忠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
陛下幸関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

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兇帝未許方在乞巧樓
全誨等即火其下帝懼乃下樓乃渡西幸彥弼等以帝
未即駕捨宮中禁卒寄承帝與后相視泣宮人
私逃出都民洶洶或奔開化坊依衛第自固閉熙
留守鳳翔衛尉左神策兵陣大寧長樂門外若迫
趨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從衛
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御殿諸王數百騎為衛
帝緇袍塗金關以右神策軍從貫天復元年十一
月壬子全誨等遣從兵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
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redacted]

厔全忠取華州下令自稱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張彥弘劫天子曾乘輿出遷其處昔茂貞當入對言扶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問朝廷敕書僞使王府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亟延羣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荅曰進則以忤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率百官迎全忠謁揖入舍長安一昔而西拔自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殺臣幾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表績入鳳翔奉表天子示部將康懷英敗破李繼昭于武功會戰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

遺全忠書勸救崔胤洗海內詔全忠不者進也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與語曰天子避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遷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乞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舉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鶻三原備與鄭元規至三原發說全忠全忠亦自問茂貞將戰從滑北攜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茂貞田役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拔汾州李

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退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恃今敗矣何能久乎俄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挾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谷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口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逆不能解勝敗略相當援軍十餘壁素皆爲全忠擒亂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飽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錦數萬搜殺謂

之祥鶻依而彈不來人以爲怨全誨等小人既誅資更相怨家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鬻所御無賜全誨等二嬪帝曰雖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獨美帝曰此後比茂貞曰臣養兒以假天子聞者皆歎於是全忠軍攻東城茂貞播遷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問帝中官以解先殺者己禍亂之本全誨首之其黨君子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竊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猶屯城大將者二岐軍投無闕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弘及宰相

掖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乞日帝召
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交餓死者十三至公主
夫人皆閒日食今人將粥奈何皆不敢對有將士
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
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詬茂貞叩頭訴茂貞
謝曰士伍亦何知後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
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
乎罵之乃出降官暨數傳[illegible]軍至皆相賀百姓喚
曰始我乎是時全忠合諸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
晝夜攻外兵所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外曰

奪天子賊謀劫兄崔胤殺皆復發不出師唯青州
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幾舉兵入李克用攻晉州以
為援全忠謹固營壘全誨等奏論除常為全忠所
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官人骨遂而
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嚴終恃逆皆不可倚欲
狩寰瀛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
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扶
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頗馳見全忠諭
密旨乃以稱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
誨至恐其弘甚遽食不能救已白見勢去計無所出

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illegible]問[illegible]四帝曰今
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illegible]八華[illegible]延中
授命尉[illegible]以衛士十人取一首級而全誨[illegible]
易簡微從皆死即詔鄭元規[illegible]為左軍都[illegible]
右揚彥弼為樞密使知古誨上院[illegible]
斬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首[illegible]
司使李繼筠等二十二人悉以首[illegible]
陳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illegible]
既斬之矣全忠大喜編管軍中以[illegible]通
和使全忠館[illegible]書曰[illegible]

旨是夜茂貞懼復詔小使李繼[illegible]入於[illegible]開
鳳翔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illegible]賜御[illegible]
宅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illegible]
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illegible]
傳呼撤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illegible]
泣曰老臣泣將相勤王無狀遂[illegible]下又[illegible]
也帝亦嗚咽命[illegible]起之解玉帶以[illegible]
頓衛兵或留[illegible]者因[illegible]全忠[illegible]
全忠跪[illegible]
乃[illegible]朱友[illegible]

師全忠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
省冤號之聲聞于路留黃衣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
衞以與人[illegible]王[illegible]擇五十人爲敕使內
諸司[illegible]諸道監軍所在賜
死其[illegible]入[illegible]以中官[illegible]遠[illegible]及全忠迎乘
輿[illegible]院成詔國故事以三十
人爲[illegible]不[illegible]養子內諸司者[illegible]詣者[illegible]寺前
宮內外[illegible]以第五
可範[illegible]皆以
宮人[illegible]五中人皆[illegible]
[illegible]又薛齊偓等數族[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心[illegible]
問[illegible]請有志[illegible]全[illegible]忠
以[illegible]
[illegible]遂[illegible]
[illegible]以進[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illegible]
姦人則大得肆其志矣遂唐[illegible]知[illegible]
取亡[illegible]一[illegible]非天所廢而人謀回刺乃然[illegible]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
部侍郎[illegible]臣宋祁奉　敕撰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之衰，攝天下，畏己不附，欲以威制羣臣，鉏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封爵，下者被賚，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拔舌斷臂，身血流離，朝不保昏。后因以自肆，不出房闥，而天命已遷，猶[illegible]臣下邪[illegible]而[illegible]道使始出，突至上殿。初，左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囚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研楔轂，摺膺籤爪，縣髮熏耳，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相手，[illegible]合盛[illegible]今與[illegible]陛下胡

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搆逮便衂妻子況聞周用仁
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
寖寖以衰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頹事苛姦臣作
威渠險宿狡頗用慘刻復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
怵剝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士耳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遽
之亂太后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后
即上書言急變召見擢遊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
牧院為制獄作鐵籠囊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

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
郤一囚辯牒相鉤聯至數百不能訖衣冠氣懾
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
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能懷義始貴而元
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
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
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
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
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

姦盜捕送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
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
前上琅邪王沖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誠擢累
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劾制羣臣前
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
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
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
使飛語誣蔑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
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
或侯思止推覆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

敕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
例竟門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
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脈綱由成有首末按以
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
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
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
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
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
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
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

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七族俊臣欲以反詞大臣為功乃奏因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寬之仁傑乃遺子持帛書稱枉后見傑然責問俊臣對曰是因不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遂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勝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俊臣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思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殿中丞坐贓同州參軍事甚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麗色聞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誣以反及而求其婢諸酋長數十人

割耳剺面訟冤僅得解其黨羅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怒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留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泣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妄論以絞后為貶瀼州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發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妻與俊臣黨始王慶詵女適段簡始美俊臣矯詔強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謁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辱已命毆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是有隙妻亦慚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illegible]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將擿諸武及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發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資籍沒方俊臣用事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

及敗有司自首虛豈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
忤俊臣賜俊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
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
術語言鄙悖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
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其
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後流死愛
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鞫決制
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
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
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
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
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丘神勣謀
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
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
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
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
宥興嶺表在道為讎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為左
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
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與俊臣等為
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清
平道大總管至博州人殺冲素服出迎神勣盡殺
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懶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
奴詭很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搆怨教思止
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
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
人奴問君不識字何對即曰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
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
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
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
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賞良渥思止本人奴
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
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
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
驢而墜足絓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
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
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白司
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勘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
曰守案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
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

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語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
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
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
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
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
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累數囚別為狹室
積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
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
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圃有白兔
縣為集衆捕逐畦秫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
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敗弘義亦流
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
次襄州按之弘義窮曰與公氣類特我何急元
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
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
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
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
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
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
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始弘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
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
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
刳腹死俄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
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臺閣羣臣外有佳事祁司
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
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illegible]典儀累遷監察御
史中宗時武三思恣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
慶等共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
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宰相李嶠等
同訊紹之[illegible]畏禍緘無所問因嘘曰宰相有附三
思者嶠等[illegible]附承嘉耳呫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卿
引力士十餘曳囚去牽其口反接送獄中請仲之
曰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斷其
臂仲之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
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氣軒傲朝野
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illegible]辱錄事

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
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
傳弓今來按我死矣欲因蒋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
后兄弟救請故減死長流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
捕繫杵杖其足更授南陵令負外置開元中為括州
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亦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
刺史飯饌利貞忽飯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闗
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當不獲而有魚
若闇得之刺史大奇之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

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欲中五
王以謀殊之私語崔湜湜及以外其當生三思五王貶
湜勸三思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
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
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
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得罪削籍表
遷利貞發之頼桂州都督王畯遷免利貞數其事
剝割苛慘著其殘虐且逮捕詔監察御史李全
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
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

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刑官張勝之
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瑒康州司馬鍾思廉皆酷
吏宜終身勿齒後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
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
心服所謂英斷黜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
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構黨鉏拔桓敬自陛
下登極布新政悉其班級兼之遐荒以示天下
之望若是士類以醜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
是紐爵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
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殘薄小人

往會三思殘害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每至
令來猶擬掩其家得金銀錦繡自違制令當加重
貶且又張朝廷提給使佞見忠於君者猶懾然
使之入朝則綱擾俗則傷人今擢與要藩躐六
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
廷珪以他事出為沔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
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
貞希旨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
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臚引請行法玄宗曰
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

議俸三月後除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為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以獻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鞫搒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從流徙天下咎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譖構傑坐左遷衢州刺史故旭恣橫殘毒以逞官數遷為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制獄械皆有名曰驢駒拔撅犢子懸拏以怖下又縫囊以石脅臣之時與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豹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里閭至相詛曰若遭據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以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為傭僕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所請求狀授之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劾治得贓數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於事諂附貴官若子姓於父兄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後為河南丞御史遣溫至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為末減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解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遂詣溫陽相執溫逡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吉故人也炅揖乃去他日到炅所謝曰國家法不敢亂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甚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吏迎溫懼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熹

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
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
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
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甥武敬一
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楊慎矜欲援爲左
驍衞參軍柳勣揚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
以飛語誣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吳鎮
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流嶺初中書舍人梁
涉道遇溫溫倨慢涉面溫怒乃誣劾引涉及嗣虢王
巨皆斥逐林甫與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國讖事委

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幼孩時
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黨索取敬忠於汝州
鐵鏁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誘曰慎矜獄具
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
索筆曰欲溫陽不見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教
溫謝曰丈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
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投讖以入於是慎矜
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
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權要未窮
而先計議成奏乃引囚問震以威刺隨問輒承無

敢違擬是未收于理而獄具矣林甫用才其狡者
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欲祿山方韜龍高力士
居中用事溫皆始附之兄事祿山嘗說曰李右
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
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奏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
祿山大悅數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
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
留後事擢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
表起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
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教吏以白紬帳于傳以

候命厚結翊衛伺察之溫衛扶擁故朝廷動靜輒
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二載祿山入朝領閑廄使
薦溫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
祿山權國忠不喜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
溫以交祿山備諸進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
陽長史其儲仍錫及從子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贓
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貶始安太守
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負錫皆逐留始安溫
既謫又依希奭以居國忠奏遣判官沈臨按希奭擠
縣人賊海康丞貸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

之所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溫生不蹈吏手朕迴因
之故瓘精大獄事威福令既斥公卿安矣溫死五
月而祿山反即偽位求溫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
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真定公主爲駙馬
都尉器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
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湖城擢監察御史
中丞宋渾爲東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贓器
亦廢後爲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奉
先頃之同羅背賊器乘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
義兵衆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
之渭上軍敗器走靈武宰相呂諲引爲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京平爲三司
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殿廷中露
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群
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
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
罪多所厚宥其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
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罪皆相
顧悔又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

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
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爲
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
用大竭數請捃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
識用大抵數因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峻責
保伍姻近人雖非其家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
坊士數剽州縣閭殺人尉謝夷甫下搒殺之
士妻訟李輔國輔國爲請詔御史孫鎣鞫之久不共詔
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
罪夷甫伯陽爭之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
入白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
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
入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等
亦貶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群臣不舒息擢
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狂便辟善候人意僞匡
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
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態不能忍乃
作巨枷號勃尾榆因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

轢腹蹋地實械棨家匕額攷鞫囚不服則擲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贓下詔獄羽按讞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坐小牀庳且作讓欲中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邪遵什二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逮召支黨環以棘且因懼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皆杖下閑若干死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族之訐其通史朝義羽鞫之

謙鬚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禁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抵曜流黔中昇竄嶺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纍服而坐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它曰不及推死矣洽州者無宜寢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嚴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引混貸照有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蹔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顰頞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腹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輕㒞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從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會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使拒王師歲餘史思明殺慶緒承嗣又爲賊前驅及朝義敗與其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詭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刃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

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
願備行閒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
為賊詿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
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
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
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
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
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趫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
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
以寇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列傳百三十五　四

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
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
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崿求假
節牙將裴志清逐崿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
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訹吏士反陽言
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
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雄不
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遣使者行
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剺
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孚賁請己者帝

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
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
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
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
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磁降
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將假月壁河上承
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究帝又遣御史大
夫李涵諭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
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為寶臣所逐焚
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

列傳百三十五　五

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
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采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
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
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御賞天子使
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
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與寶臣二軍會棗彊審相見
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
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騎
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
陛而進河東將劉文英王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

州兵繞出乎朔後於是圍解史俾高保諸將與承
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窮斥數里斬九千級虜
千匹執乎朔及將士二千三百旗鼓器甲鼓角二
十萬諸軍乘勝進距德十里立柵合承昭舉燧朝
彩出兵鼓噪薄魏營斬首五百悅發卒餘兵夜
走悉棄旗纛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乎朔
歸寶臣寶臣方攻滄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
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乎朔京師
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寶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
宋滄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巳又請天子許

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
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
逗留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
汴州叛詔忠臣與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
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巳將
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
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
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將當進獻京師明年承嗣
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
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不肯北面天

子凡刑興師會賦甲番籍而復緘故承嗣得行其
意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戎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
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長以
號令裁處得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鬬將牙中
兵殘忍狙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
之承嗣愛其才將死敕諸子輔之乃命悅知節度事
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
擢留後俄擢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招致賢
才開館宇禮天下士以示恭順陛從其奏帝晚年

尤寵悅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
將稍易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
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
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稟廩養父母
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
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
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巳
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
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崿爲謀主許士則爲腹心邢
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

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
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沈濘圍悅乃
詐其軍曰有詔閱軍士老疾孱弱者黜是舉軍怨
怒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
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
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疃
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
洺將張伾伾固守會食盡賜不足乃飾愛女示
衆曰庫藏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奮請決戰大
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救伾

三節度次狗明山悅閉壁不出伾急以書繫風鳶高
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
遂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將士且為悅食燧乃
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岡斬賊大將盧子昌
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悅召貝州刺史乃
承嗣時舊將老而謀悅未得志乃附書出曰
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于順勢不敵宜留兵五
千人屯崞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
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扈岌孟
希祐等皆短曹俊故悅不聽其冬燧等踵悅軍三

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
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莊騎數
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閉門不內以須官軍而三
師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
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
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
不得承襲悅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
緣母老不能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
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
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

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死乎乃
斷髮為誓將士亦斷髮約為兄弟乃擧富民大家
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
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昂
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
俊與之謀曹俊為整軍完壘以振士氣衆心復堅
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
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
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
怒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俛路使王侑許士

則悅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
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朝出幽州日有詔
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
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
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
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
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舉轅下馬耳夫魏博
全則燕趙安鄙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
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
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

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
是召武俊出恒冀兵三千萬騎滔使還幽州以突
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
粟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
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君與魏博則王師
北向漳滏勢危悅能連衡南捍解田悅於倒懸大
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塞馬不離厩又有排危之
義聲滿天下大夫新斷逆首血濺衣袖日知不出
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
爲大夫恥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

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
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
城悅怒閉門不內蹈藉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
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
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
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
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
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
大名府署子爲府留後以扈崿爲留守許士則爲
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主演司刑並爲侍郎劉

士泰爲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刑曹俊
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
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都知軍前兵馬貝侯
穎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
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
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乃遣武俊
寔諸將皆有賜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
泚使王[redacted]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
日赴[redacted]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
十萬兵同約於東都相與趣王能從孤濟河公當爲

以取大梁[redacted]得尚旣至陝與秦合交會天下可定也
則王與趙[redacted]求燕南慮君肯圖之國幸速計之是
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意不欲行重違絕滔
陽遣許有倫報滔一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中
固所言悅將從許士則諫曰燕王勇挾權略一世
之雄也殺懷仙署希彩詭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
有恩者誅同謀者夷彼心腹渠可恃哉今大王之
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
匹夫義且見念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與梁鄭
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偽許出師還州縣

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辭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
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迎及聞滔要悅西使
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遣滔度河為泚犄角非
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為列國且自高況得東都
與泚連禍兵多勢張坐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
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
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為王討之悅因秀還具
道其意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
貝州以濟洄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郅
詣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已久

曰始約從王今堅軍何悅曰細如此滔因侵掠其縣邑
邑以悅曰拊循恐人且撫閭一日去城邑朝出
久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令甥孟希祐悉兵
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隨滔史報命滔怒罵曰
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為天子我
與同為王救我遂來而不出是賊不與吾為謀乃
因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
出遂圍貝州攻武城通德棣供軍饋悉因諸縣
官吏呼滑陽不下滔圍之寔掠清平殺五百人俘
男女財貨去於是抱兵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

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
孔巢父詣鄴宣慰始悅歸化凡四年狂慢少恩亟
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冀巢父至莫不
欣然悅與巢父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
與族人私語曰悉家分錢亦吾族以金帛厚
天下而不至乎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兩緒拔刃升堂二弟諫止緒
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
以悅命召許士則蔣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
悅常使防督緒直衙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

畢欣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
軍而凶險多過失悅笞辱之悅於飲食衣服儉約緒
節緒常嗜欲不足怨悅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
以其徒數百攝出奔邢曹俊孟希祐追還緒乃下令
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為留
後歸罪扈萼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
數十人因遣使者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
五千合寶軍進攻魏州定鐵王莽河壁南距河東
抵傳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說緒降緒許之幕而復
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告揚勸緒
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備好如
悅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寶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
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而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
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稍恣殺兄弟姑妹凡數人
兄朝仕李納為淄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
緒緒賂納且召朝朝懼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
遇滑緒將襲取之賈耽以兵援乃免以緒檢校
尚書右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

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為己子寵禮諸子數歲
為左衛胄曹參軍兼副大使緒死時年十五軍中
觀察使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
禽酣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者不納曾
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語曰
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
虜矣奈何衆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
軍者斬時幽州劉濟以譚忠使魏因之入見季
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皆不失一日是宰相謀也
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
出秦中君知誰為之謀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
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策猛將練兵渡河驅燕
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
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
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
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為反君魏不

忍必亂魏能弛陴郭以一城禦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不宿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李暨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術亡降若父將兵佐與同附佞職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政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非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賚甚渥緒華顯于朝

縉字盛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虜路久而廢縉請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表獻牛馬助軍吐蕃寇鹽州縉設伏擊其將斬獲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強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趫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連進乘勝逐北傅鄆城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擁還府推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爲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岕方亂汴與交通數助請旌節作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多悖傲聞斬岕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語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滄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謠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同捷遣大將亓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紹以利志紹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

誠告急天子詔憲誠李聽并討於是志紹與延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延湊遁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參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留節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言圍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與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衆聚兵猜聞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閉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己曰給我以活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大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為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襲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譁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輒殺前使及監軍者跡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衆皆悅帝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安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擢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言劉稹加北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首鼠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盡護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自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趨山東欲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以校尚書左僕射累遷踰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初拜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明年拜節度使予寵勅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鉞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輒誅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服減樂衆遂叛全皞[illegible]韓君雄以物軍吏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為大使擢君雄

■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

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
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魏郡王簡在魏天下亂簡恃強欲拓地覬
望非常時諸葛爽棄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
戍以兵略邢洺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
敗死其將朱宣益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
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
軍先還簡奔還為其下所殺彥禎代之韓世凡十二
年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
還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
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彥禎驕僭淫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
熅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說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洺
諸鎮同盟拒邠寧朱玫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
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
其勞子從訓貪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
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軍中籍籍惡之
從訓懼易服奔道縣彥禎即以為六州指揮使相
州刺史輦兵械泉布帛於道軍中怨怒彥禎懼

髮解佩僧服而行既踞見此神告我下將有貴乎
已而軍亂衆因書祐迫彥禎門寺殺之推大將趙
文玭權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攻
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玭不敢出衆
懼殺之又推羅弘信爲留後弘信出戰從訓敗其餘
衆登垣求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魏門實
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為
裨將主馬牧魏有平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
君當有此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及文玭死衆曰孰
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而以爲宜
遂立之詔權知留後再遷節度使累官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攻兗鄆假粟
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求救弘信以粟二萬
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留守來未至弘信奉
[illegible]千牛軍擺殺節全忠以檄讓弘信不敢報大
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
糧馬又議屯邢洺假道相衞弘信不納全忠使丁
會屯師古等按周軍存等引軍度河弘信辟內
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卑辭求和方全

忠圖河北欲仰納弘信乃遣兵攻兗鄆朱宣
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於莘其下
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擣
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騎絕往來久之魏
人不至全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
人未動者正欲從公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瑭
救宣復假道於莘弘信伏兵[illegible]其基而殲[illegible]自閭全忠遣
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為公憂之弘信乃攻
瑭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為援次封丘而弘信
已破瑭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葛從周屯洹水

克用兵敗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
周為塹營甚固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及擒克用
踰洹西從周設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
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
而還弘信乃乞師於全忠全忠遣將屯洹水救魏克用
游兵剽相魏兵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傷光化元年
如全忠告急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洺州
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
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
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入討兗鄆

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對
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為厚己故推心焉
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從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
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紹威
襲
紹威字端己少有英氣性情悍吏事明辨既領留
後昭宗即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
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
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
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守邢亦敗其衆於魏

原缺

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
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關謂
門者曰前有強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
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為思安所敗從周乘
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
圍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
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
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遂
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
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illegible]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唐書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充史館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寶臣字爲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
張鎖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爲盧龍府果
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爲安祿
山射生從入朝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
遁歸更爲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
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
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爲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
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
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戍將
辛萬寶也恒州犄角思明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
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
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
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
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
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
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
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冶金
自爲象州率置一更賊亂悉毀以爲貲而恒獨存
故見寵異加賜實封始寶臣與正己素爲承嗣所
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擊毬
馬驚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
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
與正己共劾承嗣而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
離易制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
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強椎牛饗軍
寶臣厚與士而正己頗薄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
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坏城殘之斬
二千級承嗣弟廷玠方守貝州遣高嵩巖將兵三
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殺之斬嵩巖遂所數
將四千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送降洺
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
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紿正己正己止也諸軍
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承倩勞寶臣寶臣
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擲道中寶臣顧左右愧甚諸
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廡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
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
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爲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

有讖何從而可劉曰吾與同志約轉寇讎爲父子款
暱附耳朱滔屯滄州請會進趙可以取信寶臣然
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
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
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
寶臣與正己爲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
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有誠能赦承嗣罪請奉
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
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
合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白驗
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
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
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
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寇至滔
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免殺類滔者以歸承嗣
承嗣知變成還軍入壁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
警不暇從公石讖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進封
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
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弱恐下不
服即殺驍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

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既與異
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
置銀盤金匜玉斝猥曰有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
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若妖人復言當有玉
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賚金帛既
而畏事泄且誅詭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寶
寘堇于液寶臣已飲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
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
詔書執政議家童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恆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
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震還京師以張孝忠
代之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共拒命府小
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貞泣曰
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纍經中典國惑
焉邇近且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釋禮遣其
使徐更圖之齊遙而交踶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
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昏使貞作奏
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
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
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

有賞惟岳與滔戰束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
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束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
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滔縱皁纛後衝使杜士
百人叢以譟趙惟岳軍馬驚軍亂因大敗火其營
去於是深州日宰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與議遣
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將大將謝罪以
兵屬鄭詵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計走告悅悅使衙
岌來讓曰敵邑悉兵本爲君故令節以爲叛逆助
路是破其馬燧內城士大夫以城拒守以爲緣
圍令君信讒與謀聞欲與悅之罪以自解爲何
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寔以徇
請事公知初惟岳儒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
盟未久魏雖被圍城多蓄積未可下稱兵力地廣
滔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特維足以抗
天下夫背義不祥難處坐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
善戰前日逐滔滔俾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
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欲還乃斬兵以謝悅明
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以趙州聽命惟岳益困
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
日知武俊才雄貴於惟岳忌及帥行謂常寧曰大
夫信讒吾朝不圖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
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刃乎常寧與副
將謝遵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
惟岳大勢終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寶易爾何如
不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
至武俊趙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啟城門武
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
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神校從越衛惟
岳出縊之戮門下弟姪鄭詵畢華等數十人使子
士眞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詔千緡殺三
年貨始事實臣竊文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其息邑錄其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爲內史
監其後謀亂殺惟岳畢華儉惟誠尚儒術謙檢寶
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庶嫡固讓不肯當其妹
其李納故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
田副使四爲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
上百餘不得歸京師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
簡將赴難悅爲白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輔身
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
效忠告不子汝矣帶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

夜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至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門中人語為天子所在客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泫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從渾瑊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賜鐵券憲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之奪與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為鳳翔節度使市耕牛田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至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鉢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闘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恆定等五州自歸其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白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道中從纔一二未嘗挾兵惟岳猶內疑然見其孤損又嘗善闘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問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上貞又大夫女弟婿今爭忠言去猜嫌以化之不然內讒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以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闘有詔召大夫宜函歸惟岳於送出遂縊殺送其黨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恆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囚縛使者遂與滔之叛帝開詔譬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討田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已連破山帝詔李懷光於

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
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
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陳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
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
師亂相躪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遁走壁武俊
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
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
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
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
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

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
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
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
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悔謝嫌隙始構矣武俊
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
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爲眞定府命士
眞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
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
郎宋端給事中王治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
衛常寧內史監皇甫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

建中四年抱眞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
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
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
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
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
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若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
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
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
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
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

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
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
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
出奉天抱眞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其後林曰
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
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
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
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
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可滔
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

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而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不發天下十之三人心危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忼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為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陳而西李少

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鋭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為中斷遂先奔初滔兵盛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躡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冀亢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植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共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鵰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為忠烈士真襲位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忠雅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謚曰景衆推其子承宗為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士卒繼入所狃習憸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貲餉百萬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時力詘因宜即詔承宗嗣領李安亭錯病梓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違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懼輸誠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必謂地同忽見官爵遽出何無當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驟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上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

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鬬聞士真將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賞書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璀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驍將以禽劉闢功三陽山邠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兩隣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意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市承宗外自明內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憚迭潰為盜賊伺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顧靈山東齊鄆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意有猜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劇人心不速誅肯為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奇險狡詐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吏令從驛馳使不半道役以澤潞而掖從史它鎮破其叛圖然後赦承宗索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一入拔安平承宗懼

遣其屬崔遂上書自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
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
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
表請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
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
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謷然無故悼七年軍庫
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
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游
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
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

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鬬死者十餘輩燒大發民
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万緡粟數万斛未幾
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爲旰食承宗
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群臣大議咸
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黜其弟承系承
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
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
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
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
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

貸封賜士平使蔡武俊役令河東義武盧龍橫海
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千萬環地數千
里以分其勢然皆屯境上置主將不得一故士觀望
獨昭義郗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承宗不能叶
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開其叛請上
數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
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忿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
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
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
泛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

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
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許自新
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
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從承宗貢封
戶三百以所部饑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
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令皆丐王官十
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
敢世守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騎王武俊養爲子

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骿脅沈鷙少言喜謀
鬼谷兵家諸書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
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果其稽
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
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
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
東義武軍幷力於是六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
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
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劒南東川節度使
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鎮州先事又有魏博

之怨濟以鄆陽滄德掎角而進夫用兵若鬬然先
扼喉領今瀛莫易定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
不得相聞謀不入此其勝之筭帝乃詔義武節
度使陳楚閉境斷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
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招撫使
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驟
受鉞克代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
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遂廷
湊兵於會星又入死氏拔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
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

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
職罷後階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
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節府帑空既集諸道兵
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
有司罄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饋道梗糧
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
百乘食益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邀取之有
司弗能制其將帥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
悉取精騎士自隨疲頓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
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

異議搖沮裁詔班師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
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
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
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諭其軍廷湊既原
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李全
略死子同捷求襲父宗不許更授兗海節度使同
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察其變故授
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撓魏北鄙
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鹺糧因鄰道使者不遣帝怒
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

紹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滹沱深冀有詔同
捷亂廷湊同惡削官爵詔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
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歸降者等差
為比公裕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殺書
詔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亓志
紹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安
河三縣固守後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
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自
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陰好恩法指屈則析自
新至廷湊資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
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逵請命帝聽
襲節度
元逵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
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
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
叛武宗詔元逵為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
拔宣務壁破堯山收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稍乎加兼太子太師封太
原郡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
年四十三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光累擢

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淫湎自放性暴厚聚斂
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怨其虐欲逐之會病死
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
後以嗣代為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
咸通七年死贈司徒以紹鼎子景崇嗣初
紹懿病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
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
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為留後尋進節
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
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堯論
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毋張卒號恭懿當稱
之以政委賓佐撿戒親屬不得與事欲引母昆弟
為牙將其佐張仲曰軍中用之有勞有能若私其
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
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僖宗詔兵景
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處存連師西
入關間行任貢輸相繼每語及行廟園陵輒流涕
蔚州刺史蘇祐為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安
谷兵不利禍將出會詔徙濮州刺史撫兵之官

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劫其下剽李景崇殺之關
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
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鎔
鎔年十歲帝中使為留後擢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
楊復光攻黃巢鎔再饋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
獻馬牛芻粟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洺
鎔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
騎踰險陀謀軍會大霧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
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欲取易定分其
地王處存方事克用克用驍將李存孝已拔邢
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鎔使先
山老於攻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威存孝方
攻臨城鎔數保閉匡威屯鄗引師去存信素忌存
孝妄曰無摯鬭意克用信之存孝恐為人所謂安
敬思者善騎射攻鎔從周既彊謀韓建殺存可助
至是還譖孝邢州歸朱全忠并結鎔為助天子詔
出鎮與鎔兵接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
有孝鎔不答乃縱兵侵鎔拔堅固攻新
市鎔禽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
自攻常山度滹沱鎔引騎十萬夜濟滹水襲敗之

所畏唯王耳王欲濟撲成只西歸公何不聽之存
孝兵不出卿成攻鎔急城中食盡存孝哭城哭曰
我誤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媼招之存
孝出泥首言為存信所譖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
多矣轘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
遣兵守蒲城戰而仁恭敗要其歸得十人全忠既
取邢洺磁又得洺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謁鎔絕太
原弗尊全忠鎔猶通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
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
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
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聞公
嘗附太原背約出書示式曰嗣昭在晉宜遣
還式曰王公所與知者敵人鎔聞耳况繼奉天
子詔和解殆無一毫背約乎太原與趙本無
怨嗣昭偶前入耶公為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
乃閉人於陰耶全忠喜抚式使曰吾特戲耳延入
帳中議備好鎔以幣二十萬勞師遣子昭祚質往
全忠以女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今之家
不可恃委積令定州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
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鎔

毋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毋亡鎔始驕佞財媚侍
人儀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毋祠數游覽妄求
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為卜
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
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三已而
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支也景崇鎔皆王廷湊每
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
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
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
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死寢白廷湊至鎔凡
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甫自稱王地醜交旣及泚僭天
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卒兵
相攻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殘覆夷
用林之功貴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
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
敏給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
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立
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
將兵馳入如震留拒不及討乃出迎懷仙外示寬
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將
走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道說懷仙使降使其將
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
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懷恩即表懷仙
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
王懷仙以遺孽殘黨不解甲朝廷方勤西戎故懷仙
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招還散亡治城邑甲
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
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
希彩不至遲明泚懼欲亡滔曰事不成有死逃將
焉往遂殺懷仙并其家希彩自稱留後
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

縉為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竟率伍未
陳戎備以逆縉擁旌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
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年封高
密郡王驁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之
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從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
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乘塞
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
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
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

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此不及
臣帝愈焉特詔勤兵貫王城而出還涿州置酒開
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
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
入朝稱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
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
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拜破之束
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
宗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
深州不平又請恆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

時馬燧討田悅悅懼與王武俊同叛滔始子
劉怦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
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
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
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
遣兵救悅又惟張孝忠之衆使怦壁險而軍滔激
其衆曰士蹀血關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賞不
報君等孰趨破馬燧軍以取賞糧可乎軍中不應
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骨不掩甫藏心髓
柰何復欲兼冒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

官賞願安之不知其它滔罪潛殺不可共亂者數
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
宓郎封滔通義郡王冀力亡百滔愈悖分兵與武
俊屯趙州帝日知嬌詔發其糧饗邸引兵救悅次
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
詔邪滔懼走路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
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據深州者燕也李
鎮常苦無絲纊指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
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
為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

還滔四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
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劉鄭
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
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
曰饒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
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
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
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
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禄山思明時起燕
僭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
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
天各僭稱王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
孤武俊悅又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
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先是其地土
息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爲至上之兆後二年
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
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
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
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
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

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
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
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
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
陽府留守鄭良器李子千爲左右內史滔兄瓊琨
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嵩馬寔寔轉楊榮國爲司
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貴樊播爲乾憲大夫
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燧
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
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
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
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
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粟水滔遣將爲蘆戍
以兵七百蘖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
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
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危河附不進
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惡戰且病就醫藥而
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抒君如脫屣王必相
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謝寔曰寡人望王東來指
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

爲節度足矣寔遣其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又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閒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從遷洛陽滔發薊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悍傲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悅僞辭帝稟與法從及敕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歸納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婚禮於田悅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偕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關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爲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悅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募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武俊勞之牛酒

芻米皆具然悅已屈武俊泚不肯然備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輸即辭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秘有滅頃公南又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懼然入永濟執悅吏拷訊不得其情赦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條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嬰城自保滔遣楊布略定館陶屯于縣置官吏治壁軍北還使偏將屯冠氏閻悅兒進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使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楊布至貝州步馬之頓明日輒約戰楚請休士三日李栝達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同請戰揚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尸火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根火伯雄布之謀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閉不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覺勞勤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歸圖已防但不敢入怦闢其至悉兵鎧甲道東二十里迎滔望泚哭滔遂入府氣沮療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刘怦幽州昌平人少為范陽裨將以親老疾棄官侍
養去職李懷仙為節度使徵召不應朱滔將攻
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辨治稱滔遷涿州
刺史滔之討田悅制表知府事和恪得衆心李宝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告臣其勝欲襲幽州怦
設方略勒兵完守宝臣不敢謀權御史中丞滔敗
歸終不忒益治兵人嘉怦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
盡推怦乃総軍事詔為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
君鋭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濟
假州牟及怦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

濟字濟之李冏擢授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
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
率偏師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牒將譚忠
欲激濟伐承宗陰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亦不備
燕濟怒拏之使視趙果不設數日詔書許燕
無出師濟釋忠縛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
親燕內實忌之外絶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四點
倚

趙自固難甚怨必不破趙故不足慮也趙既不備
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
備燕疑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
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
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寄恩於趙敗忠於上是
君持忠義心而浮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
徒嘈嘈於天下矣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誅斬首數
千級又拔饒陽范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
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
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

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
謀毒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次瀛
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
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節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懲
不知所為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善者
函追緄以玘兄皋代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
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
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謚曰莊
武

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

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
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餉賊憲宗知
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
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
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
夜祈禳而總憩則諤日惕安或在郎內輒驚不能
寐晚年益慘悸請剃髮衣浮屠服欲被除之譚忠
後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燕齊魏
稱王郡國弄兵低目相見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

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解祭之強或
首下都市或身為逆虜許君自見今兵驟驟比來
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納款魏亦唯燕無一日勞
後世得與郭子為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歸本
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請張弘
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玟治之平薊媯檀為一
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屬諸朝會穆宗沖逸不知
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
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
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授其第為佛祠遣

使者以節印皆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夜遁
易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
或疑其詐而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
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而窮獨不能自存者
官吏就問賜粟帛總家與其俱行軍中世懷其惠
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皐夜間
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璵及弟約至長
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處護緣喪亦卒宗繇
人喜兵善謀畫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

變籍其軍材驍悍暴不制者悉薦之朝若克融與
爵位使北方歆羨無甘亂心克融在遣中是時執
政非其人所見總納地謂天下晏然無復事克融
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
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貸乃內怨望會張弘靖赴鎮
因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
謀以疾廢臥家衆往請為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
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趣赴鎮而瀛莫管
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殺兩縣寇尉
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

州節度使陳楚破其衆二萬會鎮州殺田弘正
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
先誅廷湊赦克融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
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寶曆元年也
明年將兵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
擬頡頏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
匹羊十萬請直償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遣也
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訴使者又上言
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下五千助營宮室乘輿
且請貸三十萬緡一歲賞帑怒用裴度謀忍不問
以好言答之踰年進封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
克融及其子延齡部將同推次子延嗣立領留後
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夷族其家
李載義字方谷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俠游
力挽彊搏鬭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
伐積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
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
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
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韋雍子留不遣及是載義
悉護送京師雖饋斷并行裝而李同捷據滄景邀
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
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
白玉帶示殊禮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
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麾請朝不許令顧將
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
又以其嘗有功且善義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
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
朝所過暴掠吏不敢何禁但嚴兵口守虜悍習益
驁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
語尤凶驁既就館橫須索撫原鄰人載義召暢語
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且謂不容將軍暴也
天子厚饗以禮客有不謹吏得論死若將軍所
部不戢而殺掠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戒
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當門暢嚴憚之訖無犯者
進兼侍中命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累
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
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
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所發後志誠被
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剖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
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戮其妻息十一人其天資貞驕

暴云帝居法宮殺之也志誠者事載義為牙將載義
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
自為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
為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副大使明年進檢
校吏部詔下郎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
知尚書改僕射為遷秩令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
如復為尚書則與軍喧懟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
怨望軍有嫚言因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
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
文穎不肯受輒去帝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八年為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
誠在鎮嘗為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
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
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部尚書為
副大使會昌初為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
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
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
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謂河朔請帥皆報下太
遽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

為絳所殺復請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為
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
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
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
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
廷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
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
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
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為軍
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

公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十帳逼漁陽
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
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
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
因詗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
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雜虜
乃先以宣門將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
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
病死畏仲武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
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

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
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
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卒諡曰莊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
留後俄進副大使辜勳多不法畏下爲變乃託出
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
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
尚書倖父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恭率坐以小
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罝
罘於道當衙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
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毋蔑曰尚有知於
我乎邪父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
州司馬後居東都又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
必羣噪乾符中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
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以直方百口不自存每
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
詔還檢校右僕射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黃巢犯京
師直方迎灞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
多匿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部

知兵馬使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累遷檢校散
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
弟允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
佐用度詔嘉美賜玉搢實帶錦綺進兼侍中咸通
十二年以疾求上節印使醫宜藥詔聽以子簡會
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性
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
朝比弟宰至大將軍刺史部佐者而軍中推張公
素爲留後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
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衆憚其威望簡會
知不可御即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
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
皆降資沈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
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故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
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
擊不利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
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

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
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
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
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
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
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
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
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
李全忠率眾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
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鎔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

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票將劉仁
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
千蒙羊皮夜布野以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
群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
遁還畏得罪乃裒餘眾反攻幽州
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
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
茅土兆也傳以三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
可舉死眾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

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勁兵姣
軒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
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
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
張濬因請用兵及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
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
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
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
鎔克用還圍雲州攻鐸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
取雲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

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牙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
地居幽州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
求援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
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匡籌留後檢校
司徒匡籌妻張國色匡威酒酣報之籌怒匡威軍
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即授檢校太保爲
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歸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官
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亂人人恐懼
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
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

美其山川乃具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設方略陰施予以悅士心鎭軍思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謁匡威匡威士出甲劫鎔入于城戰不勝鎭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鎔殺兄罪攻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讎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伺其隙下武嬀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再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將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其輜重僮妓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發喪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弟相伐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抒恐不足以付保之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也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鎭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好大言嘗自言夢大旛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鎭將數以策干克用請兵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

匡籌遁去仁恭與符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數遣使者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不遜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恃梁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滄有滄景德三州遂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戲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稽邪自是仁恭益驕頗有窺河北之志率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南侵魏博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梁太祖令李思安葛從周救之屯內黃仁恭負勝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州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爲不勝守文躡其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身走衆無遺者從周與邢

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
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
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
寧從周逆戰老鴉隄仁恭敗退壁瓦橋軍辭歸
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
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
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
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
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壘溝之內
外援絶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

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
丁會潞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
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
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丹土
爲錢斂眞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
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
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
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
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
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王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
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關也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唐書二百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
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李正己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矯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大溲流離衆軍哄然大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遂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曜反諸道攻之共拔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彊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擬天下兵為守備司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為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侍御史正己署淄青二州刺史又為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己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為悅援悅困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illegible]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益蹙會[illegible]曰[illegible]陰納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擊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會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illegible]王武俊連和僭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己納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節度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師詔起為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為納所據以專利後滔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數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嗣武俊易其弱且喪時將兵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戰而潰帝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毀三汊聽命會[illegible]其[illegible]獨孤造[illegible]京師遣大將王濟從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其腹以國為夫人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告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聽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諸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偽作遺詔欲反邪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尚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疾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幸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殺自尚焦[illegible]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李文會立師道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illegible]與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暇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將佐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輒夷其家以故能脅眾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諸道進兵而不受詔詔遣卒二千趨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帝一意討蔡謀皆出宰相武元衡得君願為公密刺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為山浮屠圓靜為之謀元和十年[illegible]郎中權[illegible]既裹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

嵩氏賊突出轉略織部入山中數月擒山棚首山棚怨道宗奪鹿殺之圓淨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勇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鼠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卒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為詗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晏平飲博甚歡晏平歸以為元濟暴帥戲萬而晏然居內寢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素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它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敗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留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留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留三也今公若已暴上猶許以自且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

諸將議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慮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將十餅誘之去矣師道遣承度詣京師殷俟其還斬之承度待命不敢還帝以其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至師道嚴兵見遜讓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遜將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懦昧不自決私與婢婦計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戰三州不過失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言以軍不附為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遣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遍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用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極

懼不敢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妻魏曰
悟兵反我求為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廁間兵就
擒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
空今為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俛仰祈哀弘方曰不
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暴其尸無敢收視者
有士英秀為殯殮之馬總至以士禮葬之初師古
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
度河也會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詔悉赦之
給繒絮還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
中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質孥弘正營
[illegible]
召澄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表師道妻
魏亂妻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宅宗屬悉
遷從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為朗州司戶參軍親將
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詐約左右欲
圖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名益曰
日華父元皓為安祿山帳下偽署定州刺史日
華籍本軍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屬州也孝忠
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
岳姻屬即詐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

州既治裝悉斂帑以行軍中怒曰焉有士飢死刺史
不棄豪邸吾息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
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某等覓
帥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
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隔阻
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
嬰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無以為儲
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隸易定
軍能絕易定而歸天子自為一州毀申訓令則易出
無刺則附可元益侯襟君能用僕計請言天子為
天子可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擢度
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為使歲給錢三
年進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讓義武錢十二萬
緡糧數萬斛以宇為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
華歸己日華紿曰敝邑為賊攻力屈則下之若假
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
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滄方睦且有忿乃
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謝結其
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
擢知留事詔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子入

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
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
史賜軍號橫海即以懷直為留後明年為節度
使九年來朝寵遇之甚渥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大
第宮女懷直荒恣畋獵不恤下程懷信
乘其畋閉門不納懷直以其從走京師懷直入朝
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大使懷信為留後以懷
直為右龍武統軍明年懷信為節度使貞元十六年
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永貞元年懷信死子權嗣領
軍務詔授留後元和二年拜節度使累遷檢校兵
部尚書爵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遇之遷鎮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為執其父業
舉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懼不安乞入朝至
京師固讓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徙以
授司空為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在朝者
衛官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承宗為偏裨承宗時
虔用其謀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
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
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
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為橫海軍節度滄德景
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責錢千萬使子同捷入
朝既還即奏同捷為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
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襲乃計選材武以所私結
士以棣州刺史王稷善撫眾而家富于財全略內
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
鄰藩求領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
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
巽入朝而使其舅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
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詐言軍中留己於
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
手詐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
削官爵命烏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諸
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傳
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倚王庭湊庭湊益援三
鎮議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
七獻諸朝王廷湊奏本關滄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
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別將灌城凡七月其將
張叔連降始刺史樂濛以同捷叛密上變為
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棣州是時帝王廷

湊胡貲且討之兵須夥發詭發不時始置供軍糧
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縱
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
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襲無棣
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
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
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殘滄同
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
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者率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
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從
湖南流崔長商州同捷弟同志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
所云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唐書二百十三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二百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為縣捕盜犯
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曆
中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
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
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納
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
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饋運乃通進圍濮州拔濮陽
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遂檢校兵部尚書
兼曹濮觀察淄青兖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
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
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聞東乃詔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
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
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
俄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
縱輕財好聲具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
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紐

手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
一端示不忘本數敎敕玄佐盡忠於朝見縣令走廷
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
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
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
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此
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
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
士朝皆貴幸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

唐列傳一百卅九　二

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
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
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
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氾水玄佐柩將遷士請用士禮
瑗不許衆皆怒陰衷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
使坐重榻墨其衣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
令李邁臠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財賜衆使吏
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討議竇參言汴人挾李納以
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
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

師士幹知玄佐死狀遣奴持刀給爲弔入殺士
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
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且之皆執其
使而士寧及嗣當軍殺人不恭[illegible]又淫烝父諸妾
遇吏民妻女輒亂之或臝而觀每出獵數日乃還其
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嘗與玄佐同里善
撫衆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以衆
二萬畋城南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
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
拜於是分兵閉關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

唐列傳一百卅九　三

速去不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以五
百騎[illegible]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illegible]
人從[illegible]
數十人以[illegible]
萬榮[illegible]留後[illegible]
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illegible]許使
其子迺將兵行[illegible]因其怨使反攻萬榮不
勝劫運財兵掠殺[illegible]人而惟清奔鄭州彥
琳走東都自歸有詔[illegible]
逸淮[illegible]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

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執按之或言為士寧所
教萬榮斬之以狀聞徙士寧於郴州俄進萬榮
節度使會病以逎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
里閈而署子逎為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涚
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足夜惟恭與監軍俱
文珍執逎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蔭為諸王府戶曹參軍事
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
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
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

以少誠為前鋒軍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
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
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
誠[illegible]能儉嗇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
苛法而忘所歸及老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
恬於搏斸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甲
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盟士師甚獨鄭常楊冀
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殺宋少誠益肆
諸將以結叛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
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誠

通追後上官涗遣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
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
襄陽兵戰吳房朗山斬其二將王宗以壽州兵破
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顓進
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
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招討
處置使上官涗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
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乘遂大潰
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溵水汴宋徐泗淄
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

潞滑河陽河中兵遁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
蘇光榮壁溵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
昂河陽將權文旌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
少誠引兵去全義營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
當持以紿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
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
移書其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
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釋少
誠復因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皐
上言以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

下若重煩元老東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
流趨荊楚可以擒翦元凱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
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
帳下必其賊黨必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
少誠生亦何足贖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
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
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少陽者
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
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為弟署右職親近無間
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為外鎮少誠乃表為
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緣軍附賴少誠病寢家奴
單于能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
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
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
少陽不立藉役籍除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
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
軍不肯朝然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
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偽表請元濟主兵帝
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
也少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

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婿也勇悍久將善為兵
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騎三千由壽之間道
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
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荊衡黔巫
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
崤領二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横行元濟猶
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
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盜兆縊其屍而囚惟
清帝以三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
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
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所在留之少陽死四
十日尚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
殺元濟並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輟朝遣使弔贈
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
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
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
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
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總兵臨
安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等州招
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人

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霑凡三日田弘正韓
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
不設備為賊所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
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
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尉度其至便代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
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贍趙曄王仁清
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
李師道饋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
文通引兵毀賊將于崙董重質戍史發固鎮營苔

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溵河
敗之夷其屯斬二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
擢高霞寓唐鄧隨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
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鏉山霞寓戰朗山斬
首十餘級焚其柵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
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
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
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
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木瀨數百
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

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
內常侍梁守謙宣尉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
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胤右僕射布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右約束
屬官罰諸將恐懼北後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
軍更以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
菱芡魚鼈鳥獸至斷草根以給若民苦飢相與四
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置
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
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

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
三萬首伯良奔還蔡節華以陵城闕歸路賊
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攻破朗山執
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
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
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匹重質不與故不果降
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
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
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頔以是兵驕無所憚內
恃陂寖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

帝既責罷霞寓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象騎
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
撫使留守兼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
不勝度至大勞將士於是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
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元軍敗元
濟悉衆元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
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抵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
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將董重質
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
拒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命市降愬
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
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
執元濟檻送京師之辰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
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
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
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
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摠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
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
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
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
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
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
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
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
羣臣震懾率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
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
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
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
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
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
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
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
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
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
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
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
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
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
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
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
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
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
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
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
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
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
顏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
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
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
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

原缺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于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
左飡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
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
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
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
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
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

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以重質教元濟亂
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改
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中蔡州始輸貢物戶部
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宰慶之後羣臣繼
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
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
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擢
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
宥治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
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
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過奔潞州
王虔休復署為將彼病亡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
百萬在焉悟破鐍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
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貰免李師古厚幣
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
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慴師古奇
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媦署牙門右職師道以軍
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
賴師道拔討使將兵屯曹州以一而信士卒樂為用

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從營潭趙鎮
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
悟當為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博
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壁薄城下矣左
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
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
密諭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屛語移時悟疑
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博兵彊
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為
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

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
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
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畜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
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遲明
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
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
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徙宗正從昭義軍朱克融
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
廷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
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

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擿兵退匿承偕因之帝重違其心故承偕貶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罪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奴者妄言師道以兵屯增礪防悟悟懼恐命將祭其千人自往求衣糧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

從諫始從悟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入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謀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宰相權貴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從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近鎮大將領節度入軍使其宗備使軍情有歸誅自安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願獻山

棠從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皆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同日皆夷從遭立門外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狀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輔政賴其論執以分權綱中人憚而

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怨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懼憂感欲自入朝殺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

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擅山東權勢重遂且生疑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姻黨有嫌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署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誼遣將姜崟請醫於朝中人與醫皆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

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稹以母夫人侍不可屛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有變趨出賂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為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眾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言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挾出稹為衰絰內曰毋更欲殺我使諸將唯然唯然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崟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自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教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百僚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

大臣諭以上旨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爵詔諸道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冊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洺略任堯山向滏河中陳夷行營翼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殺四將以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卒武與眾憚畏宰而茂卿負戰勝冀得賞乃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兵益不可言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

偽北戰所比宰入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稹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父胡茂卿扼胝張根稹聞其貳召誅之宰進破劉公直於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詔遣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書許稹因縛石恬往受之賊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請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拔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出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

稹猶不敢始從諫所將死命稹頗驕奢奴故李士
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無鬭志府
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
實而溪苛暴民聞其貨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
弟裴問守邢州別將兵五百號夜飛將多富家子
其家以輸貨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
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白歸成德軍王釗守
洺州給士皆布一端揃檄代戍更劍罰報曰庫物
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
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溪等以次降成
德元逵以次為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
郭誼與王協始謀斬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
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
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
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
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凡相首送王宰獻京師告
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
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怒稱之死誼斥
從諫妻裴氏幽之收其貲私於已建大廄曰望雄節
宰相德裕建言稹幼劣亂繇誼始及軍窮援乃詞

稹激衆不然無以懲姦臣乃今北徙宜悉取逆黨
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
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詔雄率兵如數以入
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
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殊死枝拄士卒殺
之自惟信者隨衆將兵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
殺都將康良佺欲降雄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
卒降劉有詔從諫且死乃置稹軍中宜剖棺暴尸
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
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弟事悟為牙將常
對從山秀峪口我死必葬此從諫者立其地當三
世為都頭昇姓何比謂都頭翼姓至是稱比為之
過二丈不利誼以叟假刺史乎三丈得石蛇并三
卯于坎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其三子同誅張谷張
沿陳揚庭皆有文將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
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恢鑛侍人號新聲
當從諫治園堤治第驕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
節度非有撫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
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
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忠章式爵數館

覆盲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白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思以骨肉賜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洲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亡歸服弃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閒斬其首宅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

之從諫不悅號儒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戶還閒裴公敝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牀下家人以為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為子孫計從諫不妾從願封夫人許之詔不襃怒毀詔不與從諫亡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顧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詐裴會大將妻號哭曰

為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愉以之毋訖諸婦亦泣下故將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館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又病有言琢所與造皆逆感疑有異謀使稹數其罪殺之府中洶洶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晏孫也累調河南尉從強直嘗客昭義為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死稹[illegible]騰實闕佐之亦陽之不甚吝從諫稍佐之力望從近

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稍宜章士齡等恐佐之妻毋有所聞說即奪毋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偵室中虛實稹因以妻訐不見禮稹遂殺之武鄉令盧讜賓倫高狀以稹拒命因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長生術不為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為吞揚庭等所詭居洛從諫不之疑稍敗有為帝言者釋伊闕令而贈辟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洪家禁令先射詞比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大近臣宣慰度

軍使宜乃與節鉞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
不能定故藝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積初不意帝怒
所見討及歲元稷詔示鎮卒族號慟款自歸而愚
懦不決云自濬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
長短術與從諫尋善署大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
才丕懼乞爲游弈深入以圖辟劉縝遂自歸議者
疑爲賊遣德裕奏言刷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
勸餘帝召見擢折州刺史丕請取檢社東徑武安
入討賊雖那洛未下而兵不得救路不能揭幷亂
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枕走集德裕言處
支户部物積代州兮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
幷兵未至而幷已合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
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黨項叛從鄜坊節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
不能知唐中衰姦雄闞覦下奮卒賤趙燕之地幷
爲盜區挐叛百年爽從其人而不能復皆上庸佐
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昳以奪破明宰萧俛崔植
等謂耶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頗能言之唐
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
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
班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
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
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
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
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
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
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於後親築
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
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
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謂當能息匈
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弒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
爭彊豈不惑哉然前代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
以天下初定紓一時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詩

寇益希跡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歷耗華夏連兵
積年故殫天下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
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從漠北是以秦之過漢傾府
藏給西北戍二億七十萬呈畢取女嬪於宮廷報
寇良人降於沙漠夫以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
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
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宗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
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婁敬
之喪數即異類崖原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
晉荒俠若屢垣背本險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
金印紫綬食王侯之奉牧馬之童乘羊之隸貴毳
能遊利者相錯於路來瞻之利絲帛所生散於數
萬里之外胡我成驕華夏困蔽方其強也竭人力
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強則內攻中
國爲荒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
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賜守臣則將良富利歸
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
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
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

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
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
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
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
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
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
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
招怨是饋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
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
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
臨以強弩非求勝也避其鋒也蟲蛹何禮讓之接
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
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
戎據陝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皆制置
異術古今殊時乎唐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
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
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
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
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

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
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商估技又秦
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
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腴
一斛成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
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
未嘗暫息計其要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
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
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綠
力薄材食鮮盡拒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

饒誘衆夫趣耕耨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
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
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
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
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
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
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勸於

找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已立於壇壝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
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
過其敗五也元和時闡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來走命未幾而燕趙劃引師起將五敗益
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唐德建中閒
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

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
疲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
可南蠻殘我至韋皋撥發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
入貢擇羣蠻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
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
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爲蠻
嘗有窺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
非常使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
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以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
沙參粒故戍卒怨望而已蜀殆危憂孫樵所謂宜詔嚴

道沙磧越舊一州度所得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共分邊則多險相地分屯春耕夏種以資衣食秋冬嚴守以俟寇戍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更無卒資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錄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鄉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始畢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隋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長守文帝崩此其類耶二年始畢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入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詔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發卒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俟儉特勒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

與射設隔弱并不立遂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頡利見聽以發兵與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使居東牙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王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驁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和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寇延州塞者

將與戰不能有所得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獻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秦王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徂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顗獻俘五千虜屬大霖闕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畜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寇渭源一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朔州及陰盤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

元吉屯豳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驟數為諸將所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寇邊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饟道絕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隴坂以數百騎挑戰是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按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與可汗決若固戰我以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有盟陰揣突利有貳心乃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卻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秦王為昆弟帝見思摩者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君猶見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甚雨弓矢皆弛是豫辭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獻款比擬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命始秉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藺謩戰新城大敗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掠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為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以數千騎綏州劉和去敗并州數縣入朔鄜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儀鳳涼州都督長揚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靈又寇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隴渭開平前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

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
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
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
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
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
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吾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
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
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
德彜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縶於門下省乃與
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
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
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難謂不能師我若
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
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旣深懼
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敵之命在此舉矣
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
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

陛下不聽旣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
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耳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
伏兵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發諸前取之反
掌耳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
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爲怨其可
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啗之必驕驕則亡之
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
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
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
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
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
入朔州聲言會獵羣臣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
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
災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
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
突利有兄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
曰戎狄無信我雖如約彼當負之今亂而擊之侮
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屯太原經略之頡利亦

擁其衆遁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
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
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
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
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突厥俗素疏略頡
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
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
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裒斂苛重諸
部愈貳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

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
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
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
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
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
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
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
射設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
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
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

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
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
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
於后者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
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
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
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
往撫靖知儉在頡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
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
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

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
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
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
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
兵不戢部落携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
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
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廩食
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
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
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illegible］鴈［illegible］長城之［illegible］

暴骨如莽有司其以酒脯祭焉瘞藏之又詔隋亂
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
為平民頡利不室其顏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
憀與家人悲歌相泣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虢州
負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史辭不往遂
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
帝不恡粟帛興士眾營護以存立之至始畢稍彊
則以兵圍煬帝雁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
邪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
羅支顧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

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豈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
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
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
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
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
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
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始畢以
為沙鉢羅設督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
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
降頡利以為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眾來漠南地

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
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
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敗之
非慕義自歸也請悉籍降俘內兗豫閑處使習耕織
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
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
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
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兗豫則乖本性非
函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
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

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
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
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
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
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
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
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
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
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
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

讐豺虎負固遁寇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
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
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
何患之恤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
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
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得統部落視地多
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
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
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
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為將

軍中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
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
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
立用次弟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
特勤主胡部斛特勤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
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
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
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
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

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往者國家勞
己以安人則祚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衰
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
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
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
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
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
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
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
侵掠長為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

道中年二十九帝為舉哀詔文本文其墓子賀
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
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闘晉
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
風晉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譟而殺人
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廄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
斬之放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突厥中
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為乙彌泥孰
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從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敗民奔隋磧北

詔部奉思摩為可汗啓民歸國久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為夾畢特勒而不得為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為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今復以思

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喜也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蒔蘖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

孰為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為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為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實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衞更拜右武衞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為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

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突
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
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
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為小
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
乃往歸焉其為人沈果有智數衆頗附延陀畏
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卒追不勝寘金
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壞去夷博即
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
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
延陀後遂裴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
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
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
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
特勒鬭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發
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
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偘師攻阿息山
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
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

陀破爾遯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建
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獻俘社廟又見昭
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
國不聽乃遣子菴鐵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始
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
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
萼等八州即擢領酋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
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
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
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
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
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
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
旭輪為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
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
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
傅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
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

安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雪士飢寒反為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衆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討擊之又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溫傅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鶴群飛入塞吏曰所謂突

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鶻還塞無一留者泥孰匐死餘衆狼山聚掠雲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擊走之永隆中溫傅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于夏州走度河立為可汗諸部響應明年復詔行儉為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懷舜與裨將言伏念與溫傅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等信之輕兵次實遺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傅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在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傅相貳因遣兵襲伏念敗之伏

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為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為虜所乘死不可算皆卑辭首伏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領兵躡之伏念逼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傅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者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

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為可汗以弟默啜為殺咄悉匐為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謀遂以為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部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嬀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智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遏邊嗣聖中挺間連孫嗣代捄史士

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將擊
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處平戰不利死者五千人
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
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
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
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當追虜即破欲幸
取功乃募兵出塞二千里闚虜無備趨襲之將至
漏言于軍虜得整眾出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
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
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

立
默啜自立為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
民武后以薛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
昭德為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為司
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
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
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
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
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
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

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
漠部落盡得李盡滅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
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
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殺略
為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為后子竝言有女願
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
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
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
嶠亦言不可默啜怨語慢執使者司賓卿田歸
道於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

千帳繇是突厥遂強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為
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齊莊持節護
送默啜報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
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
囚延秀等號知微為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
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
千降虜入圍媯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
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
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兵凡三
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為天兵

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攻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殆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俄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為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為後軍總管將軍嵎夷公福富順為奇兵總管擊之時中宗還自房陵為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為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為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為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為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剽有之諸將皆觀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匐為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為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

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為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嬀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與季昶掎角又以相王為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厚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鄣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陘為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

乃遣子楊我支特勤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
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
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庭都
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
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
為金山公主賜賚優縟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
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
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
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
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

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蹋實
力胡鼻率眾內附詔處其眾於金山以右羽林軍
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
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
軍郭虔瓘為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晙副之撫新附檢
斂默啜虜歸者進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
應援虜勢濅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
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
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

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
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
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
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
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
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
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
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
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
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
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

不為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眾突出擊默啜斬之
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
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
是為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
次讓於闕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
年以特勒為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勒
盡殺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婆匐為默棘連
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
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暾欲谷與謀國年七十
眾尊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自河曲歸之始降
突厥在河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
及是皆悔為寇邊使遮訴索弓矢無以射獵為生
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
軍大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眾潰釋知運去懼
得罪盡北走王晙又破其左殘默棘連既
得降戶欲南盜塞暾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
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
城所居起佛老廟暾欲谷曰突厥眾不敵唐百分
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
強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

居戰一敗必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強術
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
許已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
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
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
酺及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
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
漢士卒發兵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
王晙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
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暾欲谷
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晙與張
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
前三日悉眾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
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眾逼突厥
牙知晙兵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兵
出士殊死鬬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近
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
悉蜜眾走趨北庭無所歸悉為禽還出
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
率兵討擊暾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

吾且安歸必有功發令于軍曰敢辭者斬羣虜
懼遂退比十年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去敘
夜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之眾
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
獻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
益兵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
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說曰突厥雖請和難
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
善戰暾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徐勣流也三虜
協心知我舉國東巡有如窺邊何以禦之光庭即
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
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暾欲谷坐帳中謂
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
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
子也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
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
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
臣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
校佩弓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
發奉兔蹈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日不

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
下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仗內馳射屬封畢厚
賜遣還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
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
書帝嘉之引使者梅錄啜宴紫宸殿詔朔方西
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
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
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
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視
之必悲梗默棘連請昏帝許可於是遣哥解
栗必來謝請昏期俄爲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
啜夷其種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
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
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
是爲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
爲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
可汗如禮天子新歲獻月顏以萬壽獻
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亂遂
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
士之精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

勒部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
苾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
之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
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為頡跌
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
使者來而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
米施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
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
以葛臘哆為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
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匐立是為
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為可
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
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
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
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
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衆自歸
帝為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
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
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其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

紇其後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
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
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
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
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
庭北八日行得北庭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
處蜜伊吾等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
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
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以立大邏便國
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
杆子攝圖是為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為阿
波可汗自領所部沙鉢略襲破之殺其母阿波西
奔達頭當是時達頭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
萬與東突厥戰而阿波亦為沙鉢略所囚及啟
民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啟民
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既囚國人立鞅素特
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
子達漫立是為泥撅處羅可汗政苛察多失眾大業
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留

其弟闕達度設立南牧於會寧郡即自稱闕可汗江
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魏縣還歸長安高祖
為降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不受曰朕
所寶者赤心是無用也可汗有馬三千武
德年蜀號吐烏遣使可汗與連和
者曹射
勝寺達干拔谷與吐谷渾相東突厥滅
薩那朝隋國人不欲被留不遣乃共立
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三彌山玉門
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死其弟統葉
護時是為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
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
諸國皆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
遣使來以曷薩那請殺之帝不
許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為患秦王曰不然
窮我殺之不祥帝[redacted]不聽宴禁中酒酣至
遣使者殺之不宜也射匱亦連年修貢
臣卿師子華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
厥統葉護可汗請婚帝詔利大雁乃與和約毋相伐

也統葉護可汗求婚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
遠急不可杖可與皆乎封德彝曰今之便莫
若遠交而近攻請許婚以威北狄待我既定而後
圖之許其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
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
以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
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
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其彊不以恩結下衆
怨多叛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賻子帛焚祭
其國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為屈利俟毗可汗
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可汗既
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
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咥力特勒
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為乙毗鉢羅
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立國相攻不解各
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為贈上柱國
并貞觀四年俟毗可汗遣使請昏帝不許詔曰突
厥亂未定何遽昏為各其部毋相侵由
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附葉護可
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

保金山為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
即北討鐵勒為延陀所敗性猜狠
小可汗乙利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
皆沮貳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
焉耆設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共執肆
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
是為咄陸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
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為兄弟而泥孰
代立或曰伽那設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
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吞阿婁拔利苾

咄陸可汗賜鼓纛綵巨萬泥孰遣使朝屯日太
上皇喜使者兩儀殿謂女孫無忌今夷率服
有平無忌上千萬歲時太上皇喜以酒屬帝
帝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明年咄陸可汗死弟同
娥設立為沙缽羅咥利失可汗歲遣使奉方
物帝府而不自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
一人統號十設亦曰十箭為左右左
曰五咄陸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
三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
姓部落云然不為眾附為統吐屯以兵襲之

咥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咥利失與其弟
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召國人
欲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會統
吐屯為其俟斤所殺欲谷設又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乃復
故地西部卒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
乙毗咄陸可汗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以伊列河為界
自伊列河以西屬乙毗咄陸其東咥利失主之自是西
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之
北庭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觸木昆等諸國皆臣之咥利失與其部吐
屯俟利發以兵攻咥利失咥利失挺身奔拔汗那

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
死弩失畢大首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
是為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
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牙雖合水北謂之南
庭伊列河以西諸部屬焉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
何穆國皆附隸焉時咄陸兵強與沙缽羅
交戰會二可汗使者偕來帝敕以輯睦令
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
之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
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

焉耆[illegible]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圍天山而不
克[illegible]多逐北拔處月俟斤之城追遏索山斬千餘
部而歸咄陸可汗[illegible]傲留使者元孝
遣安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
天子等否遂與[illegible]米國即襲破
其人取貲口不以[illegible]毅怒奪
之咄陸斬以徇[illegible]咄
以汗多殺士國大亂[illegible]火羅人[illegible]勸其
返國不從率衆去保[illegible]及石國[illegible]去略盡
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拔[illegible]阿悉吉闕俟斤逆

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illegible]失畢不欲咄
陸為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詔通事舍人
無隱持璽詔與國人臣擇賢可汗子孫賢者
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
匱可汗
匱既立悉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
曰木胡城咄陸勒兵白水城出鳴鼓角薄關
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
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
乃走吐火羅乙毗射匱遣使者方物且請婚帝令

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蔥嶺五國為聘禮不克
[illegible]之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汗部落
數蜜可汗五世孫吳步利設射匱特勤
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
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
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咄
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illegible]無常
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
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
率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

茲請先驅為向導拜昆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
殿厚賜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
其部於庭州莫賀城密招攜散亡廬幕益衆方帝
即謀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
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咥運入宿衛
惟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
勒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
號沙缽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
咄陸有五啜曰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
暾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

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暾沙
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
[illegible]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強勝兵至
[illegible]為賀魯所親[illegible]遂寇庭州攻陷數縣
[illegible]于是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
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
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為副發府兵三
萬[illegible]回紇騎五萬擊之[illegible]安中國以
[illegible]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
雪謂我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遲延及春且

生變縱不能遂擒首惡必遠遁[illegible]其兵本從賀魯
而叛[illegible]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
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鞍馬又不可久留
[illegible]使賊衍其黨附除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
[illegible]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亂發
[illegible]處蜜等兵[illegible]一月食急擊之大軍
[illegible]上為之京師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
[illegible]覽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
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
邪孤注[illegible]引兵[illegible]據牢山建方等攻之[illegible]

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illegible]其師六十不[illegible]
義所訂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即處月置金
[illegible]乙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葱山道行軍
[illegible]諸將進討疏我咄陸可汗[illegible]死其子真珠
[illegible]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
節[illegible]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
[illegible]城拔之斬首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
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其人畜輜鎧
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
財貨[illegible]知節不能制[illegible]變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

大總管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
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窮討右屯衛
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
[illegible]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嬾獨祿等
[illegible]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
[illegible]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
[illegible]以騎縱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
[illegible]以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犯軍不
入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
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躡北五弩

失畢所降王咄陸附賀魯者聞敗趣南道降步真定方
分嗣業及回紇婆閏趣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
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霧晦風烈虜謂
我不能行也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遂去省日兼功上
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
真會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
山會賀魯方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
纛賀魯與咥運以數騎走伊麗水溺死者眾次于泉彌射至伊
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
干據柵戰彌射攻之定方[illegible]盡
奔其眾賀魯咥運將奔鼠耨施至石國蘇咄城馬
不進眾饑殺人以食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
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蕭嗣業兵至取之
長諸部兵開道置驛收瘞骸骨問人疾苦劃督
還之民西域下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
我則背之今天降怒尚何道且聞漢
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
憐賜賀魯曾一千帳主之今罪人既俘獻昭陵
問有司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
侯獻馘天子未聞獻學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

等可行不疑於是告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
裂其地為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為匐延都督府
施索葛莫賀部為嗢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
施部為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為鹽泊都督府
暾部為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為鷹
府又置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
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
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昆陵
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為繼往絕可汗兼
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
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
冢旁紀其詳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
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為奚利邲咄陸
鼓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
與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
將軍步真遂自為咄陸葉護眾不厭去之亦與
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
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
步真皆為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與

眞珠葉護戰雙河斬之殺處啜二人彌射步眞無
文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
盤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
討之至葉葉水保馬頭川五年定方俘其衆擊降之
龍朔二年詔彌射步眞以兵從凰海道揔管蘇海政
步眞惡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
政信之兵徵彌射往軍中盡斬之因矯詔發所
齎賜可汗召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
尼施拔塞幹叛去海政追平之步眞死乾封時咸
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

唐書二百一十五下

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
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
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送
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
行儉□召其部落長降別帥李遮
匐□□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
畜□擢彌射子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步眞
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襲交□分領
五咄陸可汗號元慶以侍□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
軍武后擢令率諸蕃長請以尊后氏曰武威號斛

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
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
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為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
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
韓思忠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
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為左衛
大將軍兼平西軍大揔管今撫鎮國人是時烏質
勒兵張其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
死長安擢子懷道為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
那獻為右驍衛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

唐書二百一十五下

十姓大使北庭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為十姓可汗
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
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
□□□□□□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
□□以獻為定遠道大揔管與北庭都護
湯嘉惠等掎角是突騎施□□□故獻之吾
□□求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
□□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祿為順國
公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
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擊之

之帝將詔王[illegible]與相[illegible]路[illegible]突騎
色救西邊隸安之地夷狄[illegible]非[illegible]也大
[illegible]
蘇祿以突騎施[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長突
[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汗
[illegible]李為
[illegible]闕[illegible]突騎
[illegible]子[illegible]師毅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賀[illegible]城二部

可汗[illegible]入侍[illegible]無所[illegible]突騎[illegible]奚
賀逆于[illegible]敗[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賀[illegible]下有
[illegible]附[illegible]乃[illegible]二十部將[illegible]谷
[illegible]西[illegible]節[illegible]牙居之南
[illegible]大[illegible]小[illegible]東降
[illegible]西[illegible]羅地聖曆
[illegible]神龍中封隊
[illegible]都[illegible]
[illegible]騎[illegible]大將[illegible]能[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十姓
[illegible]可[illegible]詩[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能中遣

[illegible]入朝[illegible]為鄉[illegible]引[illegible]一役引[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永[illegible]
[illegible]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汝兄
[illegible]

白以兵二萬擊突騎施[illegible]汝兄
守不相協能盡人事[illegible]請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鳩集餘眾自為可
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眾至二十萬於是
[illegible]西域[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朝[illegible]大將軍
[illegible]不受[illegible]中郎將王惠持
[illegible]林大將軍[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金方道經略大使[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天
子[illegible]可汗其後[illegible]歲[illegible]
[illegible]

騎施遣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
[illegible]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報蘇祿怒陰
[illegible]舉兵掠四鎮圍安西城進方入當國而趙
頤貞代為都護嬰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
[illegible]貯已而聞暹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
[illegible]使者亦來與
[illegible]不宜居上[illegible]
[illegible]蘇祿使者
[illegible]摩[illegible]吉[illegible]愛[illegible]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
[illegible]盡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為盡力又交通吐蕃

突厥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並為可敦以
數子為葉護[illegible]用廣而無素儲晚年[illegible]不聊故
國種稍留不分不始貳矣又病風一支攣不事事
[illegible]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
[illegible]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黑姓更相猜讎
[illegible]達干與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
[illegible]蘇祿子吐火仙骨啜為可汗居碎葉城
[illegible]可汗爾微特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
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
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

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走
[illegible]擒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
[illegible]與拔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
[illegible]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尔
[illegible]選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
[illegible]降敷[illegible]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
[illegible]國[illegible]更相攻[illegible]賴天子遣嘉
運將[illegible]危[illegible]得[illegible]首[illegible]以部落附安西
求為[illegible]明年擢闕律啜為右驍衛大將軍
冊石王為順義王加拜史王為特進賜[illegible]其功嘉

運石吐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以為左金吾衛
[illegible]外大將軍脩義王頓阿波為右武衛員外將軍
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
[illegible]年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即誘
[illegible]諸落叛招諭乃并妻子及纛落部降遂
[illegible]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
[illegible]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
[illegible]斬之以大纛授黑姓都摩支闕頡斤
為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
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為可汗數遣使貢獻十二載黑

姓登里伊羅蜜施為可汗賜冊至德後
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
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
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
役於葛邏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厖
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嶺眾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於路死者暴於
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
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
皆往從之其心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
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欲借兵以助討賊故
詭臣之既而不可計事見利而以又與賊連和殺
掠邊民於是舉國入寇帝謂羣臣□□□□太宗
身衛京師責而陵閶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
闕下遂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
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
不忍於殺俘而遣善任將必其功善策帝之
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宜衰當始與雖連
之盛衰係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
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
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
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為乞
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
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
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
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
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
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
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
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
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
其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
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
地有寒癘中人輒痟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

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為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為盤凝麨為盌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稞麥蕎麥䝁豆其獸氂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為裘獨峰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為冢塈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為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氂牛使客自射乃敢饌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據地為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

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饋糧以鹵獲為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蠡擊鼓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眾木為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為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閭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索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為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為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

萬人屯松州遣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
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為
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
集為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
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
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為行軍總管率步
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鼓其不意斬千級初
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
人至是弄讚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
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

以為聘十五年春以宗女為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
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讚率兵次柏海
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
愧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
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
弄讚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為華風
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
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
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
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

順臣謹冶黃金為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
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
天竺所鈔弄讚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
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讚以書詒長孫
無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
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賨王賜餽
[illegible]與[illegible]等諸工詔許永徽初
[illegible]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羅等復請昏未幾吐
谷渾[illegible]東[illegible]兵擊之而吐谷渾大

臣素和貴奔吐蕃具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
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
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
等出涼鄯之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為
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
渾之罪帝遣使者詰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
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
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彊國始入朝占
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
妻之祿東贊辭曰臣先臣為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

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illegible]吐蕃[illegible]宰相姜恪閻立本將軍契苾何力[illegible]未可以師何力曰吐[illegible]所得至[illegible]而驕之[illegible]勝以衰[illegible]師勁之

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

不逮父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絺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illegible]何邪仲琮曰[illegible]以仲琮非用事[illegible]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願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

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擊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發劍南山

首[illegible]龍支吐蕃敗敬玄又率[illegible]青
海上將稽戰沒敬玄頓承風嶺阻險不得進吐蕃
壓[illegible]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
斫其營虜[illegible]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
既敗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
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
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
蕃內侵盍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願戢兵息人或言
虜盜邊兵不得休不可與和或言營田
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
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
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
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
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
會葬調露二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
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
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
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劍
南募兵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迫其鄙俄爲生羌導
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屬之其地

東與松茂嶲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
抵突厥幅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
文成公主薨遣使者來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
行焉使吐蕃論欽陵欲拜己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
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婆復入良非川常之
[illegible]時[illegible]朝貢[illegible]元年詔文昌
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
古[illegible]討吐蕃[illegible]坐死從明年復詔文昌
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
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黨項種三十
萬降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
二萬迎之次大度水[illegible]曷蘇[illegible]而[illegible]插
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即其部置葉州用昝插
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
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與西州都督唐
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
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
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
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
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

列四郡據兩關[illegible]匈奴右臂[illegible]今居
以絕南羌[illegible]長驅數千里傾府庫
殫士卒行人[illegible]不絕[illegible]作度徼[illegible]法稅
府並推酒泉[illegible]不懷[illegible]然出匈奴[illegible]是
[illegible]遠闊[illegible]戎賈夜[illegible]中[illegible]後
[illegible]文[illegible]識[illegible]跡
[illegible]一[illegible]相[illegible]內
[illegible]並[illegible]吐蕃[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
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
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
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
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
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
悉亡議乃格[illegible]是吿領勒論贊[illegible]可汗阿
史那俀子[illegible]與孝傑戰冷泉敗大嶺[illegible]守使
韓思忠破泥熟俟斤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
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敗坐免又
攻涼州殺都督許欽明[illegible]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
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

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
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
然天子許和[illegible]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
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
西土為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為
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為唐邊患
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吐渾近矣今捨不爭
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
萬里外邪且四夷唯吐蕃突厥之疆海之際廉不
勝數吐蕃獨存者以我[illegible]心得相保耳十
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纔一磧騎
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為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
奧多癘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孱將易以為蕃患
故我欲得之非規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
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
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而不為亦
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備崔
知辯從間道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
請元振固言不可許欽陵遣使者與元振偕來居中
[illegible]方面[illegible]三十年

為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畏之器弩悉弄長
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
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勒兵執其親黨二千
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
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
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帝遣羽林
飛騎郊迓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
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待甚厚
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
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總管率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

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
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而益首將
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勝是年乃獻馬
黃金求婚而虜諸部多叛器弩悉弄自討死于軍諸
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蹜贊為贊普始七歲使者來
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來求婚未報會監
察御史李知古討姚州蠻削吐蕃向道詔發劍
南募士擊之蠻殺知古尸以祭天進
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為姚巂道
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

絕吐蕃攻戎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
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上
許道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
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
婚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
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
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
節送帝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
帝悲涕歔欷為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
年改縣為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

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
怒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邑矩表與其
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
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
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丐左散騎常侍解琬涖
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
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坌達延將兵
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
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
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

虜三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殺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其戰功且弔祭戰士斂胔骸并瘞[illegible]吐蕃本以河為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illegible]二百里[illegible]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illegible]使吐蕃[illegible]安公主[illegible]入[illegible]邊[illegible]歲[illegible]王君㚟相繼為節度[illegible]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illegible]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強求與天子敵國語悖

慢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此時唐宰相豆盧欽望[illegible]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illegible]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illegible]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報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illegible][illegible]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為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政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為

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甥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埸自白水皆[illegible]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啜禄善者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illegible]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illegible]前盟可[illegible]不許[illegible]禮其使而遣之厚賜贊普[illegible]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

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久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㚟[illegible]入[illegible]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㚟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皸瘃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㚟豫遣諜出塞焚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illegible]躡

出青海西不淡合師乘而虜乏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兵青海君㚟縱兵俘以還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倚君㚟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遂攻玉門[illegible]故[illegible]從安西[illegible]護封頭[illegible]郡之[illegible]會君㚟為回紇所殺功下[illegible]帝乃用[illegible]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illegible]瓜州[illegible]城[illegible]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末朗[illegible]攻瓜州[illegible]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illegible]大莫門城焚駱駝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illegible]而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illegible]散走慟而走山又明年[illegible]伊[illegible]州兵[illegible]軍又信安王禕出[illegible]拔石堡城即以為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illegible]數[illegible]敢有[illegible]戰功不及賞者士自表將[illegible]戰有[illegible]留縱[illegible]如軍法能禽其王者賜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illegible]寒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illegible]其命謝都督刺史一[illegible]舅甥好[illegible]不[illegible]項[illegible]交構二國故失

悔此不聽唐亦不應聽[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更與[illegible]還議[illegible]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并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為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兵必與師師興則隱盜財[illegible]功[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其疲竭[illegible]陛下幸許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illegible]帝乃[illegible]遣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illegible]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illegible]遣使名悉

臘隨使者入朝奉表書甥先帝舅宿親也[illegible]張玄表李知古交鬬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故[illegible]敢失禮乎特以沖幼枉為邊將讒[illegible]遣亮死且萬兄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袍金帶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暠往

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
約和定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
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
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
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
使者出赤嶺遍諭紀貢并以將器備遺執政明年上
贊普數言其失徐請誅碎路擬象門不奪拊其後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
其國於是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鎮
與時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
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
忠誠無不可然朝廷未必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
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虜
畜牧被野明年傔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
世帝遣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
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
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
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
更號威戎軍希逸慚失信悒悒悵恨召拜河南尹
既而與惠琮俱見犬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炅

代為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
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
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
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壘左右之兵
少遣兵絕輸劍南粟餉軍十萬吐蕃悉銳來救昱大敗
以壘皆沒士死者數萬昱貪安戎將選故敗貶死
它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
蕭炅統臨洮以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炅遣
將追擊之有雲出軍上白兔躍大破吐蕃兵之敗以
張宥代節度劍南以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宥文
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得入奏天子更其議
拔兼瓊代宥節度兼瓊誘吐蕃安戎城主為應
導唐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
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涌虜驚引去復攻維州
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是歲金城公主薨
明年為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眾
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軍
渾崖烽騎將臧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
廓州取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
能守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

軍戰于海破莽布支斬首二萬級明年破洪濟城
戰石堡不克副將褚詡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
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
號神武軍又[illegible]其相乃入[illegible]十載安西節度使
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illegible]附閤羅鳳聯兵
攻瀘南劍南節度使[illegible]口[illegible]破
[illegible]數萬於雲南[illegible]哥舒
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illegible]實天
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
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一年蘇毗王子悉諾邏
來降封懷義王賜李氏[illegible]十四載贊普乞
黎蘇籠獵贊死子娑悉籠獵贊[illegible]
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
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
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取巂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
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
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
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
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

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
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
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
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
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
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
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
武王承宏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
奔荊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攻剽道路梗閉光
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紿
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
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
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
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
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
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
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劍南嚴武破吐蕃
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
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入寇邠州白孝
德郭晞擊卻之乃入居奉天西[illegible]入奉天拔

不戰聚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獲馬五
百取西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
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
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
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興唐寺僕固懷恩不得志導虜
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
磨尚息東贊尚野息及馬重英率二十萬衆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
德不能支虜掠生口數以兵略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
召兵渾瑊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
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
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
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
軍屯于苑吐蕃遍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
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得日進拔
虜一將躍出望而譁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
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弩數發虜多死凡三日虜
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
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
獲馬橐它幟仗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京
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懼多踰垣亡去者十八部中
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
使馬璘使徒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營九
嵕之陰于醴泉居人數萬悉俘之盡田皆赤地周智
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遂
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
是城中渭橋軍以兵會渭因死傷頗衆無主遂與
回紇爭長日夜回紇怒請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
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
固名臣帝乃班師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
書吏部侍郎兼侍讀修撰官宋祁奉　敕撰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即命戶部尚書薛景
仙報聘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宜祿
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
二萬斬級五百首長悉與論泣陵隨景仙來請境鳳林
關吐蕃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
靈州略邠州先是悉諾邏志結內附帝屯後數入邊以功
為南道將兼代之為東面節度使尊河隴郡守
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渾瑊
亦破虜萬人尚悉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
治守障於是悉括部蕃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
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渾瑊涇原郭昕戰不利
副將死略數千戶瑊整卒夜擊其營涇原馬璘以
兵擣之潘原所斬虜將死軍中哭乃得去盡收所
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
遣諫議大夫吳損使虜好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
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
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又明
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
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渾瑊涇州璘
屢追敗之於百里城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防廣氏
蠻黨項等於望汶斬首萬級獲首領千人牛羊粟鎧甚
衆毀德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
南詔與戰破之論為大將官論恐熱又侵坊州取党
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
獻恭戰岷州吐蕃大將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
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
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為朔方留後常
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
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
勵抵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曰悉
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內靖方鎮顧歲與虜確其
兵搖相假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
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勑邊吏護亡障無輒侵
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時乞
立贊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
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
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

原缺

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
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
東成州抵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
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橐它嶺并閒爲
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
既盟結贊請鎰就壇西南隅佛幄焚香爲誓升壇矣
宴[illegible]還帝命宰相尚書與吐蕃使者盟上安而
請盟之以疆埸不定復令漢衡使決於結贊以定盟
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
御史大夫于頎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
府監李昌巙京兆尹王翃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
區頰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
廟閱三日關播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
李揆爲入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
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頎持節慰撫太常少
卿沈房爲安西北庭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
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
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
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万
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聿往

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
壁游騎至好畤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軍李昇
雲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
門將軍康成使尚結贊屯上宜虜亦令使論乞
陁來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
入汧陽[illegible]
衆[illegible]鳳翔李晟[illegible]之民[illegible]
夜前守將吐蕃攻鹽州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
能守走去虜遂有二州天子以邊人戍役
下詔避正殿而自咎以駱元光涇略[illegible]度三年又命
左庶子崔瀚[illegible]使結贊[illegible]成以兵乃
自屯鳴沙欲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遊瓌渾瑊
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遣使請盟
天子不許即以賂將論頰熱[illegible]和於燧燧以
爲請以入見天子諾將以燧入朝守壁不戰結贊
遂還是時虜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illegible]
詔[illegible]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
來又修好何疆埸不明故行詐上涇州乘城自保
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
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願盟[illegible]將

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當復之
頗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
故約易壞請以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
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
請以主會上復使崔澣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不分地
境李觀既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
[illegible]先歸一州以爲信結贊辭曰清水非吉
[illegible]八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
受[illegible]將兼使宋[illegible]尚書以副[illegible]率師二萬待期
[illegible]元光之等計議所盟地左神策將[illegible]邠

[illegible]土梨樹林谷險[illegible]場設伏不如平涼夫陵
坦直近涇鎮有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
各以兵三千至壇外從從四百叩壇以游軍
交邏相入將臨結贊伏精騎二萬于西蕃游騎出
入瑊軍瑊將梁奉貞亦馳馬入虜軍虜執之而
瑊不知結贊請瑊等具冠劍就幄更衣從容伴
[illegible]三伐鼓衆譟而與瑊不知所出走幄後得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馳十里始得馬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
元光營乃脫裨將辛[illegible]兵數百據此卓與虜戰矢
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

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
[illegible]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illegible]中人劉延邕俱文
珍李清朝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
千餘人漢衡語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
殺我若亦殺乃不殺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
[illegible]之夜[illegible]守者寢
[illegible]京師既不
[illegible]既引去至故
原州坐帳中召漢衡[illegible]戰武功我力也
許我[illegible]而自食其言[illegible]將必得瑊

以瑊將捕之乃今失之徒殺八分何益也當使人歸
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illegible]而漢衡脫
虜人執[illegible]結贊之[illegible]石門以俱文珍馬
寧[illegible]唐而因漢衡叔矩河州辛榮鄯州扶餘
準鄯州帝[illegible]從中人[illegible]特[illegible]不受虜戍
[illegible]大與[illegible]思歸[illegible]以騎三千迎之火
[illegible]而[illegible]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
衡[illegible]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泌令日華榮
[illegible]良[illegible]明一子八品官[illegible]而下一子
九品官以次贈官[illegible]良臣[illegible]將蘇太

平屯隴州結贊以漢衡月華廷臣至石門以五騎
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
者以漢衡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
石嶺三分其兵撼隴汧陽開遠營數十里中軍距
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
落驅老弱殺丁壯斷手剔目乃去壽成將靡寔
大寨以七路度兵發之召神策將石季章
壁武功唐良臣移百里城又取汧陽丁男女
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哭投崖
谷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華亭絕汲道守將
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三千兵赴之
虜逆戰衆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叩壕兵不敢
出虜撤新城拔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收兵大衆
會夜牟約城中舉火烟不合虜衆散因掠芻糧乃去
更攻連雲堡飛石投中井皆滿為堡四絕塹而升
守將張明遂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生率
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皆不能得一俘
何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
據高原虜所進退候火以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毋
敢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

數年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虜游騎至不
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皆屯西門明年虜治故原
州保之而取所獲吐蕃首告不二万俗諸市以安
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
鄙焚吏舍民閭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
武無功初吐蕃盛寒不侵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
得唐俘多還人産稍習其故盛夏入邊尚結贊
論莽羅等及邠寧州張獻甫破斬數百級轉寇鄜
坊乃去五年韋皋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乞臧
遮遮虜勢殺失西南小牙不二年韋皋得巂州地久
之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
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為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
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虜引還
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
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堡焚積
張自外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
候道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
劍南山南深入解之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
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統方鎮盟豐
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

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為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陣戍扞下九年始築鹽州一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鹽州刺史兼中丞杜彥光戍之當是時韋皋功最多破虜捷五十餘所取城砦道元帥論莽熱以衆來援皋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十年俘馘二萬降首領論乞藏悉諾等碎十一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贊死明

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虜贊普使者農摩來告喪請脩好帝以其無信不受十三年取新城虜治劍山馬嶺近慶州寇邊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斬首總斬級二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于烏蘭橋韋皋拔末恭顙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隍墮陴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謁僧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五世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

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以延素夜逸又言善按發戍將糧壁壘而守者無備遂入之不郭使君勳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訖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舍也是年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節度馬定德不勇之知兵有謀慮者居山川險易每用兵常諮之定計議皋遣將以計誘之定德懼常折其兵定德與其屬來降虜之北門諸城皆以下復遣大將論莽熱時皋圍維州贊普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率兵十萬援維州皋率南

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之悉覆兵虜悉眾出隱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頰熱後來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冊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修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雞泉萬騎略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

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
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逋復至鄯州擅
還以副李逢致命贊普復遣使者以論思邪熱入
謝并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
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令論思邪熱拜于庭佑答
國[illegible]要公盟以修李鉉冊王府長史吳[illegible]報
之[illegible]貢歲[illegible]又封[illegible]寒[illegible]而[illegible]十二
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
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玘
以叛將山李駱皆歸進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驍
西人貞元初戰沒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
還詔以津爲澧王府司馬駱爲王友吐蕃使論矩
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
城虜不勝斬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玼又破虜
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縉破其衆三千詔留矩立
藏不遣[illegible]兵援城和[illegible]羅城十四年乃歸矩
立藏詔吐蕃節度論三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
綺心兒總兵十五萬圍鹽州以飛梯鵝車攻城刺
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夜能衣甲出戰破虜
衆人積二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

虜兵大破之初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
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
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
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
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
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
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
十年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請以城
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
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靴中而死
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
慟而藏之穆宗即位遣[illegible]少監田洎往告使者
方[illegible]虜引兵入寇[illegible]州[illegible]之又犯青塞
堡[illegible]涇州[illegible]水而營距縣五十里[illegible]洎至牙[illegible]
會[illegible]長武[illegible]州[illegible]之至是[illegible]曰[illegible]我盟[illegible]
以衆至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
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千兵援涇州貶
洎郴州司戶參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
使初夏州田縉裒忞党項怨之道虜入鈔郝玭與
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

者以南路雅州路方鎮與虜接者皆備邊長慶元
年聞回鶻和親犯青塞堡為李文悅所逐乃遣使
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宰相杜元穎
王播崔植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
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事約始詔告廟
至盟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
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
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
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
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
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其誓
以盟言約一國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
之盟何大臣湯明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吐蕃以
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
之吐蕃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
盟使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
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
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
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
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

甚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豐州
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竪道回屈虜曰鐵刃城右
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
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
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
川之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
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塗
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
勇徒死者瘞其旁[illegible]逆金城
公主道出[illegible]河之北川[illegible]夏牙
也周以槍壘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剚大幟為三門
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
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
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
劍鉢掣逋立于右宰相皆居下唐使者始至給事
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
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
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
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
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逋不

獻鑑甲以答[illegible]金水以飲與使者交
慶及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
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
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謂元鼎曰：回
鶻小國也，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
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
如約，未嘗妄以兵取寸土，是以厚之。藏默然。
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
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
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

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
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
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
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
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遣論悉諾息
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
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illegible]尚
[illegible]率衆二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盎、銀

冶、犀、牛、羊、馬。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
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
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據之。州南抵
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
城，為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
城。吐蕃夷誅無遺，以怖諸戎。[illegible]五年，虜使
[illegible]
[illegible]十年，[illegible]不能
[illegible]死，以弟達磨嗣。達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illegible]熱[illegible]獻玉器、羊、馬。
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
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
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
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無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離
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
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
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為落門川討
擊使，姓末，名農力，熱猶中國號郎也，譎詭善幻，約
三部落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婢婢略地至渭州

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
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使謂蘇毗等
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
屬乃助逆以圖國邪蘇毗疑不戰恐熱以驍騎
涉河諸部降并其眾至十餘萬思羅縊殺之
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為吐蕃貴相
[illegible]讀書[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三年國人以
贊[illegible]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十萬
擊婢婢[illegible]千餘里至鎮西[illegible]大
[illegible]餘人羊馬[illegible]以數百恐熱
[illegible]
[illegible]婢婢聞之[illegible]約和恐熱大
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為贊普當以家宰等
待之於是退屯大夏川婢婢遣將龐結心莽羅
薛呂[illegible]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
書[illegible]恐熱怒其[illegible]兵[illegible]斷結心偽北恐熱追至
數十里薛呂以伏兵夾擊大風[illegible]河溺死
者不可勝計恐熱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忍殺戮鄯將
[illegible]婢婢[illegible]明年恐熱復攻鄯州
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熱東谷山[illegible]不[illegible]攻
婢婢為壘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熱[illegible]萬[illegible]山[illegible]散

稍全得數千人復戰雞項關南谷皆大敗恐
熱[illegible]不得大中三年婢婢[illegible]河源間恐熱謀
渡河[illegible]之恐熱所敗婢婢絕橋亦不
[illegible]州鎮[illegible]為[illegible]攻婢
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進戰牛峽婢
婢[illegible]大敗自國以困恐熱大將莽羅
[illegible]乃[illegible]恐熱一戰而死
[illegible]州西[illegible]以拓拔懷光居守恐
熱[illegible]大掠[illegible]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
過[illegible]乃詣闕[illegible]為將
[illegible]
諸[illegible]兵[illegible]州[illegible]求冊為[illegible]奉
宣宗[illegible]僕[illegible]原靈
[illegible]武等[illegible]恐熱既至詔尚書左
丞李景讓問所欲恐熱倨傲言求河渭節
度[illegible]還四[illegible]咄[illegible]日我舉大事覬得
濟之[illegible]分[illegible]於是復還落門川[illegible]將寇
邊[illegible]還[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節度使
李[illegible]原州取石門
等六關得人[illegible]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
河為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

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
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
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易服因詔差
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
蒔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
能營田者為給牛種戍者倍其資糧再歲一代商
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吏欲墾田與民同初
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
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宛秀等軍中
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

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
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
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
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王者
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
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
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上順憲
二廟謚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
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
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

日眾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
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
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
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
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
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
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
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咸通二年義潮
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庭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
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

以獻吐蕃餘眾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
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
朝為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惟深守歸義
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
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為回鶻所并
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
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
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
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
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抑內尊惟聖人不讓若恃德而拓地大大務遠功忽近殃逆賊一不得後完而至陵夷然則內治外惟守成之良資也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唐書二百十七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眾十萬勝兵半之地磽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眾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所役屬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主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領騎五千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

其部人聲張北方遂走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麕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

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蹛林州白霫為窴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皆以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站置朱

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閤通站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盆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臣乃詔磧南鸊鵜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群馬湩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為祁連州隸靈州

都督白霫它部為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遂與俱陸莫賀達干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婿故烏紇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人紿烏紇許奏為都督烏紇不疑即往謝禮臣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物厚以其子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俱羅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也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廷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

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閏死子比
粟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
護府以磧為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粟死子獨
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
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
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
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霫
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
立涼州都督王君㚟誣暴其罪流死瀼州[illegible]
回紇[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illegible]殺
君㚟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
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
左右葉護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
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
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
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
漢高闕塞也北距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
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
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
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

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
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
部為軍鋒[illegible]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
[illegible]今內史[illegible]使者出門[illegible]至
[illegible]以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
明年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
來上功[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地愈廣東
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illegible]死
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illegible]使者
入朝[illegible]位使者來請助[illegible]郡
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
汗喜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
固其心即封虜女為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
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纛
而後見帝駐彭原使首領葛邏支見[illegible]下帝欲
使[illegible]朝
及太子葉護將四千[illegible]帝因冊毗伽
公主為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為葉
護給四節令與其將[illegible]廣平王見葉護

約為兄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
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
何敢食固留乃飯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
米四千斛香積之戰陣灃水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
將襲我兵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
背與鎮西兵夾擊節度使李嗣業兵夾之賊大敗進
收長安慶緒懼回紇兵遂大敗續都而南壁灃
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
鼻施吐撥裴羅等旁南山東出捕賊伏谷中殲之營
山陰子儀等與賊戰頗卻回紇望見
即踰西嶺揚旗趣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
數十里人馬相騰藉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嶽
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
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
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群臣
勞之長樂驛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
且賜之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
且歸料馬以收范陽討除殘盜帝曰為朕竭義勇
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
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

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閤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
門並進又使請婚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
即冊磨延啜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
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
御史中丞為禮會使并以副瑀尚書右僕射裴冕送
之界上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
多事死不恨瑀至牙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
衛光嚴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
昆弟也時中人雷盧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為
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何頓立郎上寶
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
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
與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寧國公主帝女有德容萬
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
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為可敦瑀所齎賜
物可汗盡以分牙下首領瑀還獻馬五百貂裘白
㲲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將驍騎三
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又遣大首領蓋
將軍與三女子謝婚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
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

其言以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
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
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亦剺面哭亦從
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
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
始可汗為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為可敦明年
使大臣俱錄莫賀達干等入朝并以公主起居使
人通謁於廷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
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
為朝義所訹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
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
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
使邪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
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
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絮豈忘之
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莽烽障無守有
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靳
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闕京師大駭遣
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其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
裁四千老孺萬餘馬四萬匹因說可汗來帝令懷恩

與回紇會因說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
蒲關經沙苑而東子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
供擬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洺衛
懷收賊財帑以南上不聽又曰然則
趨太行道扼據河陽奪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
原倉粟右次陝州與澤潞河陽懷鄭兵合回紇從之
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御史中丞藥子昂
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
人韋少華為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為行軍司
馬東會回紇營陝州子昂帥其官屬詣節度使
州行可汗營陝州北可汗責王不蹈舞
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不可以蹈舞回
紇廷詰曰可汗為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
不蹈舞乎子昂固爭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
國而可舞蹈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
子昂進少華琚榜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
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
懷恩與右殺為先鋒敗朝義使石帥左殺執以獻
與諸將同擊賊賊戰搞水走之遂收東都可汗使拔
賀那賀天子獻所虜獲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

陽留三月乃旁入國於劉師僕固瑒率回紇兵與
朝義戰[illegible]血二十里斬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
相州西山崞口還乃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
原云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聖善白
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
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
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
朝恩[illegible]回紇[illegible]不完[illegible]
等[illegible]兵[illegible]等死[illegible]贈少華
[illegible]散騎常侍[illegible]揚州大都督[illegible]一子六品官於是
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
毗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以左
散騎常侍王翊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
賜實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為雄朔王右殺寧朔王
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
公[illegible]懷恩反誘回紇[illegible]入寇俄而懷恩死
二將爭長回紇首領[illegible]陽見郭子儀請改事
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
虜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是
令公矣前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

此渭北節度[illegible]使共朔方軍糧使其酋長下馬拜子
儀亦下見之勇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
左右使却且[illegible]酒與飲遺以纏頭綵三千召可汗
弟合胡祿都督[illegible]子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甚厚
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
雖殺我吾將士[illegible]我
曹天子南走[illegible]今天可汗在[illegible]無忘
吾[illegible]忽然懷恩子[illegible]
酋[illegible]飲[illegible]
天子萬歲回紇[illegible]二國將相共之[illegible]
[illegible]身死[illegible]相[illegible]
王[illegible]
安有二巫[illegible]大人而還[illegible]始
顧天曰巫[illegible]也[illegible]光[illegible]
回紇[illegible]所
數[illegible]萬人[illegible]所
僕固[illegible]五千[illegible]臣[illegible]胡祿[illegible]二百人
皆來朝[illegible]不可計[illegible]以名臣[illegible]懷恩兄
子[illegible]將也大曆三年光[illegible]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
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

檢校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汗賜繒綵二萬
是時財用屈稅公卿槖它給行宰相以下出中廄備
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
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市物奪長安
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
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
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
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匹十年回紇殺人
於市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貰勿劾又刺人東市縛
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駭苦十二
年回紇襲振武以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
防與戰陽曲防敗殺殘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
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
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
我前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
舉國遠鬬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
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
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酋長建達干從使者入
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爲

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
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
蜜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
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盜女子以
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
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
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
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強助之者九姓爾今其國亂
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
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
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
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槖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
曰回紇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
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
使聿達干往告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
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
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
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鬭死
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
于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

可汗傳謂梓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梓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擾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使人然辛完歸則為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柰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逆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虎之場也為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柰何子然赴哉臣昔為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返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邑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為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又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委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俾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己為是乎伸威為是乎繇今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殞斃至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毋擇陛下以貂褻此左右促命驕躬先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為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為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帝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

驍陝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騎入朝令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敦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敦也當數虜時若用其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道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秘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鶻公主拜賢妃答拜又拜乃已由西階升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乾歸凡再饗帝又爲建咸安公主府官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惠端正長壽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汨沒蜜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絕

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涘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裒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廷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太半迦斯奔還襲古餘衆將入西州迦斯紿曰第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牙帳殺之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郊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幼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無所私其國遂安會遣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

鴻臚少卿庾鋋冊阿啜為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
干來告少寧國公主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
嫁又以媵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為可敦號少
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
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為天親所殺是歲回紇擊
吐蕃葛祿於北庭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靈
檢來朝靈本唐人姓呂氏為可汗養子故從可汗姓帝
以其嘗專謀發殊禮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
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以使者
來告詔秘書監張薦持節冊拜愛滕里邏羽錄沒蜜

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少孤
為天親所養有材略天親時數主兵諸酋
尊畏至是以藥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
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
臚少卿孫杲臨弔冊所嗣為滕里野合俱錄毗伽

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
難珠再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鸊鵜泉於是
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
奏言回鶻盛強北邊空虛一為風塵則將不支非抗
敵之夫孤城為不守壕塹陛下儲此增甲兵飭
城壘而委長策空大虜之地而百處責未得
其罪矣虜憂有五請為陛下陳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
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
馬肥而肆侵軼故須備所備必在邊廷一可憂兵
力未完斥候未明卒有不備城柵不固築天德則
虜必乘之則無備二可憂天德孫要害
攻守險易虜謀之遽將在乃棄河壖之外城廟堂
之上虜窺犯塞應接無三可憂自備好以來山
川形勝虜皆知之諸州調發在甸
朔外北邊日夕向北三師至則虜已歸
逗遛又留禦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
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
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
少陽垂死可乘其危請遣與好發復且十倍臣謂宜
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

城壘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回鶻之請昏者有司度費當五百萬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眾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證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銳為昏禮使冊拜主為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閒道私見胡證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證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銳

出拜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
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羣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
牙以二相出入帳中正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
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將
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
不聽已而又以豐□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
可汗死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册爲愛登里囉
汩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
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大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
從子胡特勒立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

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册爲愛登里囉汩沒蜜施
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
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
爲可汗方歲饑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
宗即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
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
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馺職與厖特勒十
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
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
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

故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
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
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襄
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賑安
之乃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
與王子嗢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
主方在烏介所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請于
伽思等求假振武城以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
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給糧二萬斛不許借
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嗣澤王溶持冊往諭其

行猶賜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
掠其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
兵合討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得衆領即密約天
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
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闚幽州節度
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
之然烏介兵尚強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
特勒厖俱遮阿敦寧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
三萬因仲武降嗢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命從勒
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嗢沒

斯巡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嗢
沒斯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其下為
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遠郡公習勿啜
歸化郡公烏羅思安朔郡公並為左衛大將軍左
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為右領軍衛大將軍
[illegible]斯于其[illegible]星[illegible]物給其[illegible]帶詔
[illegible]來奉[illegible]以來與族伐忠效[illegible]異者兄二
[illegible]歸忠衛[illegible]賜之嗢沒斯[illegible]請留族太原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帝命劉沔為[illegible]閤處
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
[illegible]
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張[illegible]壁
不敢出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嗢沒斯等既
朝皆賜李氏名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
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即拜
歸義軍副使於是[illegible]劉沔[illegible]為南面招撫使張
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
討使沔營雁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
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
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朱邪赤心河中
軍以騎五百益弘順沔進次雲州思忠[illegible]保大柵

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年又為弘順所
破可汗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
蕃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
之[illegible]介[illegible]被武雄[illegible]入夜[illegible]營[illegible]兵[illegible]介驚
[illegible]追北至殺胡山[illegible]介被創走雄迎[illegible]公主奉
[illegible]所[illegible]書
回[illegible]弘順
[illegible]者既不
能軍往往[illegible]數千[illegible]
軍千幸其破即拔其[illegible]介其下又奏其弟[illegible]特勤
[illegible]
為可汗帝召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
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illegible]遂留京師[illegible]是歸義軍罷思忠
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傅[illegible]其[illegible]賜第永樂
坊分其兵賜諸節度[illegible]隸食[illegible]道[illegible]擾[illegible]沿河
叛劉沔阬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
悉冠帶之有司收[illegible]東燒于道[illegible]貲入之
官烏介可汗衆殘部五千仰食于奚大酋碩舍朗
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浸耗減所存名王貴
臣[illegible]依室韋仲武諭室韋致可汗等遏[illegible]
[illegible]部

人皆慟哭宰相七姓在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龐特勒是時特勒已乃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部落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即冊拜為嗢祿登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朝獻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為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為主夷男不敢當時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者入謝乃建牙鬱督軍山在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數千里[illegible]七年遣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為榮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揵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嬴東室韋西葛邏祿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閒使者入朝帝恐後彊大為患欲納其諂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男畏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畢會兵必空行在邊

鄣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
絕漠屯白道川率兵將四萬騎擊思摩思摩帥
州告狀上詔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與
奚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
騎三千屯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
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
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出其西帝敕
諸將曰延陀負其強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凡用兵之道見利疾進不
利亟退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還勢必收卿等
與思摩共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還擊之必破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

厥平帝詔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
之有輒相鈔掠不赦延陀父子我自遣詔得兼
制邪而固與突厥和乃敕約也尚何言不報大度
設攻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
乘長城詬之會勣兵至行塵漲天大度設懼將衆走赤
柯濼度青山勣追之勣選敢死士與突厥騎銜枚
趣白道及大度設躡尾之不置大度設懼不脫度諾
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
皆以步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
四人前鬭令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賞戰

士及戰突厥兵走延陀乘勝逐勣拒之延陀縱射馬
輒斃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擊其陣部將薛
萬徹率勁騎收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
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以輕騎去萬徹追弗及殘卒
奔漠北會雪甚衆寒凍死者什八始延陀以術
禬咒致雪冀困勣軍及是反自敗天雪沒入延塞
天子遣使者詰讓之[illegible]延陀之使留
待命者更遣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強以
突厥[illegible]未救之又取首領以爲[illegible]我[illegible]天
下[illegible]發於爾邪後有利[illegible]過毋遂也

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叔父沙鉢羅獻馬三千
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
與頡利比而敢擾邊毋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
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強朕
籌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
昏稱臣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房玄齡
曰今大亂餘瘡痍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
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
羣臣陳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
失頓首上千萬歲壽夷男謀迎帝將幸靈州以

咸皆拿夷男大喜謂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為
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為至邊雖與我榮乃稅
賊諸羊牛馬為其聘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
主[illegible]朝有如見執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
唐天子有德吾女其臣之指備留我猶死北亦須有
[illegible]乃不敢言時帝詔有
[illegible]詔欲於[illegible]不及集又度磧
[illegible]羊多死貢後期帝亦止行責言耗死
學者議若[illegible]聘不具而與昏
故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既許
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彊中國
不執故飾子女嫁單于今狄弱我能制之而延
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
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
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
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李
思摩[illegible]使帝之又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李勣
拒[illegible]寒饑遣使謝罪[illegible]師助伐高麗以覘帝意帝引使
者謂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
來夷男阻縮不敢出以使獻同請助軍帝嘉答焉

解其離又令回鶻以厚利啗夷男欲與連和夷男
不許未發亦會病死帝為舉哀于行始延陀請以庶
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為肆葉
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背為之謀國人多
怨及夷男死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襲殺之自立為
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遼
[illegible]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
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
候大將軍薛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挾
角其下殊知有備乃去拔灼恃下克多殺父時貴
臣而任所親暱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
於羅朔東部小戰不利衆大怖訛言唐兵至衆
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
那時健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
城立真珠毗伽可汗兄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
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
崔敦禮與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
延陀而咄摩支尚臣畏之帝恐卒為患詔
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
欲拒戰外詐為降勣知其詐縱兵擊斬五千餘級

俟乞孫二萬，遂保其國山。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
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乃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
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
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
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
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帝以延陀滅，
欲并勢其餘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
部窮討，西州都督等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
歸命。天子詔道宗等追延陀餘衆，阿
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
降回紇，若西房所遣使踵至，帝幸行在，凡數千人，上
言天至尊，願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
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
鼠得窟，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
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
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
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
時，延陀部亡散者，為還，高宗為置嵠彈州處
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
里，直僕骨東，鄰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
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
化為石，色蒼致，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
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
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共入朝。二十
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
拜屈利失右武衞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
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衞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
其渠首，至天寶閒，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
地最北，俗梗驁，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
陀滅，其酋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
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衞大將軍、州都督。
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
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
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又之請內屬，
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為左領軍大
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
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皋蘭州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詣京師汪恐遁去帝厚其誼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皋蘭州刺史汪爲右驍衛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趫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從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奔靈爲歸鎮釋之曰是必叛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舊鎮何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謂曰若負舅背忠於我折其脛囚死彌峨城釋之子瑊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勤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幼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狹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硤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剌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永徽初高偘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甚於北庭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庭奔京師爲祿

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
葛邏祿之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
立葉護歲來朝又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
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
祿寖盛與回紇爭彊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
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二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
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為賀
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
魚袋七事二歲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

師拜左武衛將軍其貢獻附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
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畜牧不
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
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為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
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函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
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
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者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
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

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亨羊胛熟
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
康蘇密勞之以其地為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
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曰騰霜白
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騟曰飛霞
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騊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
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為余吾州隸瀚海都督
府俄亦來朝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
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

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
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小鈴綴
衿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
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
為寘顏州以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
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
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覽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
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既來朝列其地州
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

洛侯曰烏羅渾居京師東北六千里而羸東靺鞨
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
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裓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
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
車又以鹿皮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俞折
步差大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
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
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一萬地常積雪
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
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

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劗髮樺皮帽構木類井
幹覆樺為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
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
黠戛斯劍海之瀕皆古所未賓者亦因譯遂來
獻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
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
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
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
距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

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眾數十萬勝兵八
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
積雪人皆長大赤髮晳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黑
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
男子勇者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歲
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
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
大小麥青稞步磑以為麪糜穄以三月種九月穫
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鬭者為
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

馬骨䚅黃羊羱羝鹿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
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
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
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為
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
析木為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
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
為之號服貴貂豽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釦銳頂而
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
衣毳毼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首領
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
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
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將軍、達干無
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
觱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
草，祭無時，呼巫爲甘。婚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
千計。喪不剺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乃
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
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橈，奉使不稱，妄議國若

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黠
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
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鸊鵜泉，泉
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
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
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
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
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
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
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

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
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
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
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
嘗通中國。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
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
朝。太宗勞享之，謂群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
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利發酒酣，奏願
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
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

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
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
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
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
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
鶻剽鈔，必往葛祿，以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
載二十橐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四，每
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
伽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其母突騎
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敦。回鶻遣

宰相伐之不勝挐鬭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處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貲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索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為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繢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眾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賤而不處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皆伊而御之烏勝其斃哉彼親之則責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然叛我弱則為患也恃而修疾駸駸以治為何時日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唐書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illegible]宋祁奉　敕撰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illegible]族人[illegible]并其弟[illegible]而[illegible]其部[illegible]之子[illegible]統之處月[illegible]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illegible]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咄陸可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已

安撫大使阿史那[illegible]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illegible]部以彌射為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庭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汙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眾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鬬不解部眾略盡盡忠死之執

宜裒瘢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鬬希朝欲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鹽近吐蕃慮後復[?]又部眾益口恐長穀價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眾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為前鋒王承宗眾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鬬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鍔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吳元濟又詔執宜隸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沙陀與易定軍掎角破賊深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陘北沙陀素為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塞其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又從之伐潞詔赤心以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為前軍破石會關與王宰下天井合太原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會擒揚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為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眾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右壯[?]男女略與同而馳射擒悍過之虜得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詔義成康承訓為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渙水遇伏陷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

百椒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接赤心勸勁騎
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亳
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
屬籍賜親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
為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徙節振武進檢校司
徒王仙芝陷荊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
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為
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朘損
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
鐵山康君立等謀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提戈立功

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
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
君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子雲中守捉使克用曰
歲饑廩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
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鬪
鷄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為
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
而黃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
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
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

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
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
蔚朔間裒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
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
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界討國昌六年品昭義李
鈞為北面招討使將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
舉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
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痛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
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率
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

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
舉宗奔達靼鐸密昇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
桀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
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
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
留乃止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
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
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
衆數千無所歸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
千入居絳兵擾劫絳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

峭丙土願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
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
比得罪于朝竄伏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
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
景思曰善乃言赦國昌召討賊贖罪詔拜克用
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
靼萬人趨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以兵塞石
嶺關不得前克用假道至太原營城下五日邀犒
賞從讜不答乃大略晉州還屯代州中和二年許州刺
史蘇祐命赫連鐸兵討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
襲蔚州下之祐兵奔突谷緣與幽州李可舉衆七
萬攻蔚州誅撫相重克用吉揣將入蔚州擢府庫
聚而去屯雁門國昌自達靼率兵歸代州援汾并
擾攘不釋詔帝詔克用還軍朔州於是義武節度
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何討
賊克用舉兵大閱雁門得忻代蔚朔達靼衆三萬
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
克用傳太原而營於汾東馬遣從讜從讜以書呼
白我以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升陴慰勞歸以錢帛饋
饋克用乃自陰地趨晉會河中崔…克用假節

節度神策天德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
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
思為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騎五百度河克
用自夏陽渡留陣沙苑次同州時諸軍既與
賊戰梁田坡敗之進至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軍節
度使…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合
救河南四年克用率…兵出代北兵…略下天
井關河陽…為…以拒…乃…汾趨
許州合徐州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之賊
走河南…追…曹州…汴…克用留
兵于郊入舍上源驛…夜…攻…全忠…貴
其手…將…時全…克用…制…車
環陳兵左右克用醉乃攻…下…戰…將郭景
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
四合大雷電…薛志勤等…升南…門縋
走營部下死者…人…戰…克
用整衆歸太原…兵…將報仇使弟克勤以萬騎
屯河中乃…使者八返內外…帝使內
謁慰解…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光啟元年…

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兼克江淮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徙重榮於是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克用怒曰我當與公提鼓出汜水誅全忠迴戮令孜負其重榮再三言曰今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傳吾搖蕩無以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連全忠為寇以兵十五萬度河集二鎮然後平汴帝大恐遣使者戒嚴無為賊所搖喜遣使慰止者相望也克用不奉詔玫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與戰玫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田令孜傳帝且至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厲留兵衞京師即移鎮帝懼走大散關時與克克用引歸嗣襄王煴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始朝廷疑克用與玫合及表至羣臣因勝賀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即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郛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共建言山南劉京用貫而亡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副之鄜坊節度使全忠為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乃行營都虞候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並為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濬戰克用追敗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首于汴獻闕下更詔揆為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眾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也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趨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以壯士三百襲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濬遁還明年克用上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軍設伏令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

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刺
史大同軍防禦使呂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
使李嗣勳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
度滹沱燔其郛掠地至趙取鼓藁二城赫連鐸衆
八萬攻天成軍克用擁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
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百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
寧元年克用次新城經略行諸匡州降克用擬而
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
克用逆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
取嬀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
恭爲留後乃從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闕下
殺李谿克用益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
瑤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闕韓
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卓石門涉城遣内謁都
延呈慰勞且言茂貞兵盩厔行瑜屯興平克用乃
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
邠鳳克用本詔屯渭北遣史儼以票騎三千護石
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答進
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
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
室煨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貝裝
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
面行營都統行瑜堅壁梨園茂貞自罪師三萬遁
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削官爵願與
河中共討之有詔第專行瑜赦茂貞俾結好朱詔
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慰
平城故子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
存審夜劫兵取其餉援兵已行瑜潰而走追殺萬
計行瑜入邠州以騎款克用追史儼入其城行瑜
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以邠官屬及諸子功封
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克用屯
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
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故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
發度支錢三十萬緡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
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圍
克用乃將而從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趨史儼等次
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畧相魏去始茂貞畏
克用見討脩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韓
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
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

國[illegible]克用請王曰悲本於乃[illegible]
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眾三萬來援[illegible]求上
汴人夜攻諸野與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illegible]克用
救之亦頓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俘魏城克用
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為克用所敗追及鄆叩
闉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
再勝珙屬解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詔克用曰不
用鄰何故遽此甘言若今[illegible]於[illegible]古[illegible]
任所[illegible]非[illegible]尚誰與參不則不復見卿矣王至
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以[illegible]克用因
陳國[illegible]敬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或
亡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
于地[illegible]絕故克用內發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
有西意俄自將出蔚川會晨大霧不具行求深淨戰
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全忠乘取邢磁洺三州
茂貞疑克用日[illegible]能出師乃與韓建謀好致書
言帝具露累年請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
門之辱宮殿焚比及岐人再逆火閭里皆盡唯城
昏夜狐狸鳴帝黜之斷帝幸華西溪望舊居以泣玄
然帝左右復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

根其郡私之數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
貞困約克用共勞克用辭以方出兵為助光化
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仇宰相徐彥若崔
胤皆勸之克用欲已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恥
先下之時王珂方睦於汴乃遣書[illegible]容使為已偶全
忠許遣使奉書請共[illegible]克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
陰[illegible]不[illegible]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張
漢瑜援之不克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
州[illegible]進攻榆次克用使周德威擊出之李嗣昭
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河內[illegible]進攻河陽汴
[illegible]救之[illegible]逗留[illegible]天復元年全忠取晉絳
遏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道兵不得
前遂陷河中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
用[illegible]其迫亦懼全忠知克用逆不振乃大舉攻太
原分遣諸將氏叔琮等[illegible]邢洺[illegible]武晉
絳往環入之晉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瘧
癘解而去克用雖內憒悒憚全忠彊數與之乃厚致
幣馬請修好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
翔李茂貞[illegible]全[illegible]請召克用入衛克用聞道梗
帝[illegible]全忠勸遂行全忠不答克用率兵

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嗣昭周德威[illegible]
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率兵十萬營其南
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至皆大恐時有虹貫
德威營汴攻蒲縣晉兵大敗伏械輜鎧皆
棄友寧追躡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門
[illegible]克用大恐身荷版築
[illegible]德威[illegible]李存信曰不
[illegible]克用[illegible]城入蕃
[illegible]存信等[illegible]劉曰[illegible]牧羊奴安辦
遠計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
頃居達靼危不免又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
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亡復集嗣昭夜擾
友寧營汴人驚擾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
隰汾三州二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
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予劉
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壁樂安欲戰
仁恭取敬暉棄城去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
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
協盟同力功臣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
者來約共舉克用顧兵弱度不可與共功惟
契丹阿保機與克用乃畢會以保機身到雲中
與克用會約為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
計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弒而止四年王建李茂
貞以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騎二萬與克用監軍
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illegible]師于長安劉知俊
守同州與戰敗之而建兵不出故唐亡建與淮
南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待[illegible]唐宗室立之
不從[illegible]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
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辭亦不敢當但開府
[illegible]官[illegible]而已建乃自王[illegible]克用有疾妓門
向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唐世喋血助征討
常為選兵雖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直
固以忠臣自負持果敢總然天下而不克也兵雖
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illegible]視帝劫遷[illegible]
汙喻黑侍倡不亦鄙乎賴其子慓銳抑而復振是
時提兵誅勤王首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雪恥報
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知誼相晉文遽過
乎哉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臣宋　祁　奉　勑撰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為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鬬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師都唐編戶盜我州部突厥輒為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采以窟哥為左武衛將軍大酋辱紇主曲據又率衆歸即其部為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為峭落州紇便部為彈汗州獨活部為無逢州芬問部為羽陵州突便部為日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墜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即以辱紇主為之刺史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為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為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孫曰萬榮為歸誠州刺史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沓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即共舉兵殺文翽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衆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

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
使納言姚璹為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
滅諸將戰西硤石黃麞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
為虜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
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
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發以擊虜萬榮銜
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
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
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
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更

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
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
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
衛大將軍河內郡王武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右
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為清邊道大總管右武
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為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
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銳甚引兵南殘瀛州屬縣恣
肆所欲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
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
仗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

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為三伏伺之萬榮窮
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
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收五郡而還后喜為赦天下
改元為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視元年詔
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
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
者也及是有功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
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
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
松漠府以失活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

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為經略大使所
統八部皆擢其酋為刺史詔將軍薛泰為押蕃落
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為永樂
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弔祠以
其弟中郎將娑固襲封及所領明年娑固與公主
來朝宴賚有加有可突于者為靜析軍副使悍勇
得衆娑固欲去之未決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
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
兵共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
入渝關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遣使者

謝罪有詔即拜鬱于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為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眾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明年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為東華公主妻邵固還詔官其部酋以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可突于復來不為宰相李元紘所禮鞅鞅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眾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師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眾降王以二蕃俘級告諸廟明年可突于

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眾走險英傑克勤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為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既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內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即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為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剌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

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鄣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
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
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
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
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
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
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
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新印曰奉國契丹之
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寖彊
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
多故乃鈔奚室韋小部種皆役服之因入寇幽
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
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
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
守光偽與和帳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
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
十年不敢近邊其後欽德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
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為一部不肯代
自號為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奚亦東胡種為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

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
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
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氈廬
環車為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
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為貲稼多穄已穫窖山
下斷木為臼瓦鼎為飦雜寒水而食喜戰鬭兵有
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
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
徙保冷陘山山直嬀州西北隋始去庫真但曰
奚武德中高開道以其兵寇幽州長史王詵擊
破之太宗貞觀二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
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
者內附帝為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
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
部為弱水州處和部為祁黎州奧失部為洛瓌州
度稽部為太魯州元俟折部為渴野州各以酋領
辱紇主為刺史隸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
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顯慶間可度者
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
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為冷陘道行

軍摠管明年詔尚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奚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為三軍襲奚冷陘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斂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撫若等而楷洛不節度輒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繒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與軍得縱爭先無部伍大酺兵躡之

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為虜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玄宗開元二年使奧蘇悔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為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以復饒樂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戰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賚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訐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為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

無慮二百人皆位郎將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眾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眾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為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為幽州張守珪所困復降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為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其酋婆固為昭信王饒樂都督以羈之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

奚戰詭斬俘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斬所俘驍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十年幽州發其眾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低為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奕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奕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大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北部

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
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財五百乘
獻京師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
朝是後契丹方彊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
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媯州北山遂分為
東西奚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
黃龍北傍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
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
廁莫賀咄攝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戶大數
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每弋獵即相
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
為強國剡木為犁人挽以耕田獲甚褊其氣候多
寒夏霧雨冬霜霰俗被髮左衽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
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
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棚死者置尸其上
居喪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楛矢
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貸勃欠對二山山多草木
鳥獸然苦飛蚊則巢居以避酋帥死以子弟繼無
則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車蘧蒢為室度水則束薪

為栰或以皮為舟馬皆草韉繩韁所居或皮蒙
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則載而行其畜無羊少馬
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其語言
靺鞨也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
彊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
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贏最西
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
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彊部居啜
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
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比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
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迆而東河南有蒙
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
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峱越
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
鄙餘人也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
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雲初復朝獻請助
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
四年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方郊勞天子
使者驚而走軍大擾朝臣勒兵大殺而去明年使
者來謝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

惟契丹與奚貢遣使至京師然非頡頏逐蹇官吏傳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

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為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擅其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耦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武德五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為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

說部亦號屈設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于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設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方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

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
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
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
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
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
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
象為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
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
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
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

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即并比羽之眾，恃荒遠，
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
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
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
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
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
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玄宗開元七年，祚
榮死，其國私謚為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
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
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

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
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
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
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
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
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
唐為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眾比
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
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
之。門藝懼，儳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

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
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
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
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
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後十年，
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
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
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
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
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武藝死，其國私謚武王。

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
赦境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
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
海為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
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
茂死私謚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
虐國人殺之推宏臨子華璵為王復還上京改年
中興死謚曰成王欽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曆有
詔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王貞元中凡四來死
謚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謚定王弟言義立

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謚僖王弟明忠立改
年太始立一歲死謚簡王從父仁秀立改年建興
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
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
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謚宣
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
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
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
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為海東盛國地有
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

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為中京曰顯德府領盧
顯鐵湯榮興六州濊貊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亦
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為南京曰
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淥
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
故地為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鄚
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領定潘二
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
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
州鐵利故地為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

喜故地為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
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為獨奏
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
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淥朝貢道也長
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
聖王曰基下其命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
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
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
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
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

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
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
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
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
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
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
令丞冑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
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
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為
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

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
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
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
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
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
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遙後朝
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
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
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
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
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痍破王官之戍北不踰河
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遂亡天下顧不痛哉故曰治己
治人惟聖人能之

北狄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唐書二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隨山屈繚為郛南涯浿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艫濟人因恃以為塹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捽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亦號黃部曰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釦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釦衫筩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幗俗喜弈投壺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罍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窶民盛冬作長坑熅火以取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為奴婢故道不掇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恥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踰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扃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凡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為講老

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
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
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
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
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
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
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
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
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胔毀高麗所
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

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
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厚
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
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
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
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
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帆海
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
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
父為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

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
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
文覺悉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
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
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
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鬚髯冠服
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
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
谷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
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為遼東

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
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
餘戢不用所謂止戈為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
麗無一介之罪雖宜賜書安尉之隱其患撫其存彼
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
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
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
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
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
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

汝君故為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
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
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使止勿攻使未至而
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
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
玄獎曰往事焉足論邪今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
不取高麗焉得違命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
殺君虐用其下如擭阱怨嗟盈道我出師無名哉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當萬
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
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
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還後復畔擾至
今為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為我
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
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
遼溢師還莫離支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
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謂使者曰而等
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為逆謀不可赦悉
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
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

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
庸卹也即厚賜布粟群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
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
為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又戮大臣以
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
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為
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
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為總管帥江吳京洛
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
吳黑闥為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
曰朕所過營頓毋飾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
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
戈撥亂無盈句之儲猶所向無前今幸家給人足祇
恐勞於轉饋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
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
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
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
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

嗣因士馬盛彊謀臣道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
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
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
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為輕神器
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恧其
多公止勿言帝身屬鞬絡兩服於鞍四月勣濟
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次幽州之南詔長
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
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
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淥上勣遂圍遼

唐書列傳百四十五　一四

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
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卻
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
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
徇帝度遼水徹杠彴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
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
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
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
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
為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之時公歛

上金銀絲鎧又以玄金為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
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堞延城
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
士舉長矛舂之矢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
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
行在舉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烽入塞進
攻白崖城城負山阻水陵峭甚帝臨西北勣與孫伐
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
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
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將士及是李勣曰士奮而

唐書列傳百四十五　一四六

先奔爭欲得人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
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
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
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為巖州拜伐音為
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
效帝曰而家加尸乃為我戰將盡戮矣更一姓求
一人力不可得而縱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
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
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
中粟食之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

地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
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並奮秦王神武敵
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
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
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絶其饟道不旬月糧盡欲
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
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
軍阿史那社尒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鋒
兵居前社尒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
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彊臣賊殺其主

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
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
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
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
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
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
兵幟四合虜懼惑將分兵禦之衆已亂勣以步槊
擊敗之无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
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勣合圍之徹川
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

而破天質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
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前拜手請命帝曰後敢
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
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
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
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
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以幸山爲駐驆山圖
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眞司農卿候
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餉之賜
以屩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

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士卒運糧雖
單騎虜不敢抄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
險而兵精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絶
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
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
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
未能下延壽惠眞謀曰烏骨城傉薩已老朝攻而
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
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淥迫其腹心計
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

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闉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為樓帝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闉成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頹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頹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

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夜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

與長孫无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口耗田歲
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且死滿壑不勝斂矣
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
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
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
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廣故詔陝州刺史孫
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
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
使者奉慰未幾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
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

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
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
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
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
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
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
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
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
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

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
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
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
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
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
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
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
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
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
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

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
生率師來會詔拜男生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
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
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
詔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
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
燕趙食廥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
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
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
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

餘城屯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偘守新城男建遣兵
襲之仁貴救偘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
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
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
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
虜未有釁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
很為我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
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
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
仍荐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

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
破之薛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
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
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淥拔辱夷城悉
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
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
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啟兵譟而入火
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
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
俘昭陵凱而還十一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

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為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
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
司衛卿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
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
將軍剖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
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
官參治仁貴為都護揔兵鎮之[illegible]以高麗
平謝成于大揔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
南大長鉗牟岑率眾反立藏外孫安舜為王詔高
偘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並為行軍總管討之遣

司平太常伯楊昉綏納亡餘舜殺鉗牟岑走新羅
偘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又敗之泉
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
俘馘萬計於是平壤痍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
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擐
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
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
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
靺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邛州廝其人于河南隴
右弱窶者留安東城以永淳初死贈衛尉卿葬頡

利羣左衽碑其所舊城往往入新羅遺人散奔突
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
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鷹揚衛大將軍更封忠
誠國王使統安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
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贏濱海之
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
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
頭佐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
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方方統十

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刕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
苩氏其法反逆者誅籍其家殺人者輸奴婢三贖
罪吏受賕及盜三倍償錮終身俗與高麗同有三
島生黃漆六月刺取瀋色若金王服大袖紫袍青
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蘤羣臣絳衣
飾冠以銀蘤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
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
貢高祖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後五年獻明光鎧
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
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

之鄰國聞數相侵朕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
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
朝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璋
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
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
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
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和伐新
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
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詔書諭解聞
帝新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

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
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隙爭侵校無寧歲
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窮于朕丐王歸地昔
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方主可不恤其危
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
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
之無後悔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
境三十城顯慶五年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
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
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發新羅兵討之

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
師乘潮帆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
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
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
曰王太子出而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
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
超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演
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
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
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
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
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
臨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
卒以劉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
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
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
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
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
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軍告仁軌曰聞
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畀以國我與

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說道琛倨甚館使
者於外嫚報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徒
遣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
信俄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二年七月仁願等
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
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
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
顓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
願已得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
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
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
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
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帝以扶餘隆爲熊
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
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
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敦鄰不睦親與高麗倭
共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
脩好先王負險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
夷但興亡繼絕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爲熊津
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

天子命永為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仁願親
臨厭盟有渝其德興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
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書鐵契
藏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儀
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彊隆不敢入
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又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
已為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
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
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為侵牟羅邑
在內曰啄評外曰邑勒有啄評六邑勒五十二朝
服尚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其建
官以親屬為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
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為妻王族為第一骨妻亦
其族生子皆為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為
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
第二骨得為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
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豬稱之畜
牧海中山須食乃射息穀米於人償不滿庸為奴
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杯若銅

瓦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袴婦長襦見
人必跪則以手據地為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
以珠綵飾之男子翦髮鬻冒以黑巾市皆婦女貿
販冬則作竈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騾
多馬馬雖高大不善行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
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
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號
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始百濟伐高麗來
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
之怨由是始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
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國
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
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
之是歲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為王大臣乙祭柄
國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九年遣使
者冊命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十七年為高
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會帝親伐高麗詔率
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
城以聞二十一年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真德
襲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

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內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餞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五年真

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二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明年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仁問乃還辭王官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丐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詞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興光襲王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

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間賜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黃金美髢諸物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璹以鴻臚少卿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璹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高弈皆出其下於是厚遺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弔祭以其弟憲英嗣王帝在

蜀遣使泝江至成都朝正月大曆初憲英死子乾運立甫丱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為副冊授之并母金為太妃會其宰相爭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於是歲朝獻建中四年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貞元元年遣戶部郎中蓋塤持節命之是年死立良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死無子立嫡孫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冊未至俊邕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冊故主俊邕為王母申太妃妻叔妃而俊邕不幸冊今留省中臣請授以歸又為其宰相金彥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丐門戟詔皆可凡再朝貢七年死彥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弔且命新王以妻貞氏為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彥昇死子景徽立太和五年以太子左諭德源寂冊弔如儀開成初遣子義琮謝願留衛見聽明年遣之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有張保皋鄭年者皆善鬬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為武寧軍小將後保皋歸新羅謁其王曰徧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皋萬人守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皋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皋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皋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皋為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搉於保皐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甚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皐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郛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王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線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

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眞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浮和次仁明次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蓏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龍朔初有儋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姤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遺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涷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西域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唐書二百二十一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勅撰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㸲牛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楦以竹筩角緩至肩者為姣好無匕箸攫而食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壁皆雕畫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衣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重博戲通推步曆術祠天神鐫石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以銅為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金鉤玉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牀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欄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為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沴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陁羅又遣使入貢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以姓別為部一姓又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犛尾羊毛覆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人多壽過百歲然好為盜更相剽敓尤重復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顏跣足啖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犛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遣使諭其酋細封步賴舉部降太宗璽詔慰撫步賴因入朝宴賜特異以其地為軌州即授刺史步賴請率兵討吐谷渾其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為崌奉巖遠四州即首領拜刺史有拓拔赤辭者初臣吐谷渾慕容伏允待之厚與結婚諸羌已歸獨不至李靖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峽抗王師

長史久且洛生欲諭降之辭曰渾主以腹心待
我我不知其佗若速去且汙吾刀洛生怒引輕騎
破之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帝因其勝
又令納降赤辭從子思頭潛納款其下拓拔細豆
亦降赤辭知宗族攜沮稍欲自歸岷州都督劉師
立復誘之即與思頭俱內屬以其地為懿嵯麟可
三十二州以松州為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
賜氏李貢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
為中國地後吐蕃浸盛拓拔畏偪請內徙始詔慶
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為吐
蕃役屬更號弭藥又有黑党項者居赤水西其長
號敦善王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及吐谷渾款附
敦善王亦納貢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又乃白蘭羌
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勝兵萬人
勇戰鬥善作兵俗與党項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
明年以其地為維恭二州貞觀六年與契苾數十
萬內屬永徽時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眾
來屬以其地為劍州龍朔後白蘭舂桑及白狗羌
為吐蕃所臣藉其兵為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勝
兵纔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內附戶凡二十萬以

其地為朝吳浮歸十州散居靈夏間至德末為吐
蕃所誘使為鄉導鈔邊俄遣使來朝請助國討賊
饑乾元末數亂因擾寧邠二州肅宗詔郭
子儀都統朔方邠寧鄜坊[illegible]使事以鄜州刺史杜
冕邠州刺史桑如珪分二隊出討子儀至党項潰
去上元元年在河曲部落十萬衆詣鳳翔節度使
崔光遠降二年與渾奴剌寇和寧焚寶雞殺吏民掠
財珍焚大散關入鳳州殺刺史蕭忼節度使李鼎
追擊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進寇奉天
大掠華原同官去詔臧希讓代勉為刺史於是歸
順乾封歸義順化和寧和義保善寧定羅雲朝鳳
凡十州部落詣希讓獻款丐節印詔可僕固懷恩
之叛誘党項渾奴剌入寇衆數萬掠鳳翔盩厔大
酋鄭廷郝德入同州刺史韋勝走節度使周智光
破之澄城閏月又入同州焚官私[illegible]屯馬蘭山
郭子儀遣安韶擊之退保[illegible]遣慕容休明諭
降廷德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
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即表徙靜邊州都督夏
州樂容等六府党項于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寧朔
州吐谷渾住夏西以離沮之召靜邊州大首領左

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遣還綏其部先是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子儀表工部尚書路嗣恭為朔方留後將作少監梁進用為押党項部落使置行慶州且言党項陰結吐蕃為變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謀因令進用為慶州刺史嚴邏以絕吐蕃往來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興五州都督長史永平旭定清塞寧保忠順靜塞萬吉等七州都督府於是破丑野利把利十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並徙綏延州大曆末野利禿羅都與吐蕃叛招餘族不應子儀擊之斬禿羅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剛以其部數千人入附雞子川六州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窣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夏州者號平夏部永泰後稍徙石州後為永安將阿史那思暕賦索無極乃亡走河西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大和中寖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

五兵入部落戍者擧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彊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為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為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皆給衣縑帛而功不克宣宗大中四年內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宰相白敏中為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箇植舍外見纖尺許遠且百步謂左右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終不以此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不閱月羌果破殄餘種竄南山始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拓拔思恭咸通末竊據宥州稱刺史黃巢入長安與鄜州李孝昌壇而盟共討賊僖宗賢之以為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節度事次王橋為巢所敗與鄜畤節度盟屯渭橋中和二年詔為京城西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賊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嗣襄王熅之亂詔思恭討賊兵不出

卒以弟思諫代為定難節度使思孝亦為保大節度
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並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王行瑜誅以思孝為北面招討使思諫東
北面招討使思孝因亂取鄜州遂為節度使累
兼侍中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軍兵馬留後俄為
節度使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呾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
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
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
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
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
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
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
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
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
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
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
羔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垂璫足履
鞮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
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
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
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雉
剖視之有穀者歲豐不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
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內骨甕中糅
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武德時王湯滂
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為突厥所掠不得通貞
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
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
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臂左玉鈐衛員外
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
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
軍後乃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
狗君及哥鄰君董臥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
尚悉曩弱水君董辟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
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南韋皋求內附其種
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
隴悉為吐蕃羈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
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皋處其眾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
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
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而贏其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俗辮髮垂後其王麴伯雅隋時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弔後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始有拂菻狗太宗即位獻玄狐裘帝賜其妻宇文華鈿一具宇文亦上玉盤凡諸國動靜輒以聞貞觀四年文泰來朝禮賜

厚其妻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久之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伊吾嘗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下詔讓其反覆召大臣冠軍阿史那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有逃入高昌者有詔護送文泰苟留之又與西突厥乙毗設破焉耆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諸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遣使謝帝引責曰而王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擬效百僚今歲首萬君長來而王不至

日我使人往文泰倨曰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貢而王悉拘梗之又說薛延陀曰既自爲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明年我當發兵擊而國歸謂而君善自圖時薛延陀可汗請爲軍向導故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約帝復下璽書示文泰禍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稱疾不至乃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薩孤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擊之羣臣

諫以行萬里兵難得志且天界絕域雖得之不可守帝不聽文泰謂左右曰吾往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糧轉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磧疲鈍以逸待勞臥收其斃耳十四年聞王師至磧口悸駭無它計發病死子智盛立君集奄攻田地城契苾何力以前軍鏖戰是夜星墜城中明日拔其城虜七千餘人中郎將辛獠兒以勁騎夜逼其都智盛以書遺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殞喪厥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曰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智

盛不答軍進壍壘引衝車飛石如雨城中大恐智
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綰曹麴德俊詣軍門
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起
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
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
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其國人謠曰高
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
殄滅文泰捕謠所發不能得也捷書聞天子大悅
宴群臣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縣之
號西昌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

謁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
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
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
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國費所
謂散有用事無用不納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
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黃門侍郎褚遂良
諫曰古者先函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遐今
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
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
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

亡尚不計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惰業無益於行所
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
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
河西耳然則河西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
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為立
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
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為
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初文泰以金厚餉西突
厥欲谷設約有急為表裏使葉護屯可汗浮圖城
及君集至懼不敢發遂來降以其地為廷州焉耆

請歸高昌所奪五城留兵以守君集勒石紀功凱
而旋俘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酺三日徙
高昌豪桀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
弟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
百三十四年而亡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
為西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有子昭好學有器異
其母顧笥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
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弟崇裕有武藝
永徽中為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
三千戶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為與宴孰以美錦

賜甚厚封爵絕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
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
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為之
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帽妻錦袍織裙金花飾首
男子服長裙繒帽或戴羃䍠婦人辮髮縈後綴珠
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其庶母兄
死妻其嫂喪有服葬已即除國無常稅用不足乃斂
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
物地多寒宜大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

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
上明年生駒號龍種蓋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
日步千里故也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
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
候之以氈擁鼻口乃無恙隋時其王夸呂伏允號
步薩鉢可汗寇邊煬帝遣鐵勒擊之保西平復命觀
王雄破其眾伏允以數千騎入黨項亡去仙頭王
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其子順為質因
王之統餘眾俄追還伏允客居黨項隋亂因得復故
地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

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起
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還之
號為大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大掠
鄯州而去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辭為子求
婚帝許之令親迎尊王又辭疾有詔停婚遣中郎
將康處直諭[illegible]
多至三斷級七百[illegible]
刺史李玄運表[illegible]
支[illegible]驍衛大將[illegible]
仁[illegible]兵擊[illegible]至三十[illegible]不敵

[illegible]而[illegible]牧馬走[illegible]
星宿[illegible]水上[illegible]羊二萬還[illegible]不[illegible]亭
其[illegible]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
遣使宣諭十返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
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illegible]積石道[illegible]任城王道宗[illegible]鄯善
道[illegible]道[illegible]赤水道李大亮[illegible]且末道[illegible]高甑生[illegible]鹽澤道
並為總管率突厥契苾之兵[illegible]
夜[illegible]涼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伏允
千里[illegible]斬四百[illegible]伏允[illegible]野[illegible]敗
積馬多飢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

西虜不知其在方馬羸糧乏難遠入不如牧軍鄯
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至鄯
州虜即至其國保險依阻方完其衆用命也今虜
大敗斥候絕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靖
稱善遂引兵而西分為二軍靖與大亮薛
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
出其左靖將薛孤兒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
獲五百級又敗虜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
慕容孝雋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
海獲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
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
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萬均督精騎追亡數百
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
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
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
破虜於居茹川會于大非川破邏真谷頓之順請
為質於隋大業末伏允立其弟為太子順歸而鞅
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
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
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為君稱臣內附詔封

西平郡王號趉胡呂烏甘豆可汗帝恐未能定其
國遣李大亮率精兵數千為援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
為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
權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
詔封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遣淮
陽郡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
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為弘化
公主妻之詔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
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欲襲公主劫諾曷鉢
奔吐蕃諾曷鉢知之引輕騎走鄯城威信王以兵
迎之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威信王共討斬其
兄弟三人國大擾又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
人馬周持節撫慰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又
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之最良者帝曰良
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左驍衛郎
將鮮于匡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
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摸末拜左領
軍衛大將軍久之摸末死主與次子右武衛大將
軍梁漢王闥盧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
主妻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天

子弼不許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擒虜破其衆黄河上諾曷鉢不支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帝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redacted]為安集大使平兩國怨吐蕃遂有其地諾曷鉢請内徙說封初不封青海國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群臣議不同帝難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揔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左衛[redacted]封副之擁兵五萬討吐蕃且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敗於大非川擧吐谷渾地皆陷諾曷鉢與親近數千帳纔免三年乃徙浩亹水南諾曷鉢以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為置安樂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詣涼甘肅[redacted]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為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逼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遷移其姓也前日[redacted]孝傑自河源軍徙耶彌已句貴置靈州既[redacted]叛乃入牧坊掠群馬廐夷州將是則遷中土無

益之戍驗性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當其向貴比邪令降虜非強服皆突厥乃與吐蕃亂來宜當循其情為之制也豈比內屬而少諸部附其有貴之內所投而居情易安稍散州則勢自分其請以其勢不強於人可詐其審戎心此求還鄉使者旁達之亦揣說之每令相候通事實和以叛者撫中國何可以惡死之禮從安等州内附部落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故安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後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絶矣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黍菽蒲陶有魚鹽利俗祝髮氈衣户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俗尚娛遨二月朏出野祀四月望日遊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遊至歲盡[redacted]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redacted]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

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
西突厥欲谷設與咄陸啜失畢作難來侵焉耆
失畢復攻之遣使言狀并貢名馬咥利失可汗立
焉耆以其與高昌為援十二年處月處密與高昌攻
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
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軍高昌破歸所俘
及城還使者入謝西突厥屈利啜為其弟娶突騎
支女遂相約為輔車勢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
請討之會突騎支弟頡鼻栗婆準葉護等三人來奔帝
即命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出銀山道以栗婆
準為鄉導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
水繚其外恃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壘遲
曙噪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擾敗斬千餘級
執突騎支更以栗婆準攝國事始孝恪之行帝謂近臣曰孝
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
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聞突
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釋罪以兵救焉
耆而孝恪還三日屈利啜因栗婆準囚之吐屯
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邪吐
屯懼不敢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

自為王號瞎干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阿史那社
爾討龜茲阿那支奔龜茲東境王師為社爾所
禽數其罪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以其
地為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突騎
支高宗許之拜左衛大將軍歸國死龍嬾突立武
后長安時以其國小人寡遇使客不堪其勞詔四
鎮經略使禁止廉使私馬無品者內食開元七年
龍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請居碎葉
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
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輸臺
征之天寶常朝賀

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
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
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秔稻蒲陶
出黃金俗善歌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產子以木壓首
俗斷髮齊項惟君不翦髮姓白氏居伊邏盧城
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錦冒頂
錦袍寶帶歲朔鬬羊馬橐它七日觀勝負以卜歲盈
耗云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高祖受禪王蘇伐勃駃遣使入朝會死子蘇伐疊立

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
書撫慰之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
與焉耆相影援自是不朝貢蘇伐疊死弟訶黎布
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然帝怒其佐焉耆
叛議討之是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星
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尒爲崑丘道行軍大
摠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
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發鐵勒十三部兵
十萬討之社尒分五軍掠其北執焉耆王阿那支
龜茲大恐酋長皆棄城走社尒次磧石去王城三

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驍衛將
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與王遇其將羯獵顛衆五
萬合戰威爲北王見威兵少麾而進威退與繼叔
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尒將圍之
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
政行軍長史薛萬備以精騎窮躡六百里王窘
保撥換城社尒圍之閱月執王及羯獵顛其相那
利宵遁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來戰孝恪父子死
之王師援倉部郎中崔義超募兵戰城中繼叔威
助擊之斬首三千級那利敗亡旬日復擁衆攻王

師繼叔乘之斬八千級那利走威執以獻軍社尒
凡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
西域震懼西突厥安兩國歸饋軍馬社尒立王弟
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書聞帝喜見羣臣從容曰
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
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
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
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初孝恪之擊焉耆也龜茲
有浮屠善數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
亡社尒執訶黎布失畢那利羯獵顛獻太廟帝受

俘於紫微殿帝責謂君臣皆頓首伏詔赦罪改館鴻
臚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始徙安西都護於
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高宗復封訶黎布
失畢爲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顛還國久之王來朝
那利烝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請殺之由是
更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護遣王
還羯獵顛拒不內遣使降賀魯王不敢進悒悒死
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禽羯獵顛窮誅部黨
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更立子素稽爲王授右驍
衛大將軍爲都督是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

故安西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往鎮撫焉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上元中素稽獻銀頗羅名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來朝始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發兵三萬[illegible]沙磧荒絕民供[illegible]以政績稱[illegible]郭元振張孝嵩杜暹開元七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幣立[illegible]十八年遣子[illegible]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東距龜茲[illegible]言語少異出細氈褐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illegible]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群鹿飾鈴鐶可狎也西贏百里至呾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華語西南贏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國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祅神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也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冊其君安定為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甘棠在海南昆侖人也喝盤陀或曰漢陁曰渴館檀亦

謁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
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縣
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葱嶺中
都城負徙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
為之西南即頭痛山也葱嶺俗號極疑山環其國
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
賦以輸服飾王坐人牀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貞
觀九年遣使者來朝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
捉安西極邊戍也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
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
里并有漢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
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
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祆神浮
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為筆玉為印凡得
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
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
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群鼠為從初無桑蠶丐鄰
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
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
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王姓
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
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尒之平龜茲也其王
伏闍信大懼使子以橐它三百饟軍長史薛萬備謂社
尒曰公破龜茲西域皆震恐願假輕騎羈于闐王
獻京師社尒許之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
伏闍信乃隨使者來會高宗立授右衛大將軍子
葉護玷為右驍衛將軍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
區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
酋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為毗沙
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闍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璥
開元時獻馬駝豽璥死復立尉遲伏師戰為王死
伏闍達嗣并册其妻執失為妃死尉遲珪嗣妻馬
為妃珪死子勝立至德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
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為太僕員
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勝自有傳于
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絕國河之
東有汗彌居達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
皆小國也初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
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

廿奩三千劍十杵三秩鏤百斤并它寶等及象等言
假道回紇為所奪久之乃得至元流死因州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
師九千六百里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
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
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𤞿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
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壁南有谷通為國
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
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
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

以舍衛曰迦沒路開戶東嚮曰迦毗或曰婆羅
李九曰波羅那斯其東有耕實牛果名角長四
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
百歲作壽知皮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
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溼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
橐它以貝齒為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
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舐
足摩踵為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臣皆服錦罽
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使拳男子穿耳垂璫或懸金
耳璫者為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絡

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
魚鱉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
手足劓耳鼻徙放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
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屠法不殺生飲
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咒能致
龍起雲雨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
拂菻不至為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
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
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
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

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
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
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
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
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
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
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
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
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為副
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

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佉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髑髏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為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千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鐘銘，賜那爛陀祠。又有那揭者，亦中天竺屬國。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

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罽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陶、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

蘖利城一曰曹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
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
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萇東鄙接開元中數
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
冊為王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
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略相類
因附之地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
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
立國遣使者入朝太宗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
功由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

多依澗谷男子繒束頭衣氈褐婦人辮髮短裙婚
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秔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
樹喪制以黑為衣滿年而除刑有劓刵常臣吐蕃
罽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
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修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
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
金鎖水精琖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
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
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
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

處羅拔等厚齎賜其國并撫尉天竺處羅拔至罽
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
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
即愈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擷支傳十二
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為脩鮮都督府龍朔初授其
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脩鮮都督開元七年遣
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天子冊其王為葛邏達支
特勤後烏散特勤灑年老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
之天寶四載冊其子勃匐準襲罽賓及烏萇國
王乾元初使者朝貢

西域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勅撰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強諸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為歲首尚浮圖法祠祆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請臣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帝珍其遠命祕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縵為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為王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為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為曹王默啜為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為郡夫人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斛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殺為刺史斛斤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為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

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
波斯騸二拂菻繡氍毹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
敦獻柘辟大氍毹二繡氍毹一丐賜袍帶鎧仗及
可敦袿襦裝澤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
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
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
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
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
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
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illegible]
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
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
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
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
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
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
宗尉之不聽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
真城其人長大工戰鬥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
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
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

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
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
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
馬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
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
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都督
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
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
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
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
[illegible]
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
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
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
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有碎
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
突騎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嶺贏二千里水南流者經
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
海春夏常雨雪繇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
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
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

勝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為奴婢西屬佛菻邏斯
城石完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
嘗雨人以雪水溉田宜粟南千餘里有怖捍者山
四環之地皆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
藥殺水水出蔥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
草望大山尋覓者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米或
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
永徽時為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為南謐州
授其君昭武開拙為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
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

朝天寶初封其君為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何或
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
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
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
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于
軍俄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
遣使者鉢底失入謝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
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與波斯
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
君治急多颶遮城諸胡惟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

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遣使者朝獻黑鹽
寶應時復入朝戊地或曰伐地曰罰沙那在烏莫水
南康居小王烏那曷城故地西南百五十里距那色波
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
右巉峭石色如鐵為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
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城五百
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強盛築乞史
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
慶時以其地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
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

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為來威國那色
波亦曰小史蓋為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距
葱嶺西接波剌斯南雪山枕縛芻水北有咀蜜種
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及東踰四種有[illegible]沙若廣
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田界俱[illegible]被[illegible]錯有十八鍾南
有揭職種大幅合拔[illegible]
列東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羅又踰五種至婆
羅觀邏北踰山行六百里得葛長種東北行二百
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東北歷十二種
有婆羅畟摩補羅最大種縣地四千里山周其

土沃產鍮水精北大雪山即東女也歷十九種得摩揭陀又東過四種踰大河有迦摩縷波皆阪險地接西南夷其人類蠻獠行二月可蜀南邊其東南野象羣暴故戰用象軍又南歷三十二種有狼揭羅者地大數千里其君治窣莧黎濕伐羅城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儻那城土溫濕引水為田人富饒出金銀水精多工紅織錦褐氍毹產善馬橐駝人服錦氎罽稅口出四銀錢又從窣易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又有健馱邏西種西北踰大山循川歷八城瞢健行二千里即胡颶也又五百里有弗栗恃薩儻那地稽二千里縱千里其君突厥種治護苾那城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下有安呾羅縛者地三千里西北踰嶺四百里有闊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大二千里此二種皆居吐火羅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種主鐵門南諸戎遷徙不常東又有七種東西峽道險無慮三百里得俱蘭東北山行五百里即護密北識匿也南有商彌地大二千里而贏多蒲陶生雌黃鑿石乃得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有鉢露種多紫金行五百里有朅盤陀東行八百里出蔥嶺又八百里至烏鎩環千里出白璧[illegible]一種玉君長世臣朅盤陀出徑碩嶺野五百里得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徙多水踰大沙嶺有斫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踰嶺八百里即于闐也東有媲摩川度碛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熱溼[illegible]茂行者[illegible]道[illegible]城通于闐而于闐以為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蹤故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邏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自吐火羅以下諸種相與羣聚華人皆以國名之故未能與唐通傳記雜誤不可得而考然其地與諸國連屬相序其名云

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鐵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鬬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貞觀中王契苾為西突厥瞰

原缺

救北庭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蕃漢步
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眾
數萬復九城詔冊為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
斯摩沒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
立死蘇失利之立為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
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
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
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
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
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繒綵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
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為吐蕃者
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
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
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
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
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
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
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
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
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
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
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為
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
又獻碼碯鐙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
弟僕羅入朝留宿衛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
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骨咄祿頓
達度為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
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
助討帝為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
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挹怛國漢大月氏
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
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裔以
姓為國訛為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
使朝貢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
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
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
浮屠語劫者居葱嶺中西南距賒彌西北挹怛也
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
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盃

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東
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
罪流輕罪放無租稅俗翦髮被錦袍貧者白氎自
澤濕氣候多稻米苦羅
謝䫻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
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
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
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鬱金瞿草瀵
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
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

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illegible]
誓屈爾王至天寶中數朝獻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
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陰北與護時健接東南
距罽賓西南詣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
處王治羅爛城城北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
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為寫鳳都
督府縛時城為悉萬州授王葛勞支[illegible]
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石汗那或曰斫汗亦
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
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
五百里距蔥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
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
酋長自為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
攻剽[illegible]相不用王號俗窟室
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
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
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illegible]授左武衛
將軍[illegible]土俗[illegible]役槃
[illegible]多良馬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

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
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為大
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
又獻馬[illegible]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
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
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塞迦審城北
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
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為鳥飛州王沙
鉢羅頡利發為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
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

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首領鳥鶻達干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匐詞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真檀來朝請宿衛詔可授右武衛將軍又乃遣又還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箇失蜜或曰迦溼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它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

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王真陀羅祕利爲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眾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呾又始羅者也

二千里有都城東南行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闍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

其王羅全節爲葉護

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帛遣之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臣突厥貞觀四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
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後鄰國人稍往
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總章三年遣使者來
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
象齒白㲲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
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
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
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
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蘇澤耏

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
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
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爲
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
有髡鉗刖劓小罪耏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
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闋月除氣
常燠地夷漫知耕種畜牧有鷲鳥能啖羊多善
犬騣大驢産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葉護可
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
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突厥

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於是國人迎立之是
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貞觀十二年遣使者
沒似半朝貢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
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
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者
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
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
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
督府即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
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

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
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
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
將軍病死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
瑪瑙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擊廣州焚倉
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又有陀拔斯單者
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
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
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
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

[illegible]小國[illegible]遣使
其[illegible]獻有司[illegible]不十六[illegible]曰
小[illegible]斯[illegible]貞觀十八年[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一年有健達王[illegible]獻佛[illegible]五葉[illegible]
龍朔元年多福王[illegible]
總章元年有宋[illegible]王開元五年有[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者朝貢[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舍[illegible]曰[illegible]寺利[illegible]
[illegible]曰建城曰新城[illegible]八國俱[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山[illegible]有
王[illegible]若[illegible]四人[illegible]國
[illegible]城之國在[illegible]東北[illegible]曰
[illegible]曰小古國城[illegible]
[illegible]秦也居[illegible]上一曰海西國[illegible]京師四[illegible]
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城四百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
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
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重石
為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

有三襲門皆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
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以瑟瑟為殿柱
水精琉璃為棁香木梁黃金為地象牙闔有貴臣
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投囊中
還省枉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王[illegible]如
鳥舉翼綴珠衣錦繡前無襟坐金花榻側有[illegible]
綠毛上食有毒輒鳴無陶瓦屑白石塗屋堅潤如
玉盛暑引水上注氣為[illegible]男子翦髮衣繡[illegible]而
帔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建旗旆擊鼓婦人錦巾
家貲億萬者為上官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能發

火于顙手為江湖口幡眊舉足墮珠玉有善醫能
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
貝車渠碼碯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為布曰[illegible]
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
瑚初生磐石上白如霜一歲而黃三歲赤枝[illegible]交
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
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
市有獸名䝟大如狗獷惡而力北邦有羊生土中
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illegible]臍絕
即逐水草不能羣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

赤頗黎、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彊，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不恥烝報，於夷狄最甚，號曰尋尋。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飲以窮夜。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晳，行必鄣面。日五拜天神。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為下說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於鬬。土磽礫不可耕，獵而食肉。刻石蜜為廬如輿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為龍種。

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之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讀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眾裒亡命於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遂彊。滅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晳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氈，刺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有弓、矢、鎧、槊，士至二十萬，數為大食所破略。

永徽二年，大食王豃密莫末膩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置於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

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眾立為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并波悉林將討之，徇眾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眾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嵯、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賚遣之。

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東有末祿小國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為歲首以畫缸相獻有壽支瓜大者十人食乃盡蔬有顆蔥葛藍軍達茇蔾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刹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勃達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皆一月行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昧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游牧於此沙蘭東距羅刹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羅刹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沙蘭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烏滸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為限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盤王謀思健摩訶延曰順化王勃達王摩俱澀斯曰守義王阿沒王俱那胡設曰恭信王沙蘭王卑路斯威曰順禮王羅刹支王伊思俱習曰義寧王怛滿王謝沒曰奉順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寖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弔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西域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鄉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勒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子蠻者在蘭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一人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

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崖瞼亦曰勃弄
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曰史瞼苴咩瞼
亦曰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祁鮮山之西多瘴
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
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
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睒井產鹽
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灶昆明城諸井皆產鹽
不征羣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兩
向而下植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
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之西多

唐書二百二十二上

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
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王出建八旗紫若
青白斿雉旄一有旄鉞紫囊二王母曰信麼亦
曰九麼妃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八旗絳斿白曹長以
降衆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
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
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
為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
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為正四時大
抵與中國小差曆寸以胡瓜撥筏和之[illegible]

顱吹瓠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
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師行人
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法前傷者
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
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
藝者給田二收乃稅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
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
宗時遣首領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
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
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

唐書二百二十二上

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
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
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
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
和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
五詔微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啗劍南節度使王昱
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寖
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
人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太
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衛拜鴻臚

悉恐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
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
煮鬻自給玄宗特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
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
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
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
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
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
自將出戎嶲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
使者謝罪願還所虜掠城姚州如不聽則
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
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
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
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
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
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
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
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
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嶲州會同軍據清溪
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

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豬生食其肉
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
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
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至德初鳳迦異
築拓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為漢
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柱大曆十四年閤羅鳳
死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異牟尋有智數善
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烏蠻種
在秦臧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為蹄州刺史世與南
詔婚聘異牟尋立悉眾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
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
一侵黎雅叩邛郲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
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
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
合大敗異牟尋眾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眾顛
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
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
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
回者唐官也往嶲州破為所虜閤羅鳳重其惇儒
號繹利俾教子弟得箠搒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為

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曰異牟尋世為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為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路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謀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

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illegible]黃金用[illegible]砂[illegible]遣使者[illegible]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為唐藩輔所獻金示順革丹示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皋令其節度巡官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吐蕃與回鶻戰

殺傷甚乃詔南詔與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鐸玉珂兵振鐸夾路陣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於前騎軍步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

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虎珀白氎紡絲象犀越睒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居鐵橋西北大施睒斂尋睒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川咩羅皮鐸羅望既失邆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號劍羌磨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洗濯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

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
茫盛恐茫鮓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
齒衣青布袴藤篾纏腰以緋布繞髻出其餘垂後為
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象才如牛養以耕弄棟蠻
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褒州有首
領為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
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裳人本漢人部種在鐵
橋惟以絹幘徐尚同漢服十五年異牟尋謀
擊吐蕃以鄧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脩
戰備皐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皐
辭固請乃盡舍成都使習學凡三年明州與
吐蕃謀不先加兵為所脅反為我患言南詔之
時屯兵北城也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
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歲虜麥不熟
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皐知其勢衰乃勸異
牟尋與...萬全會大軍而無功今歲七佰往
成...州...巂州...瀘吐蕃...明年...可
以...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
宜...南...以十月...州軍屯
昆明凡八萬皆命一...以...部為鄉
統...之力與徐...鑌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皐相
聞皐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元衆朝以為
人屯巂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出巂州約南詔
行...進...焚城堡皆南詔供饋吐蕃...衆
五萬...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
巂州異牟尋...屯...摩...吐蕃...欲
先擊之...潛遣...數百...
之故...又年...
敢懷貳...乃...城中不
者來...之吐蕃...萬波...降...吐蕃以
兵五千守...擊破之萬波...拔...城又來
救其又一千宿川守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
係牛羊千計吐蕃大將既...律以兵距十貢川
一舍而屯...師...德率...路出路西貢節度監
軍野多輸...乙...食子當從先贊普...
亦...義降...不...數...瀘...鐵
橋南...其水人多死乃從納川...是年虜
鎮...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用亦
不敢闚南詔...令免按兵巂州節級...雖南詔
境亦所在屯戍吐蕃徵...數比乃屯二瀘...

諭安撫諸蠻瀘諸蠻復戎巂悉攝吐蕃險要也
蠻酋將南詔與皋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
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
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
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君
長共計不得巂州衆又寡當為回鶻所攻絕歸路
重謂南詔也今傍存亂攻群蠻不附誘至是大
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
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結川故其法禦兵不貴五
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巂州以絕南詔之助上
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蓄鋭田邠隴積兼可困虜
入皋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
黎雅州異年守謂皋曰為路報吐州管戎勢南請
武免賢守進年正時吐虜不出若詔以來年二月
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
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皋表賊將出自南屯
今向鹽夏兆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微見虜
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
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其時回
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
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
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
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
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
尹偕尉異牟尋十吐蕃戍軍昆明神川納川自守
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南蠻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南蠻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唐書二百二十二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大容蠻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傔豐祐怒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䘏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巒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悰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驃信以名嫌冊命未可下當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巂州穆不行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會詔

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龔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龔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皆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即建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從龔滕撥爲容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技貪克苛條令爲炮烙刳斬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既攻交州進略安南襲

請救發湖荊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南則邕恐將攻絕糧道宜深入乃詔襲屯海門詔鄭愚分兵衞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縉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書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荊南兵入東羅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西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頓罷遊宴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

止之南詔猶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則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屯兵往六月詔置行營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留不進安南之將宋戎遣人多召溪洞諸蠻在招諭之領詔下免率賦入二年蠻酋清遣兵衆攻藤諸蠻五年南詔國攻巂州以董成爲西川節度使蠻遣與王寬至巂南詔大度河然二萬邈寓割喻士珍貪繪

陰許兩林東蠻首一婢以男爲質金故開門降南詔蠻破戎州節上二千餘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以豫章節比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強弩二萬建節度便近易調發詔可其議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走其酋遣諸蠻思助酋遷其守安南以兵女部趙諾眉爲扶邪都統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國關斬其將張詮李溠龍纍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縉思出戰敗還交

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脫此諾眉上首三萬級
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
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
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譁
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于館俄而劉潼代
福節度即釋其縛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
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
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
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為定邊軍建節
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

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巂州最南去邛乃千里
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
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
等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還會召還以竇滂代
之滂貪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役不興
而定邊已困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
清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逕雪坡盛夏卒凍死者
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兗
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眾五萬
侵巂州攻清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渡河走諸屯

皆退保北崖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為破
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忞
與南詔夾江而軍士彍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
將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忞走嘉州陷明年正
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
滂信之語未半蠻兵登岸譁而進滂不知所為將
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
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
負入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時滂棄州壁
導江邛州城守王晏宰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

綽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
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遣使南
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譚
奉祀好言申約酋龍留之耽遣使者入朝請天
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遣太僕卿支
詳為和蠻使蠻來無詳不能乘機會蠻至雙流但
此結蠻營恆國刺小利寵蠻留也故蠻亦得抉
攜素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
則冒箕盆自庇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
捽溺死者城笮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

遷[illegible]瀘州刺史楊慶復[illegible]為[illegible]攻[illegible]南[illegible]城
兵[illegible]一[illegible]長[illegible]照[illegible]且[illegible]新又選
將士[illegible]為長[illegible]曰[illegible]分[illegible]者休日
將[illegible]事[illegible]欲鬬而[illegible]龍自[illegible]流徐行[illegible]
善[illegible]之等[illegible]請上[illegible]生[illegible]事[illegible]
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要言帝見[illegible]
東[illegible]未能決還[illegible]以[illegible]
言[illegible]供[illegible]王[illegible]行在[illegible]不[illegible]
去[illegible]前[illegible]於是[illegible]援兵三千
由[illegible]竇滂亦以其[illegible]求將與大[illegible]用
然[illegible]不[illegible]未勝[illegible]以失[illegible]戍
部[illegible]將[illegible]無功[illegible]李
自[illegible]刺史喻士珍[illegible]賊
通乃說[illegible]城下[illegible]城[illegible]不[illegible]為
蠻[illegible]自[illegible]守[illegible]所指[illegible]之[illegible]
下[illegible]覺[illegible]投[illegible]以向城左右[illegible]城
史[illegible]之[illegible]城俱[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東
四面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得[illegible]二千[illegible]民部[illegible]龍如[illegible]下[illegible]

抗[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其內以[illegible]楊[illegible]
與[illegible]能[illegible]以鐵[illegible]然
兩[illegible]書[illegible]泉
失[illegible]將[illegible]夜[illegible]薄
城閒呼嘯衆[illegible]城上[illegible]隱
[illegible]不能侵[illegible]遣[illegible]與[illegible]就
母[illegible]殺以速[illegible]和是時[illegible]殺師至城中合謀開
門士爭出[illegible]兩[illegible]入[illegible]宿
以出門兵二千乘之蠻乃[illegible]猶[illegible]不得
已交兵且請和上[illegible]所[illegible]一度
[illegible]
著[illegible]南[illegible]解
而[illegible]成都[illegible]退[illegible]以[illegible]劉[illegible]營
名[illegible]入死[illegible]行[illegible]復圍成都[illegible]西[illegible]隅
梯[illegible]乃[illegible]即[illegible]于[illegible]以鐵[illegible]
栗[illegible]之[illegible]圍[illegible]是時[illegible]東川節
度使顏慶復為大度河[illegible]接[illegible]新
都[illegible]新[illegible]一千[illegible]南[illegible]陽
辰[illegible]入[illegible]武[illegible]斬[illegible]五千
獲馬四[illegible]南[illegible]伯[illegible]進[illegible]龍
追[illegible]至[illegible]許所請[illegible]今[illegible]城[illegible]

歸語而主吾自度戰書招將趣緣砦燒攻具殺二
千人為南詔所禽而責蠻閣鳳將山南軍皇來
乃迎戰眺退不勝趨沱江六千士所殺學又戰城下
沱突將夜遁衆營所據紹將部戰後三日三師
奮昇與涅繼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不相三
師厥騎軍行鄉失所發最射兩軍不能大合辭
去西戎禦不敵從微營南徐三鼓大江[illegible]請射
將宋不死或止[illegible]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言欲遣
兵類矣不如傍和以紓急不然死不晚乃來請
三日忍成而都即斷[illegible]陰錢[illegible]黎州刺史[illegible]師
[illegible]
太保散卒休邛州龍[illegible]一日大蠻復三兵以
劉言皐已縱之既而居[illegible]為耳皐者仁八夢
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甘心及成都不
破以己功輕乃按軍[illegible]蠻寇人人切齒勿成
部無障蔽乃教耽潼隍據三文作戰棚于堞三左
石之[illegible]別五區區卒五七時[illegible]卒
合[illegible]又[illegible]大[illegible]遣督自是南詔懾之首[illegible]嗇
殺[illegible]部[illegible]已首皆[illegible]新兵出無虛歲詔[illegible]懟忿
屢[illegible]衆國[illegible]之役男子十五以下[illegible]耕
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絙舟大度河以濟

刺史黃景復擊卻之衆循河而南夜復上流以濟
攻瀨水諸屯[illegible]定邊[illegible]黎州[illegible]
敗合蠻[illegible]慶復[illegible]請[illegible]坦綽欲
上書天子[illegible]代兵信之不戰[illegible]成而[illegible]黎州
隱[illegible]攻雅州擊[illegible]還軍至眉入邛州成都大震又
以王[illegible]關[illegible]東城[illegible]紹遣使者[illegible]成[illegible]
人益[illegible]青溪[illegible]唐使[illegible]道入朝請[illegible]蜀
王[illegible]欲討之楊慶復[illegible]蠻無信[illegible]禮[illegible]
號[illegible]中[illegible]請收其使[illegible]人送書叢因責之曰詔王
之[illegible]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一俾
[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至以國許之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
乃[illegible]王[illegible]且[illegible]大為猶能報德王乃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備未脩[illegible]今爾突我疆場[illegible]戰
[illegible]之敗積尚州城不四年後來今五百有七萬
[illegible]其[illegible]來南以下人為軍十陣為部號將[illegible]之
[illegible]有盛弩二百[illegible]斧鋮之所弓二百[illegible]刀[illegible]
十[illegible]二百[illegible]刀之所[illegible]一百車[illegible]輔之又[illegible]
四面[illegible]
野[illegible]以[illegible]騎[illegible]須[illegible]代日出以[illegible]
前爾[illegible]別[illegible]番日中而代日昃[illegible]一部至以夜

月明刑戲畏則依陝叶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
爾乃盡之戰十日惰而以衆州縣給甲倡兵將
角相從溺之二等紐翻支子能將辭尊畏以蠻夫
劉潼至開祖時奴事四以蠻爲爾仇忿顧臣一何
因論之辰邪蜀王故殺九世一賓宮非邊表所宜
全神異人積賂信所謂衛以郊民全虛擁嚴
兵爲國守討用紓今新遣使還因冤懟中略便
秦一旦瓜擢奔荊南會僖宗立詔金善待其重付
節乃復戰攻黎州景從擊走之乾符元年劫嶲
雅閣羅鳳雅州入邛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
唐書二百二十二中　南蠻傳　十
去詔從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
勢易制而蜀道險饋餫艱今左神策所發長武
河東兵多用度且波挍撓制兵戍不可以弛
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精騎五千逐
蠻至大度河俘馬數甚斬首五千級收邛崍關
復取黎州南詔酋長還驃信復責大度河一戰斬
以悉逆凡河太等附南詔驃信使者請駢結好
近遣趙宗政騎其使如安南經略判官杜驤
爲蠻所俘與妻宗室女也於是酋龍使奏書以詒駢
答曰我月將百萬以攻蠻龍先城爾所部酋龍大疑

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
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
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
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
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
延心嗢末魯耨月等為間使成都諸蠻洞謀入
度河三部列陀郡險能更軍俾能冤等
酋龍恚發疾死偽謚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
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好謙謙甜逸奉綺蒙
錦劍遺帝國家乾符四年遣陀西段
唐書二百二十二中　十一
琛諸萬以詔乃命俾一使者答書辭末
幾邀西川駢奏請與和親一太夫如學部
作言諸鴻臚少卿乃因唐齊敬
又議叔其後駢議然嫁不可遂
宗室使者入朝議而刑南請不
置祠部郎中備至不決詔議虔奏
雲虔往到善闡府見驃信年十七長才擾
遂以年來綰奏典伽陀諸驃信
此問子盧下馬使者倒刀親一自解
左右劍以示乃除刑史命左右騎射每

人射法騎馬逐以為樂數十發止引升就坐假子捧瓶盂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盧攜豆盧瑑當國弱不能抗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為賊心不知禮義豈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淮南等議可用臣請發義征子弟十戶一保額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為奴以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蜀南姚州為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矜謂朝廷畏怯無能為焉況有它請邪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爲

不可下小蠻又臣比移文不言男顧點所備也有姑蠻使者不復至寶遣漢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彊故款安南附之部落常費以為邑府戍兵遺今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輔政與高駢厚駢乃上言勸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從蜀歸爲蠻所執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誘未續申訓以緩其兵不敢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稱弟不答之使驃信答拜其於禮不為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領以兩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

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詔諸道亦饒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天命為盜可為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又遣還彼猶殺驃信未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衰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兵七萬首尾奔衛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制多冠福可慮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廉耻蠻內得蜀休息

也帝詔宰相議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為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陽二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氈罽百牀帝以公主車服有闕辭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為禮會

五禮定終喪之宗正少卿兼御史王約為弔祭使
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偽諡聖明
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
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傍矣川羅
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
羅鳳初時羅皮及歿時傍入居邆川州誘上浪千
餘落勢稍張閣羅鳳所疑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
羅識訇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
奔神川都督送之邏些城
蒙巂詔最大其王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
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
國故歸其子原羅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
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囊葱山一
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
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
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
度瀘邑于龍佉河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
河東北歸義擊楊墮于贈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
拔雙舍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
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
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
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
永昌凡浪穹邆賧施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邆賧詔其王豐咩初據邆賧為御史李知古所殺
子咩羅皮為邆川州刺史與大釐城歸義襲取
之後入邆賧與浪穹施浪分拒歸義既戰大敗歸
義奪邆賧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
羅鄧死子鄧羅顛立鄧羅顛死子顛之託立南詔破
劍川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
八詔之一據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
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
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女於南詔丐和歸義
許之度蘭滄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
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傍羅顛立南詔破劍川
千傍羅顛走瀘北二浪悉滅唯千傍羅顛及矣川
羅識子孫在吐蕃
贊曰自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

則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爲闇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遽治閤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南蠻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唐書二百二十二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兼提舉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眞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鬬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爲陽蒲逋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逋宰相爲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爲纓鬈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裳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爲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隋仁壽中遣將軍劉方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

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裒遺衆別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剎二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恭羣臣請問罪太宗曰昔苻堅欲吞晉衆百萬一戰而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爲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弒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壻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眞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入獻至德後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驩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舠鎧

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瑇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橫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㲲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吹蠡爲樂其東即羅剎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環王南有殊柰者汎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眞臘所并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翨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跽其臣曰勃郎索濫曰昆侖帝也曰昆侖勃和曰昆侖勃帝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昆侖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貪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

使如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為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矟殳，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為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執弓矟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為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沉之海。東南有拘蔞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楉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髮，倮行，俗不為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鬬雞及豬。以金、珠、香為稅。治特牧城，俄為真臘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真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其王刹利伊金那，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戶皆東嚮，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陁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為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真臘半。水真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笡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荊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為城，雖大屋亦覆以栟櫚。象牙為牀若席。出瑇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

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為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筯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為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為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為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尸已則剔髮浴於池然後食貞觀時並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於翅因丐馬銅鍾帝與之

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鉤貫其尻加婆律膏燎以檀香積薪燔之

投和在真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遙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環金綖被頸[illegible]而剃其髮塗鑄[illegible]無賦稅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illegible]民乘象及馬無鞍靮繩穿頰御之親喪剪髮為孝焚尸斂灰于甖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并獻方物

瞻博或曰贍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羣行顯慶中

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臘三國並遣使者入朝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
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萇又有哥羅舍分修羅分
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
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
墮和羅修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真臘其風俗大略
相類有君長皆柵郛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
又有多摩萇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
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
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為妻俗無姓婚姻

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矟無
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
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
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
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
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
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
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
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為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

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衝
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細帶後遣子
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
衛大將軍還之
名蔑東接真臘西俱游南屬海北波剌其地一
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為歲首王衣朝霞氈賦
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其人短小兄弟共娶
一妻婦總髮為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
初使者來貢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

檀王姓剎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
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瓔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
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羅越
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
俗與墮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
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
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
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
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

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
偈陀曰多歸曰摩曳曰條蓋曰舍衛曰瞻婆曰闍婆凡鎮
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
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
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
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
惡奪曰莫音曰伽龍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
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
擔泊曰祿烏曰乞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
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

曰磨地勃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
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
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
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
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泚彌他有川
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
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
曰射鞮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
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
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為甓廚

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隄舟楫
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
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
青甓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
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支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
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
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
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
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
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

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
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
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
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
號足彈陀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
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
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
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
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
詔以兵彊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

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翟以舞四人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官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俛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列又舞闔四門之舞遽舞入遍兩頭蹋地節鼓吹合即騰舞[illegible]以象三十二[illegible]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illegible]

[illegible]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illegible]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之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西軍樂部[illegible]金鐃金鐸皆二掆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闢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掆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illegible]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靴首飾袜額冠金寶花[illegible]復加半臂執羽在舞俯伏以象朝拜[illegible]獸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之義用鐸[illegible]以象[illegible]

摭之樂也鏗若擊鼓者三則土德以成蕃緒
得乾初九爲其宮以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
太簇爲商天統於上蓋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
在丙爲而成作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
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以太簇
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音應之南呂西方金也
羽北方水也金水相生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
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洗故也姑洗作也以象南
詔歸化姑洗過日新舉以五宮異用獨唱殊
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

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裳舞伏
拜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偶詞五舞人乃易南方
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掛拎以象鳥
翼樂用龜茲鼓胡部擱鼓鉦其大鼓二曰太簇
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絲竹奏於庭
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
合作琵琶笙笛大小箏琵琶五絃琵琶長
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
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庭古律林
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

飾緋絛繡袖間以八采成雲花覆背飾雙鳳
綠雲花羽翼爲拜不下之節以林鐘畢也綠象
功備萬物成也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
爲用也綠坐也合奏聖樂三字
唱詞天下聖也小女子序舞色襦袖
角音生于木姑洗之氣以六人踏後
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擱鼓皆覆
以絲以上錦繡瑞圖曰王
者有別鳳鼓以鳳凰鉦樓乳
鉦翔頂足又飾南方爲鷗鴿瀉

及飛走伏鉦擱鐃鉦皆一人執拳之貝及大鼓
工伎之數與軍士奏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
林鐘徵之宮丈夫奉聖樂者用之丈夫一人獨舞
樂用龜茲鼓笛色四人方響二龜茲部前二
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
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律黃鐘爲君之宮樂
用古方古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黃
鐘小箏錦亂蕭笛
笛鼓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繁作一人
獨唱工復軍士奏聖樂詞亦

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絛紛以花氎縷為蕊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絛紛有鳳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項有絛軫有鼉首箏一形如鼉長四

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為舞昆侖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

長二寸以絛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蔟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林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鍾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為笛量左端應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一蕤賓一夷

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呂一應鍾一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蔟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為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為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為一碧絛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為飾有小鼓四製如腰

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為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觜皆錦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咙莽第國人以花為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遊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鬥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鬥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甘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咙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扎牟謂時滌煩暋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

伊越調一林鐘商小植調樂工皆昆侖衣絳氎朝霞為蔽膝謂之瓴襔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鐶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拓東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統其眾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玩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為縣

蠻儉望覽丘求內附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
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
接郎州亦隸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其
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眾完富與蜀埒無酋
長喜相讎怨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
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
趙孝祖為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仵
候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眾塞菁口孝
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
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
復仇云孝祖按軍多棄城遂北至周近水大酋儉
彌干鬼主董朴瀕水為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
彌干禿磨蒲俘斬十千餘級會大雪皴凍死者略盡
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今因破白
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
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
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顛
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
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爨弘達既死以爨歸王
為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
蓋啟徙共範川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
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
城群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
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詣軍謝罪赦
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姹烏蠻女
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亂阿姹遣使詣歸
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為南寧州都督
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
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姹訴歸義為興師營昆川崇
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
殺諸爨稍離弱閣羅鳳立召守隅并妻歸河睒不通
中國阿姹自主其部落歲入朝恩賞蕃厚閣羅鳳
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
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
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於兵
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
地與峯州為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
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
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
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

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裹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巂戎數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陿而諸部推為長號都大鬼主勿鄧豐琶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巂州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使者詣韋皋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甚力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

悉多楊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于葱柵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刀還其下冀有變蘇論乃以餘人行哭使一人立戶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傅藥問食乎曰然即進膳問衣乎曰然即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為順政郡王苴夢衝為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為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綵黎巂二州吏就賜之以山阻多為盜後亡失所賜印令二州為蠻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皋遣巂州經略使蘇𡸁以兵三百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為六部以樣棄主之及苴驃離長乃命為大鬼主驃傍年少雖敢戰數出兵攻吐蕃吐蕃怒道其居空部落亡所賜印章皋為請復得印粟蠻雷蠻夢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濕宜秔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巂州治中吉弘偉使南寧因至其

國論使使朝貢求内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内附總章三年置禄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内附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内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爲充州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閤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

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尚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六以襲[illegible]其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以南寧蠻黔等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故事戎吏乾元下將去郡中官騎從於郊勞及館見禮尤渥西趙蠻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畬田歲一易之俄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婚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慙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于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繚右肩以螺殼虎豹猿狖犬羊皮爲飾有謝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以

地爲應州即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
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彊刺史建
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
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
王礎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礎奏牂蠻二州
戶繁力彊爲鄰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元
和中辰漵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斂苛刻聚衆叛
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
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
請隸荆南乃降崔能內恨之更請調荆南湖南桂

管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
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壁以
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
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
將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
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
十三日行戶萬餘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爲酋長夷
子渠帥姓李氏與西趙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
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田康諷之故貞觀中
皆遣使入朝西趙酋領趙酋摩率所部萬餘戶內

附以其地爲明州授酋摩刺史松外蠻尚數十百
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
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
知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裔有稻
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
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氈革爲帔女衣絁布
髻衫而續髲飯用竹箸摶而噉之爲稍貯
雞豚羔羊死者有棺無槨則以瓦甕貯骨舍左屋之三年
乃葬以蠡飾棺雖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澣者四五
年近者二三年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以贖蓋

不續居喪貞婦不嫁亦得同姓婚不顧鄰盛
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者樹一
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彊盜殺之富者貰死燒屋奪
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贓姦淫則強族輸金銀請和
而棄其妻處女嫠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
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千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
至數百人貞觀中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
蠻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
數歲太宗以右武候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
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

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
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洱河蠻亦曰河蠻
道蒙舍州走二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
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
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
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
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
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
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
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

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
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
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illegible]詔破
又徙雲南柘城[illegible]州領羈縻[illegible]等州二十六開
元十七年又領羈縻[illegible]黎等州三十一南路
有[illegible]道部落主三人[illegible]王十人又有阿逼
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illegible]
四曰[illegible]五曰烏披六曰苴賃七曰[illegible]渠水八曰
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說
十三曰[illegible]十四曰里漢黎邛二州之東又有凌

蠻西有三王蠻蓋莋都夷白馬氐之遺種楊劉郝
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甓而居號
雕舍城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詗南詔而南詔亦
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酋長來謁節度
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illegible]於都押
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illegible]其叛常侍[illegible]王部
落又姑[illegible]奎[illegible]未益[illegible]惟川邛[illegible]吐蕃[illegible]二曰
夏陽卬部松外始陽皆[illegible]居其部落四十六
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巖城中川鉗矣
昆遇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巖當馬[illegible]

井來鋒名耶鉗共[illegible]羅林龍生林波林燒龍逢
索古敢川驚川褐官不濁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
外有諾作一萘布嵐炎盱[illegible]川讓川遠南里盧嬰
龍睢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　部落六百餘里
之外有椎梅作重羅林金林羅蓬五部落皆羈縻
州也以首領襲其[illegible]巂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
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
白蠻也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
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
請內附補首領浪沙爲刺史然卒不出劍南西川

節度使韋皋嘉慶兼押狼蠻又有浮多等部落
徙居戎州馬鞍山皋以其遠邊徼戶給米二斛鹽
五斤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欽蠻婆秋蠻烏皮
蠻南有羅東蠻鍋銼蠻丙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
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
蕃接亦有姚羌古白馬氏之裔劍山當吐蕃大路
鎮石門柳強二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
一曰彌羌二曰鑠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
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鹽阿
鶻鉗亦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巂州又有奉國

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巂州然挾吐蕃為輕
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韜
束髮錦纈襖半臂既見賜以錦斗酒折草招父祖
魂以歸鄉里及還裝錦袍馬上而去又有縣蠻東
魯諸蠻承徼三年與胡叢等叛高宗以右驍衛將
軍曹繼叔為巂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姚州境有永昌蠻居
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
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
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

落二萬戶以屬其西有撲子蠻趫悍以青娑羅為通
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芭
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矟而鬬又有望蠻者用
木弓短箭鏃傅毒藥中者立死婦人食乳酪肥白
跣足青布為衫裳聯貝珂巴珠絡之髻垂于後有
夫者分兩髻其國多牛不可耕有黑齒金齒銀
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
頂為髻青布為通身袴有繡腳種刻踝至腓為文有
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又有
穿鼻種以徑尺金環穿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

係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
有長鬃蠻棟鋒蠻皆額前為長髻下過臍行以物
舉之若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安南有生
蠻林睹符部落大首領居德化川戶一萬又以潘
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都護兼經
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峯二州隸都護府隸安
南阻重海與文單占婆接羈縻州十八
蜀爨蠻接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
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

上名為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
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
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貨求男，
貧者無以嫁，則賣為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
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
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
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
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南閣有寧氏，世為南平
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為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為
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
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
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
為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寧宣為
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真率所部越兵攻丘
和於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
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寧宣亦遣使請
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族人道
明為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
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
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明年，道明與高州首領馮

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
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掎擊暄等走之。
明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
馮暄、談殿阻兵相掠，群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
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
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大抵劍南
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討之不止。巴州山獠
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
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
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
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
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為人父母意耶？」貞
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
為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
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
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
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
巴州，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壁州，虜男
女萬餘。明年，遂平之。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
督党仁弘為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

飾大宗伐高麗造船劍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為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與黔州都督[illegible]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illegible]胡桑率眾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illegible]縣殺吏民焚[illegible]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illegible]綏山縣獠[illegible]為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illegible]等出降戎瀘[illegible]界以[illegible]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安不擾境[illegible]獠居依山谷林[illegible]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illegible]帥為[illegible]能出入前後[illegible]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繒及羊強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訴曰當為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爾屬為之群獠相視大笑遂叛兵西長驅[illegible]為王[illegible]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酋領七十餘人[illegible]逃至東川節度使[illegible]降之[illegible]又指首[illegible]遣之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illegible]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為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為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illegible]帥以金飾首胷垂金花徑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illegible]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南有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革為船附國南有[illegible]女國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劖其脣使赤黑僰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為裙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強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為寇盜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為帥僭號中越王廖殿為桂南王莫淳為拓南王相支為南越王梁奉為

鎮南王羅誠爲戎成王莫潯爲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綿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眞崇鬱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承斐等以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覃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執吳功曹等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戍武岡嫉京杲貪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邵州以備西原國良乃降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幾復叛又有黃少度黃昌瓘二部陷賓蠻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取賓蠻二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闕匱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詔還卒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綏懷威不能臨制侵詐係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讎貪小利不爲大患自行立陽旻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踵行立等誤誠恐嶺南未有寧時邕容爲一道與賊限一

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州則隔阻已遠以經略使倚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爲侵軼忠請以經略使還邕州容管刺史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丁人以給行糧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損傷數萬人悉賊之所處洞壑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廷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聽命爲

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以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疑公素遣人盜其槀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爲容州從事與公素昵傅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栅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黃昌

璀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嘗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以兵劾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員州又有

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蒼山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雞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遣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我母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前日兵敗瀼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寤爲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

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
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蠻狄先
諸夏也

南蠻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唐書二百二十三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
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
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為宇文化及
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德初
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
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
作無以成門戶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
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
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
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
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
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
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太
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
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玄素等以直
言被嫌今一概與罪疑洗宥不及帝悟多
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饕沓遂以女

[illegible]孚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
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
而敬宗唅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
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
子忠而立代王為太子實敬宗得所欲故詔敬
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脩國史爵郡公
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跡裴回視古區域問侍臣秦
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
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
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
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
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
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擅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
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
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
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
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
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
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

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窮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
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
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
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
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illegible]者
不一姓故有興衰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
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
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
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
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泆為滎東出于陶
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
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
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
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
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
偶陰陽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
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
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

之不借曰人各有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
曰敬宗多聞美矣賢之不強不亦善乎初高祖太
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
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遇賊封德
彞嘗曰世基死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死敬
宗舞蹈以求生世為口實敬宗恨之及作德彞傳盛
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女嫁錢九隴
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為虛右門閥功狀至與劉
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
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
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孝泰數破賊所殺驍勇者唯
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其然自
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
志姓氏錄新禮皆數十種敬宗總知之賞賚不
勝紀敬宗營第舍華侈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
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
烝之敬宗怒黜昂奏斥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
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給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
為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
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
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
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謚
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不
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彥伯昂子也頗有
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作嘗
戲昂曰吾兒不及若昂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
納婢敬宗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遷起居舍人既
與思古有隙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乃先子報仇
耳彥伯慚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為射洪丞因客永泰
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
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
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
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
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
府方以申太子而文致若諷古者太子表之優詔
賜帛四十匹詔撰晉書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
士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
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
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

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立武昭儀則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
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
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
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
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
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言
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
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
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
男又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

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
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
鞫治義府且窮逼正義自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
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
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釋不問爲抑義方逐之
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
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褓負皆補清官初杜
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
先進不相下陰結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
爲所誣交訟帝前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

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
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
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
賵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蓋幰
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轜輴芻偶僭侈不法
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閤又兼府長史
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
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
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傅致

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
狐德棻修氏族志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
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
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
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
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
紳共嗤靳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
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
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

判人給訕又毋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所求徼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于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勒之義府內倚后挾權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終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擾索殊急居毋喪朔望給告即微服與元紀出野濶高

窺覘災祥眾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巂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二自其斥不今下憂乃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

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子湛見李多祚傳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閱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書稱居職殿得以攝是帝賜游藝姓武氏以足之其黨爲之官自言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所親術者其語及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揆后旨誣殺宗室

復請發六道使後所用者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歷衣青綠朱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

示公遂德其一日經王所踐發及宴集時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
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
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
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
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
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俄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
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

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
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
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
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
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
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
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
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
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
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

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
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
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
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
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少選詔書
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睨笑大曰尚左右
丞相邪目恚怒送之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
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
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
死歲幾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群臣賀

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豳國公及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
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
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
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
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鄰與婿柳勣不相
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妄事捕送詔獄賜
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者株連殺
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魏林
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

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間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

熏灼懼常從遊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陰事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然時有以材顯闖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

園水磑比佶役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
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
權威出入騶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
怨者眾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
呼何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
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
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
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
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
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

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
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還節度
始厚王鉷為黨勢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
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
為御史大夫林甫始與國忠林爭無所畏又以貴妃
故善之及其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
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詔數寇林甫因建遣
之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第置其訖亟還指
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
溫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

護起居疾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
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
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自蜀
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
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在相位凡十九年
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
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
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
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
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

絕自唐興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
以忠力奮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
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
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
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
杜其本以久己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
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
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
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
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

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
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從天子安林甫
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
人皙而髯將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
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後楊國忠代林甫貌
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既得志諷祿山暴其短
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為父子
有異謀事下有司[illegible]林甫厭祝
上國忠劾林甫姦[illegible]
危宗社[illegible]斲棺剔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槥

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岫太常少卿嶼及
岫等悉從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婿
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揆等[illegible]博
濟亦[illegible]為戶部郎中部有左右藏天下歲會
計度博濟[illegible]
後至千[illegible]取都水監也為[illegible]
錢不貲有司不敢言帝[illegible]
以辯學[illegible]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
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
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

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舉無比者士瀚因
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
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
不原天寶時嘗鑄玉為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
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代宗時
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
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為太清宮使發地
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
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

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
烈為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
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撰述希烈必助成
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
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
六篇陛下頷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
詔無非常難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
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
官著顯祥搞照無窮其諂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
大學士封臨潁侯林甫顧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

林甫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其位久恭默唯諾雖廷國亦希烈左右爲楊國忠路政恣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怨無所賴及祿山陷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投賊

論贊 肅宗以上皇所遇賜死于家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唐書二百二十三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盧杞字子良父奕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廕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禮乃稱疾歸遷吏部郎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浸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鯁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

閒閱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
滔所因自投于河杞奏殿中侍御史為詔所殺頗下詹
三司雜治并劾大夫嚴郢詹善張鎰每伺杞閒獨
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逕至鎰所詹趨避
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佯驚曰向
所言非外所得聞乃奏詹與郢有謀杖殺詹郢貶費
州杜佑判度支帝方倚杞杞毀佑貶蘇州
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即令宣
慰真卿卒為賊殺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
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
使人客說白帝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陰
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拏
河南北拏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
月費緡百餘萬而帑藏儲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
郎趙贊判度支贊亦無術乃請括富商錢千
萬緡以業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約取償
于官帝許之京兆尹韋楨責其期校吏頸大搜索疑
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殺者相望
京師囂然不聊日總田宅奴婢之直纔止八十

萬又僦櫃質其蓄粟麥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
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邸訴杞無以諭驅而
去帝知民愁怨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窮於
是間架除陌之暴繇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
上者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筆入第室計之隱不
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
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至五十給與物相易者約直入其
算有司共印相市為私簿自言以告率千錢沒
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
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讟之聲滿天下及涇
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
除陌矣其偶和者作亂以怨挺亂者杞為之帝出
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
事指杞杞即誣寧叛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
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由漠谷渾瑊
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所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
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帝從杞議賊果拒隘
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
解去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
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

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
杞杞懼即說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
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勞留連賊得
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
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
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數上疏暴杞等罪惡士議
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始帝即位
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佐天子故建中初綱紀
張設蔚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譎帝以刑名繩天
下亂敗繼之及其陷涇原雖國屯亡孽猶然肆
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從吉
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白宰相曰杞
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
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
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
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心良士痛
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
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

詔以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袁高等論
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
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
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
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
舍人御史中丞陰狡詭計數然其外自處若簡
重而中險譎可畏與崔昭緯相結以昭緯之薦由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王珂爭河中胤黨珙爲節
度使不得從坐罷復以中書侍郎判戶部及昭緯
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
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傾脅胤素厚朱全忠
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
逐扆光化初昭宗自華還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
忠地倚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
以相與沮海無帥因拜彥若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
皆王摶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既與摶
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摶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
欲外除即激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摶交敕使共危

國器當誅胤以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
事復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擇死并誅中尉宋
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
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
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
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
河中拔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豎廢
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因間伺察德昭飲酣必
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
之人未嘗忘忘武夫義臣痛心疾首今第反者特季
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公若能乘此誅二豎
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有先之者德昭感
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斷帶為誓德昭誅季述
仲先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
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
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
善恐逆謀泄前剡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
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
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
遣京兆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
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溥等偕
而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
下意為所詿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
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忿死上用度支使權利令
募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於遣
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
忠表亦大恚因下詔斥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
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猖獗帝無不
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宦者畢知官以伺人掌
內司事窺全誨等然知之乃於帝前求哀乃詔胤
後議政封章以陳中官益恐欲得其謀乃求知
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
或相泣無憀不自安劫帝之謀內矣於是胤為全
忠數書諷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卻藏滑輸誠奉
觴為全忠壽自歌以勸酒全忠亦殺全誨等與全
忠約和帝為召之還詔者四卒札召辭致及帝
出鳳翔委全忠事乃迎謁於道復拜司空事進位
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從宴右宮賜帷帳器
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
人寖盛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

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
歸中人共相彌縫[illegible]微弱禍始於此請
罷左右神策內諸司[illegible]外宦官
悉誅天子傳導詔命[illegible]在鳳
翔[illegible]從行近
臣[illegible]
政[illegible]一決於胤[illegible]以子為元
帥令[illegible]幼故
胤[illegible]帝[illegible]
韓偓[illegible]佐胤[illegible]樂
[illegible]
[illegible]乃還帝印召問
全忠[illegible]乃出賜二
宮人[illegible]乃許[illegible]之劫
持顏[illegible]
奉[illegible]日及[illegible]謂全忠
曰[illegible]不可無備[illegible]以守今左右龍
武羽林[illegible]四步將將
一百[illegible]人一騎將百人使番休迭作以京兆
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使募
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

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
入宿衛會友倫擊鞠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
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
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
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
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一日死死十
日全忠脅帝遷洛毀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
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
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
[illegible]
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
挾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
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
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唶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
戶終為緇郎壞之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去昭宗時
仕浸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
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
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
寧幕府每宅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

鋋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許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斿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彼又專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命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復詔朱全忠恚忿已又厲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惡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鋋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采樵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詗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蕘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磎死內常求似磎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驕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明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為怨朱全忠圖篡殺衛官已自沮璨一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籍其所不快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嫉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後說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異志故遲不至玄暉懼自往解全忠好罵曰爾與柳璨等詭毅不即九錫作天子不待邪璨懼即為書啓帝曰人望歸元帥矣璽不可讓以授之璨自行進為司空為冊禮使甫行及玄暉死而全忠怒璨因已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事朱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為樞密使帝在陝用術家言是歲不當且有大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詔諭全忠建告以冬遷宜止全忠以兵一萬治洛陽宮帝言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亂傳檄四鎮各以兵迎我還京師又說全

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
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
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為衛初全忠至鳳
翔侵汾州節度使楊崇本以其妻美全忠入其家奉
忠與亂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
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所以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
闕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詗必以
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弒以絕人望因
令其黨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
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

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
關殺之乃趣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
院使毋傷官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
環柱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
玄暉以全忠所戒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
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
漸榮所弒殺二人宜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
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
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弒逆非本謀首
友恭等罪因泣下詔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

錢六百軍士有掠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殺友恭
叔琮斬之全忠還大梁玄暉自持詔揭汴言之還
洛不淹日令玄暉詔收付有司此甚之張廷範誅
百姓聚口都門外焚其屍者以億人爲全忠所愛邑
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
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爲是樞貶玄暉求
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至用廷範太
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郊廟使又與蘇楷等駁
昭宗謚全忠志九錫殊禮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
郊延唐祚及玄暉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參

軍環于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
以驍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
名右諸將爲親校與時溥朱宣戰以多略表檢
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
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
潞擊太原度晉趙觀察使全忠圍鳳翔克用襲絳
州攻蒲汾叔琮以二卒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
克用軍偕行伺隙擒其偵者還克用大驚疑有伏
遂退屯洞渦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已賊遁
矣無以立功乃借師夜擒游騎殺數百遂破其壘

侯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執刺史進薄太原
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
遷帝於洛以叔琮爲右龍武統軍與弑帝故全忠請貶
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將死呼曰朱溫賣我以
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壽州人
客汴州以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頻表劉鄩籍
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
校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
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瞿章斬首萬計又與
州殺守將瞿朝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
爲右龍武統軍貶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
當亦殘族入諸孫狂虐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
嘯凶牝奪嫡於朝將爭黃屋奔鬼質故與亡
拙柳倒持太阿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唐書二百二十四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臣宋　祁　奉　敕撰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
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
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
微都督訛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
襲都督懷恩善戰鬭曉識戎情部分嚴整安祿山
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
義于背度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
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
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
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
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
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
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
將崔乾祐戰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
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鬉以逸收
散卒懷河東子儀徙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
子儀使懷恩與王仲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

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
還時回紇使葉護將兵四千助討詔懷恩與大食
等兵亦繼至帝乃詔懷恩為之導統回
紇兵從王師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
掩之殲斬與賊者賊衆沮既合戰以回紇攻賊
戰酣將甲援懷恩入陣殺十餘人衆驚賊不能支李
嗣業與懷恩乘之賊大潰追奔逐北賊
必奔城走頭一日安守忠李歸仁等致
麾下王曰此賊饑且休矣追明日與將僕固圖
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聚陝而北入與我中奈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九上

何縱之使後得與必為我患懷恩不從固
請通夕四五反還明謁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
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召加開府儀同
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
安太清於衛州又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
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
寧郡王懷恩為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
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詆其麾下皆
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
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

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鬬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
多殺賊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
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趣之射殺七
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耶光
弼持法嚴懷恩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
至斬轅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家奴常若是不樂
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敗王師帝思
其功召入為工部尚書兼以科權代拜隴右
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使初肅宗
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為少子請婚故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九上

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
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為
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踰塞闕中大震帝遣殿中
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
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
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
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
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
多張旗幟使突騎與回紇精南出繞賊左舉旗爲

懇彼賊壁死斬數萬朝義以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傷相當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乃令左殺及驍騎援旗直進夾兩面賊群爲大崩東以入鄭戰不止朝義敗斬首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蹂踐死者甚衆[illegible]朝義輕騎奔懷恩進收東都河陽賊無所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伷等以壁降留回紇營河陽使瑒及北庭兵追躡轉戰以萬騎逐北懷恩以常道賊所次鄭州賊僞節度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奔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拒河以戰瑒濟師擊破之賊衆奔潰進次昌樂朝義率魏兵戰又敗僞節度薛嵩以臣鄴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朝義至貝州與其黨薛忠義引兵三萬拒瑒以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奔回紇以輕騎至瑒督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合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蔡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下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與懷恩謀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以子新立功擧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守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衛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懽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己乘夜逝歸懷恩驚追

討黃巢奉先還正[illegible]京
奉先出解一復因[illegible]以復懷
恩各之懷抱玉書[illegible]進拜太
保賞一等三品[illegible]封疆自此與一
子[illegible]
[illegible]
殺因賊[illegible]
上[illegible]臣世[illegible]
亂臣之[illegible]
繼逆[illegible]
卒兄弟死於陣[illegible]十不一在
而存者創[illegible]事繫
下悉臣之[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明杜根
多之口[illegible]任臣以[illegible]朽骨
再[illegible]前日[illegible]士人未[illegible]陛下詔
臣至太原勞問[illegible]臣一切[illegible]可議
分道用兵收復[illegible]可汗在洛爲魚
朝恩[illegible]心及臣[illegible]不
出[illegible]使[illegible]乃[illegible]

汾州休息士馬[illegible]使一介相聞良臣勃然
故[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之
[illegible]羅[illegible]兵連
[illegible]行[illegible]同羅
[illegible]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
[illegible]二也二女遠嫁爲國
[illegible]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
[illegible]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
[illegible]行陣[illegible]
新附諸鎮皆握[illegible]兵臣之撫綏反側[illegible]
忠於國罪五也[illegible]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
陛下勤王[illegible]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
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不與
[illegible]之可否[illegible]宰相[illegible]帝一不爲慊
日欲其悔過[illegible]宰相[illegible]詔
[illegible]懷恩[illegible]遣慶
[illegible]帝所以[illegible]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
諫[illegible]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
李光弼乎二臣[illegible]不賞[illegible]懷恩乃止欲
使一子入宿衛[illegible]御史大夫王[illegible]使回紇

懷懷因以為戚其變進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
雲京敗瑒進攻於榆次帝遣宰相裴遵慶諭旨懷
恩至是帝使往辭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
諭故對以陛下避狄于陝臣從陛下以谷欲
義之奔問官何故懷恩來朝以防計拔則其辭順
入今陛下即思其言懷恩浩不勤王誠不得卑其辭
世以不來矣我則奈何乃以隴右及老臣並處
至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入朝得以保全甘枉
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也若以子儀代
之諭以逆順以相率而歸從之乃以子儀至河中瑒攻

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貫其綏卒瑒怒殺之及偏將
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之懷恩聞入告母母曰
我戒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變禍且及我奈
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
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麾下三百北度河走
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其功勳不加罪詔
其母歸京師厚卹之卒以禮葬又下詔拜懷恩太保
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所領官懷恩因圖寇不能改遂
誘吐蕃十萬入寇豐州守將戰沒進掠邠州參來
寇奉天及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之于陣懷

恩泣曰吾嘗為我子反為人殺死於我入侵奉天
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詔天下兵防秋懷恩誘
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趨醴泉奉
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衛同州蒲津
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趨鳳翔而懷恩以朔方師躡其後詔子儀屯
涇陽渾日進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
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
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
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
死靈武部曲以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玉不能

定其軍皆前死帝志誠統眾寇涇陽時諸屯壁
大雨吐蕃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
爭長更相疑其酋率驍勇兵數萬去
周智光數戰澄城破之收馬牛甲兵萬計回紇乃
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效子儀使分兵隨之破其衆
於涇州任敷走先軍詞抱玉降懷恩至功門
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把命未弛甲凡三年
帝隱忍數下詔未嘗斥其反及死為之惻然曰懷
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從子名臣以千騎降
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云入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為裨
將常與閹人魚朝恩相得數稱道之累遷同華
二州節度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
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擁[illegible][illegible]軍
北萬計遂進至鄜州以與杜冕不協時冕為坊州
家在鄜智光殺刺史張麟坑冕家屬八十一人火
民[illegible]千舍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刺史[illegible]數使梁州避
其[illegible]異其狀復然不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澤數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甘
甚欲結民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
龐充初志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為禮志斌讓之

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爾作威福趣之禍
也我本不反今為爾反遂叱斬志斌臠帳下時崔
圓自淮南以方物百品[illegible]天下貢奉輸漕
劫留之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間道走向者邇部
將邀劫斬之代宗未能[illegible][illegible]中使余元仙持詔
拜[illegible][illegible]若僕射[illegible][illegible]殺[illegible][illegible]曰吾有大功上不與
平章事[illegible][illegible]華地狹不足申吾材若加陝虢商鄜坊
五州差可[illegible][illegible]諸子皆彎弓[illegible]百斤有萬人敵挾
天子令諸侯升智光尚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仙褒
不給遺百縑遺之自立生祠俾其下論救大曆二

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書不能通乃
召子儀婿趙縱受口詔置帛內蠟丸遣家童走間
道付子儀子儀將兵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
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
人隨身將佐一切不問未幾為帳下斬其首并斬
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暴其首皇城南街別
將姚懷李延俊伏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太原[illegible][illegible]七
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奉兵
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
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月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鬻車為業於市力能舒鉤後
為羽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
分諸將戍穰南陽瑱誅戍者潰歸崇義自南陽勒
衆還襄陽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衆曰非梁卿
莫可遂擁其軍殺昭及南陽帥衆以代宗因詔
拜節度使舉十州兵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
李寶臣相輔車根牙盤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令
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
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長閒讒遂死召至
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與數盈矣若何欲見

上平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益飭軍旅
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
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
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衆殺將
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
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崇義不肯內請易
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
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杲為鄧州
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

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
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
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
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暉杜少誠
戰蠻水折北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
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若斬關出
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
軍從臨漢役者三千人崇義孫叔明表務李納後
從劉悟為昭義將從諫死遺從稹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

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
府儀同三司為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
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
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復領邠寧節度德宗罷
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
尚書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兵城長武
城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當道自是不敢南侵建
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
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位懷光右
及處其下意不平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

劉文喜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
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領
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
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舍與朱滔王武俊戰連
篋山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賊將相持久
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時[illegible]軍
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
前遣裨將張韶以蠟書表隨敗攻城中聞呼曰我
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

聞之喜即詔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醴
泉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
愎道言宰相謀議乖剌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
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
王翃翃等以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
入豈不殆哉遂共[illegible]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勳業已
振滉賊破膽若喪斷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
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
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與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
千里赴難為姦臣根阻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陽

明日李晟會陣[illegible]賊大至晟請懷光
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致離巢穴與公請戰此
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
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
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
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屯壁八旬不
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賊釁為解陰與泚約崔漢
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
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
士陸贄詣懷光議軍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

人馬部落長安[illegible]其不救今其眾必
宿忘一不可彼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illegible]
儀激我所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illegible]
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illegible]
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illegible]
爾何能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忿怒
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
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游
瓌以聞數日又密諭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
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小俊火

乾陵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
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
守奉天懷光遣將孟涉段威勇[illegible]趨
南山糧將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
如從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眾曰由此東
百里有糧可食也延饒將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
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
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也好時然其下
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
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

張昕守咸陽西走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爲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兵成以京畿宿旦朔方軍累有功且以懷光拒命而其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糧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衂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斷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璀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懷昔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也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下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是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昔者兇逆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命行在假寧

之威成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慨然宜以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冑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遊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推爲都講有媢者欲對廣衆詰問以屈少遊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僕固懷恩表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爲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遊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遊乃宿其里俟歸沐入謁因卻語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僕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遊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遊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

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
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觀察使大曆五年徙
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數行小惠
少游更任三鎮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貪易
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結元載賂金帛歲餽無慮
十萬緡又厚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
能久其任後載誅少游疑懼亟斂之載子伯和
謫揚州少游陽事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
初朝廷經費不充少游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
加百錢度支因奏諸道並增納拒卽少游出

師敗徐海等州城棄之退屯盱眙進檢校尚書
左僕射賜封戶二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
相關播與少游有雅故故得兼宰司德宗幸
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領揚州所儲財賦八
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留
取其財使判官崔頎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
以非敕命拒之頎怒曰君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
崔眾矣長卿常拒租庸使爲其所困崔眾以
倨李光弼被殺故頎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
得語卽遣去於是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

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度江從妻子客
匱中以免佶有衛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爲少
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佶但詣
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
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屬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
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遂近留之咸
稱帝得其機云少游附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
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曰豪壽
舒廬既韜刃櫜弓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
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僞赦令送少游

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僞赦送行在會
佶入朝具言少游奪財賦狀少游懼上表言所取
以贍軍與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
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
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慚懼發
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闘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
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
弗得其所輒發暴於犯上惜哉其母挍刀逐賊烈
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

忿矣不自退身首殊分然饒人所可疾矣所謂交
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父國貞錡以蔭調鳳翔府
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雷其與卿李齊運善錡
以直不坐德宗所罷之自雅王傅出為杭湖二州
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
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珍寶歲
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驁橫天下榷酒漕運
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效子
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

錮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埋坎中聞者
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
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虯須者為一
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
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
罷領鹽鐵轉運錡雖得節而失其權去其賂日甚
僚吏死不以過甚殺又通汚良家盧坦力諫不能
得遂逋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強者稍稍
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
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

軍錡署判官王澹為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
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澹視事有所
變更者諷軍兵剛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
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既出眾持刃嫚罵殺澹
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
使頸錡陽驚為解乃囚別館蕃落兵錡號親士挽
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公孫綽等主五
劍授管內鎮將令殺五州刺史於是別將庾伯良兵
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
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杭

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秘亦殺鎮將趙惟忠而
蘇州李素為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於錡錡
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為諸道行營兵
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為都監招討宣慰使
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
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
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
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
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
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十首通衢勢蹙且

敗吾事者死不如轉禍為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
行立舉火內外合譟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
城外兵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
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
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illegible]錡引兵三百趨山亭院
挌鬬行立與[illegible]出其中[illegible]使[illegible]城下錡闔[illegible]擊
旋擲哭子良以[illegible]錡[illegible]錡東
身遠朝[illegible]錡以[illegible]曰而
反耶[illegible]師[illegible]兵自
長樂[illegible]門[illegible]對曰張子良
[illegible]能
教臣反非臣[illegible]為節度使[illegible]不能
斬之[illegible]後入[illegible]邪錡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
要斬之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
葬以庶人禮擢子良檢校[illegible]書左金吾將軍
封南陽郡王[illegible]國[illegible]校左散騎常侍
左衛[illegible]國公[illegible]本仙[illegible]羽林
將軍[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王[illegible]中趙
琦[illegible]州[illegible]州司馬[illegible]從宋
州[illegible]從[illegible]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

京師府庫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
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
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
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方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
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illegible]纔十二餘
皆私之江淮[illegible]力大困人人憔然忘生貞元
以後中官[illegible]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
命取[illegible]布[illegible]其估裂以償[illegible]市之良
賈精[illegible]不出列肆閉[illegible]粗雜[illegible]而已
又有彊[illegible]入禁中[illegible]所[illegible]平因其毆詈
之[illegible]名馬[illegible]常畏捕取而德宗蔽
於左右前後[illegible]故吉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
知錡顓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
吝遠甚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唐書二百二十四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臣宋祁奉　敕撰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積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偽節度呂知誨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與正臣北還奚王阿篤孤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紿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衆鬭戰秦奔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會首領阿布離斬以獻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貲以贍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會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時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假秦濮州刺史令諸將平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會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以衆保陽城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柁以向汴軍未發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其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以麾下五百人斬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為兩軍兵馬使戰永寧澠池福昌戰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執以忠臣為汝仁蔡十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所掠會因是招之恪為道路艱澀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諸方兵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予優渥周智光為亂下所部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號為下所逐拔府庫國用偏乏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郭子儀撲臣不敢拒即圍辨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詔李靈曜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

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郊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
百騎覘之貫其營還殺數十百人悅閉壁走壘
壘與城亡去軍遂濟以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貪將吏妻
女皆召將士婦女逼淫之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
張惠光用爲牙將惠光挾勢恣橫忠臣不之信又
以惠光子爲牙將六合恣肆軍中惡之希烈因
衆怒逐少將忠臣單騎奔京師德宗以其父子以兵
翼遂忠臣單騎奔京師帝素寵之不罪以檢校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散騎常
侍欲法以贓得罪帝欲不按故侍御史者忠
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
意解免法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
毆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
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獨從行
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愴然悟擢之下除王傅忠臣
驢吉不問帝嘗謂卿耳大貴人也對曰臣聞驢
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帝悅既失兵怫鬱不
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
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
無禮檢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
相狎訐貶巴州司戶參軍爲果綿遂懷四州刺史
治貴簡不親事常語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
一州能勤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不之禁曰能知
吾失御史材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
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涉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
選散騎常侍薦琳佐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天下聞之駭然琳年高且聵每進對
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
帝由是亦疏涉琳從至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至
梁州以衰老丐寘巫山祠乃始不進帝素以耆老禮之給
乘輿馬辭病力帝與所執策曰勉爲朕留鞅別
矣不數日祝髮爲浮屠仙遊佛寺泚聞遣數十騎取
之署吏部尚書冷家游衣以朝服食以肉琳
亦不辭上有所官非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
收京師李晟惆其老表貰死帝曰琳敗宰相失節
許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
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易子也與兄鍊俱以文
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尉中丞兩

堧河出鹽池宋宮與韓滉判度支寬減常賦支計池生瑞鹽王佐之美代宗疑不然命錡馳驛按視錡以欲結滉故騰賀表宜到府號池曰寶應靈慶大再進工部侍郎妹婿僕射者休弟也故錡與付交託報屬于帥馬不從雖先得錡乃領左右錄歸時所在休陳白以一自嘛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以錡比之何以折齊橋不決中朝臣適從者休多所謀殺收十五初閏與弟兒在旁史特從容錡兄弟從容斬于此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九下　[illegible]

修飭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眾大驚號落鵰侍御後歷右神策都虞候黨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惟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為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兵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

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與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艦旗甚盛惠贊等恐奪其書匿島間閒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群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九下　大

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illegible]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安南也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西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巂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使駢傳檄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蠻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吾在安南破賊二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邛崍關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蠻

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遣質子入朝約不敢寇
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illegible]督盜賊有兵
馬虞候[illegible]假以蜀兵
[illegible]錢約曰
[illegible]不閑練
[illegible]主卒命均之
戰士大怒[illegible]蜀兵凡六
萬駢[illegible]以文駢[illegible]圍
求不得大[illegible]以上五百格戰不
勝監軍[illegible]召尚完府庫

方[illegible]以[illegible]養不[illegible]故亂監軍懼[illegible]
解之取役大數百名敗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
以金帛寵衣士開府庫悉還其衣而陰密籍所給
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嬰孩不貰投乃
于江有一婦方[illegible]而乳子將就戮媼傷之疑其畏
死謂曰以子予我[illegible]可也[illegible]起曰我知之
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飽就戮也已刑者拜曰渠有
節度使奪戰士衣食日夜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
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
遽死神色不變人聞者[illegible]泣駢復錄突將

戍還者凡名[illegible]中意不懌則採之或十或五投
將李敬全折決親丈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
不知其[illegible]悅投尤池[illegible]人乃安[illegible]之士
[illegible]成都城[illegible]駢[illegible]以擇[illegible]莊完新[illegible]丘陵
[illegible]平之以役[illegible]功[illegible]行大畜駢上言者
義也濟以剛健宜[illegible]輝光日新[illegible]就大[illegible]文宜去
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荊
南節度梁纘者本以昭義兵戍駢表[illegible]下王
仙芝之敗[illegible]過江帝以駢治軍威化大行且仙
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潾與

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在嶺表
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
駢料官軍義營鄉團鋤其老弱傷夷裁制衣食刺
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
州駢建遣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
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
賊廣州且請起荊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
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
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
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

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潾破賊大雲倉詔降巢
巢不意其兵至遂大奔引殘黨趨上饒衆亡幾會
疫癘起人死亡潾進擊之巢大懼以金餉潾賂書
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
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破
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
潾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帝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
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授巢鄭畋爭于
朝故巢忿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
欲縱賊以脅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

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
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會
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勳業極矣賊未殄
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
如觀釁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
出兵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
援陳許衆渡淮揚州衆十五萬渴駢將曹全晸以兵五
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
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
陷天子猶冀駢立功春詔刺史若諸將有

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
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
雄雉集廨舍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
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訶金鼓以侈士志與浙
西節度使周寶檄合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
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
至軍議事寶疑辭疾不出駢留屯東塘百
日託以寶及浙東不利乃還以應其
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
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

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
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
安潛狼貪有如撓敗貽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劉盆
子覆敗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
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
料兵險圖割據一日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
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
姦傲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闒
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權貨賄無聊乃篤意求神仙
以呂用之爲鹽鐵劇用之用之者鄱陽人世爲商儈往來廣

陵得諸賈之驩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
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
親將俞公楚公楚奇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
用之既以惑其知閭里利病吏得失始班班言政
事以將左道駢愈寵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
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
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士界將初殷將見用之
紿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極擬事有廢代神人來備
羽翼且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
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校遇用之遷甚有大賈房

唐書列傳百四十九　十一

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巨有妖當祭禳
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從殷入居之駢
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瑑玉侍女
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既成齋其上祈與仙接
用之自謂與僊往通每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頂揖
再拜語已罷近左右或竊笑輒殺之後無敢出口
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
言鹽城有寶劍須其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
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
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俾其術寖且熾

詭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
潛置机上駢得之大喜又寓鶴廷中設機關觸人
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擅其
發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其風猶腥駢始
棄人間事絕妻妾雖將吏不得見客至詭薰濯
詔方士祓除乃見之解緩必遽即引去自是內外無
敢言者惟用之縱橫恣肆言駢無不聽綰權擬所領兵
駢還其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既得任淫刑
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冀食令
居衢閭閈凡民私鬥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

唐書列傳百四十九　十二

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莫邪軍與守一
分總之署官屬如駢府用之出入騶御至千人建
大第僭擬宮省備陳百尺樓以占星實窺伺
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好秀光麗善歌
舞巾幘束帶以侍月一十妾其靡稅於民不足至
苛留度支運物誘人曰變則許入貲產贖罪貪者
楚數規戒其失不聽挑歸禮誣殺之弟克用之因
諂二人於駢使以驍雄五千屯盤於外密使兵
襲之舉家殲焉駢從子澥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
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

用之亟讓其不能辨故妄言以誑衆驗之說
敕吏禁遊出入或署舒州刺史未幾為下所逐用
之附之也駢使人殺瀕霸裘王溫之亂駢上書勸
遣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
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厭倦恐不克大責
鼠不絕用之說駢府置百騎[illegible]駢以其兵以鄭杞
董僅其邁駢[illegible]駢之說[illegible]使[illegible]收軍未
骨鞭決斷駢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間計於
杞偉謀駢於其[illegible]絕之給我并天雷不克
[illegible]州刺

史張翔斧孔目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
者故仙芝將以善騎射補駢牙將隸于浙西用其力
故寵待絕等用之廣其咲以相欲其諸附然不肯情
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疑
之既或謁用之結歡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為援
宋全[illegible]後奪兵權駢屢其黨從師鐸率兵騎
都[illegible]不見疑師鐸見駢所親將多以事殺憂
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
言師行[illegible]曰君用之亦慮其然內欲除之應諸罷
也其母密諭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疑未知

所出而駢了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姦
遣使詐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
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私相傳言諸將介而見
請殺神劍于其里廛市人以沮亂師鐸曰不可我
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
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彼必喜則
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饗士將犒師
師鐸潛師夜出士皆銜枚[illegible]行抵漢璋閭
以麾下出迎師鐸說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師
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語其變神劍辭不

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
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今君既奪館彼
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乎吾前者重君
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乃載酒割辭血而盟推
師鐸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
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神劍以高郵兵屬諸援使詳
還並以天長子弟會宿先為先鋒縣今其主騎趙
簡卒徒于郎為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繆
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
神劍請按軍高郵為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善

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壯雜與鬭志何患搖君
意不行頗致違漢璋內呂神劍恐不為己下勸許
其計約城破士卒子女與之其四月乃傳城營其
下城中驚擾用之分兵守城自督戰令曰斬一級
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
自固用之稍理兵器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呼譟左右
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眾思歸為門
衛所軋隨已斬首不須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
爾之誕多矣善自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時駢已
為下所逐出奔用之慚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

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
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與我
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
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為用以其黨許戡齎書往始
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以其情用之罪及戡至
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乃何用來耶即斬之乃繫書
射城內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
駢驚匿內寢久之乃出叱曰得非反耶命左右驅
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
師鐸壁揚子發民盧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

及下丁壯皆以充役驅之乘城自旦至夕不得息又恐
為內應數易其處將卒晝夜相失至飢死者相枕
籍駢召大將古回等及其子出諭師鐸
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所以入朝還鎮以安
為駢恐用之屠其家乃以遣秦
稠寧士與師鐸合攻以秦彥為應
于是師鐸入守將張全用之拒三稱殺傷
相當駢從子傑用之為守師鐸至宴
邪兵後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曰初
不用子言以及此禍何追城還胡

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其入師鐸見延
和閣駢待之師鐸節度副使漢璋
以文授師鐸以待師鐸去相號時
河命未謹駢變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呂奏
公諸將還取戟不足平也若不
則將不侍公因泣下駢怯不能用其
乃師鐸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
將徐州人本名立伍籍乾符中以
慶諸曰秦彥而從我去而視因二命
名彥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貨入黃巢中

賊與許勍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
使竇潏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計曰足
下向誅奴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
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若將
致誅也若今彥為帥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
府廩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
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以行沿夕閉而朝必
至師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鐸以駢囚南
第稠遷下求鹽鐵簿貨貝本末皆數一檢取金寶始駢
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以私積給郊祀
元會做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為亂兵所剽略盡
師鐸從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
唾抉須髮無遺而縊乃絕仇家臠其目云市人投
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
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
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
鐸復推立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不下鄭漢璋
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許為駢壁另兵於廣陵城
隅而楊行密以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劍求
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

師鐸彥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鍠守宣自將入揚州
稱節度使以師鐸為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
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運和自江北
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
璋彥等兵屯門樵蘇道絕令旨之稠及師鐸以
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爭溺死者十八彥
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
彥使師鐸率兵二萬陣城下灌嬰壁行密為前鋒攻之
騎玄真與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為左右翼既
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營以羸兵守之伏
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兵接僞北師鐸
諸軍奔其壘爭取金玉貲幣伏譟而出行密引輕
兵躡其尾係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真
戰死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既失之恍沮彌
日不復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窮狹群奴徹延
和閣關楯為薪煮革帶以食駢召蕃將盧說曰予
粗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
道何望邪泣下不能已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
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
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登牙往殺之侍者白有賊

駢曰此必奉密詔來正若須之少入駢罵曰事有
監軍及諸將往何邊焉場有喬臣與駢者其
廷下數之曰令貞今子因陷入途競累多今尚何
云駢未服吾仰首知者所何即斬之左右致落道
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然獨用之綏服與
二日彥發衆捕氣悲號發與師鐸抱駢相視無它略
更問奉仙賞罰輕重是胃出彥遣漢璋執守神劍破
之神劍奔高郵漢璋以階竆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
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張審威伏兵西壕伺守
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令開門以納外兵守陴亦
潰諸將皆委兵走師鐸入呂用之挈家奔齊東城人爭出
相騰藉死壞塹幾滿平頭路而殞行密遂入殺梁
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
輜燧庵奄兵不忍加甚以所餘糧救之師鐸與
唐宏說詳於所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攻
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遂攻行密敗行
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之乃
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
行密疑有謀悉殺之數因殺神劍用之行密
曰無下市麼金五千斤事平赦一日之行密

泥無所發之日得銅人令受自縛桎梏釘刻其胸曰
呂用之蠱亂獻驗也行密悉其長張斗新
于三城有此者以城未得
彥師鐸井為告儒曰
師鐸孫儒師鐸漢璋會
陣師鐸至彥反斬
罷斬之至呼曰劍何多
彥為吾數萬令之一劍翦曰
矣賊斬之漢璋至
祭殺數人乃死身敗王厚賜之
文德元年儒之白高郵行密拔
其儒揚秦還子
第七人一坎而瘞為主
事未幾喜鄭揚州
雅冠天下自進陷剽
民人矣相仍比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陷長安有
王玫爲僞節度使陽王
玫以留後讓李重約周
賊不死以多刺史進

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illegible]與
賊戰勞上敗走[illegible]益[illegible]入奉[illegible]
中檢校司空進為北面都統賊平授同[illegible]門下
平章事封吳興侯[illegible]議討[illegible]以兵[illegible]玫
合鄜延[illegible]上疏[illegible]玫令
玫說戰發[illegible]翔
其將玫交[illegible]令[illegible]
進[illegible]玫迎帝攻鳳翔[illegible]
至與玫迎不及劫嗣襄王[illegible]玫自號大
丞相[illegible]決事[illegible]李[illegible]為
[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人心[illegible]雖及[illegible]行瑜敗於大
唐安[illegible]封又聞[illegible]能得[illegible]以邠寧節度
畀之行[illegible]其[illegible]曰今[illegible]以以無功死者[illegible]斬玫
與[illegible]可[illegible]勤兵倍道
趨[illegible]不[illegible]閣兵入趣玫行
喻[illegible]曰[illegible]汝[illegible]我誅反者[illegible]將
玫[illegible]行瑜[illegible]斬之[illegible]數
百[illegible]諸[illegible]京師時[illegible]吏民被[illegible]
尸相藉即傳首興元帝[illegible]受[illegible]
[illegible]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illegible]
有功擢即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屯大散
關為李鋋所破即奔歸行在還取玫首以[illegible]節
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illegible]節
度使行實[illegible]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illegible]支
費止請假茂貞招討[illegible]節[illegible]
貞[illegible]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等[illegible]
之後茂貞[illegible]王殺宰相[illegible]行瑜殺[illegible]
捐[illegible]兵發[illegible]求為尚書令[illegible]宰相[illegible]可任
加號尚父行瑜等甚[illegible]會河中王重盈[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illegible]因各
以兵來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宰相[illegible]留弟
行約[illegible]衛[illegible]茂貞亦留兵[illegible]河[illegible]行瑜等去[illegible]
州[illegible]安[illegible]與行約謀劫[illegible]又不克皆奔邠州行
喻[illegible]與戰破[illegible]行[illegible]
子[illegible]大赦[illegible]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
營[illegible]茂貞[illegible]克用[illegible]發精騎[illegible]
走行瑜歸邠州[illegible]城守[illegible]克用[illegible]自歸克用
環其城行瑜登城[illegible]語克用曰我無罪[illegible]殺大
臣[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人也行實[illegible]宿衛[illegible]

眾歸父令討亂者當問我貞卿得束身歸闕聽公
天子所用曰尚父何自卑若被命討三賊公其一
也如歸命當俟天子大敢專之邪行瑜要不
免遂族州斬于路傳首京師門
納之於其二年也克用朝行瑜
亂正卿語陳帝領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得左神
策軍令孜為左金
吾衛將軍川節度使姓
畏敬瑄召監軍
梁處厚行孜亦倡西幸
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先至敬瑄
知素侯横道遂行營中士
捕繫之曰我天子敬瑄殺五十人躬
由是道路不譁綿州敬瑄謁進帝
與淮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
西敵之帝欲命判度支因冊加檢校司徒兼侍
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為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
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冊進兼中書令封潁川

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鐵券及上都田宅
僕各一區鐵券恕十死進潁川王增實戶一
百車駕東敬瑄供億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
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
召為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
至敬瑄使百姓遮道以許功且鐵券恕死
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為自守計時王
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
建攻彭州以限朝廷建與親狎利是韓
公何用之不聽建詒書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
欲依大師大州安入鹿頭
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
都嚴守建走城下遂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
我尚誰容哉諸將斷髮辭賊矣因請
兵於彥朗攻成都彥朗建請大
臣代敬瑄敬瑄召兼建
節度使以昭度為使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守亮彥朗司將敬瑄殺
昭閬州昭度學敬瑄迎戰不
克又戰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詔諭

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會
致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潛伐薪敬瑄
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
巨梃搒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
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將
擊降蜀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吏謂其下
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付使者可也乃沐浴以須吏
斬其首降敬瑄職沮戰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
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
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

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
使建知敬瑄可禽欲獨有蜀地即說昭度曰公
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
廷危殆務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
為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盜殺諸軍粟食建怒
其衆曰招討使之誅也縱士臠之醢食於軍昭度
大駭見日授建符節跳出劍門建絕棧橋東道
不通因急攻敬瑄分親將為十圍所當輒拔廩粹
輒相望幾百里縱諜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
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
韓武等城破與公遞為節度使一日下闕之戰
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十錢三
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乏
至建壁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
邮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
行斬劈一法亦不為戢敬瑄自出升僊為二營
邀建建縱偽遁追之敬瑄敗建破其營分街為屯
明日戰又破遂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支之
建將張武入城戰于城下守陴皆譟不能支張
勍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戰或降且盡凡五十戰

敬瑄計窮乃上表以病丐罷兩帥令孜奉牒建
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為馬步使建令軍曰與
而等累年鬬死今日如意者橫掠有犯者吾能全
之即為勍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因敬瑄令
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為西川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為新津令其租賦累表請
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王宗侃告敬瑄令孜養死士
約楊晟反於是斬敬瑄于家初敬瑄知不免晝
置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冥道有
乃川縣中地

李巨川字下己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
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為掌書記重榮
討黃巢書檄奏請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
安思敏言輒中理藩鎮傳布賊走出關收京師
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為興元參軍節
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貴我邪復署記室守亮
為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illegible]建祈哀建動
容因釋縛署幕府[illegible]州依倚不能
瀕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餫初帝在石門數遣嗣
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
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忌兵衛彊不利己與巨
川謀即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
六宅選嚴師傅督教盡散麾下兵若再上帝不得
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
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
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
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古七國從漢八王亂晉求
王師江左謀不軌以諸朱攻亂首立宗支搖人望
今王室多故詎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
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
請立德王為皇太子又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
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
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掾敬翔以文
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譖曰
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鬬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皙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所討輒克拔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譽日聞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邊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為不疑如此席豫為河北黜陟使使還曰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嫉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己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

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
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群臣無敢
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
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
然不覺自躬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
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
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
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
校則反手據床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
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

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
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
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
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
戒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
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為籮筐笊籬
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
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
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
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

忘戰帝春秋高嬖艷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
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
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
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
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
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冽李史魚獨孤
問俗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
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
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
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

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
踞重床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
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群賈市錦綵
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
以蠱帝心而人不聊生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
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
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
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
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為邸入朝楊國
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illegible][illegible]大食至湯將校皆賚

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
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宴及宰相賓是日帝將
擊毬乃罷會命宰相赴之日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
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
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悉三道後男子凡
十一帝以慶宗爲太僕卿慶緒爲鴻臚卿慶長爲秘書
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
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眞
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
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

唐書列傳一百五十上　五

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
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
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
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盡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
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奚兒
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
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
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
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
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

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
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
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
送北庭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
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
國忠疑陛下迎之追其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
其計乃馳入謁帝意益親國忠所陳無入者十
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
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
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莊稱是還鎮

唐書列傳一百五十上　六

又請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
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
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
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繂而助日三百
里既抵范陽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
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諷殷
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還請制未下帝使中
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
它帝遂不省未幾事覺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
然祿山不懼朝廷疑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

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旣
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
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其獻馬三
千匹驅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
南尹達奚珣極言毋以兵詣闕帝與手詔曰為卿
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
牀曰天子安穩不敢多作也館使還曰臣幾
死冬十一月反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牓
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
晤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

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
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
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
而行使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
同萬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
危非私也謝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戮三族凡七
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
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賜死下詔切責祿
山許自歸祿山荅書慢其言可反賊遣高邈臧均
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

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
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
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
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
戰無前邊有藩籬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右耳不
納既而海之憂見顏色又問史思明可當之賊
之未及避為鼓聲進往上言收各縣無叛九歲天
下嘗未有知者賊不從下年六衛賊令高秀巖
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
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盧弩士

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
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
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
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鬭弗
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
皆市井徒旣授甲不能脫弓韣國忠乃發左藏庫
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
儀為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
王承業為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史金
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榮王為元帥高仙

芝尉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
也去之或曰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厭賊賊投
草橋討於河以長繩維舟傍楊以結冰一昔合遂
濟河唯靈昌郡又一日下陳留滎陽次嬰子谷將
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
敢前東山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敗東
京常清奔陝殺將軍太守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
達奚珣臣于賊時當仕宋州保
潼關太守郭納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
將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方選起兵郡府齊清
河河間景城之君皆為國守祿山所有饒陽密
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
京其常山觀尊雄縱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
得稍集尹子奇東略命濟南太守李隨
單父尉賈賁東平太守嗣吳王祗起兵
河令張巡相繼起兵數萬子奇兵
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
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為左相張通儒為右
相嚴莊為御史大夫置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
卿安思義郭子儀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

降博陵亦拔唯堂城九門三縣為賊守史思明李
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
守大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
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
自鼓城襲博陵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
恒陽希德請救於洛師於賊以萬騎濟滹沱入博
陵牛廷玠發媯檀兵萬人助思明強兵
弼戰敗于嘉山光弼郡十一諸郡皆殺
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尚責曰
我起兵而曹萬全今四方日盛自關以西不跬
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為遺尚等出凡數日田乾
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
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
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眾尚可橫行天下為十年
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
為東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汝孰悟我然
則李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置酒宴祿
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孫孝哲等西取長安
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敗因之
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

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為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貲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以子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婭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屬性得所欲則肆其淫殘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猶故守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蕭然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州傳大兵西來矣人聞賊東走閭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長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以懲之不能止又賊將標所勇狠遠得山縣所當者剽掠財物東驚危得入蜀從輿進馳之恩帳下李豬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帶左右舉之豬兒為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從祿山老愈肥曲隱常瘡及叛不能無恚懼至

是目復盲歲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撻而豬兒尤數雖嚴莊親倖時時遭笞斬故二人亦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為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懼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為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豬兒曰汝事上鞭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而腸已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偽尊太上皇乃發喪偽位改元載初元年日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牛廷玠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衆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奚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

長安恩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鐵大令兵前
驅王泰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
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衆十萬來并力營陝
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
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大敗賊北王師逐之入賊
壘賊張兩翼乘之逆兵反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
馳騎死鬥回紇自南山絲擊北莊賊驚遂亂王師
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計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
尸骸藉藉滿阬塹鎧仗狼藉自陝奔于洛莊跳還
與慶緒守忠通儒等殘卒走鄴郡王入洛陽大

唐書列傳一百五十上　八十三

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
待罪王勞曰公等屠汴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
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
妻薛舍獲盡殺給言求王女兒營及見王辭曰莊欲
降須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當以奇論而
下乃約莊陽戮莊乃降東都至京師肅宗別見
釋其死授司農卿閒史那承慶以汴衆三萬奔恆
趙或趨范陽其從安慶緒者衰卒纔千餘會蔡希德
自上黨田承嗣自穎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
邢衛洺魏募兵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為

成安府太守為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冽為宰相
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為將以阿史那承慶為獻
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
林大將軍餘部當無攜解由是能元晧以淄青
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來降德州刺史
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
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
之戮于市而臍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己設壇加載書
枏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
承慶為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

唐書列傳一百五十上　八十四

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
廷讓邢州刺史苻敬超洺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
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
刺史薛榮先岐陽令自能坐等數十人皆間賊而
慶緒治宮自若掘塘池接舟為水嬉大飲通
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變白衆共議之希德最
有材剛捐其謀殺為內難通儒以它事斬之麾
下數千皆亡去希德善將士藉藉怨以乾
祐為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愎悍少恩士不附乾
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兵凡二十

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
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
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崔敬佐
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所戰王師僞
卻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
京師子儀引軍躡之戰愁思岡賊復敗乃走鄴兵
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寶物求救於史思明
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
圍已固築壘塹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
處糧盡易子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

松飼馬隤牆取麥秸濯而飤城中欲降不得賊
更以太清代乾祐將以迎思明有眾十三萬三分
其軍趨鄴明年三月壁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
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
約慶緒為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九節
度奔潰子儀斷河陽橋以保東京思明進屯鄴南慶
緒收合餘眾尚千騎與孫孝哲等謀拒思明
諸將皆曰今日安得背史王乎通儒尚等皆請
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之為流涕厚禮遣還
三日慶緒未出思明陰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三

百騎詣思明壘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
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
大王以太上皇故舉師遠來臣之罪惟王圖之思
明怒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人子殺父求位非
大逆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
緒數曰周萬志等皆曰慶緒為君父矣宜賜死乃
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肆之思明改葬
祿山以王禮偽諡燕剌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
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為河南尹太宗
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反正拜濮陽太守帝以賊

國雖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不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
與令狐潮相善娶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焉篤學善
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齕
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賚錢三
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
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
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內祿山甚遇之尚貴
執筆侍通夕不寐嚴莊是親愛遂與嚴莊言圖讖
道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

今皆尚為之嚴莊降後尚獨與攻事至偽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台邑祿山通之故孝哲得
狎近長七尺佼健祿山對側門候召衣帶絕
不知所為孝哲以針縷系其綴為紉旋祿山大悅尤
能先事取情待山所大休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
末官大將軍賊僭位為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為王
與嚴莊爭寵不平喪馬光後為賴珍滋賊令監張
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王宗室子百餘人
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者不勝計剔
首析肢流血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

慶緒之奔莊懼為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
中為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
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納之累試鴻臚卿婿在
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繫獄畏難尉京兆
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莊入見代
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窣干玄宗賜其名姿臞
陋鳶肩傴背廞目側鼻寡鬚髮躁健鬭校與安祿山
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小事特進為知義
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

之貸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
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
如以我見王活我功自此得邏以為然送至王
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
其使者舍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
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為以贖罪謂王曰
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
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所至平盧遣謂戍主
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劫盜宜備之主潛師迎
犒殺其衆因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

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
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
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
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
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
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
在吾何憂思明語親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
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
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與鄉
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婿竊思明告其親曰

以嫁我思明宗屬不同安固以歸思明亦負自
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爲貴平祿山反使思
明略定河北[illegible]亂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顔
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使向潤客[illegible]思明攻
常山九日執杲卿遂降饒陽[illegible]河間景
城平原樂安[illegible]平六郡[illegible]河間李
奐以兵七千救饒陽[illegible]兵八千助河間
平原顔眞卿以兵六千[illegible]思明所敗韓
子祀死之饒陽[illegible]李光弼[illegible]常山思明[illegible]
圍逆戰晝夜行二百里[illegible]
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敗[illegible]傳
城殺拔禹讓[illegible]引還
使王俌守常山賊圍[illegible]攻平盧
置正臣輕之不設備[illegible]思明[illegible]平安[illegible]千東皆沒
思明得其發[illegible]降常山[illegible]欲降[illegible]殺之
遣使至信都迎思明[illegible]守不[illegible]攻士
門城中伏甲[illegible]伏起賊殲思明中[illegible]敗扶
以免復攻陷之[illegible]索其人取[illegible]城守將白
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illegible]太原思
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illegible]眞卿遣和

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illegible]比風號[illegible]鼓之士不進
賊縱擊大敗執琳[illegible]城[illegible]李奐又拔景城李
暐赴河死招降樂安[illegible]攻平原[illegible]郡
去遂破清河執太守[illegible]入博平[illegible]
賊所獲嘆恨毋眞及[illegible]兵出五萬騎
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焚死思明[illegible]所總共下[illegible]
剽掠人妻女以是士[illegible]取[illegible]是時[illegible]河北悉入賊
生人皆[illegible]則殺之[illegible]人以爲戲
祿山僭署范陽節度使[illegible]驍騎二千同羅步
以落河止三千既數勝[illegible]最[illegible]江淮
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illegible]北海以[illegible]會
回紇[illegible]范陽[illegible]出子奇乃[illegible]不克至
德二載思[illegible]希德[illegible]殺[illegible]兵十萬攻太原是時
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illegible]明攻陷之
奉璋走樂平思明取[illegible]具[illegible]廣陽[illegible]敗
服[illegible]使者[illegible]得還太原
時光弼[illegible]十月[illegible]拔而收慶緒[illegible]
安慶緒[illegible]賊之[illegible]兩京常以[illegible]載
禁府珍寶[illegible]范陽如丘[illegible]然思明[illegible]驕
欲自取之已而慶緒[illegible]走相州[illegible]北[illegible]無

所留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義動思明請間曰公貴人敢無待下莫之許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對曰方祿山彊諱故才服大夫者迫因無異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之略大夫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為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以兵數萬逆之至十里遣人勞其從遷兵素憚使者威乃自安思明請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執之收其兵給資糧遣還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陳其慶緒使人招之而此為承恩已歸國帝遣使諭思明使牙門金知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并獻其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並列卿以秀巖為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存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萼以恆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右千牛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舊且無嫌即擢承恩為河北

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竊服夜過諸將陰說以謀諸將必告思明疑未有以發會承恩與阿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幄所設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簿紙書數百當誅將士姓名賊大呼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乃官吏下廷西縱哭曰臣果不負國何至殺臣即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阿敬以聞帝遣使諭曰此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尚宜見勞乃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跡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邪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吾委爾三十年今日我負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以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

懼光弼遂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魏州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為行司馬救相州大于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以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為皇后以朝義為懷王周贄為相李歸仁為將號范陽為燕京洛陽為周京長安為秦京更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籍[illegible]成上書言北有不舍其社稷逆賊何從知而為太平事耶僉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守東京侍輔之兵四出絕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皋周摯自胡良度河會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降賊即命叔冀與李詳守汴州從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貨一鑪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汝鄭滑三州劉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許州王同芝擊陳東平放兵擊兗鄆節度使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詬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後日畢未塓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罵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勒兵斗呵衛駱悅等被譴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士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而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護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很之是夜思明驚掩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廁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廁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廄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因我可也

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縶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問驚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往召之贄聞驚仆地朝義領兵還贄等出迎悅恐其亂乃殺贄於柳泉悅以長鰍不服縊殺思明以毯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愛少子朝清欲以少者爲嗣朝義孽長子賓客多附若多難未除今向貢阿史那玉圍朝清清將拒戰假思明淫酗過之表帳下三千人皆剽輕敢死厚給之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牢爲在陛宜入侍明日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乃擐甲登樓與家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陣偽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高鞫仁更以兵東下殺之因總史將殺却清開乃以其久仁衞千四如震解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乃胡向若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未始以兵責心人之然無經將不肯

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墟[illegible]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雖爲朝義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黽池李抱玉濟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將回紇無不勝帝何未[illegible]金吾大將軍辛京杲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推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恃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據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將從者相疑則賊可擒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趨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輯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大敗俘斬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悳宣輝汴州偽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矣又朝恩等不能戢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間并至無煙方冽寒人皆衣紙裁書爲裳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

德李令與崇嗣拒賊犄角戰至涉水擊并諸將掛滕
朝義不悅因畜崩斬陣卓為陣婦女車中以輜
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收寶賊
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
莫州瑒追圍之賊四面有賊入戰八敗明年正月閱
精兵欲決死戰承嗣紿曰不如身率驍騎還幽州
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將外救勝可萬全臣請
堅守雖瑒之強不遽下也朝義然之以將五千夜出
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
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

選承嗣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
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
填溝壑公門華胄為我廝隸齊姜宋子為我婦除
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
往修今轉危即安矣且日出降公等謂何衆
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
追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獻於是
諸軍輕騎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
閉壁不受曰瑒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
二三軼其為胡我君何恥抱忠饋于野朝義徼軍亦

飯飯已軍子弟揖辭朝義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
奴誤我夫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
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一作幽州縊死醫巫閭祠
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
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詔并莫赦其所偽相州刺史
張忠志趙州刺史盧淑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
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守其舊
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黨
將妻百餘下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
家子為賊劫至此命悉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為營
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竊假天子恩幸遂亂天
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
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
暴興而亟滅淑路猶近希而遠棄和文
徒及於邪朝義未幾三賊八敵傳世嗣六君
不以善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祖工稱隋
文帝當室為帝者後世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
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
天下年壯老貸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次昔當曰

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書相人張狂祿論至今
多稱引之如祿山思明希烈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
以著其論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唐書二百二十五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勅撰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
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署偏裨試光祿卿
殿中監藉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希烈與衆逐
忠臣聽命代宗以所部斷天表以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留後李靈曜詔淄青節鎮使李勉擊之州德宗立
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
梁崇義拒命及數請討詔以希烈兼南平郡王漢
南北招討處置使又詔諸道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擅
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稍大掠
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
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苦約納為表裏陰圖取
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迎所宜且儲陳留以俟除
道以須希烈希烈詭將因嫚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
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治蔡水東道希烈遣
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以撼戲而滔
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

下都元帥五歲殊滓平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
節度以將分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
汝州未至賊將李克誠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
平兵所向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崤澠路阻鄭叔
則壁西苑賊游兵至不敢逼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
顏真卿諭賊已行又詔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
之希烈見真卿嫚罵不臣數左右侮朝政即北
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擊
之拔蘄黃隨州賊將李良韓霸等將走
初希烈自襄陽還留鄧州既陷汝州又將汝則武

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館
通南方貢希烈遣將韓霸劉敬宗以兵
崔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敗曜復取汝州希烈遣
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
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還蔡州
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所希烈者四品以上得
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且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
德信將節度察團練兵屯陽翟并力以李
勉為淮西招討使曜副之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
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劍南德

信夫陽翟入汝賊取陽翟遂覆伯儀軍曜戰不利
退襄城希烈悉兵萬圍曜時帝西狩勉師
氣懾不能救城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毒臨戰
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服為
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勉夫陷遁
不知釋驅人填塹號怒翔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
僭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建元武成以孫廣李綬李
元平為宰相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拔其地
建四節度以汴州為大梁府分鄭州為南關梁若
作寶文於上蔡襄城獲其以為瑞改其下

因縣為進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
劉都統由襄邑李信軍十萬戰白塔不
利洽引還李希烈少清曰不若不利速其亡何
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輕衛進
旦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守寧陵賊使
妖人祈風以火敗棚卑士
感奮風亦反以十賊戰賊退昌泣
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不安可成彥昭
謝曰君少請盡力乃登城城曰欲亦窮
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將失之主人今士劍重

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爲屠
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懸賞
昭蜂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
屬作書且城且危洽召昭視曰君輕我耶取帛自爲
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此吾何憂選兵八百夜叉
而入賊不知昭因傳城士大出希烈大敗取其旆
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貨糧而還洽表其功
拜侍御史大夫封百五十戶及希烈陷汴郤而
壽州刺史張建封亦中閔始度其旁希烈懼還汴
州遣宗暉以精兵襲陳後爲洛所敗俘斬一萬執宗

暉進拔汴州鄭商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嚴李澄
于希烈遁歸蔡賊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
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冠襄州爲樊澤所破
獲文朝會皇建封復及李臯略其地數敗希
烈縮氣不敢搖嘗食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
毒之以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強
取之女顧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謀
能轉移之皆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
姒娣者以固其夫希烈許竇乃聘往謂仙奇妻曰
賊雖彊終必敗云何需久而無及希烈死子不發

喪欲悉誅諸將乃召五來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
遺仙奇妻聽之以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
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子出拜曰請去帝號如
滔納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
尸於市帝以仙奇忠即拜淮西節度使百姓
給復一年俄爲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保竇
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
使泚資推儻腰十圍外寬和中實猜刻少推父
蔭籍軍中與弟滔皆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

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勤其心陰籍凶德朱希彩
爲節度使頗委信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
未有屬泚方外出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
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
泚推知留後遣使奉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
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還節度使封懷寧郡
王實封戶二百泚上書請遣弟滔將兵西防秋代宗
悅手詔褒美明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
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請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
自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有疾或勸還泚曰死

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閒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東第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恩禮隆渥泚之來滔斷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內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隸子儀之決勝[illegible]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illegible]賜禁中兵以突騎衛檢校司空代[illegible]為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明年拜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illegible]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從屯原州懷光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甚懼劉文喜因眾怒以亂請留秀實又求為泚初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壽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朕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遂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為減太官膳臨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壞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我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為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敗吐蕃[illegible]

眾曰始吾等以為文喜求節度安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illegible]乃與海賓襲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涇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恐頓首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罪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糲飯菜肴眾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尚可往乃盡甲反殺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益怒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眾還呼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為滅族事眾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譟而入帝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illegible]人[illegible]兵[illegible]自入[illegible]

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衛從纔數十普王前導皇
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
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
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大夫脫衣冒出盧杞關播李
球皆踰垣走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吳通微等
追及帝咸陽郭曙以家童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
左帝勞之曙請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
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收兵欲殿賊聞
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
王群臣稍稍自開遠門至初令言陣丹鳳門衛兵不出

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
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又諸宮嬪人因亂竊入內府
盜齎貨終夜不絕道路遂剽掠友人嚴兵自保賊
無統壹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廢思
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因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
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
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從向闕下炬火亮街
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
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爲乘輿百官三日詣
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召百官或流

泚迎天子泚顧望嘿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閒教以
[illegible]臣誂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
望亦勸成之賊翃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
兵二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
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
疑有怨起之秀實以其謀與劉海賓奮發擊賊
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兵奏金石于
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皇帝
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
在位者纔十餘遣太常卿樊系爲冊成仰藥死

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
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
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
爲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
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幼賁給事中
廷芝光成誠諫崔宣張鐵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
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
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
日月殺之帝枕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
亦徠聚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禮葬焉泚既勝圖

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留卑日月鋒泚自謂
無前乃燒陵廟園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漢谷引
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踰橋而瑊引卻日月尾
追遇伏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
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偽奉天稱爽與
物自修以全為上將光晟劉之忠臣留守以蔣
東李子平為宰相於是瑊率韓游瓌御泚泚大敗
斬首萬計退三里而舍將攻城為樓車百
天下號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漢谷賊益張又劉
德信高秉哲自汝州敗泚苑馬五百斛昭應戰思
子陵西三敗賊攻東渭橋出游弈軍以逼都城忠
臣兵數衂請擊泚乃急攻城驅民塡塹造雲梯令
壯士盾上扞傳堞守者襲擊渾瑊乃使侯仲莊韓
澄穴地道梁間縱火焚之城上擲膏流數百步瑊
閣而城中兵出皆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引其
衆遂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者三步城
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
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
息欲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
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酉賊潰帝下詔

趣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
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
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
帝卒不詰杞泚之師令三日治攻具忠臣坊坊
團結人出私財者泚兼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算令
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無留人室省
吏落落朝官三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十澤李晟自
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
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
橋始奉天圍久食且盡及賊平帝焉太官糲米止
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飧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
賞獻帛數十萬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郭鍛
中侍御史萬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群臣家在
城者賊俱給俸中人朱重曜為賊所誘養其黨以
招士大夫不然者委之孫知古嘗曰陛下以柔服
人若寬其妻孥是絕鄉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難於
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稱漢地更號漢
改元天皇聞王師欲衝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
懼詔全羣士七於衛近儲五垣以防夜城隅率百
步建一樓望衆常兄祿房廟應惟戒曰軍

泚翔西向擊人人各擒號城皆東衆號舉餘米萬斛
懃朴汭勵士以卻學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
李晟引北兵家累不絕或請收人給泚曰吾在外而弱
稚絕食以擾其心哉卻厚敘君人年事常曰一
且有客請雞泮人人侯千族之費足矣或謂泚
陛下既受命而行乃開府遷不宜泚曰朕署北
向事唐胡之以吹又以官多缺請擇才授之於是
使不得辭泚以強授之人懼欲仕者與之安能
叩六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先受賊偽官者破賊
日悉赦不問泚聞密使以道迎等衛未央涇原士

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從其衆謀亦止光晟與
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邀之光晟不許
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曰暮兩軍退希倩以語
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
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
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讎
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縑錦自以此東歸希倩懟
復入曰臣愚褊脫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
見泚曰臣不敢及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
香積二渠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給之

東出灞水渡王師戰大敗還入都門士當帝後悉從
以功驚李晟兵至泚攻渭懷光誤翔中太准大
未務鄉邑按贊叛入不追文士勁人悠行一人
又王師隱餘數日不協怒賊所用[illegible]縱
閫隴兵而北房軍來可制但守所獲不出戰
故泚數日[illegible]欲出失策家將告此陛下當不出官
雖西軍入且有緣[illegible]泚以自多奉傳尚威逆字
帝不欲泚平按軍觀[illegible]戰勝頓且誦補賊
懷光出屯[illegible]男翔數休咸陽下奉天兩河郊率驪上
騎元光屯渭橋[illegible]大明陽太后自朕定計

將有衣悉隨軍進城[illegible]大關[illegible]人勇馳
陛下何言[illegible]泚連和且師帝鑑西
二放[illegible]泚出受賊官者十人始進多出
金兄[illegible]關中泚降故懷光決反
因奔漢東光[illegible]泚知懷光反朝[illegible]御賜詔
特以[illegible]入[illegible]光斷[illegible]引[illegible]東綵
河中泚遣人[illegible]泚[illegible]清不[illegible]文結其
將田希[illegible]清[illegible]泚陷[illegible]便結
此番[illegible]將
韓旻等歸朝於寧州斬泚以首歸朝[illegible]懷光晟

李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率師攻賊泚戰光泰門敗
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眾閉門保白華晟引軍還
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入分道入泚將段威伏弃中
為日仿所會姚令言張廷芝與泚餘千騎西走遂
至白華泚將張光成收衛兵九曲晟兵追擊十里
從泚降於京城殺之入渭故殺涇州羊旧降故泚挾令
言廷芝休手中未發之慶西走并收衛出文固
請慶陽泚大道閑野人不可欺大尉耶俾曰將集
帝曰天網恢恢安所將安欲殺乃去此
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謂曰我之節吾所授

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火中曰歸汝節泚舉
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朱滔曰吾某吳斬
矣殺止哭泚更令言從泚逆涇漢奚公父見希鑒曰公
殺一節度使天子以公不容何不納朱公哉大事希
鑒陰可廷芝陰附誅泚泚說廷芝令言等挾不得乃不復
入泚猶從餘衆降卒二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
侯英開門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芝令
而泚後入朱雅等以射泚墜坑中韓旻等偏首以
忌武震朱雅趣軍虛之大斷泚首宋有復首以獻
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林宇正走鳳翔

首泚故舍下以事上泚走時得入幽州朱重騰
君事泚泚與劉迎計為其食頷文大雨泚欲禳變
鳩殺虔瞻以王禮葬賊平收其尸轉之李希倩等
諸將以次戾滅初源休為京兆尹使回紇還
盧杞畏其辯能結于回紇大令原奏為光祿休怨
望故導泚僭號爲謀不食爲皇帝為一品之府
計其逆甚於泚然猶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
每王師不利其見所河泚令數泚澤奉大臺
夜為賊謀三人争向泚問何休顏令言曰成泰之
業興我者我視肅何子當曹參何矣即敗闕籍

賊附陣敢何者令甘謝謂為火迫都李自州人
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軍以節度使馬璘署
將之為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為節度使終狀
泚亂頗盡力直僨說于進曰謂魚至南所籍
不愧此亂至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雜死
詩傳李晟愛張光晟者京兆人意中路元光
然曰吾不能與反賊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
光以朱歸朝獻之自明斬之時李月得不
臥號其第為猪熊宋後珍餘舊李入朝賜幼斬
仁慨也是謁忌以希漵金之逆欲以事緣之會廷茶遂

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步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嫂入安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遍召飲也希鑒等皆至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遇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之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署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二百二十五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群從八人募眾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帝詔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怨思亂賊間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逼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元裕守東都義成兵以衛宮仙芝去攻郟

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
陽武圍鄭州不克鎧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
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
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貲布路士爭取之
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
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州時威老且闇不
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
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
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
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

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
黃蘄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
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
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己詬曰君降獨得官五千之
衆且柰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
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
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
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嵖岈山是時
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
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

南度漢攻荊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
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
萬五千赴鎮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
不能守於是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
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
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之乃向浙
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遣別部還入河
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
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

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
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
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
訊不能明卒斬君長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
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
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
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
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劫淮南建
元王霸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
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

討使張自勉為宣慰使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峄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於是高駢遣將張潾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俘略閩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又脅崔璆言於朝宰

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眾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舍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荊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餌賊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

陀語呼之賴公遂莫能辨巨容伏兵于林鬭而北賊
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收衆度江東走
師促之俘什八鍇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
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
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政
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彦謨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
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
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
賊將賊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告媼曰有追至告
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

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
南高駢遣將張璘渡江敗王重霸降之屢敗巢乃
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蹂死
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頗信之稍自安巢得計
破殺張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
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
按兵不出詔兗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晸以
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晸以
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
巢天平節度使使毋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

路賊首可致矣盧攜駢功不可訓若詔諸道兵壁泗上
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淛救
死而已詔可於此詔天下兵屯溵水扼賊北走
於是徐兵三千道出許節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
驚謂且見襲部將周岌自溵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
軍聞亂將時溥亦引師還因逐其帥支詳兗海齊克
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溵水屯皆散巢聞悉衆度
淮僞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
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
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涕

宰相更共建請發神策兵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
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實懼說帝以
幸蜀事帝自臨遣神策軍左軍騎將張承範為先
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
令孜為左右神策大使師得數千人而當巢時巢已陷東
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僅入勞問而已里閭
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遣甚厚衛兵皆長安
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
知戰聞料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
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栗承範以強弩二千

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傳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鬭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譟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孜亦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道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祀令孜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趣咸陽唯福穆澤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

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李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璆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

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瑭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為
諸將軍遊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趫健五百人號
功臣以林言為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
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
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
命者與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
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舉
族縊其時乘輿次興元詔諸道兵收京師遂至
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扼荊襄遣林言尚
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
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
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
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裒兵俄
而殺玫引軍入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
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
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敗咸陽栰渭水破尚讓軍
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
夫傅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
以白繻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

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息掠貲財子女市少年
亦冒作綵幟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
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讙迎之時
軍士得珍貨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
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
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力巢復入京
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
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
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克之巢將李詳與弁力是之朱
玫以涇岐鄜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
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復率土歸都閉
卒賊殘擄於時畿民栅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
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栅民鬻賊以為糧人獲
數十萬錢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
拔思恭徙屯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
讓攻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數與賊李詳戰不勝賊復取
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溫為同州刺史賊又襲
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
興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門譏
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

凡數千人百司逃徂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為諸道
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為左右司馬
諸葛爽及康實為左右先鋒平師儒為後軍時溥督
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為京畿都統處存
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為鐸都監楊
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為克復制置副使
於是鐸以山南劍南軍屯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
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寿滑荊南軍合
屯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
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趨同州刺史米逢
唐書列傳百五十下　十二
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
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
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
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涝水又遣彊武攻武
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
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千道夏陽
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
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
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
榮帝進拓拔思恭為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盩厔

溫既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欲款賊覺斬之以
赤水更以黃思鄴為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
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
盩厔又屯十四屯將梁璩守之置關於沮水七盤
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會
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陰遂黃思鄴巢以王
遇為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
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
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
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阬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
唐書列傳百五十下　十三
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
眾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
胔三十里斂為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
去克用攝軍圍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
夜襲長安師火廥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
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扼藍田道使尚
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
揆引眾出走邠寧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
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
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

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
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
望春入昇陽殿闥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
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
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
蕃所燔唯衢衖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
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
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
已楊復光獻捷行在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
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

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璩脩復宮省
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躡巢者神策將橫衝軍
使楊守亮踏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天德
將顧彥朗七千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
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
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
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與周
岌時溥帥師救陳趙犨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
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

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
州全忠擊賊尚子瑰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
康亦萬級獲賊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
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故
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溢賊壘壞衆
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
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衆多溺
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巢復
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追巢河
頭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

李周楊景彪等決戰賊入冤句克用兵急追
躡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
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
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
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輜重符印巢愛
子克用軍亦疲乃旋騎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
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
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
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
毋為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

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
悉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
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
巢偽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為
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
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
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陷京師自陷唐去丑口而著
黃明當日代唐也吁其言妖賊從巢死秦宗權
繼之殘亂偏天下其窮凶攘神器有之大民皆業
[illegible]
蕩無也寧天之禍者今何以天下乎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為許牙將隸忠武節度使薛
能遣宗權鬼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
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
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
言之朝擢為防禦使號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度
使遷檢校司空巢東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
嶽建相陳豫總梁宋州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逃
有衆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荊南秦誥寇山南
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
賢略江南宗衡略岳鄂賊兵寇暴所至屠殘溝
焚室廬城府鞠為荊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緣荊鄂
北亙衛滑皆鞠殘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犨保
陳朱全忠保汴僅有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
恃兵出未始轄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軍
軍追蹤輦鹽尸數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以
討賊秦賢略宋及亳全忠好言約和宗權遣張調請
分地自汴以南歸之孩全忠陽許而誓引兵濟汴
肆潛劫掠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千騎
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怒發宿將明度
[illegible]
使鹿晏弘之師入全忠師未及出已敗晏弘進攻
鄭州取之擊河橋進守河陽敗兵濟卞西鄙之鄙
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出邊村使秦賢屯營立
屯板橋盧瑭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渠以濟
師全忠詭擊殺瑭所拔營中七萬列三十六邑
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朱宣朱瑾皆身自將
同拒賊五月全忠開城大會鼓闘于郊無冀壁法
塔北門擊賊出上誅趙璟營兗鄆軍合擊大敗
之宗權遁歸焚郛舍驅民入惟西北諸郡
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為五軍以

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壁上蔡以扼險
要令宗衡拔其衆逆圍荊州儒城而邀以羸兵詭戰
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不能下全忠
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潰計出備募取
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蔡愛將申
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
悔更其族宗權奉汴全忠以禮迎勞見公音節
許能戢兵賜明裁分勸吾翰令川守宗權曰英
雄不動立天亡此以資公也歔欷無懼色全忠以
檻車上送京師丙神策兵衛送昭宗御延喜樓受

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徇兩市而引頸車外呼曰宗
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笑與妻趙皆
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凡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
將中和二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
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
史昌已破劉漢宏并其兵益盛遷義勝軍節度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
獻之補秘書之亡授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
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

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即
誅朝廷顧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
而小人意足矣自後又許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
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腑府冕而坐妻媵侍別
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而屬州爲土馬獻
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
昌自言有鄉者我以形蛇隸祠旁使人捕沈鏡湖
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
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能權臨以

悅人豐衣食後務峭法笞者千百或小過輒夷族
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
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其營
爲兵親族至就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
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呼曰朝
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當自
取之下獄其屬乃勸爲帝進縣與狂稱龍瑞昌令
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屠勸朱
瓚董庠李暢薛遊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皆贊
之昌益兵城四縣以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

天子名曰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稅征命方士
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
識名曰讖言兔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
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
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
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
祀以禳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
大喜乾寧二年即偽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
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
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獸龜蛇陳

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
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即榜南門曰
天冊樓先是州廨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
色見思道亭昌署廨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白
神以次拜置百官臨軒與官屬皆禹北嚮慟哭乃
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
宮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
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者節度副使
黃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
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

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
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諭
還諸軍昌懼獻錄錢二百萬縛軍執應智王温
韓媼吳瑤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
以為昌不可赦復討之詔城而昌又執迷不悛遂
王守貞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芳
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
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頵攻
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兵昌將多降
遂進圍越州俘人言外師攝斬以徇給告鏐兵也

者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與要全武等
益奮昌軍大潰還去偽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
固無益今復為節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濛也
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越今失
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替珥
皆輸[illegible]昌猜于[illegible]將士必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
命又減戰糧欲糧外軍下愈怨又攻昌昌保子城
鏐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
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
族於是斬偽大臣李邈侍環等百餘人始昌先豪

火之咼敗猶積粮三百万斛金帛大抵五百餘帑
而兵不及万人繆遂為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六[redacted]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
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
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然盜並出壁五姓
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
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
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若古今之勢盤王世之業以求
治可少忽哉

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總二百五十卷
二十一帝本紀一十篇一十卷
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
三表十五篇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
錄二卷
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進呈

編修官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呂劉[redacted]羲叟[redacted]
編修官宣德郎守秘書丞騎都尉呂呂[redacted]夏卿[redacted]
編修官開封府推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宋[redacted]敏求
編修官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
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王
編修官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糺察
在京刑獄兼提舉判尚書工部兼充宗正寺修牒官騎都尉
[illegible]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范[redacted]鎮
刊修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

吏部侍郎充史館修撰知鄭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上柱國常
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柒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宋[redacted]祁
刊修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秘
閣兼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貳伯戶
賜紫金魚袋臣歐陽　脩
提舉編修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廬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曾　公亮
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進　中書劉子奉
聖旨下杭州鏤版頒行
校對無為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國子監書

講臣錢[redacted]藻

校對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吳[redacted]申

校勘朝奉郎守太常丞充秘閣校理騎都尉臣文[redacted]同

校勘承事郎守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判登聞鼓院騎都尉臣

陳[redacted]薦

校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權判尚書禮部騎都尉

裴[redacted]煜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廣陵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redacted]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萬

七百戶食實封貳仟貳伯戶臣韓[redacted]琦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河南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貳阡戶臣富[redacted]弼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宋）吳縝撰

明趙開美刻本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之譌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為辨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題曰糾謬，故至今尚沿其舊名。王明清揮麈錄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為此書。晁公武嘗引張九齡為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不免有意搖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至歷指偏旁點畫之譌，以譏切修等，大都近於吹毛索瘢。然歐宋之作新書，意主文章而疎於考證，牴牾踳駁，本自不少。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入第六卷郭潛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正焉。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

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誚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于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

固諸史均爲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

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大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彦等紀書降封

縣公而傳部公之類)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叙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

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内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畧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内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䟽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

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叅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

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

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

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况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

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已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

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鯫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

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

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駮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寖深瑕類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爲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藁已睹奏封敢謂皇帝

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
生光管見迂疎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韙難逭
嚴誅仰冐睿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
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
遂改爲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已脩
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
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
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
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
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叅
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
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
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
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
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
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
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
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
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
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
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
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跋後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録

第一卷　一曰以無爲有

第二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三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四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五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六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七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八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九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新唐書糾謬　目録　二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録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宋成林吳縝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郄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内憂鬢髮斑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恱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埽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亘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内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

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内汛埽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埽洒整飾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

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旣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宅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蘄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鬭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慕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

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城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幷州

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蘄鄂强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旣以起幷州兵入蜀爲非是而請起宣洪蘄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幷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蘄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

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

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叅錯牴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郤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

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竇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眞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宋咸林吳縝纂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巳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與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

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息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録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

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爲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

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尒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晌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尒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遂書於

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以來迨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紬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絪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

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内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乆曰幾誤我先是杜黄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絪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爲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眞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絪當是時已去相乆矣絪傳所述與帝紀

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爲相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眞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絪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絪已去相將二朞矣其年月及絪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

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吉甫謂絪漏謀帝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其說與絪傳又已不同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垍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

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絪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旣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爲絳之美然皆叅錯不實其後史臣爲絪傳者旣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眞其證四也絪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爲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絪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爲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絪猶居相位二朞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决絪常默默遂先黃裳罷去以是爲絪之貶可也今黃裳旣已先絪罷而絪猶居位復爲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絪傳自爲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叅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爲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

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絪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永貞元年乙酉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爲中書[illegible]相		[illegible]			
丙戌						
元和元年			[illegible]			
丁亥						
元和二年			[illegible]	正月己酉自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正月己巳爲中書相黃裳罷
戊子						
元和三年	九月絪爲			[illegible]罷爲淮南		
己丑	門下相					
元和四年	二月丁卯[illegible]	[illegible]	節度使丁父[illegible]			
庚寅	絪罷	[illegible]	[illegible]討賊			
元和五年		[illegible]使討王承宗	七月丁未 四月[illegible]			
辛卯			赦承宗 州賜死			
元和六年				正月吉甫十二月絳自	甫爲中戶部侍郎	書相 爲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宮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爲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爲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爲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塡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閒候有甲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之時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强南冦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沭源入冦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冦邊可也以爲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宋咸林吳縝纂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爲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勔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爲出閤
張錫爲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爲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鎭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

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卽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縣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悞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爲郡王亦悞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卽

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爲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冦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駡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爲變奉天旣已危蹙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閒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駡瑊時嚴震兵旣已到今贄晟傳乃以爲因懷

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贊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惴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惕信王名憻一名忻其忻字恐悞有說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爲棣王

卽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爲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忻爲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勮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爲出閤

王勮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禮儀忘載册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册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此二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蓋史氏悞不載臨淄郡王一人耳其説見別篇）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

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勮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卽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勮傳以爲出閤則失其實也

張錫爲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

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

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喩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爲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巳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爲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爲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爲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爲湖南觀察使以貪贓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皐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于嗣曹王皐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

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曆中卒案大曆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爲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縁乃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方辭朝命之詞旣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顚倒錯亂其間脱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爲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卽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卽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爲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卽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槩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爲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卽阼銳於爲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

當敬宗時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旣而文宗卽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贈賄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盌綾絹而命爲相此則近誣也帶盌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雒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爲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

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爲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海虞趙開美　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宋成林吳縝纂

四曰自相違舛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

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悮
賢妃徐惠爲齊聃姊又爲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别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悮
王肅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虢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艮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贊安太清不同
郝玭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濉入朝紀傳不同
孔戣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强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悅又案

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爲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内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爲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

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年五十三則悞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疎謬矣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宥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爲建安憲宗紀以爲延安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惲傳末云初惲名寛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

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爲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爲恪至長慶元年辛丑薨時猶書爲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内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悰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衡王憺澶王忱棨王憒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棨王憒爲司空是月憒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實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内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禋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虵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玄枵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

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蝕屢見凡此所云卽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蝕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卽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卽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旣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爲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趙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卽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

安得謂之姪哉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張薦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鍾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安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

疑且又鷟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没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

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靈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爲匡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爲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爲齊聃姊又爲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爲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

傳則齊聃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
知何者爲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忠之曾祖其世次
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爲曾孫此必可信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
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爲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

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
殺都將請監軍使丐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
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
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
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廩賜乏請無登兵復
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
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
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爲武寧兵七百戍
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爲
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
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
人先趨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
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
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

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
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
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
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
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
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
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
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
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爲固

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爲楊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爲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爾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爲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羣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皐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皐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曅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皐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

之所當書也且皐之出自爲鄂岳蘄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摭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惟無以見

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
最爲可惜也
張廵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廵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廵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
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

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眞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
知孰是
虢王子次序不同
虢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
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眞定公主嫁崔恭禮又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
館陶未知是孰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
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
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
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
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
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曁傳年號誤
武攸曁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

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贄（贄摯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贄已爲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

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玭傳則云臨
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
舊史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爲
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蘇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
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
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
道宗傳以爲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澭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
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澭戰于瀛州澭敗奔
于京師

今案澭傳云澭怦次子濟母弟怦得幽州病
且死澭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
德澭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巳
乆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
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
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
知何者爲是

孔戣傳悞

孔戣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
受以讓其兄戡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戣戡戢爲從子又
案宰相世系表戣戡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
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戣傳乃指巢父爲
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
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爲賊拘仁杲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
軍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

爭糧盡衆楞乃可圖開山鋭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墌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爲民

今案析墌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爲析墌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爲高墌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槩見自

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爲秦王所破此第一戰也（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于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墌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墌爲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没王還京師舉拔高墌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巳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墌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揔管竇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良戰于百里細川而軌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巳酉秦王敗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仁杲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墌也而開山傳則以爲析墌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遅明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爲入揔管軍皆没

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爲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没亦高墌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易嘗有入揔管敗没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墌析墌皆城名高墌屬寧州定平縣析墌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没之說爲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宋咸林吳縝纂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魏謩罷相差一年

李翺平蔡州差一年

閻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羲爲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宗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諭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

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爲穆宗一以爲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爲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謩罷相差四年

魏謩傳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

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謩爲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五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則大誤矣

閻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閻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初以總章元年爲右相本中書令也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爲中書令未知孰是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

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爲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曆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爲同三品年候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以刑部

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爲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即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溫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爲同三

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
義曾爲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
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竇懷貞罷先
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
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踰年
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爲踰年非謂過一

朞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
辯之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即位不閱歲而元
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
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
踰年矣而本傳以爲不閱歲又云甫再朞出
爲西川節度使葢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
慶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
餘八月而本傳以爲甫再朞今竇懷貞自罷
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

得遂以爲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
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
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爲皇
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
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
以寧爲皇太子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
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
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
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爲舛錯今
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
元和四年受冊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
知何者爲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

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爲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宫遇酖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已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

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巳酉廢皇后爲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爲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爲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琮本封慶王）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本傳之誤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搆它鎮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

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是歲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兖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巳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

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濬爲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且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

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爲長安中則誤矣

啖助傳贊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距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曆五年庚戌歲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

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

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爲蠱宦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

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之戰是也此戰見于裴寂姜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是年歲在己卯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于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爾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摠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彦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

亡歸爲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邽敗績此乃戰于夏縣而悞作下邽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勑令討武周既而四人敗被執俄而秦王破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

歸而謀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洺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爲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閒復屯于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

其子仁杲率其衆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杲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梁實柵淺水原仁杲將宗羅睺擊實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于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閒復屯于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宋咸林吳縝纂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紀云夔璋而傳乃瞿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昢名不同

王摶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鄭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憻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爲祐

王茂章悞作彥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瓘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爲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爲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垣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藹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袁粲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

今案崔瓘傳云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瓘聞難惶懼走遇害此卽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夔璋而傳乃瞿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夔璋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爲夔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敬釭擊兗鄆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敬釭爲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烈女傳有王綝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朏名不同

外戚傳楊國忠四子暄朏曉晞又云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傳亦同其字皆從日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朏字皆從月蓋誤也

王摶名不同

王綝傳其孫摶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搏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誤

宰相世系表內叙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詧譽

今案表內有詧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詧也

嗣郯王戒丕字誤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王建之將也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鎭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況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乃作嗣郯王戒丕誤也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爲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荊王元茂越王

今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荊滕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內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巳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爲是況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載其名故徐康王元禮初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初王荊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紀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憻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元年七月封叔忻爲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忻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忻者止有信王憻咸通八年薨旣封于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忻卽憻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爲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爲德王

今案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況乾寧四年立爲皇太子時名裕卽可見此誤也

王茂章誤作彥章

楊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

殺安仁義

今案田頵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參校諸傳當作茂章爲彥章者誤也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王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壬寅）建卯月癸丑河

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于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爲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于太原亦未嘗爲兗鄆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原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瑋子禕嗣

今案朗陵王即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子仁瑋琨璄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祛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瑋子禕嗣當作以朗陵王瑋子祛嗣也況開元中有信安王瑋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瑋當作瑋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

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禕爲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祛本名禕也

吳大瓘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瓘幷子通玄

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瓘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

誼環上其藁德宗與之
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説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藁于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巳卒子納自稱留後

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巳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巳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巳死何緣先述惠琳死然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案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劒南節度留後崔寛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别駕張忠又案崔寧傳云寧攻郭英乂英乂走靈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劒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宰相杜鴻漸爲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

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寧入朝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劒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寧入朝留弟寛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地寛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黄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

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臯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世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爲楊琳而脩新史者遂誤以爲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爲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并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戴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案劉晏傳畧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爲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爲吏部尚書平章事二年甲辰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乙酉十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楊惠琳伏誅曹王臯傳臯以建中元年庚申爲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爲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爲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巳四十三年矣雖曹王臯爲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

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値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决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寛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叙子琳自成都敗收餘兵泝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

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爲惠琳也

以公主字爲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貞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爲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闌門鞭梃讙競主墜馬僮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爲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今案蘇勗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爲銳字

禮儀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

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

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揔之又按張說傳說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

脩開元禮之時卽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卽蕭嵩揔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總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爲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爲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爲學士而誤以說爲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誤

今案畢王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誤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子景恒封廬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誤非也當爲景恒而封廬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今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潤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㶟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㶟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㶟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

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

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誤也

牛勗名不同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項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爲勗傳以爲項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爲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爲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勛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爲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爲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爲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爲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爲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

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藹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藹爲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靄藹靄不同未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虢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邢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粲名誤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于國難者有淑顗粲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蘇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誤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爲卽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憬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内有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弟名曄子名藩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傳云趙州高邑幼孤其兄曄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終于湖南觀察使此卽李曄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據傳爲正傳稱兄曄養之今表中曄乃爲承之弟其誤一也藩旣承之子今表止作潘其誤二也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誤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剡錄一卷注云裘甫事

今案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畧使王式爲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裘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爲嬾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於是張瑾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太谷

今案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忻州爲季高遷所破又李高遷自有傳則此爲李字者誤也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

今案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

滔孛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爲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乃是右僕射況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爲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爾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爲左僕射然則德彝此拜實右僕射而高紀書爲左則誤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内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爲劉武周所虜

今案高紀云武德二年内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内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内書省曰中書省内書令曰中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内史侍郎未合書爲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案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按突厥傳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衛字也

　高祖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爲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璹爲吳王元慶陳王

今案子名元璹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璹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案此高祖子也遍尋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璹者此可疑者二也案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此高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王霍今以紀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璹而貞觀十

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璹後改爲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璹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誤以爲元璹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璹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又案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璹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云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其名止是元軌不作元璹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誤也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杲内史翟長孫以衆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案薛仁杲傳作内史令翟長懲未知孰是

海虞趙開美校刊

長洲金三枝書　趙應期刻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宋咸林吳縝纂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璵　李吉甫德裕

徐文遠有功　劉迺伯芻

張薦又新　柏良器耆

盧懷慎奕杞元輔

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李邕鄘

崔玄暐戎　嚴震礪

陸贄扆　令狐德棻楚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

孟簡傳　陸長源傳

李景讓爲憕孫又似曾孫

張鎰爲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袁朗鄉里

崔行功鄉里

嘗見前史所載凡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所仕之朝及鄉里世系之次以見其家世所承善惡曉然相屬不絕非獨使覽者易於考見亦所以示奬勸而爲風教之助也自遷固以來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叙述則其子孫屬不復聯殆如路人後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嘗有以蕭望之爲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爲史所不述後人安從而知之是蓋後世唯史之信捨史則不敢以爲据故也秉史筆者其可不重其事而忽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爲法不一其門亦有當書而不書者儻後世考尋而不得其說必不免有二蕭之疑則其爲史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有雖旁宗别派而猶時有叙述者若其父祖子孫世系相承皆有聲迹列于諸傳安可不明加稱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略取新書所述父祖子孫或旁支遠裔雖别

傳而互相稱引得前史之體者及有爲法不一當書而不書者條列左方以見其未有定式云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璵別傳

王璵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迺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耆別傳

柏耆傳云父良器爲時威名將

盧懷愼子奕奕子杞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次歷然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遍舉今粗條數傳如右以見例

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法也

新書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
從昆弟也

李邕傳云楊州江都人

李鄘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從孫

崔玄暐傳云博陵安平人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礪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

陸扆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德棻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棻之裔也

新書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傳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
有名于時

今案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遠至遠生畬畬
生承承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別
爲三傳而曾無一語相叙述以爲父某祖某
子某別有傳雖藩傳云父承仕爲湖觀察使
有名于時然終不明言見于別傳必不免後
人之疑也

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案孟詵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
則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今簡傳
既不本汝州梁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
詵字下云見隱逸傳止云武后時同州刺史
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詵殊非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

事有清譽

今案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令長源傳不言其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爲憕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憕數年卒彭即憕之子也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今案李景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憕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景讓等乃彭之孫而憕之曾孫也在景讓傳則云憕孫頗爲難明矣

張鎰爲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鎰傳云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今案後胤傳末云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別有傳以後胤傳言之則鎰乃後胤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袁朗鄉里

袁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

今案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滂字公喜魏志字公熙此袁滂爲陳國人而初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爲郎中令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瓌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瓌族孫湛仕宋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湛之一族如淑洵濯顗覬粲昂彖君正敬憲樞朗凡累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爲官者至陳亡朗始仕隋耳故昂

嘗自稱陳國賤男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未嘗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樂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虞世南諸亮姚思廉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獨袁朗傳所載如是實甚悞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恒州井陘人兄子玄暐別有傳今案玄暐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恒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當考案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辯也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宋咸林吳縝纂

七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矜傳云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今案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爲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事止書舊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爲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懲而已哉其筆削取捨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既名隆矣爲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遷避豈尊君嚴上之謂哉今隆禮既嘗易名而史不載使後世

不知者或歸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爲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小疵而已哉況韋思謙嘗避諱而以字行王綝陸贄亦嘗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言之則隆禮之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紀傳皆不載

禮樂志云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

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閒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群臣稱觴上壽而已

今案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群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詔云朕誕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太和七年慶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宴樂群臣詣延英門上壽是蓋人主因其誕辰感其親生育劬勞之恩不敢同之常日於是爲之宴樂以致其愛敬之心焉爲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於是日願其享無疆之祚亦相率奉觴獻壽以致其祝延之誠焉是皆出於臣子之情而飾以禮文故後世不可得而廢者也是以累朝沿襲未之有改且上壽之禮尚矣古人每有

吉慶喜樂之事則上壽於君親以致其誠意經所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其比也如漢高祖車千秋東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猶且爲之況當君親誕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時不少致其誠敬則人情禮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誕日立節名上壽酒亦臣子奉君親之禮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寶之亂盜起兵興而唐遂衰其所以召之者蓋有由矣刑政乖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節也使

當時不立節名不上壽不宴樂亦未免乎盜起而唐衰也其後肅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嘗立誕節名亦不聞其召亂迨其亡也亦不自誕節起然則史之所書使後世可以爲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賢否爾立誕節而上壽宴樂以致臣子之情禮者非所以爲戒也徒使後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則返區區乎求之於他書是未可謂善爲史者也又按唐會要自肅宗以後有代德順憲穆敬六朝皆不立誕節名今志以爲獨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裴守眞耀卿傳次序

今案裴耀卿守眞之子也而耀卿傳居第五十二卷守眞傳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無乃未安歟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宋咸林吳縝纂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不同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爲葱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郭正一傳爲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杜元穎爲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孫處約爲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岑羲命相之紀傳不同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同

乾符五年五月風雹事紀志不同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摇山玉彩字
元結猗玕子
員俶年齒差悞

蕭穎士
李素立世系不同
崔沔傳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睿祖名紀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袁滋子均等

崔祐甫立後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悞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韓休父兄
劉瞻入相

王璵傳年與紀不同
脩摇山玉彩人不同
蕭俛爲僕射表傳不同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雨土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曰悞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今案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僖宗紀乾符二年乙未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丁酉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戊戌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裼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己亥淄州刺史曹全晸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庚子六月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晸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壬寅十月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晸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癸卯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甲辰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是歲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
今案朱宣傳云宣為王敬武青州牙軍黃巢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擣知兵寡襲殺之遂稱留後宣以功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

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喜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之天平軍節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裼崔君裕曹全晸崔用曹存實朱宣七帥也以朱宣傳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曹存實至于朱宣止四帥而已此其大槩俱已不同至于紀稱黃巢陷韓簡寇鄆州而曹全晸死傳乃

云韓簡寇鄆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逐存實而自稱留後相傳乃云存實與韓簡戰死宣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後世乎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鎭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

今案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巳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檀順

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案温造傳云長慶初爲幽鎭宣諭使至范陽劉總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總上䟽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嬀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總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温造劉總傳則九州以本紀及劉總傳州名參考之則十州（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嬀薊）其舛駮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爲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河北得失以爲朝廷治亂重輕則其於當時所繫亦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信是誠可罪也哉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璟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

今案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山乃十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二年光弼薨

今案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温明二年十二月甲戌李光弼及袁晁戰于衢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巳酉李光弼薨十一月癸丑袁

梟伏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知何者爲是

程知節爲葱山道揔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揔管以討賀魯

今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揔管以伐賀魯顯慶元年八月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祿處月戰于榆慕谷敗之九月癸未程知節

及賀魯戰于恒篤城敗之二年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揔管以伐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于金牙山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顯慶二年爲葱山道大揔管以討賀魯者悞也且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悞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明日中宗復位

今案本紀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也）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誅丙午皇帝復于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于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悞矣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宰相世系表云蘇瓌字廷碩

今案本傳云瓌字昌容子頲字廷碩世系表必悞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

今案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

一月崔龜從罷又宰相年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八月庚戌罷判五年四月乙卯龜從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年表爲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以爲再歲若以杜元穎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爲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眞遷中書侍郎

今案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表亦然即非永隆中此其一也又案百官志云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然則是平章事之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爲同平章事始於正一等則悞矣此其二也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中宗紀云神龍二年七月流敬暉于嘉州宰相表亦同

今案暉本傳乃流瓊州疑稱嘉州者悞

杜元穎爲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杜元穎傳云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

今案本紀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

即帝位至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壬午元穎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爲相止踰年矣閱之言歷也更也

又云甫再朞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今案本紀元穎以長慶三年十月罷相則是已逾二年矣非甫再朞也

孫處約爲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孫處約傳云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今案高宗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

又宰相表云十二月戊子太子右中護樂彥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然則紀傳所書各有未完而表始爲詳備矣

岑義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岑義傳略云進吏部侍郎中宗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今案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殊不言以右常侍爲同三品也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

今案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

自八年至九年並無此熒惑之變獨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已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悞書相爲將以致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爲例不書則九年十月太白晝見亦書于紀例與此同亦當書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雹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于政事堂雨雹如鳧卵大風雷雨拔木

今案僖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崔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且告麻大霧塞庭中百僚就班脩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瑑傳云歷翰林學士（不言承旨）戶部侍郎與崔沆

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爲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爲六年則悞也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爲慶山

今案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雹有山湧出紀以爲十月己巳而志以爲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矦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矦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爲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案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矦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俘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是當十四年十二月

文本未爲中書侍郎也而宰相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兼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兼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紀止書正官而不著兼官若非脱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今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

爲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
宰相表載貶遂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悞也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
爲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璨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
孰是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宗室列傳畢王璋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

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今案宗室世系表畢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失
名者二人無東平王韶而東平王韶自是雍
王房雍王繪之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
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擿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
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
二篇獻之
今案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
搖山玉彩五百卷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木而
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元結猗玕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猗玕子一卷
今案元結傳云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琦玕
字皆從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

員俶年歲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

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
皆屈
今案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玄幽贊十
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
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且李泌傳謂俶開
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于開元八年
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巳有進書乎
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爲是則至十六年之時
俶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悞也

蕭穎士

文藝傳蕭穎士

今案新史中皆作穎惟藝文志第五十内作頴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曾祖義深父政藻爲隋水部郎

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之伯父爲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爲水部郎中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又案隋朝諱忠凡郎中皆無

中字今此本有之亦恐誤也

崔沔傳

崔沔傳云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並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說之父名楷兄名士元士謙與傳全不同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弘直終荆王友

今案宰相世系表云弘直魏州刺史謚曰孝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睿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

今案后妃傳云尊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曾祖名伯謙字士遜

而無名謙之者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

今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輕騎趨南山廷寶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卽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寶非廷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
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玄道生正基正基生亶
亶生成裕成裕生揆玄道於揆爲高祖與傳
不同未知孰是
袁滋子均等
袁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今案宰相世系表滋五子均太子典膳郎都

字之美右拾遺郊字之乾虢州刺史與傳不
同又藝文志注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
林學士亦與表傳不同未知孰是
崔祐甫立後
崔植傳云植即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傳內
又以植爲嬰甫次子祐甫命以主祀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
而嬰甫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考
之祐甫身爲名相其家號素守禮法必不取

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
脫悞矣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睿宗紀書竇懷貞官皆爲左御史臺大夫
今案本傳止云左御史大夫無臺字未知孰
是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蘇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眞

今案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
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殊不
言其檢校若以是年杜景佺周允元例言之
則皆當書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
今案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
源鄜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
傳悞何以言之案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

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冊萬歲元年
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
十年是時旣未有麟州則巨源何由貶爲刺
史乎以此知其實鄜字而悞爲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
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案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回鶻吏廩糧不實
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
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誤

蕭至忠傳云陳吏部郎引子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引爲陳吏部侍郎又案南
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則
是新書傳之悞也

蘇瓌蘇震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七世孫震爲河南尹
今案瓌傳瓌之子詵詵之子震當祿山亂時
奔靈武代宗時爲河南尹而卒且瓌爲相在
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耳則震不
當便爲七世孫也由此言之世系表必有悞
處况本傳以震爲詵之子而表乃以爲度之
子此大差互其悞必矣又瓌傳末云文宗大
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
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况震傳所述
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爲七世孫
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
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耶震之非

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父兄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案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瞻入相

劉瞻傳云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
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

紹等送詔獄瞻上疏固爭帝大怒卽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荊南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醫待詔韓宗紹九月丙辰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爲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爲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兼刑部尚書九月丙辰罷爲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以上並無爲河東節度使一節又

無咸通十一年爲中書相一節未知孰是

修搖山玉彩人不同

孝敬皇帝傳云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卽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

今案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俛爲僕射表傳不同

蕭俛傳云罷爲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云罷爲右僕射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鄶十一年後王鄧始王及徙皆同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今案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爲鄶王元名譙王靈夔魏王元祥許王元曉密王郎此鄧康王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

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其靈夔元曉本紀皆不載其徙封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悞云始封徙封皆同也靈夔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以本傳可見然亦未見改封王之年

雨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韓王元嘉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

今案本紀乃貞觀十年也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今案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

今案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雲陽石然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今案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以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日則不復有甲子日盖宰相表悞也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

今案高麗及薛萬徹傳皆云右武衛大將軍獨紀以爲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汋城未知孰是案地理

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汋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汋口以此觀之似泊汋是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宋咸林吳縝纂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尚主而有不同

韋溫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悰及南蠻傳述泰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王晏平爲韋溫封上詔書

蘇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臯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即位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

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

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
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
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
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
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
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
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
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
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

驋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
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
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
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
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
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
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
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
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與國及其)勁騎與大兵

合鼓而南雪社稷之耻不亦易乎即具上兵
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庫器械儲廥凡最使涵
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
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
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
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
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
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

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
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
止爲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
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
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
西行軍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天
下兵馬副元帥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
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
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

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

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鎣播州

今案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

曰若臣出即死因藪若虛殿中而召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且李峴傳云天興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爲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爲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鎣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妻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曄嶺南

孫鎣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謩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吳湊傳末云兄漵子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

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案狄兼謩傳云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謩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詒弊一方爲諸道戒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觀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治貶責次

序各有未完蓋刪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足其事意也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與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繢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案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鎭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鎭馳驛按視鎭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

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鎭與休交泚叛竄于鄠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鎭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鎭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又案朱泚傳云泚僭卽皇帝位以蔣鎭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爲御史中丞又云泚自將逼奉天以

蔣錬李子平爲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泚傳言之則父子皆汙僞官爲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爲元載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爲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曾無褒貶與奪亦不明書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耶崔渙事在崔玄暐傳未有傳

李知本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孝友李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

今案李華傳云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閭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然則此李太沖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之太沖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爲官婚最高而得稱一傳以爲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況知本傳既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爲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内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今案孔戣傳云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

不軌監軍高仲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内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此李位一事在薛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劾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無實在孔戣傳則云高仲謙上變劾位禁中而戣請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尚主而有不

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今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温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韋温傳云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温封上詔書

今案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部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又案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温何爲猶封還詔書無乃史悞記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厭公議故温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事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温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悞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今案璠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而

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然則史之爲書所以傳信也璠之石讖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鄙俚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後世哉就使有增損而止一見乎書使觀者無它疑猶爲未可况志傳皆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杜悰傳云悰爲荊南節度使黔南觀察使秦匡

謀討蠻兵致奔于悰
今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荊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内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
今案利貞湜内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案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曆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

詩爲丹陽集者然則融佶既見于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又其間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爲正備見于藝文志或備載于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爲韋温封上詔書

韋温傳云爲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温封上詔書

令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常侍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戸參軍温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戸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温傳云改撫州司馬温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

平傳則云温等還詔改永州司戸温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廷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悞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

今案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甲午)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正月戊子味道貶集州刺史聖曆元年(戊戌)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于循州七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以宰相表考之皆同然

則蘇味道凡再爲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歲（是年先改爲證聖次改天冊萬歲）方是時張錫未爲相也至聖曆元年戊戌歲味道再入相是時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爲相與味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于循州此其大槩也今味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武后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此大悞也蓋後之史臣吳

兢劉知幾之後追書其事不知味道貶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味道同下獄而錫以高抗不屈流竄味道以懾懼自責獲免遂附會其事以爲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當證聖之時則張錫未爲相也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味道獲免未嘗被責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爲旁通圖譜列其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證聖

之時張錫未爲相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傳並云錫以久視元年始爲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昭德爲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

元方綏州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考其傳則四人所坐皆同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麟郎鄜字之悞也有說見別篇）杜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溱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爲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以昭德則味道所坐不

言可知由是言之則味道集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奚預焉此其二也所謂與張錫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責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元年錫始爲相時味道亦同爲相至長安元年三月錫流循州而味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聞之釋味道而又是年七月味道方奉使幽平亦足以驗其未嘗被責此其三也然則味道此傳止以證聖元年

與張錫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于紀傳遂皆參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有司劾味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召爲試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初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將斬錫既而流循州釋味道是歲奉使幽平等州按察兵馬還二年

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相應而事實可以無疑也

本紀內蘇　蘇味道傳　本紀內張　張錫傳

歲次	年號	味道歷官　內歷官	錫歷官　內歷官
甲午	延載元年	三月甲申鳳閣以鳳閣舍人檢 舍人蘇味道爲投侍郎同鳳閣	
乙未	證聖 天冊萬歲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集餘爲真 正月戊子貶 集州刺史 與張錫坐事繫司刑獄降 集州刺史此 傳誤也	
丙申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丁酉	神功元年		

戊戌　聖曆元年
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　復爲鳳閣侍
鳳閣侍郎同鳳　郎同鳳閣
閣鸞臺平章事　鸞臺三品

己亥　二年

庚子　久視元年
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　此年初爲鳳
閣侍郎同鳳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閣鸞臺平章事

大足元年七月壬午蘇　三月丙申流坐事流
辛丑　味道按察幽
長安元年平等州爲　張錫于循州循州
壬寅　二年　十月甲寅蘇味道進同鳳閣鸞臺三品
癸卯　三年

甲辰　四年　三月丁亥貶本傳不記貶
蘇味道爲坊州刺史　坊州之年
乙巳　神龍元年

吳湊韓皐傳不同

吳湊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皐罷之即召湊代皐

今案韓皐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皐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由此言之則皐之爲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吳湊傳所云乃似皐本無過而德宗以之爲過其意殊與皐傳不同書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元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蘇幹

今案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瑯琊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

今案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

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許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案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减死

今案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勑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栝州刺史由是言

之王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湊傳止以為湊言則悞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但史之所叙不完爾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

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擕兵退匿承偕因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彌列其究

今案賈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劾李司空邪它日後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

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書不恭彌列負罪者究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在悟傳以爲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慈州刺史張汶而又質責應答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嘗以兩傳互相考究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大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今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皎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討目中脫漏者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杜悰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穎達傳悞

温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袁朗傳悞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皐爲滉之族子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衡王傳悞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衡王憺

今案憲宗諸子鄜王憬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午封弟憺衢王然則憺之所封衢也而書爲衡則悞矣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案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悞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今案薛稷傳作恒山公主嫁薛談且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恒方明皇帝時未當避也譚談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案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尚清河公主其名

不同未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于知節本傳之後今載于此不唯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於公主傳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於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豈不兩得其所乎

韋倫傳襄州事誤

韋倫傳云擢商州刺史荊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弃城遁

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己亥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荆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庚子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羽歲紀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卽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乃先敘楚元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卽不知康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此

參考卽見差謬矣

嚴善思傳誤

嚴善思傳云譙王重福敗善思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今案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璟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其悞一也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玄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爲戶部郎中其悞二也

王同皎傳誤

王同皎傳云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帝卽位主進封公主太子卽中宗也

今案公主傳云安定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

新平五郡主皆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悞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其安定或作定安二號不同未知孰是）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曆三年卒

今案本紀聖曆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卒當書爲久視元年卒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于惟謙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下皆倣此

鄭綮相昭宗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高馮（字季輔）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即寧王憲也）爲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此封乃五王也在憲傳當云與衡陽臨淄巴陵彭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悞也或曰臨淄卽明皇帝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此說非也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曌𠑺埊𡆠囝〇𠁈𢘑𡕀𡔈𠡦𠀑十有二文

今案集韻𠑺作𠑹𡆠作囝𡕀作𡕀外又有𤯔（人）稐（授）𡔈（初）𤤯（主）圀（國）𨲢（聖）𨿘（證）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杜悰傳漏拜司徒

杜悰傳云懿宗立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悰守司空十月丙申悰爲司徒四年閏六月悰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卽拜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

今案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

成等一事外並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書得實而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王

今案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沂王禋（昭宗子）韶王（失名）彭王惕（憲宗子）嗣韓王（失名）嗣陳王（失名）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睦王倚（懿宗子）濟王（失名）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記睦濟二王蓋脫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今案行立卽李錡甥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殊未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李錡傳云擢裴行立泌州刺史

今案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里志云泌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而元和之初未有泌州以此見書爲沁者得其實而泌字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

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

今案周之郇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茆土乎此蓋因舊書之文而

悞易之耳舊書則曰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郇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郇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茆土則悞矣殊不知郇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頴達傳誤

孔頴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頴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温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温彥博傳云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今案公主傳止有睿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温曦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

嫁温曦而史悞作伯陽乎若以爲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悞無乃尚荆山者即温曦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悞矣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爲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貲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

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並無被飛語及道古追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脫悞歟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

今案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

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寶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丁酉乾元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己亥至寶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案崔圓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圍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又蘇震傳云震爲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卽坐弃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爲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爲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崔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劉蕡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群臣內掣侮

天子陳少游傳云佶但諸史如江鄂州

今案外群臣字句內及佶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爲晟立五廟追贇高祖芝已下

今案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今案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聃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案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

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暐四世從孫也

韓曅滉之族子

王伾傳云韓曅滉族子韓臯傳以曅為臯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滉與洄乃親兄弟而臯則滉之子曅則洄之子然則曅為臯從弟是也而王伾傳以為滉族子則悞矣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韓滉傳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闕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內史今傳中不載其為平章事

止自鳳閣侍郎為內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尚且記之平章事則返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今案郭子儀孫銛傳略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銛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

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劒南

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
自贖故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璲懷思王
敏之類皆有傳而無錄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
雖有名而無事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
皆有錄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王懷王之類
亦略有紀叙而不入錄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與貴殺李軌以衆降

今案李軌傳安脩仁與貴執軌送之斬於長
安又案高祖紀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
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然則非與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火及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
巳武德殿北院火（五行志記武德殿北院火同）

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
行志皆脫閏字也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爲梁王
貞漢王惲郯王治晉王愼申王囂江王簡代王
是同封者六王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
王治一名也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
有功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
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誤本紀脫悞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
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爲元璹

疑紀傳不脫卽悞巳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璹爲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巳未嘗有所謂幽王者今傳所云幽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王漢後改封陳又封道是爲道孝王也幽則鳳也本傳云始王幽後改封號是爲號莊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璹元慶爲蜀漢二王而不書鳳在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鳳一名也

高祖悞書戮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邽敗績

今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縣軍中無緣在下邽與武周戰且又案諸傳孝基與賊止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卽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于下邽蓋悞也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不書亦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宋咸林吳縝纂

十二曰事狀叢複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案詳略適中則無重複叢冗之獘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

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刋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王通　趙麗妃

獨孤懷忠　趙瓌

慶山　薛顗薛紹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合浦公主　裴柔

安定公主　上官儀

韋縚崔沔　裴行儉

韋倫　劉正臣

宦市　宜城公主

張錫蘇味道　冥報記

盧光啓　張楚金翰苑

李巨川　皇甫冉曾兄弟

張讀　張昌宗

崔顥　柳公綽

姜慶初　趙驊全交

嚴綬張延珪　徐賢妃徐堅

項斯　李揆李玄道

崔良佐　高重

高定　吉中孚

王裕　韋彤

注文選五臣　裴安時

帥夜光　段秀實

楊愼交　崔瑕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亡者十篇勃完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爲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武氏也）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子瑛而

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

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爲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

王琚傳云初太子（謂明皇帝也）在潞州襄城張暐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暐拜宮門郎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實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劉讓懷恩縊死于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唐儉爲內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尚高祖長樂公主帝爲英王聘后爲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

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爭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爲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王敗周與劾瓌與主連謀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勝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爲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皆死

慶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后怒流于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爲慶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別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太后怒投嶺外

薛顗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子顗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顗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沖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婚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

天寶亂賊因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眞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爲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并述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錄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爲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卽并其女刺殺之楊國忠傳云虢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

罪吏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
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
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
是貶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
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
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應還崔詔可銛猶
出爲瀘州都督

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
謂能奉已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
施無憚避帝亦昏懦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
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眞入禁中爲蠱祝
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
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
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
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
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
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
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
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
又引道士猒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
廢爲庶人召儀與議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
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
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
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

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
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
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
而帝拱手矣

韋縚崔沔

韋縚傳云開元二十三年敕令以籩豆之薦未
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縚請宗廟籩
豆皆加十二及定宗廟獻爵所容幷外族服制
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既已具載于韋縚傳而

崔沔傳復載之不知其說何謂其文稍多難以具錄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王勮傳云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

愚謂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于行儉

傳可也至王勮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爲此語勮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言行儉才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蓋味道其後凡再爲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說雖得之於勮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當日品目二人器識槩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於勮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爾殊不知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況士大夫既官至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恠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二子以遠到而其後果驗豈不愈於拘二子以銓衡之目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以勸聞者憚其公

關播傳云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

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爲尚書恥相與泣諸朝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父客奴以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都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酖殺之

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

克死

宮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百十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取閽闥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疋然

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李錡傳賛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閈者惟粗襍苦窳而已又有强驅入禁中發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按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此同時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俟從司刑三品院錫按

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憫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内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啓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昭宗

今案光啓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總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爲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述皇甫冉并弟曾等事六十餘字

今案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薦傳末讀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述顥無行弃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冗

文乎

姜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叙姜慶初事

今案姜皎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華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蕭穎士傳云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

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穎士傳旣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堅傳末云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也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今案楊敬之傳末已叙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

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旣畧相引綴玄道傳巳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冗文乎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崔元翰傳中已叙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内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于士廉傳末其叙說甚詳此註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

郢子京兆府參軍

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藝文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爲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盧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曆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于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删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刊脩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

自可删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

今案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删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共四十字

今案文藝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藝文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魏書三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文多不錄世多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愼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愼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恭仁傳又載愼交歷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崔嘏

藝文志有崔嘏制誥集十卷注敘嘏事四十字

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嘏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宋成林吳縝纂

十三曰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洌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逵

宋之遜爲刺史敎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楊恭仁爲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爲悖逆庶人

令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摠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叅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爲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而況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敎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可也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卽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閒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洌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洌父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爲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

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刋脩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逹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于李逹而逹不禮旣顯後逹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之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錄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愻爲刺史教娼

宋之問傳後叙之愻爲刺史教歌娼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耶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李巖傳云爲叅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爲書如此等事亦當記耶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衞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邪釁牙一啓爲韋后暨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

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爲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爲雍牧

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摠管遥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

月罷自後表内不見復入爲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爲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爲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紀内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剩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宋咸林吳縝纂

十四曰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思禮傳闕文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記蕭瑀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璹朱粲傳

劉潼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

今案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

新書表畧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它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況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世世崇奉人主嘗所親祝禮次昊天上帝列爲大祠迄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籍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傳後學無復稽考罔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恒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卽穆宗也延安建安字有似已見別篇）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爲皇太子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子卽皇帝位于太極

殿以上穆宗之爲皇太子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恒新史又不載改名年月今案澧王惲傳云初惲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六年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爲皇太子因此並與諸子改名皆從心爲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畧不復詳述故不能見尓然既爲一朝之史凡

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藩與本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穆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爲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蕭瑀傳自特進爲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爲特進太子詹事並同

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忌喬則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今案鄧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廥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文也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

今案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旬後則事關五六七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丙申所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

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彌射步真是何人漢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突厥傳考之乃漢所遣將二人阿史那步真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

今案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

今案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

將軍李子和敗之

今案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今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今案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于定州故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紀傳漏記蕭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

今案本紀及蕭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以伐高麗

今案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闕文也

長孫無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

今案無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述高宗即位後乃云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既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今案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于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為中書令

今案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官獨封德彝傳無為中書令一節蓋闕文也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今案呂子臧傳同時死于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一人其守職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

鄭元璹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璹及朱粲戰于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璹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今案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宋咸林吳縝纂

十五曰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案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宜備書今乃畧而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年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揔管膠東郡公道彥爲赤水道行軍揔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今案道彥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爲赤水道揔管時紀不書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

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嘗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畧經遠自當不負於

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鋭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妃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彜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彜傳云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銑尚定安公主卒崔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彜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内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畧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駮雜難明也

溫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重潤後宫生重福重俊殤帝

今案新書凡列帝諸子間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摽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立之爲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而臨淄王

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爲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爲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爲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殤帝二字其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之爲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爲崩此蓋不惟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案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它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爲太子太師矣故於十七年正月表内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尚以爲宰相乎若尚以爲宰相當書則表内不當記云罷爲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爲合若以爲已罷

宰相不當書則本紀内當記其十六年罷爲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宋 咸林吳縝纂

十六曰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爲相之後

僕固懷恩爲副元帥及横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叙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爲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爲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次乃云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云云文多不錄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于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歲在庚辰正一爲平章事永淳元年歲在壬午正一遷官而劉齊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爲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時爲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敗死在永隆永淳之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爲相時事非爲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序矣

僕固懷恩爲副元帥及横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黄水黄即横字之誤

今案代宗紀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于横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爲中丞時帝罷諸道長吏代還進奉旣而乃述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案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乂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

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縗絰與禮違人情不可爲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䭇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尚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爾蔣乂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敘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旣而叙載僭越不法等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今案代宗紀大曆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

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賊平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

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記建中四年（是歲癸亥）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興元元年（甲子）六月姚令言朱泚伏誅貞元元年（乙丑）二年（丙寅）三年（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案關播傳叙播用李元平守汝為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叙朱泚建中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七曰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槩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此見於長孫無忌傳）以司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此見於房喬傳）而瑀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見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者今

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備書所命師傅保
詹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
師傅之意至於喬瑀勣傳則略陳其事仍指
諸傳以相援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
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傅內既不具載始
末而太傅詹事傳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傳
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傅詹事者何
人使覽者不能推見吏有師傅詹事此亦記
述之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
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二
百六十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
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

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爲
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又東
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
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

獨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太保少保之
下何也

孟詵無隱槩而入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于
藝術傳且未嘗有隱槩今書乃入隱逸傳莫
諭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爲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
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房東

南厥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
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芃傳略見姓名然
栖筠方是時止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
而方清自是蘇州士豪依阻黟歙詔自委李
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栖
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僕固懷恩贊而列于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而

列于仇士良楊復光之後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巻第十七

新唐書糾謬巻第十八

宋成林呉縝纂

十八曰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愬李光顔平蔡之功

韓皐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卭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卭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遠天子㫖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治卭州卭距成都才五

舍巂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

論封建事

宗室傳贊云唐興䟽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厯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為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為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則曰厯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愬李光顔平蔡之功

李愬傳贊曰平蔡功愬為多

今案李光顔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顔於平蔡為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皆為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臯有大臣器

韓臯傳云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今案臯本傳臯為京尹而用小人言掊歛亟進以希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暗嘿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于外今史氏乃以為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罷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自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案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罷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當

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垍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爲尚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原在本傳則爲有治迹可取在裴垍傳則爲無治狀而可罷二者是非孰在乎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宋咸林吳縝纂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譚王字可疑

譙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爲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崔彥昭逐李可及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

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今案帝紀幷柴紹傳並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恚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巳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恚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則是神龍元年以前明矣神

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巳後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　遠允後周工部尚書臨淮公　弘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然則是本姓尞而弘父名允賜姓爲牛今此表乃云遠允是遂以遠允爲名又云出隴西主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爲差舛然古之牛氏實安定人故

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淮又亦可疑且若弘之世系果出鶉觚則當日弘所封亦應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譏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兼案集韻尞字自是人姓音聊而隋書乃唐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撰不知源因

妄相附著云爾

朱敬則顯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爲相罷後爲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爲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客議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

一名悞載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乂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衞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冐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備典故無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德父慈子孝昔晉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

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然則旣云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遺占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傳之所叙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丐速成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

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覃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内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國名邪州名邪或潭之誤耶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也

譙王傳裴巽未明

譙王重福傳云趍東都舍駙馬裴巽家

今案唐駙馬都尉裴巽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巽其宜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今既作亂必趍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裴巽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巽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巽即宜城之巽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善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于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炅保南陽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炅以二載五月弃南陽賈賁以至德元載死于雍丘而張

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弃靈昌程千里以九
月失上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
又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
得陝之前而賈至猶有此言無乃謬乎且至
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謬
悞至此深可疑也

柳渾爲張延賞所擠

柳渾傳叙傳渾爲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爲相是年

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
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
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建請减吏員事尚不
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此其二也由
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
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
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

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
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
河北使還有指餓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爲蜀州及常侍此可疑
者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
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
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卒今案祿
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是歲乙未與其子慶緒及
史思明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

元年而朝義平中間歷天寶十五年丙申至德
二載丁酉乾元元年戊戌二年己亥上元元年庚子二
年辛丑寶應元年壬寅廣德元年癸卯是年春史朝
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
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爲
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反
維爲賊得迫爲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
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
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今案

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陷京師至至德二載（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爲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即裴寂也）今案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爲左僕射

至六年則書此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爲左僕射之後中間不載遷改罷免無緣於六年再爲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寂本傳止述自右僕射遷左雖不載其年然亦不述其兩爲左僕射此三可疑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日癸酉寂爲僕射疑其悞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案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爲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爲相時僖

宗已即位朞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爲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擢爲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

以宰相言之尚不從而彦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爲嘗僖宗時言之遂逐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爲衆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即位之後曾確返無一言直候朞年之後彦昭爲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彦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宋咸林吳縝纂

二十曰字書非是

昔班固爲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爲無助故其敘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脩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爲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嚴挺之傳
藩鎮傳序　崔鄲傳
張廷珪傳　杜佑傳
蕭俛傳　蕭遘桓彦範等傳
康承訓傳　蕭至忠贊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袁朗傳　張建封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辛替否高郢等傳
薛嵩傳　孫逖傳
韋待價等傳　狄仁傑傳
姦臣傳贊　上官儀贊
李嶠傳　何皇后傳
竇建德傳　王義方傳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鄭善果傳　吐火羅傳

不經字

張建封傳　蘇源明傳
安金藏傳　田緒傳并目錄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孫思邈傳　盧弘宣傳
李栖筠傳　鄭餘慶傳
李翰徐申等傳　李光弼楊炎等傳
岑文本等傳　韋處厚傳
吉溫傳　五行志

裴冕傳　呂諲傳

訛錯字

南蠻傳　史憲誠傳
王勃傳　韓滉傳
太宗紀　僕固懷恩傳
李懷仙傳　代宗紀
侯君集傳　陳京傳
昭宗紀傳　王播傳
韋挺傳　魏徵陸贄等傳

姜撫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元稹傳　王緯傳
李紳傳　百官志
李德裕傳　李磎傳
李錡傳　劉崇望等傳
王凝傳　侯希逸傳
柳宗元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李晟贊　韓愈傳
劉武周傳　蘇定方傳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姚宋傳贊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

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蹈之誤歟

嚴挺之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爲徧

今案此徧乃偏字當爲偏亦有偏音然行之

已久不可亂也

藩鎮傳序

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

今案由蓋猶字史臣之誤也

崔鄲傳

崔鄲傳云五子瑤瑰瑾珮璆瑤任禮部侍郎鄂岳觀察使璆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珮俱達官

今案初用瑰字末用瓌字可乎

張廷珪傳

張廷珪傳彫獘字

今案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頗多難以具載今因此發之它不復云見前史中亦頗通用然考其訓釋自各不同似難以通用故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漪表爲靈州別駕

今案信安郡王名禕漪禕雖同音而義訓不

同不可通用也

蕭俛傳

蕭俛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案底字疑當爲厎

蕭遘桓彥範等傳

蕭遘傳云迫畏不瞑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瞑

李涵傳云席地以瞑

今案古字瞑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留婦弱持陬
今案說文云陬阪隅也今此云婦弱持陬義不可曉疑當爲掫字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也

蕭至忠贊

蕭至忠贊云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
今案悞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剌王突厥等傳

隱太子傳云高祖授禪

巢剌王元吉傳云帝授禪
突厥傳云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今案授皆當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案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云與徐軍堋
今案堋當作硼其字從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
唐儉傳云命趨還舟
崔寧傳云趨與禁兵雜往
今案三傳趨字皆當作趣音促字史臣之悞也

崔光遠傳

崔光遠傳云後召見悞非是
今案悞字當作悟

辛替否高郢等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穰飢饉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攘禍又云若以攘禍
今案穰攘皆當作禳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蹴踘
今案踘當作鞠毬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鋏復拜舍人
今案鋏合作闋

韋待價等傳

韋待價傳云朝野共嗤薄之

李商隱傳云黨人嗤謫

李齊運傳士人嗤之

今案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蚩薄之訓疑當作嗤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劒

今案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

尚方然則為上字者悞矣

姦臣傳贊上官儀贊

姦臣傳贊三宰嘯凶牝奪辰上官儀贊牝味鳴辰

今案此蓋取書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乏窶

今案集韻乏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通作莩莩又同部殍注云餓死曰殍或作殍莩莩然則乏窶之字當作殍殍莩莩則可若作乏則本訓不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庸奴

今案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墓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頗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置觀州（在地理志景州境內）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逄萌

今案人姓逄字當作夆今從夆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龎萌蓋逄龎得姓本殊為字亦異不可混同今改龎為逄非也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員半千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榷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贊云張杜榷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案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
榷字疑當作角或作确張杜榷論字當作礭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宇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
宇文化及于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
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

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
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
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
城而善果傳以爲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麦粟豆
今案麦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于寇常困𦆵不支
今案字書無𦆵字疑當作蹙集韻蹙迫也

蘇源明傳

蘇源明傳云市井餧餌
今案字書無餌字此蓋殍（被表切餓死曰殍又作殍莩）字
誤爲此爾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秸紩之
今案秸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袟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賈躭目錄賈躭
今案躭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惣爲留後李日知傳諸子方
惣角
今案馬惣字會元以義考之字當作摠且諸
紀傳皆作揔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
俗不典之字字書所無也日知傳亦同

孫思邈傳
導以藥石救以鍉劑
今案字書無鍉字當作砭說文云以石刺病
也
盧弘宣傳
盧弘宣傳云下檄賫諭
今案字書無賫字當作齎
李栖筠傳
李栖筠全傳栖字皆從手
今案其字從手不見于經典案集韻則當從
木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云損增儀矩又云准漢舊事
今案矩當作榘准當作準
李翰徐申等傳
李翰傳云析骸以爨
徐申傳云緜纍蠻
今案說文當作爨此二傳字皆非也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云設么幄城隅
楊炎傳云貌么陋
今案么字皆當作幺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隋楊炎傳愍字
今案愍當作愍
韋處厚傳
韋處厚傳云皇子方襁褓
今案說文褓當作緥
吉溫傳
吉溫傳云見溫繈葆時
今案其字當爲襁緥今作繈葆非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
今案燃當作然
裴晃傳
裴晃傳云再調渭南尉

今案再當作冉

呂諲傳

呂諲傳云志行整飭

今案飭當作飭

訛錯字

南蠻傳

南蠻傳云入自邛峽關圍雅州

今案雅州止有邛崍關峽乃崍字之悞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云刀志紹

今案其傳作志沼及文宗紀亦沼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客劒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

今案地理志彭州九龍縣有葛璝山作憒者誤也

韓滉傳

韓滉傳云爲元佐辦裝

今案方述劉玄佐事復云元佐蓋玄誤爲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邛雅

今案當作邛字卭字誤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澮州

今案劉武周獨孤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澮州作滄者悞 澮州案地理志本絳州翼城縣武德元年置四年廢時劉武周方作亂河東絳澮正其境也若滄州則太遠矣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悞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悞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書戰于盩厔又云

盩厔穆參生渾奴刺寇盩厔
今案其字皆悞當作盩厔
矦君集傳
矦君集傳云爲磧石道行軍摠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爲積石道行軍摠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磧字悞當爲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尤豫未剛定

今案尤字必悞合是冘字如馬璘傳諸將冘疑張文瓘傳冘豫少決李抱眞傳內冘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紀贊
昭宗贊云昭宗爲人明雋
今案雋字悞當作儁
王播傳
王播字明剔
今案當作敭

韋挺傳
韋挺傳云蓋牟城
今案牟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逄比干也
今案逄當作逢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旱藕杜蒙也

今案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參也見嘉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軌瑑
今案尉氏劉氏在唐無名瑑者爲宰相止有瑑相宣宗瑑字乃瑑之悞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陳治安議教化

今案暇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緯傳

王緯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淛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爲怨仇所根却

今案此根字當作拫其字從手今從木悞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家人入待

今案此乃侍字之悞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磎傳

李磎傳云反摘磎奏

今案當作返擿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榷酒漕運

今案擢當作榷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鎸諭

鎸畄傳鎸諭之

今案皆當作鐫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冶賦美銀常摧直以優吏奉

今案摧字恐是榷之誤

矦希逸傳

矦希逸傳云人菩之

今案菩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公主傳玄宗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

國公主證据甚明爲郭姓者悞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今案蘇勗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悞爲銳字

禮儀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倂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摠之又案張說傳說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倂開元禮之時卽張說摠領至十八年說卒卽蕭嵩摠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摠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爲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爲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爲學士而悞以說爲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悞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盧國公相州刺史景悞

今案畢王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悞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

海虞趙開美校刊

長洲顧植書 趙應期刻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